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五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五)

撰傳心李



國家行發館書印務商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866



02

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六

【紹興三年】六月甲申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鄭澁言：兩淮殘破之餘，遺民無幾，請併州縣，省官吏，以寬民力。詔帥司相度以聞。徽州童子九歲名林國佐，能誦書，詔免解賜帛。自是遂爲故事。是月，鄭澁聞林次勸，八月。

饒州卓異：九年五月，饒州王文明。十年九月，饒州晏章。十一年五月，饒州江安國。十二年三月，饒州鍾遠。四月，饒州章林。十二月，張嘉叟。嘉叟，十二月五日，福州陳丕顯。十二月，饒州朱授。十五年正月，饒州寧百拱。四月，潘汝功。十二月，饒州嚴松。嚴松，二十八年三月，福州莊大成。八月，饒州孫才。三十年，茹意。八月，張遠，皆免解一次。惟晏章兼習步射，能變陣勢，故永免文解焉。左武大夫榮州防

【案】二年至三十年，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內授官者三人，已見二年三月癸丑、八月庚戌、今年三月丙寅。
御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除名，廣州編管。初，師古以所部屯揚州，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令移屯泗上。師古稱疾不出，世忠怒，劾之。詔統領官高舉將其軍還行在。熊克小庫韓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伏，世忠勒羅之。〔案〕日曆今年四月癸巳，得旨令師古聽世忠節制，非世忠

欲之，而師古不伏，蓋不肯屯泗上，克恐誤也。

乙酉，詔以臨安獄多淹滯，命察官一員詣府監視決遣，事大者趣之。婺州進士張志行賜號沖素處士。志行，東陽人，以學行爲鄉里所推。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東宣諭朱異言於朝，故以命之。志行年幾七十矣。詔自今給降空名官告綾紙，令官告院各立字號，吏部置籍，其書填官司限一月申部注，每年仍

具已未書填總數申部用權侍郎鄭滋請也。自渡江來所降度牒甚衆而無其籍。至是始申明之。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寧開何執中爲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團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爲便。迄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員外郎蘇良治

奏復之。遂命未應郎官兼。

良治建議在四月辛亥十五年七月又復閣官。

丁亥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侍郎胡松年入辭。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宜。以濟艱難。他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開而緩之也。肖胄母文安郡太夫人文氏聞肖胄當行。爲言韓氏世爲社稷臣。汝當受命卽行。勿以老母爲念。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文氏彥博孫也。肖胄等奏左朝請郎祕書丞環中爲左朝議大夫。充書狀官。從之。

文氏進封在戊子。

命提舉修內司楊公弼更作行宮

南北臺門。

戊子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薨於吉州。

翰以今年七月丙辰轉官致仕。七月辛巳罷官。日麻附傳乃在去年誤也。

度支員外郎權盤

察御史胡蒙宣諭浙西還。上命蒙先以御寶手麻。及所申明利害進册來上。是日入見。蒙出使七閱月。所

案吏八人。

二年十二月庚戌海鹽丞董寬二年二月承節郎長洲添差縣尉丁誥保義郎監湖州稅務趙岸之三月甲子承節郎添差監實澤稅務趙公過四月壬辰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五月丁巳昌化令黃壽並放罷取勸左文林郎王闡五月丁卯

行薦士六人。

三年四月丁未左朝奉郎知吳縣宮聲右通直郎知晉陵縣曾仍五月戊寅左朝奉郎知崑山縣俞彥興右朝散郎知常州俞侯庚辰右承直郎知於潛縣樓瑄並選官九月壬申布衣李杞補官

論者以爲蒙所

言皆呂頤浩風指也。後半月擢蒙爲右司員外郎。

蒙除右司在甲辰

庚寅宣撫處置使張浚奏捷且請俟過家上冢畢順水赴行在上曰賴敵自退西蜀無虞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彊敵敗散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更取旨上曰可速其來王似盧法原督使趣赴往仍降詔撫存蜀中並興元金洋間民疾苦時似已至司治事而行在未知也是日德音

熊克小原作曲故蓋誤

降川陝關

殺情輕死罪囚釋流已下吳玠關師古將士令宣撫司第功以聞王彥特放罪復往金州控扼應歸業人戶積欠稅役等皆蠲之四川得解舉人願赴南省者給進義副尉驛券自軍興後創行法度科斂見爲民病非爲軍需所急者仰以便宜一面住罷夔峽州縣權免商稅及力勝一年時浚方論卻敵之功將佐幕官皆以便宜遷秩起復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經略使知秦州陝西都統制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參議官程唐進秩一等徽猷閣待制參贊軍事權宜撫判官劉子羽陞寶文閣直學士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進保大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榮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爲秦州觀察使落副字榮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同統制軍馬楊政爲明州觀察使知慶陽府兼節制成鳳州軍馬康州團練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統制和尙原軍馬吳璘爲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軍馬。朝請大夫直祕閣通判鳳翔府陳遠猷爲左朝議大夫。

饋風之敗。宣司賞功他書皆不見。王彥行狀云。敵自襄斜過去。糧相張公以爲敵難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未有實同敗。而卒保全蜀者。繫諸將勳力。棄過錄功用。劉陟聖旨遣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獨不受。士益重之。劉子羽舉謀。敵由商於犯金州。涉春遂過去。選吳元。然張公已困於公。亦被罪也。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據此則子羽除寶直當在此。或除宣判時。宋勝非所謂張渡以便宜除官。至雜學士。始指此也。日曆今年八月丁未。程唐轉官回授。九月丙子。楊政。陳遠猷轉官。同日成州團練使田晟。階州防禦使。皆用饒風。關功。賞十月庚子。有旨。吳公已除利州路階成秦州制置使。而功贖記。於加檢校官。除制置使。皆併繫於饒風。則帥之後。蓋宣司便宜所授。以不見本月日。故因浚赴召。奉賜具書之。更須詳考。

王彥不授官。似爲朝考有放罪。指揮宣司因不敢奏。行狀恐飾耳。頤浩又遺浚書曰。卽未可去蜀。第爾宣司當爲開陳如所請。浚不顧。旣而法

原亦至閬州。浚遂與子羽及參議官左通議大夫王庶。主管機宜文字兵部員外郎馮康國。鼎州團練使

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俱東。以左承議郎李良臣提點降賜庫。良臣掌庫。以明年四月十九日良臣申明劉錫等借金銀狀修入。武經郎關門祇

候知長寧軍甄援權隨行榦辦。此據明年五月十九日甄援乞換給狀。罷朝議大夫知瀘州蘇覺。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而以

程唐爲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唐之除。日曆不見。瀘州知州題名。覺遷唐到。皆在此月四日癸未。唐自知瀘州落職奉祠。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軍略使郭浩

知興元府。本府知府題名。清今年七月到任。未知清此時爲何官。題名稱彰武軍節度使。蓋誤。直祕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兼隨軍轉運副使張深知夔州。

日麻深以今年八月癸未用凌奏改知縣州。

尋又以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馮權樞密院計議官與偕行。

樞密計議官。紹興三年九月

十二日職論遂寧府絹估割子擊街如此他書蓋無有也。日麻紹興八年正月十九日御史中丞常同割子伏見職語事張凌僅同僕錄頃歲凌罷宣撫還朝職無以爲佞乃作疏頭鈔數屬官監司郡守錢物以獻於凌取於他人者多而自取者少幕中不平紛爭而止。三月六日辛卯臣依上言近嘗彈論馮職之罷已蒙施行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因軍興諸處裁用職獻策於凌再行科斂會朝廷訪問降指揮而罷蜀人畏之切骨(案)同所云皆此時事今並附此其有無當考。隨軍轉運副使張澄

統本司西兵赴行在。

樞主營軍馬據澄明年五月十四日乞職隨軍物色狀修入熊克小麻四年四月先是張凌令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張澄統本司兵萬人出蜀詔趣至行在據日麻今年九月乙亥凌具到將帶本司兵馬四項數多者

止五千人統押官亦無澄名數內有五千人又已得旨遣還此所云統本司兵萬人恐誤今修潤附此當考。

良臣綿竹人也。

(中興聖政)是日上謂呂頤浩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太輕則不禁奸朕

嘗語徐俯異時官下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其可行(臣留正等)曰法爲天下平也不可得而重不可得而輕惟其當而已矣故法之立也固已服人之心於未抵罪之前而又哀矜惻而不忍以行之則下知有恥而義足以禁其非也苟惟不然加之極刑有死而已人苟自辜則死非其悔奈何以此懼之哉國家仁恕爲治惟熙寧用事之臣制重祿以行舍法至於一錢以上坐徒劉摯謂徒爲暴刑雖正其罪蘇軾譬之子弟有銖兩之過父兄施斤鈞之罰皆謂其不可行也法嚴而不可行無乃有悖於事情有不合於先王之法乎法不可行而存之無乃有害於民有累於國體者乎視官中禁切之令雖軍法無益則吏祿之法宜用中制然後決可行也。

辛卯沿海制置使仇畚罷。

壬辰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玉山縣丞張絢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

進一官赴行在。彌正、彌遜弟，絢、丹陽人也。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李膺知虔州，坐令鹽商獻納贖軍錢，爲提舉官所劾，下吏當罰金，詔膺奪職，貶秩一等。佐吏九人抵罪有差，賜王似宣撫處置副使印，從其請也。

癸巳，監登聞鼓院廖邦傑罷，以侍御史辛炳論其移疾廢朝也。

此爲洪擬言關政事

寶文閣待制提舉建州武夷山

沖祐觀陳戢卒。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王瓊爲荆南府潭州岳州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幺復犯公安、石首二縣。先五日，命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會荆、鄂、潭、鼎統制官辛太、崔邦弼、任士安、杜湛之衆往討之。彥質數請濟師，乃命瓊總舟師以行，遣忠銳第一將崔增、神武後軍統領高進以所部五千從瓊，又命韓世忠、劉光世各以舟五百與之，仍持五月糧以行。凡湖南、北兵並受瓊節度，時知岳州范寅敷遭內艱，以策干湖南安撫使折彥質，一議戰兵大略，謂楊幺初起，有寨二十，舟三百九十，兵八千餘人，今首尾五年，其數必倍，然糧倉闕乏，器械鮮少，官軍之一可當其十，今約水陸各萬人，可以取勝。一水軍萬人，探聞鼎州見管正義兵八千，揀點精銳，可得五千，潭州帥府若選五千兵，可足備禦，不必遠召荆、鄂之兵矣。二議戰舟，云賊有車船，如陸戰之陣兵，鯁頭船，如陸戰之輕兵，官軍亦當用此。今以水軍萬人分五軍，每軍二千人，用車船二十隻，每隻容正兵二百五十人，將佐梢工百人，鯁船三十隻，每隻容正兵五十人，并棹

夫押隊共八十二人。各令附帶錢糧。多集矢石。其行常與緞船一進一卻。進必有所取。卻必有所誘。亦計之上者也。三議兵器。云賊有鏡鉤拓叉竹爲之柄。若以快刀芟其頭刃。彼無能爲矣。其勝賊之具。弓矢爲上。鉤鎗次之。手刀又次之。又擇十人爲牌礮手。使居前列。牌以衛我師。礮以擊賊徒。四議棹夫。云戰兵恃其各善汨沒。則緩不及事。當使戰士亦諳棹夫之能。則必安而可用。今所責甚重。棹夫宜與戰士同賞。仍使士卒汰其不能。便令乘載人兵。習其擊刺。使戰士習熟波濤。若履平地。何賊之不勝乎。五議形勢。云岳州抵接賊寨。比諸州最近。如潭州遣發。及會合荆鄂舟師。皆合經由於此。但專令潭州攻討。賊舟師進發。皆由於岳。而岳屬他路。況岳有土人可募。以爲前鋒者。緣本州闕乏。不能集事。乞將兵州依舊隸湖北路。其討殺楊么事。於本州者。權令帥司節制。於上供米內支撥一萬石。六議錢糧。云昨湖南帥司會合岳州荆南兵馬。令各帶錢糧。就行支遣。各緣闕乏。乞專委湖南漕臣一員。權兼充湖北轉運司。專切應副。七議時月。云攻討水賊。須自十月霜降水落之時。港汊分隔。則易爲擒。又當分築甬道。安置礮坐。多發巨石。攻其附近。八議攻討。云武陵辰陽縣界。鼎江南岸。有夏誠。劉三。楊么下水北。上林等寨。各據陸向水。維舟岸側。其鼎州見與夏誠賊寨對壘。而賊於鼎江南北。分布寨柵二十所。岳州去賊武陽口等寨甚便。止一日可行。故鼎州爲陸兵之地。岳州爲水兵之地。如使陸兵萃於鼎州。攻討夏誠。楊么以禦其前。繼使水軍進自鄂州。以乘其後。使腹背受敵。進退無據。賊將安往。產質以聞。詔下其議。命王夔行之。已而夔請招安金字牌。上曰。近來盜賊踵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么跳

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爲。但令瓌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乃給黃榜十道。自么及黃誠、劉衡、周綸、皮真并近上知名頭領不赦外。脅從之人一切不問。如徒中自併及投首。當議優與推恩。遣崔增、高進及帶錢糧。在此月丁酉。彥質奏。數入驛。在戊戌。要請金字牌。在七月壬戌。今奉聯書之。熊克小廩。詔統制官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娶去。誤也。日麻王。覆所申有云。統領官高進等下官兵二千餘人。並係巨師古下舊人。各願隨覆前去。克不詳考之耳。其實師古此時已勒停編策。不在軍中。克誤甚矣。○(何補龜鑑)我高宗之所以區處羣盜者。又有道焉。聖訓嘗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是聖意之主於討者然也。又曰。凡今日春。橫嶺暴之侶。昔異時忠義四方之人。應能開心易慮。散歸田里。罪犯勿問。是聖意之主於招者然也。他日謂宰執曰。民窮爲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爲盜乎。又宣諭江西平盜之策。惟曰。擇憲師以繫服其心。任守令以勸課其業。國科役以優足其力。是又不招不討。思以弭盜。而使之無盜。寧非萬世之龜鑑乎。

考功員外郎胡蒙言。州縣之職。令尤近民。人之才否。固不因京官選入而增損。但選入在官日淺。若未練歷。又多投合上位。應副寄居。意在干求。必於改秩。惴惴然惟懼忤物。安能抗勁節。任直道以行己乎。欲自今以往。萬戶以上縣。盡差京朝官每三五員。再赴都堂審察。然後頒降敕命。則冗散疲懦者必汰。而天下宰令。皆得材能之士。不待督責而相先於政績矣。事下吏部。後不行。徽猷閣待制李正民知吉州。以軍行故。歲中科索民錢。至百餘萬緡。宣諭官劉太中奏請黜之。正民先以應辦軍儲遷一官。至是寢其命。

丙申。詔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蔚赴行在。士蔚爲金所執。至河北遁還。東都之再陷也。士蔚復沒於金。

及是渡淮南歸。士蔣襄恭憲王宗愈孫也。

讓王宗愈宗愈生房陵公仲諱仲諱生士蔣

詔江浙諸州絲帛及折帛錢。並以七月中

旬到行在。有不足者。守武並行竄黜。用戶部請也。

丁酉。詔武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遷一官。再任。仍賜金帶。

己亥。罷沿海制置司。以海舟三百付明州守臣李承造總領。和州防禦使制置副使張公裕同總領。仍命公裕居定海縣。以總領海船所爲名。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再追一官。坐頃在軍中受賄。補官不實也。

庚子。給事中黃唐傳言。陛下將以武邊亂略。而所用非所試。願詔有司。稍復武選之格。酌三歲科舉取人之數。以三分之一待武士。互保應舉。如文士法。其程試。先以射藝決去取。次以兵策第高下。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事下兵部。論者以爲非急務。遂不行。

辛丑。進士歐陽凱士特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時事。前四日。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閒有狂妄者。朕多聞中。不欲寘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慮扇惑羣聽。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來上。仍宣示臺諫。議上。故斥之。右奉議郎知彭澤縣楊汝明。追三官。許參選。俟轉至承議郎止。汝明。宣和初。以上書得官。實納粟也。吏部引陸知微例爲言。故有是命。時方審量濫賞。而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

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尙誰怨？前日論甲黜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

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矍然。

王國事據孫觀撰墓志，增入不得其時。案史闕以今年五月除左司，頤浩罷乃去，故因汝明

追官附此，但觀以爲討論宜政，誤恩卻誤。

此時已罷討論盜貨，但令吏部審量耳。

是日，都省批狀，諸路私煎盜賣鹽，並依通州已得科罪，用提轄權貨務

都茶場張純請也。時呂頤浩更淮南鹽法，亭戶私貨者，不以多少，杖脊配嶺南，雖赦不宥。

事見去年十二月

會淮東

提舉茶鹽郭楫言：非亭戶而與軍民交易者，未有明文，事下權貨務，於是純言亦合一等科罪。頤浩奏從之。至是，浙東提刑司申明亭戶盜賣形名，純言上件指揮，雖緣通州管下有犯，臣僚起請，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頤浩不復奏陳，徑以批狀行下。自是斷配日多，民間破家蕩產，不可勝計矣。

頤浩批狀事日屢不載，今以紹興三年十月十一日臣僚

上言井利部勸會狀增入，狀云：紹興三年六月十八日，省批狀指揮，本月十八日也。非亭戶一等科罪指揮，在今年三月癸亥，今井附此更不別出。

壬寅，端明殿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張深，知成都府，充本路安撫使。初，深以老疾，旬免。張浚命深五日一赴司視事，會成都闕守，有詔浚具名奏差，浚承制授深。至是，申命

成都蹟記：深以五月八日至成都。

中侍大夫忠州

防禦使荆南鎮撫使解潛言，已滿三年，請罷去，詔令再任。

甲辰翰林學士蔡審禮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諡議。

尙書右司郎中王珩爲宗正少卿。填復置開。

日麻及都司玉照所

顯名府除宗卿皆在此月。蓋自建炎三年以奉常兼宗卿。至此始除府也。日麻十月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十二月內戶部相度狀並同。疑珩罷後。又不除人。至庚戌乃降旨耳。

祕書省著作佐郎孔端朝守都官

員外郎。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盧知原充都督府參謀官。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陞直龍圖閣。

知臨安府以左司諫唐輝言知原爲政乖謬也。章再上。詔知原以本職奉祠。

知原以是月癸丑提舉江州太平觀。今附此。

詔舒、靳

黃三州仍舊聽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節制。及應副錢糧。先是淮西安撫使胡舜陟乞節三州人馬。許之。

趙鼎言。江西與淮西相接。今三州撥隸淮西。萬一上流有警。則沿江一帶。並無軍馬應援。故有是旨。

乙巳。左朝奉郎監尙書六部門孫蓋轉對。言自靖康軍興以來。議和好則忘備禦之方。言拒敵則絕通和之議。閱時既久。屢失事機。天下至今憤痛。屬者再遣樞臣。銜命出疆。臣恐和戎之議未成。防狄之備遂弛。敵情不測。事當過慮。望密戒邊臣。中申嚴戒律。詔付沿邊守帥。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劉光世移屯。又增月椿錢五萬六千緡。轉運判官直祕閣劉景直等告之於朝。詔通融應副。自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賊於民。大爲

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椿錢。蓋自紹興二十三年始。

月椿錢。諸書不見事始。日曆十七年八月。上諭秦檜。猶未還朝。朱勝非等創起月椿案。檜以去年八月免。勝非代之。五月。勝非丁憂。七月起。

復明年九月罷。起月椿。未知在何時。以事考之。當是今年四月。除二宜撫時。今因江東漕。申明附此。或可移附四月。

丙午。詔內外從官各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右承事郎知大宗正承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以強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圖牒以辨親疏。始岐默簡王仲忽爲宗官。多以建白論者。謂立法太嚴。自渡江後。南班宗室纔六十三員。學官久闕。襲封之典遂廢。宗正有寺無官。故伋言之。時已用伋議。復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

用伋議。復宗牒。據今年十月己亥。王衍罷。少卿劾疏云爾。

右朝請大

夫王唐。右奉直大夫李昕。並通判荆南府。用鎮撫使解潛請也。

此又與前此鄭作巖。建言守臣許通判。指揮相妨。當是用元置鎮撫司專法也。

丁未。詔卽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爲監生。置博士二員。時中書舍人黃龜年入對。上奏言。雖車駕東巡。庠序在遠。而博士之官未命。養教之士未充。殆爲闕典。遂命禮部條具。其後進呈。上曰。學校固教化之原。然當治戎飭備之時。爲之則近於不急。乃命畱俟焉。

上語在七月戊寅。

江東宣撫使劉光

世引兵發鎮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己。改途趣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止。旣而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爲大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慎。

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軍相挺。上貽聖憂。樞密院言。近兩軍申奏。各有互招過官兵。詔同都督孟庾體究發還。如無實迹。行下逐司照會。上尋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事。賜之。日麻七月丁巳。劉光世奏。臣六月二十六日統率軍馬離鎮江。故附此日。光世所奏其議張而熊克小麻乃云。世思猶欲以兵襲其後。蓋爲光世諱也。今參酌附見。是日。沂王樛。駙馬都尉劉彥文在

五國城告變。金人遣使案問。金人初欲邀二帝過河。駙馬都尉蔡條力辨其誣。彥文等坐死。金人尋以潘致堯所持奉兩宮金銀藥石來上。上皇見之流涕。謂羣下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中興之主。出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惟藥材畱以備用。餘皆分賜從行親屬官吏。

王若冲北狩行錄云。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樛。駙馬都尉劉彥文首告謀反。金國蔡條是日聞之。於羣王植。

駙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開達太上驚悸。未以爲然。翌日。道緣渡河。以詢慮的。既濟。則千戶貝勒安塔哈字革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解發。往彼帳前矣。盡得所呈之詳。條跪太上。即令率親屬及一行臣寮合議。除白鏐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焉。先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覺。條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報效。正在今日。條身以貫高自處。願請公盡力。以殉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唾之。言辭慷慨。坐苦泣下。莫不懷奮發直前之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勸問。太上帝植同條往見。來使堅欲太上渡河對岸。又遣徐王棟。宋邦光再往。至則尙執前議。乃請淵聖行。及信王樛。駙馬都尉向子辰。內侍王若冲同往條實從之。再三力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東。條所寓之地。而引問焉。羣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陳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爲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實命。並死之使歸。條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

戊申。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樞密院準備差使王林。以所部充御前忠銳第十將。林。劉光世部曲也。忠銳第

九將史康民薦其才。自承州召還。而有是命。

己酉。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處州班師。

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
五日大理寺劄子修入。

庚戌。尙書左僕射呂頤浩提舉修國史。時未有日曆。中書舍人張綱請用祖宗故事。命大臣典領起居郎孫近在祕府。亦以爲言。至是始命頤浩。尙書吏部郎中川陝撫諭周隨亨卒於閬州。詔贈直龍圖閣。官

其家三人。賜銀帛百匹。兩令撫司致其柩。

隨亨贈官在
九月丁丑。

壬子。右宣教郎王忠民至行在。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於政府。忠民上疏力辭新命。且言臣爲大金舉兵。故自上大金國主三表。爲辯理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求名祿。上不許。忠民以告置於櫝中。藏之七寶山下。旣見所奏。畱中力懇求去。遂依商號鎮撫使董先於軍中。罷澧州歲貢竹篔簹。

癸丑。賜潭州度僧牒二百。爲修城之用。潭州自爲敵所破。城壁皆壞。李綱以爲汗漫難守。請截三分之一。未及成而綱去。至是安撫使折彥質言於朝。詔監司相度。其後諸司言潭州城圍二十二里九步。西臨大江。東南兩壁。並依山勢。不可裁損。惟北壁地皆荒閒。欲截去城地七里半。新城圍計十四里半。有奇。奏可。後亦不克成。

諸司再奏在
十月庚戌。

陝西既陷，買馬路久不通。至是，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復通，蓋起於此。於是宣撫司承制授蕃官趙繼志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七年正月丙戌降告。川陝

宣撫司以三泉縣爲大安軍。

王明清揮塵前錄：太祖立極之初，四蜀未下，益州三泉令聞道聽騎齎賀表率先至闕下，上大喜，平蜀後詔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慶賀許發表章，直達樞前。紹興初，四川制置司建官陞縣爲軍，失祖

宗之指矣。案：宣司陞軍，以今春敵騎至三泉而止，故因以爲控扼，非因有違表章之故，明清誤也。

以武臣種友知軍兼縣事，文臣爲判官縣丞。

此據紹興七年閏十月三十日吳玠劄子修入。

是夏，金人所命知慈州劉度破丹州，義士孫韓於山寨降，其卒三十人盡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七

【紹興三年】秋七月甲寅朔。資政殿學士新知平江府謝克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引之也。浙東福建宣諭朱異言。建州觀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嘗面折范汝爲。詔循二資。令入對安宅。候官人也。丙辰。呂頤浩言。行宮北門未成。而役夫少。欲於忠銳第八將范溫麾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自董之。上問其故。席益曰。役夫出入禁闕。非素所撫循。無以彈治。上曰。不可。四方聞之。以爲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也。益曰。聖慮深遠。非臣等所及。武秦軍節度使權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權神武後軍都統制。朝請郎吳必明除名。英州編管。必明嘗知邵武軍。葉濃之亂。必明統所居崇安縣射士捕之。繇是武斷一鄉。脅制縣令。與通直郎前通判臨安府暨尙卿協比爲姦。爲右朝奉郎通判建州李佩所發。事聞。詔漕臣徐宇究實。於是尙卿撫州編管。知縣通直郎賈損亦坐停官。

丁巳。徽猷閣直學士詹又試給事中。

己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也。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爲題。古今雜出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贓人外。願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考校。堪召試者。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爲三等之差。著爲令。給事中黃唐傳。暫權翰林學士。以恭密禮疾告也。

詔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祕書省。初置提舉孳生牧馬監官於饒州。置司俸賜視雜監司令樞密差幹辦官三員。本路給廢卒二百人。仍令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護之。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鄱陽。置官提舉。

庚申。權商號鎮撫使董先奏。虢州失守待罪。詔先兼京西招撫司都統制。屯襄陽。

壬戌。詔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此據紹興四年二月癸巳吳若申明狀修入。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

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立額。

癸亥。尚書吏部侍郎陳與義兼權直學士院。

甲子。手詔諸路憲臣覈實州縣己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先是諸路和買綢絹匹支錢一千。而州縣又多不給者。時大旱。上以爲民咨怨而傷和氣。諭大臣曰。雨不濡土。當務修政事。以感天意。和買未爲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監司覈實勿爲文具也。關門祇候。知泗州徐宗誠再任。泗州自軍興以來。田菜多蕪。民間皆以草實爲食。及是宗誠以土豪爲守。修城郭。治官舍。問民間疾苦。又以私財市牛蓄糧。課民使耕。軍民皆贍。州民聞陳杙來爲守。相率詣朝廷。請宗誠再任。上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言。君臣相與之際。自古所難。惟聖賢之君。乃能終始保全。使其臣立於無過之地。史冊書之。後世歌之。此臣日夜引領東向。區區有求於陛下者也。臣以崎嶇孤旅之身。幸蒙擢用。適時艱危。屢經大變。臣荷陛下恩德深隆。不敢以家

室宗族爲念。勉竭股肱之力。庶幾有濟。力唱忠義。決圖破敵。誓不俱生。而臣志大而才疏。心忠而識闇。舉措謬戾。動致怨尤。首罷使權。繼膺召命。再念五年使事。心力俱疲。疾病交攻。日以衰弱。願陛下推保全之志。廣均逸之仁。俾獲真祠。奉事香火。方今大敵敗卻。將士一心。外敵之勢漸衰。中國之威將振。臣之求去。不爲無辭。異時儻未死於溝壑。尙求報於天地。執筆見意。涕淚交流。詔不允。令浚疾速赴行在。

乙丑。尙書省言。韓胄已至泗洲。齊國館伴官兵未到。時神武諸軍護送者二千人。乃詔都督府以輕舟濟其軍食。胄至汴梁。僞齊劉豫欲見之。副使胡松年曰。見之無害。豫之僞臣欲令以臣禮見。胄未有以答。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敵禮。豫不能折。既見。松年長揖。豫寒溫如平生。豫欲以君臣之禮傲之。松年曰。松年與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其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豫有慚色。

丙寅。尙書考功員外郎兼權監察御史朱異宣諭浙東。福建還入見。異出使九閱月。所案吏凡八人。三月

正月

庚申。右承務郎知開溪縣黃伯達。乙酉。儒林郎知象山縣趙舉之。永康丞劉伯英。二月壬子。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甲寅。兩浙轉運副使徐康。閏四月癸巳。右承直郎知崇安縣賈損。己未。保義郎監寧化縣稅務趙返之。六月甲戌。知莆田縣傅王內然。庚申。詳見本月日餘。並放罷。取勳。

薦士十二人。

張九成。閩。邱昕。汪汝則。熊彥詩。姜仲開。已見今年四月壬辰。張志行。已見六月乙酉。林安宅。已見七月甲寅。石公儒。李師。見此日。李家。見四年正月丙寅。左承議郎知安溪縣王伯淮。左朝奉大夫知松溪縣林元敏。並已以

七月甲寅
實轉官

異尋遷吏部。仍詔俟都司有關日除。

異。吏部在
此月甲戌。

徵猷閣待制知宣州沈晦。知建康府。代歐陽懋

也。日麻不見懲改除。建康志。懲以五月二十三日到任。亦不言替移。今附此當考。詔鄉貢進士石公儒、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儒臨海人，長於春秋傳。

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瓊女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其子妻之。宣諭官朱異言其賢，故召。自移建康，權貨務於鎮江，而入納絕少。建康日課近二萬緡，鎮江纔千緡而止。論者以爲軍士攘奪，商旅不敢行。詔尙書省降敕榜，禁止士卒有犯當依軍法。統制官已下，並取旨重竄。今來所繫朝廷大利，務在必行。仍令江、淮兩宣司依地分巡察。兩宣司巡察在此月已已旨。

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勳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宋伯友入對，言艱難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旨。其後得趙善、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慶曆三年初定曹彬至鄧暉二百四人。政和三年重增范質至藍元振一百十六人。熊克小

不考事

始也。

戊辰，王瓊以舟師發行在。

己巳，詔以久旱，令兩浙憲臣行所部慮囚。左司諫唐輝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引問，庶冤枉獲伸。從之。樞密院計議官權監察御史薛徽言宣諭湖南還，是日入見，徽言出使九閱月，所案吏十六人。三年四月戊申，承信郎監茶院

縣稅務沈銓、右迪功郎監常寧縣稅務王載、五月丙子、永州推官俞梅、司戶掾敷、保議郎東南第九將押隊姚成、忠翊郎樞密院界巡檢夏習、武經郎前兵馬都監吳廓、將仕郎樞密司戶蘇昱、辛巳、通判賓州謝徽、六月甲申、左宣教郎前樞密院院冠、六月辛亥、知邵州和瓊、乙未、右朝散郎添差湖南轉運判官趙志之、並放罷取勳、又陳發陳如損詳見四月己酉、黃陞詳見五月丙子、
薦十三人、劉延年、張登已見五月己卯、又六月己亥、左宣教郎前通判衡州趙伯牛、轉官。呂頤浩以徽言擅易

守臣、及移用經制銀、後三日、遂命出守、上猶疑其資淺、久之、乃以徽言知興國軍、徽言得郡在九月癸酉。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放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壬申、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始大智以獻戰車式得官、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上因諭輔臣以車非利器、席益曰、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樞密院計議官京西撫諭任直清依舊直祕閣、添差都督府幹辦公事、上既臨遣直清、俄聞京西連失利、遂罷行。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早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上以早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尚書洪擬奏曰、法行

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

徐廣國侯彭老

宣撫

司獻則受之

此恐指張浚

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臥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

洪

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

廖邦傑

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權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

官有勢者連營列陣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

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納之

上因早詔擊臣言事此據熊克小麻附見日麻蓋無有也當考

甲戌右朝請大夫邳漸提舉饒州學生監牧公事漸入辭言今西北之馬浸已衰耗朝廷取馬於邕管置監於鄱陽乃軍政之急務聞東南民間養馬亦多乞下諸路令民間以甚好馬輸官二十匹補進義校尉等而上之至百匹爲五等次第補授朝論恐其擾民乃止

漸以八月庚子入見今併附此

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

兵楊沂中自嚴州還以沂中兼帶御器械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閣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范

溫以所部充神武中軍左部統領尋詔溫係忠義人特令戶部給麻餘毋得援例

溫給麻在九月庚午

乙亥朱勝非起復舊官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特命睿思殿祇候陳彥臣宣

押赴行在。初召當直學士陳興義草麻。後二日復命學士蔣審禮貼改四字。興義上疏待罪。詔釋之。

熊克小麻

七月癸酉。右僕射朱勝非起復。蓋從日麻所書也。樓鑰所修宰相拜罷錄在乙亥。而洪遵中興玉堂制草。乃注云七月二十三日。三書不同。案陳興義待罪狀云。今日二十一日晚。伏蒙宣詔。令草朱勝非起復制。切視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蔣審禮貼改四字。二十一日甲戌也。據此。則興義以甲戌草制。乙亥宣麻。不知日麻何以差誤。今不取。

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選兵三千人。移戍廣州。初。廣東諸司奏右朝

散郎通判廣州韓僖貪賊不法。事下提刑司劾治。已而僖子惇胄使人詣闕。訟轉運判官章傑與父有深

仇。乞移獄。詔江西提刑丁彬選官根勘。僖與呂頤浩子抗善。故頤浩主之。勘官通判南安軍時益。因移文

劾傑。奏益觀望用情。詔彬更選官往治。毋得觀望。徇情滅裂。是月壬申至是。言者謂貪賊之吏。相習成風。害政

殘民。蓋非一日。卽如益所行。非勘僖。是勘傑也。望詰益。因依從之。其後頤浩免相。御史又以爲言。於是彬

益並罷。時彬已遣通判虔州周文虎詣廣西按僖罪。而諭意使出之。文虎有守之士也。辭之不聽。成疾道

死。臺章再上。彬坐停官。而僖亦死於獄矣。彬益罷官。在九月丙寅。彬勒停。在明年正月丁卯。皆用常同疏也。此時同未爲御史。故不出其名。僖以去年三月癸卯下廣州獄。今年十一月乙丑死於獄中。凡坐

獄五百三十餘日。明年二月甲午。廣州申到。

二月甲午。廣州申到。

丙子。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冤滯。以久旱。用工部員外郎臨海朱緇奏也。詔臨安府守

臣。有奏稟事。不許隔班上殿。用直龍圖閣知府事梁汝嘉請也。汝嘉嘗言。臨安府地望爲一路最。況輦轂

之下莫先彈壓而守臣之任僅同支郡望令本府依舊帶安撫使析浙西八州爲二分隸鎮江臨安時以防江爲重未克行是日泉州洪水溢壞城郭廬舍凡三日乃平

丁丑詔遣內使衛茂恂往夔州荆南府催促張浚赴行在仍以茶藥爲賜尋詔茂恂所過州有前宰執皆撫問之

己卯省都督府隨軍漕臣時以戶部侍郎姚舜明在鎮江總領錢糧故也詔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

秦州張榮以所部赴行在初講筵所以進書推恩書吏慕允中補進武副尉提舉官乞特不作非泛補

授都官用例許之左司諫唐輝言號令不信後之僥倖者無以澄革乞改正是日進呈上曰此御批寶也

既有例當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然以副尉而煩諫官論執請如所奏上頷之徐俯曰如有例何上曰

然凡朝廷事既有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頤浩席益固請如輝

所奏上可之案唐輝所奏非謂不應補官謂其不應作非泛也熊克小原節略其文遂失事實今稍詳之中興聖政臣雷正

等曰天下之事必有爭臣以防其微必有謀臣以當其體此爲治世也已矣事之行也必有毫髮之可議人以爲猶

可也爭者曰必不可人以爲未善也爭者曰必有害人主豈得忽於微而黜其說哉彼以爭爲職者也事之猶可也而過於言無傷也人有所難言事有所必不可不言者又將使斯人不擇可否不計從違以伸其職於後也故曰法家拂土不可以通人望之言無不從有補國家楡加違曉其職遂廢謀臣者所宜左右其說以獻於明主也太上皇帝樂受諫疏付外而行與大臣謀議曲折詳盡寧格成命而重違諫奏此國體也夫以輝之論一副尉與論獻瓜果而授試官者何如哉獻瓜果而授試官塗之人耳而來者未必加多因講筵而觀恩澤則砥礪之類不乏也其非泛補授之名安得而不早進正於此雖有請比可免論職特不可以一紙懇恩澤而屈忠言沮直氣也輝之論事以其職願浩益謀國以其體而太上皇帝不難於聽從之聖德盛矣哉

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雨足上曰日者亢旱朕甚憂之以爲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上命議獄省刑弛力役進素膳及是雨乃足翌日上始御玉食焉

辛巳左朝散大夫廣西轉運副使劉彥適知靜江府代見任人降充直祕閣許中赴行在先是有詔復收免行錢而彥適市買方物抑賈人使低其直民有訟之憲司者中械繫之死獄中提點刑獄公事董棻言於朝故先召還尋奪職奪職在八月庚子棻遠之子也既而宣諭官明棗復奏其五罪四年二月壬申乃趣湖南漕司勅治

皇伯洪州觀察使權行在中正司安定郡王令時爲寧遠軍承宣使以積閏遷也

八月〔案〕是月癸未朔

丙戌戶部尙書黃叔敖請諸路上供錢兩浙限次年二月終江湖限五月中開起發違者本

部以聞從之

四年二月廣東四漕臣以上供欠多降一級

初忠銳第八將徐文旣叛去

事見四月

以所部海舟六十官軍四千三百泛

海至鹽城縣遣使臣闕中納款於僞齊具言沿海無防禦之人可以徑至二浙且圖上駐蹕所在軍馬之數因密州草橋鎮巡檢包德聞於劉豫豫大喜是日授文防禦使知萊州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秦等州且至淮南與大軍會合

己丑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赴行在仍命飛以精卒萬人置戍江州輔臣因論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

頤浩曰。但恐無糧。上曰。撫國家。給饋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乃命出撫州椿管錢九萬餘緡。江西折帛錢易糧萬斛。以餉飛軍。

辛卯。詔諸路州軍。自去年以後。奏案未得斷赦者。具月日申部取斷。先是禮部尙書洪擬入對。論諸路獄案凝滯。上諭輔臣曰。奏案遣決。濡滯刑獄。禁繫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浩曰。奏案法有日限。上曰。但不舉行耳。可常催趣。務在刑清。庶革久弊。乃有是旨。

壬辰。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言。川陝諸州應奏獄案。乞用便宜指揮。酌情斷下。如張浚例。許之。癸巳。左承議郎常同爲殿中侍御史。同自柳州召還。既對。遂有是命。和安大夫榮州防禦使王繼先言。累年供進湯藥有勞。已推恩數。乞將上件勞績守本官致仕。庶不踰分。招致人言。詔繼先進秩一等。許回授。是日。朱勝非自湖州赴行在。故事。大臣奪情者。服糙光幘。慘紫袍。阜角帶。上皇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至是。勝非請所服。太常遂省記宣和近事以報。而居第則慘服去佩焉。議者不以爲是。

太常奏下有此月庚子。今用勝非赴行在。遂書之。勝非奏狀云。臣今月十一日登舟。長行。癸巳十一日也。奪情故事。太常所記不知是之詳。今以奏條百稱。蓋誤增入。

是夜。

庚卒石亮與其徒謀。卽州學團聚爲變。忠節指揮使司佺密告東南第六將韓思等。率兵捕其徒七人。皆斬之。事聞。詔虔州別遷守臣。命見任人侯延慶赴行在。

事聞。在九月庚午。後三日癸酉。除朱芾知虔州。已附見九月甲戌。劉大中奏後。更不別出。

甲午。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上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數人。策不能固窮守節。旋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猥瑣。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賂抵罪。故上及之。右通直郎唐恕。試太常少卿。恕及告老。屢召不至。及是入對。詔賜進士出身。而有是命。右朝請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王子獻。復右朝議大夫。子獻初坐江西棄城停官。及是乞牽復。大理約法公罪。斬。仍用赦而復之。

著此以見棄城約法輕重。

故降充寶文閣待制王觀。追復龍圖閣學士。

觀。秦州人。元祐翰林學士。

黨籍制已上第二十

六人臨江軍安置

乙未。詔河南鎮撫使翟琮。且在襄陽府屯泊。聽候朝旨。時梁、衛之地。悉淪僞境。琮屯伊陽之鳳牛山。爲僞齊所逼。孤立不能敵。率部曲突圍奔襄陽。京西招討使李橫以聞。故有是命。

熊克小廩。載琮突圍在明年三月末。蓋不知琮至襄陽之時也。今從日曆。

附此。克又云。琮以數城孤立不能敵。亦誤。琮雖爲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其實遙領虛名。今不取。

權商號鎮撫使董先亦言。有官軍及老弱七千在襄陽。而李橫兵

已衆。恐不能贍給。乃命先赴行在。先遂以其衆依趙鼎於江西。

丙申。以昭慈聖獻皇后改謚册寶告太廟。

丁酉遣戶部員外郎徐杞奉冊寶。

己亥以信安郡王孟忠厚爲禮儀使奉神御並詣温州上酌獻於射殿畢步導至行宮南門外奉辭宰相率百官辭於城外時以製塑神御官吏遷官資者二百四十餘人添給錢萬緡銀帛二千四百餘匹兩言者以爲濫乃命差減焉。

八月甲午詔賜官資人減半

詔置三衙管軍直舍於殿門外用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請也。

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時議者皆欲罷都運司以省費給事中黃唐傳上疏言自罷發運司後上供錢物頓失拘催遂改爲都漕蓋以收簇上供應副行朝爲事今罷此亦可省官吏之費但慮諸路漕臣復以上供錢物移用他時復置卽非朝廷舉措並具置司前後所催發錢物數以聞乞付戶部官同議於是度支郎中侯懋等言自置此司一歲間所拘催錢糧金帛已八十二萬餘貫石匹兩第漕臣不得自便同所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今置司常州去閩廣江湖地遠乞移司撫州從之。

熊克小廩誤以廣傳元章爲懋所奏遂併戶部定奪之語

合爲一章蓋兩非也今依日麻各取其要語別書之

辛丑信安郡王孟忠厚言近者有詔改議昭慈聖獻皇后諡號務盡尊崇而其廢復之因終未明辨人咸疑之臣聞昨有黃策上書專論此事蓋策於平江因析賣蔡京家產乃得京舊所藏親奉聖語劄子手迹有太上皇帝諭京語曰皇太后言昨先帝既廢后亦有悔意嘗以語皇太后則知廢黜之事非蘇秦陵聖

意斷可知矣。昨已蒙宣取京所書劄真本。望宣付史館。以慰在天之靈。從之。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開門宣贊舍人添差福州兵馬鈐轄劉紹先爲神武右軍右部統領。用張浚請也。

甲辰。手詔曰。比者雨暘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兢惕之中。又復地震。蘇湖益甚。懼焉。蓋天之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序陰陽之故。咨爾在位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先是宰執同奏請罪。章未下。侍御史辛炳奏大臣無畏天心。何事不可。其言峻甚。由是出宰執初章。仍有天之降災。皆朕失德之語。於是呂頤浩等居家待罪。累四章乃止。此輩據公勝非秀水附房錄附見日曆無之時已命諸路憲

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闕額錢。是日上諭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除放。遂以手詔付有司。自建炎以來皆蠲之。御史臺主簿陳祖禮言。按臺令有三院御史分詣三省點檢之文。六察官輪詣六曹按察之制。望申行之。詔自下半年爲始。祖禮。晉陵人也。右承議郎新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請得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許之。自是監司皆得條上。

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兼直館檢討。若著作郎佐有闕。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先是著作官全闕。以都官員外郎孔端朝兼權著作佐郎。至是吏禮部討論而有此命。初。婺州兵馬都監賂公彥等七人。皆以潛邸恩得添差。而左司諫唐煇言其非祖宗舊制。吏部引上皇初卽位時敕旨爲言。是日詔隨龍官係國朝故事添差。劄與諫院照會。吏部奏到元符三年六月五日。聖旨蓋爲上皇隨龍人創設也。

丙午起居郎孫近守中書舍人曾統守起守郎祕閣修撰知虔州侯延慶復爲起居舍人尙書左司員外郎劉岑守祕書少監直寶文閣知彬州趙不羣知宣州右朝奉大夫趙康直改知秦州秦州自分鎮後就用武將張榮爲守及是始命文臣左宣教郎杜巖送廣州居住巖自宜都與其孥乘舟至姑孰朝廷聞之命官護送至行在而後遣之巖兄嵩崑中道亡去求之不獲旣而奔僞齊

紹興七年十一月命人差除數內有杜嵩

故責授

海州團練副使朱師服追復集英殿修撰以元祐黨人故也

師服海州人紹聖中書舍人待制以上第四十九人五年六月乙卯追奪

丁未浙西提舉茶鹽司言本路諸縣去冬住賣鹽錢塘縣四十六萬餘斤比遞年增三十七倍建德縣二十七萬餘斤比遞年虧六分乞賞罰詔兩縣當職官減展磨勘年有差初張浚承制以參議官寶文閣學士程唐籌邊有勞進秩一等回授其子登仕郎敦復爲承務郎命旣下論者以爲吏部改官格法甚嚴雖見任宰臣回授轉官亦無改官之例乞改正乃詔循敦復二資

戊申罷江浙等路轉運司給事中黃唐傳言自置司以來催發上供所增錢三十餘萬緡黃金千五百餘兩米二十二萬斛絹二十餘萬匹綿亦稱是不知何名而遽罷之若罷此司而上供愆期定復分遣郎官四出催刷是徒爲擾擾紛紛虧損國體利害甚明望賜詳酌詔以次官書讀行下初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寓居梧州多市官鹽以規利至潯州爲監稅左宣教郎韓璜所發州以私鹽論罪揆懇於朝詔廣西提點刑獄董棻定奪棻言揆雖以詭名市官鹽爲詞而在法犯權貨不得根問買處合從私販法事下

權貨務。提領官張純言。廣西鹽係官販官賣。卽無不許。隔越州府貨買之文。都省勘會。恐官司實有用情。令本路漕臣依公究實申省。如敢觀望重寘典憲。其日辛卯也。至是侍御史辛炳言。揆若轉買客人官鹽。自有文引照驗。今既無文引。無可體究。適所以彰朝廷用情廢法之失。遠方官司祇有遠望朝廷之理。必不觀望州郡勘司。按揆父子兄弟。叨受國恩。前此坐罪貶責。例當籍沒家貲。巧計避免。今以私販獲敗。天實誅之。公朝成法。每以私意廢轍。不可不戒。乃詔潯州速具案以聞。俟至取旨。

著此以見養諫攻呂頤浩本末案。炳奏潯州已於去年七月二十一

日具案聞奏。至今論年。方令刑部促潯州奏案。不知何謂。四年六月庚子行遣。

詔故朝請郎陳伯彊特官一子。伯彊事上皇爲右正言。以忤權倖廢。及

是用其家請而命之。中書舍人張綱論伯彊之死。已三十年。前此未嘗敘雪。今遽推恩其子。異日死於謫籍者。援以爲例。將何以止之。朱勝非曰。伯彊以直忤蔡京而被黜。今議已開。理當推恩。蓋綱失於取會。上

曰。伯彊固直。第朝廷未嘗辨雪。致綱有言。今欲直伯彊之冤。當先令辨正也。

十一月丁卯。命五年三月乙亥再推恩。

己酉。給事中黃唐傳言。近下求賢之詔。未聞有畫一奇出一策者。而告諭州縣及訴人之過。則多有之。此非陛下求言本意。望降詔旨。應自今上書言事。毋有所諱。惟不許因書告他。託人過失。詔檢鼓院榜諭。殿中侍御史常同言。陛下乘此艱難。注意在將。而二三將臣不能協心共謀。以濟國事。邇者淫雨害稼。地震輔郡。陰盛之象。殆謂此也。悉由幕府謀議之官。以妄言激怒主帥。費畫無狀。理宜罷免。詔以付諸將。同

所言蓋指劉光世韓世忠也。侍御史辛炳言。叨綴日參。每見朝殿進呈。宰執有留身奏事者。臣竊謂天下有大利害。政事有大因革。人才之黜陟。賞罰之勸懲。相與敷陳於陛下之前。蓋有不容不公者。留身之際。何所不有。臣恐分朋植黨之漸。爲害滋大。欲望降旨。自今三省樞密院朝殿進呈。訖不得留身。違者許御史臺彈奏。都省奏閣門狀。令臣僚上殿。不得留身奏事。宰臣非執政官。曲謝及乞解職者。聽。庚戌。詔依閣門見行條法。詔權貨務都茶場許臺諫取索及句喚人吏。此事因常同論。張純罪當考。

辛亥。嗣濮王仲湜請諸州宗室各以行尊者一人。檢察月俸錢米許之。渡江後。宗子散居四方。故仲湜以爲請。

是月。韓肖胄等始至雲中。見金國左副元帥宗維議事。王明清揮塵第三錄。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金主所繫帶。

月帶也。案張匯節要云。紹興三年春。尼瑪哈。固新居雲中。夏。尼瑪哈之白水泊。謝暑秋。尼瑪哈等避暑。回分居本所。不云金主在雲中。金史肖胄以今年十二月四日回到泗州。若往會寧。往還必不如是之速。兼與肖胄併來者。止元帥府使人。則似未嘗見金主也。明清所云。

姑附此當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八

【紹興三年】九月壬子朔。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沈晦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凶暴狂僭。貪忍輕率也。晦到官。纔踰月而罷。初。張浚爲宣撫處置使。行移於六部用劄子。而六部則用申狀。至是吏部請宣撫使非見任執政官者。並申六部。六部用公牒從之。右朝請大夫陳玠知通州。癸亥。尙書左僕射呂頤浩引疾求去。詔榦辦御藥院趙徹宣押赴都堂視事。時天象示變。臺諫交章論頤浩之罪。上始厭之。及罷都漕司。頤浩不能爭。乃求去。祕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執供具。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建炎以來起居注。命百司日以朝廷所施行事報祕書省。進奏院月報亦如之。從之。

甲寅。呂頤浩再求去。詔榦辦御藥院邵諤宣押視事。川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增印錢引一百五十萬緡。以錢引未通流於夔路故也。

乙卯。給事中黃唐傳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唐傳自爲給事中。將及半歲。朝廷政事。寧無差失。前後臺諫。劾正亦多。唐傳尸祿其間。曾無一言封駁。但乞以文士解額三分。取武士。爲此不急之務而已。其畏謹緘默如此。今都轉運司虛占員闕。盡耗國用。臺諫官以爲可罷。公論以爲可罷。陛下以爲可罷。唯大臣初主議者。尙欲存留。唐傳不顧公議。明示傳會之迹。欲以取悅宰相。

頃者京城失守。唐傅爲宗正少卿。盡取玉牒獻於金帥。使皇族係累而去。用此張邦昌差權中書舍人。屢行僞命告詞。士大夫至今切齒。望賜罷黜。以肅百僚。故有是命。章再上。遂奪職。唐德宗職。在丁巳。 湖南轉運副

使李弼孺罷。先是。本路安撫使折彥質奏弼孺與之有舊隙。請罷去。詔弼孺移江西。五月庚申。時湖寇充斥。弼

孺聞命不行。徧檄諸州。有敢應副帥司者。當職官枷項送獄。御史常同言。弼孺趣操卑汚。頃年嘗認倡人李師師爲姑。諂事朱勳。賊污狼籍。今又公違詔旨。占護錢糧。意望敗事。故弼孺遂罷。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致仕。不許。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自軍中朝行在。至是復還鎮江。時江東宣撫

使劉光世。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因私忿交爭。事下督府。庾不能辨曲直。乃走愬諸朝焉。此以紹興八年。初。僞常同劾疏附入。

齊侍御史盧載揚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大略謂。今宋朝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徭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固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貨寶雜糶。有金銀茶馬之貢。香礬繒錦之利。資其雄富。未易殲越。爲今之計。莫若列其利害。表於大金。大具海舶。各遣一介之使。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講智高之舊策。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俾財賦不入於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必魚爛而亡矣。豫大悅。是日遣通判齊州傅維永及募進士宋困等五十餘人。自登州泛海入交趾。册郡王李陽煥爲

廣王且結連諸溪洞酋長。金主遣使穆郡哩等二十餘人偕行。此據張孝純書增入。計未必達也。姑附此。

丙辰朱勝非言。近聞泉州水災。

事見七月丙子。

已下本州詰問。上謂大臣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

省獨貸之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既而泉州奏其事。乃詔民之被害者除其稅。

其當濟給及營繕者。以度牒二百賜之。

奏至在是月甲戌。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書曰。明四目。達四聰。蓋言人君之視聽。貴於無壅也。管子曰。堂上長於百里。堂下達於千里。蓋言人主之視聽。易於隔絕。

也。今欲去隔絕之患。而使之無壅。其唯言路乎。四方雖遠。有水旱災異。使之上聞。雖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疾苦。其視聽廣矣。能乎是。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矣。蓋人情喜聞其美。而惡言其非。所樂聞之事。今也。水旱災異。而使得以上聞。則凡可以達一人之聽者。果何憚而不言乎。姦佞之肆欺。盜賊之竊發。若是之類。使其無之。則已有則必告。以實告。得其實。而預圖之。天下無難事矣。其爲益豈小補哉。噫。此祖宗之深意。而太上皇帝所以責監司守臣也。

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月見羣臣。

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後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講讀於斯。則謂之講殿。至是梁朽。前榮且壞。命有司繕治之。乃權御射殿。極卑陋。菲屋。裁三楹。侍臣行列。巾裹觸棟宇。權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言。朝廷比修紹興敕令。忠厚之意。悉本祖宗。惟是速於成書。去取之間。不無舛錯。今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望詔監司郡守。與夫承用官司。參考祖宗之舊典。各撰新書之闕遺。悉隨所見。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訛謬。著爲定法。從之。左朝奉大夫王次翁自廣西轉運判官召還。是日引見。而對不合。乃以次翁

知處州次翁乞祠而去。

丁巳詔自今行在職事及釐務官上書並實封用公文印記繳牒檢鼓院投進不在召保知在逐便之數前。三日太常少卿唐恕應詔上書鼓院用例併投匭人押出侍御史辛炳言有虧禮意故有是旨。

元旨爲應詔上書人

殿後以鼓院監官唐塚申明十一月庚申得旨逐時投進文字依此今併書之

戊午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年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大略謂頤浩循蔡京王黼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爲謀利一也不於荆淮立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俗士卽其親舊三也民訴訟有再至者輒罪之四也賊吏呂應問韓億皆滿數萬頤浩旣受女謁遂令移獄欲罪元按官司五也臺諫論事不合己事不合己意則怒形於色六也近兩將不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申國威而姑息之七也其心腹最善者擢置臺屬使採臺中議論八也近者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雜坐比言者論罷都漕司遽託病乞出十也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疏入遂召翰林學士蔡密禮草

制授頤浩舊節奉祠。密禮所草詞略曰：備觀夙夜之勤，莫測災祥之異，駭人言之歸咎，指國政之失平。朕則責躬，卿胡辭位。密禮頤浩所厚也。炳言頤浩制詞優厚，無一字貶黜之意，不知頤浩之罰是耶非耶。按頤浩兩任宰司，狼籍不一，不特搢紳士夫能言之，雖三省六曹百司之人猶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市井閭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來，不聞大臣敢如此者。頤浩安而行之，欺忽陛下，敗壞法度，日甚一日。頃者罷去，正坐臣僚章疏，不曾降出，亦聞陛下批語有力掩之者，是非之不明，賞罰之所以不行，此前日之失也。今復蹈之，可不爲後日戒乎。望以臣前疏付外廷，以明是非，鑄去將相崇資，以正賞罰。於是頤浩卒改命。詔諸路水旱等事，令監司郡守即時聞奏，如敢隱默，當真典憲。

己未，手詔以絹計賊者三千爲一匹，舊法十三百爲一匹。建炎初，增爲二千。至是，言者欲舉祖宗之制，杖脊賊吏於朝堂，上以絹直高，故有是旨。乾道六年三月甲戌又增一千 都省言：近降金銀錢帛和糴米一百萬斛，務欲利

國便民，聞前時和糴郡縣多將糴本留不卽支，及阻節減剋，民戶實得無幾，致所糴數少。今宜革去前弊，詔有違戾者，當職官吏並徒二年。（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今言理財者必曰輕重數散也。太公行之於周，管仲行之於齊，其後李悝以爲平糴，耿壽昌以爲常平，李彪以爲和糴，名雖不同，其實一也。然則和糴之法，豈不爲甚良，而其效豈不爲甚著。今天下利之所出，取之悉矣。理財者無所施其能矣。其猶可以佐用度之乏，而兼利於公私者，莫若和糴。賤而斂，貴而糴，民有所濟而不饑，利不入於大賈富家，而公士享其贏餘，此其法所以爲可行也。然而朝廷行之未見夫爲利者法

非不善而行之者重蓋爾。太上皇帝因都省之言，重遠戾之罪，蓋將以痛懲其弊也。其在今日，和籙之法，未嘗廢而不講。臣願舉太上皇帝是法而奉行之，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庶幾和籙之法，不徒存其虛名，而遂收其實效。此誠當今之急務也。

庚申，呂頤浩復爲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制略曰：迨再預於首臺，遂兩更於期歲。聲稱有減，風績頓愆。復虧難進之風，遂致易汙之失。用辛炳疏也。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江州來朝，賜飛金帶、器甲。

飛養子雲，年尙少，上亦以戰袍、戎器賜之。

賜甲帶在此月甲子，今併書之。

夜，朝天門外火，燔民居甚衆。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僞齊兵於黃堆寨。初，陝西同統制軍馬楊政率諸軍深入，至清水縣，命勝與統領官楊從儀、程俊等率忠義人進討僞涇原第八將嚴千，以甲軍千人，騎五百，築蓮花城。勝急擊破之。翌日，第十將楷師閔復以騎二千來援，勝等追殺無遺。獲所部將十餘人，師閔僅以身免。勝還至臘家城，復與敵遇，步將從義郎彭辰戰死。準備將承信郎賀吉爲賊所獲，曰：吾不死於敵手，遂自殺。是役也，將士死者百二十有三人，皆贈官祿其子。吉，延安人也。

吳勝以是月己卯破蓮花城，彭辰賀吉以十月丙戌死，事今併書之。

壬戌，直徽猷閣呂祉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社初除，淮南宣撫司參議官未至上奏言，今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身，四體不備。今日荆楚之地，不可不宿兵，以固上游之勢。上納其言。會江東謀帥遂用之。建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官爲帥。至是，特有此授。社既至，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者。莫急於形勢。故一曰形勢。日者朝廷命諸將分屯沿江。得之矣。然此特形勢一事。若軍政不修。亦不可恃。故以軍政次之。軍政修在擇守將。故次以守將。屯田乃宿兵之先務。故次以屯田。宿兵既多。則生財必有術。故次以通貨。然生財莫如省費。故次以省費。欲將士用命。蓋在謹賞。故次以謹賞。正兵以當大敵。而保守鄉井。助戰策應。以防賊兵衝突。不可無民兵。故次以民兵。防固吾圉。欲知賊中動靜。則不可無斥堠。故次以斥堠。若欲知賊中虛實。乘利進討。則不可不遣閒探。故次以閒探。以終焉。凡茲十事。皆今日所當行。闕一不可也。然臣之所論。特其大略。至其詳。則在講之。及得人行之。其論形勢曰。西北以山河爲險。東南以長江爲險。自建炎己酉歲後。長江表裏。非敵騎蹂踐。則邊馬騷殘。累年諸處。閒有軍馬。然上下不接。來去不常。大非所以一統東南。臣前日論之詳矣。臣謂關中者天下上游。而江左則下游也。上下之勢。猶之首尾。其中氣脈。必相接續。豈可一處閒斷。將欲復關。陝必先固。四川自四川而下。有襄陽。荆南。武昌。九江。池陽。太平。建康。鎮江。皆沿江也。小大不均。表裏不可無備。謂當命將分兵戍守。使相維持。自遠近視之。皆隱然如敵國焉。則共奠王室。有磐石之固矣。其論兵政曰。古之兵法。下自五人爲伍。上至五師爲軍。平居無事。有以結其心。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及一旦犯難。則同力蹈萬死。以求一生。去古既遠。名雖不同。而意皆倣此。未有其心不一而可用者。方今諸將。類多忠勇絕世。敢當大敵。則將不乏矣。累年巨寇。如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下皆河北百歲忠義之民。勇悍敢戰之士。今則盡歸諸將。是兵亦不少。至於器甲。亦稍增緝。多至八九分。少者三五分。是器甲亦粗備矣。惟是烏合之衆。不揀不練。失古軍伍。

結心之法。尋常討捕草寇潰兵。則有子女玉帛之利。而倚恃諸將威力。故所向無前。若當大敵。臣恐未必如是之銳。蓋非所謂仁義之兵。節制之師也。臣願陛下。蒐求知兵之士。講究古軍伍結心之法。因時之宜。稍準古制。酌自宸意。以授諸將。委曲調飭。使心曉意肯。而力行之。以時教之。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令耳目習熟。緩急肯出死力以相助。士卒隸將佐。將佐隸統領。統領隸統制。統制隸大將。則是所謂仁義之兵。節制之師也。其論守將曰。民以養兵。兵以保民。兩者不可偏廢。而守則治民者也。將則統兵者也。俱要得人。諸郡屯兵多少不等。則將當視之。大郡則任近上大將。守臣當選前執政。次郡則任以次諸將。守臣當選從臣。小郡則任又其次諸將。守臣則選庶官。守將協其兵民和一。則外寇不侵。內患不起。四方安業。一二年閒可復舊矣。其論屯田曰。民至愚也。難與慮始。可與繼成。今軍中招徠之衆。類皆南畝之民。但習於偷惰。日有請給。遂忘其故業。沿江諸處。沃野連壤。若計口授田。貸之牛種器具。土宜而勸相之。亦豈有不可爲者。臣見湖南韓京一軍。在衡州茶陵。安仁縣。請佃拋荒田耕種二三年矣。人情安之。今法行之初。雖若強之。及其收成。獲利稍厚。始知耕稼之樂。蓋復其本業。則競趨之。有不待相勸者。故趙充國倦倦於此。誠得宿兵守邊。省財足用之要。此事全在守將得人行之如何耳。其論民兵曰。三代而上。寓兵於農。農卽兵也。春秋而降。齊有內政。晉有被廬。曷常不用民兵。而近世用之。則無益徒擾。是何耶。推行無術。責望太重也。臣謂民兵。但可令保守鄉井。官兵擊逐。則併力把捉。而防其衝突。若因利乘便。則助戰策應。近世不然。往往調發令遠去。且使之當先以嘗賊軍。是以無益而徒擾。所謂推行無術。責望太重也。臣伏思

卒伍與器械。古人皆謂之兵者。言致用均也。且以鎗劍譬之。鎗非不長也。劍非不大也。要其利用。止在鋒刃。鋒刃一入。則所向無前矣。士卒之衆。何以異此。顧臨敵用之如何耳。古人計兵。有號萬者。有號百萬者。安得皆是精銳。特鋒刃耳。以此論之。民兵未可謂之無益也。上嘉納之。

癸亥。起居郎曾統言。記注之官。職司言動。國朝尤重其選。多以諫臣爲之。聽直前奏事。所以廣聰明也。元豐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復并任諫列。然有史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浸壅。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爲嫌。陛下雖有好問之誠。人臣雖有輸忠之意。而舊制日墜。莫之或舉。誠爲可惜。乃命依元豐舊制。故中散大夫孟彥弼特贈太師。故贈直龍圖閣孟忠亮特贈祕閣修撰。彥弼忠厚父。忠亮其兄也。上以昭慈故。內批彥弼追封王爵。忠亮贈從官。令有司討論。已而復有是命。時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邢煥薨。故乞賜田賜第。官其子弟門客。皆隸常制。上令補二子官。其長子右承務郎孝楊進二秩。餘悉不行。且諭輔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以后族故私之耶。

(中興聖政) 後復以皇后受冊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

敢有所私也。況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接母后爲比者亦勿聽。(臣留正等)曰。后之尊。母天下。固無與。並至其家所宜得之恩。於外戚亦奚有加焉。太上皇待遇后家。邢氏不敢與宣和皇后章氏家等。非謂其區區之禮當然也。孝心之所發。其爲等級次第有自然而然者。雖欲疆而同之。不可得也。語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惟太上皇帝之是心也。其爲有尊也著矣。

乙丑。江陰軍進士李縉。蘇白伏闕上書論時事。御筆押歸本貫。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言皆細務可行。非

有詆訐之語。顧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綱輩啓之。卒成變亂。不可不懲也。然縉、白所言宗子擾民等事。亦命監司郡守譏察之。

丙寅。詔自今執政官許留身奏事。如宰臣例。給事中詹又復爲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者論其昏惑也。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趙鼎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落階官。爲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戊戌。州尋詔飛落沿江二字。樞密院言欲令飛於江州興國。南康軍一帶駐軍。其江西見管諸頭項軍馬。雖隸帥司。如遇緩急。許飛抽差使喚。鼎發遣應副。務要內外相應。共濟國事。若江上有軍期急速。會議不及。許飛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報鼎照應。江北對岸。係舒、蘄兩州。可令岳飛節制。合用錢糧。令鼎督所屬監司州縣應辦從之。飛言本路兵久不調習。乞留五千人屯洪州。二千人屯虔州。西安軍餘並隨軍調習。詔飛、鼎同議。先是飛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轄趙秉淵飲。大醉。擊秉淵幾死。帥臣李回奏劾之。及是上戒飛止酒。飛遂不飲。始統制官傅選屯江州。李山知蘄州。皆受回節度。飛受命。奏乞選山皆爲本司統制。於是飛始能成軍。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與秉淵素厚。奏秉淵還建康以避之。時飛軍月費錢十二萬二千餘緡。米萬四千五百餘斛。

此據十月十八日趙鼎所奏。

詔漕臣曾紆津致錢糧爲軍中五月之費。而鼎督趣之。回與飛不協。至鼎推

誠侍之。飛亦心服。

飛節制舒、蘄州。及隨宜措置。在此月已已。落沿江字。在壬申。光世奏秉淵部轄歸附人。在癸酉。飛乞分兵。在甲戌。詔李山兵馬令飛收管。在戊寅。令曾紆樞管五月錢糧。在十月已亥。選山充統制。在十二月乙未。今參詳書之。

尙書省言。自來奉使國書。係學士院收掌。自軍興以來。國書事干機密。欲令學士院將見架閣國書正副本。并應干文字。並赴樞密院機速房送納。令本房收掌。宰執封押。檢詳官常切檢察。從之。詔都督府參議官直祕閣宋孝先。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主管機宜文字起復左承議郎范同等二人。幹辦公事左朝議大夫張髦等七人。準備差遣右迪功郎孫大雅等八人。並留參議官直祕閣宜穎。主管機宜文字左宣教郎李夔。幹辦公事直祕閣任直清等七人。準備差遣右承直郎姚宏等六人。並罷大雅。近子宏。舜明子也。先是呂頤浩。孟庾皆置官屬合三十有六人。及是減半。時擴在全州未至也。既而以穎提舉廣南路市舶。直清通判荆南府。是日信安郡王孟忠厚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謚冊於温州太廟。不改題神主。

丁卯。勒停人謝亮。敍朝請大夫。知潞州。中書舍人孫近等言。亮以假官入仕。法當審量。誕妄貪污。不可付以郡寄。命遂寢。

戊辰。上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十數萬。未嘗以爲疑。故能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兵纔各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議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祠。旣削平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前三日。詔以忠銳第九將史康民。第十將王林所部益俊軍。又令第二將張守忠受倭節制。故言者及之。以岳雲爲保義郎。閣門祇候。詔前宰執領祠官居外者。添給如判州府例。嘗任侍從人。太中大夫以上。依知州例。以下。依小郡知州例。時士大夫奉祠者。率避地嶺。

南故廣州以為請。中書舍人孫近言募役法始於熙寧成於紹聖歷歲滋久逮今已不勝其弊鄉村之民貧者破竭貲產當類併之役富者轉移名籍為幸免之計則以募役之法取於逐甲而不通於一都之弊也。母子不相保而必至於出嫁兄弟不相容而必至於析生則以募役之法雜取人丁多寡而不專用物力高下之弊也。其他曲折難徧以疏舉望下諸路提舉官講求見行役法之有害於民者條具而變通之其後頗有條陳者不克行。

己巳尚書兵部侍郎鄭滋試吏部侍郎滋攝天官踰半年至是改命。權刑部侍郎章誼試兵部侍郎大理卿李與權權刑部侍郎中書舍人黃龜年試給事中與權嘗獻士師龜總故以命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與權刀筆俗吏傾事朱勳自擢刑寺每斷一獄必具情節見宰相於私第觀其意所喜怒以為輕重近所進龜總聞止是職林通典六帖之屬編集皆出子弟門客之手他無足取龜年素無直聲乍任言官陰結大臣致身要地自登詞掖所繳幾何左司諫唐輝亦言與權為燕山漕髡首以拜郭藥師為江南漕日事燕飲以奉大帥未及一年超躐要地豈當玷法從之選乃詔與權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與權進龜總在此月丁巳二人得宮祠在壬申今聯書之

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補右迪功郎令肇慶府以禮敦遣赴行在初

敦儒策試不就。已見建炎二年二月丁卯避亂抵南雄州張浚將西行奏赴軍前計議敦儒卒不起至是宣諭官明燾言

其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參知政事席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陳與義又交稱其賢乃有是命。廣南宣

諭明。奏言：二廣官賣鹽諸州，價平者每籬不下八九千，而漕司官價止於四千七百，其餘所入皆爲私有。乞將立定官價，永爲中制，外或增或損，隨時低昂，官司不得執定，將鹽息所入並充經費，毋得科斂。其餘封椿以待朝廷移用。奏又言：二廣州縣多缺官，有一郡止知州，或一縣全缺正官者，望令吏部速注正官，催促之任，事下權貨務及吏部勘當。右承奉郎新通判廣州章億提舉江西茶鹽公事。

著此以見常關所云監當資序人除

監司或又前已有此當考

庚午上謂輔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隸大將，而江上防守諸將部分悉定，顧今歲防秋，比日前爲略具矣。朱勝非曰：今歲防秋，誠非前日可及。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行之，可以復中原，威外國，豈獨捍防險阻哉？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設官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自渡江以來，不除寺監之官，豈非欲減冗員，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員坐享厚祿，全無職事，以江湖、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員，事之倒置如此。夫內之郎曹，外之監司，其任重矣，而選除之際，至用初改官，或監當資序人爲之，蓋其閒實有材能可用，而朝廷無資格以待之故也。今添差一路分都監之類，月奉數百緡，輟一員之費，已可養十寺監丞，況一郡之官，有踰百餘員者，而在廷之臣，反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謂當裁減諸路屬官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二則可以養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遷，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是日進呈。上曰：郎官高選，前此多歷寺監丞，乃得之。自渡江以來，省併官曹，序進人材，徑至郎官，非是其議復置如同言。同又奏：邇者輔臣不公，招致物議，望調諭近弼，各推公心，共濟國事，破朋黨之隙，去自用之隘，勿以私怨而抑實材，勿以異己而廢羣策。衆智並用，一私不容，公道既開，人情厭伏，中興之業，可望而至矣。詔付三省樞密院。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國朝之制，以三省統六部，以六部統九寺五監，尊卑上下，秩然有不可紊之序。用人率循次以進，未有不歷寺監丞而得至郎曹者也。中興之初，大減吏員，寺監丞多闕不補，進用者及始超躐尚書郎，或以初改秩及監當資序者爲之。太上皇帝於是詔復寺監丞，如累朝舊典，此一舉也。有三益焉：考核人材，詳試以事一也；資級有倫名器增重二也；少年新進不敢有僥倖之心三也。主上嗣興，尤重郎曹之選，寺監丞亦不輕授，誠得太上皇帝官人之法。

尚書吏部員外郎朱異提點江南東部刑獄公事，坐出使非其人也，尋又罷去。異十月甲申改主管度

支郎中侯懋以嘗言都曹司事不自安，因求去。詔以懋爲福建轉運判官，已而侍御史辛炳論懋非按察才，命遂寢。詔陝西都統制吳玠、永興經略使郭浩和尚原有功，俟復陝西於本路，賜玠田十五頃，浩田十頃，統制官已下皆有差。時張浚已命浩帥興元，而朝廷未知也。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廷壽爲兩

浙東路兵馬副都監，温州駐劄。廷壽去年爲督府前軍將，其衆叛去，不知何以不降，罷當考。

辛未，右宣義郎蘇籀爲大宗正丞，籀，轍孫也。詔免德安府上供二年。

壬申，三省言勘會江淮防秋分道置使，部分已定。詔直學士院茶密禮草，詔賜劉光世、韓世忠。

詳見是月乙亥，自

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敕。其後擬官斷獄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倣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賞刑之非當。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汗之嫌。政事無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輪執而成命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者。並先書讀而後行。詔自今非急速不可待時者。勿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行下。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
曰。唐制以三省之長共議。

國政。復以中書舍人平處可否。給事中駁正。遼失蓋懼其行之而有未善也。至德以後。兵興急於權傾三省之長。始頗決道。於是政去壘閣。迨會昌間。乃復舊典。國朝建官。遵用唐舊。上下相維之制。益復詳密。艱難以來。軍事或不待給舍書行。循習滋久。凡擬官斷獄。一切徑下。是亦何異於至德以後哉。使給舍職。不得有所建明。是豈祖宗建官之意哉。太上皇帝斷然以重事非急速者。仍命給舍書讀。不以一時之權。而忘萬世之制。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太上皇有之。

布衣李杞補右迪功郎。

杞常孫也。寓居華亭。宣諭官胡蒙言其賢。上召對。而有是命。未幾。杞以私酤事爲人所告。有司掩之而不治。言者論之。杞坐奪官而蒙貶秩。大理少卿張杓言。親民之官。莫如縣令。比來縣令不職。姦賊日聞。豈特爲令者之罪。蓋在於舉之不審。用之不當。任之不久。遇之不厚。誠能反是四者。臣見才能奮發。治效顯著矣。臣欲乞每歲監司聚議。舉縣令治狀尤異者一人。保明列奏。重行殊賞。庶幾人自奮勵。化爲循良。吏部注授縣令。並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補官子弟。及文學衰懦之士。若廣南。江北縣令。少增酬賞。人自樂赴。京朝官知縣。乞依舊三考。選人縣令。依諸州教授在任改官。并破驛券。是日進呈。上曰。縣令尤爲近民。

須一任有舉主及格者乃得爲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爲令已釐正矣當謹守之乃命以杓所言送吏部後多施行杓玉山人也

日麻王申進呈張杓論淮南監司帥臣守令當精加選擇上曰云云熊屨因之案此日所降出臣僚章疏乃書論縣令而上語亦專指此不知時政記何以云然或又別有章不下當

考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封建之法廢分天子之民而治之者惟守令固不可以不擇以令視守其去民尤近奈何以百里之任而小之輕於除授而莫之察乎張杓有請太上皇帝未暇監司帥臣之間而先及於縣令聖意蓋有爲也雖然古者爲官擇人後世爲人擇守漢郎官出宰百里唐歷縣令則得爲臺郎給舍所以重其選也今日之法改官而爲縣令例所不免則不得已而後授之其餘求他入不得亦不得已而後授之授之既出於不得已彼視其職不過爲養資考之計以求免於罪戾而已尙何望其興吾民之治乎臣謂今日之法宜爲官擇人如漢唐之制增重其選則於太上皇聖意有合矣

詔神武後軍見在行在官兵八千人並撥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

日麻無人數案巨

師古全軍萬人除撥高進二千入諫王璠外當餘此令增入

癸酉直龍圖閣知明州李承造尙書刑部員外郎蘇格左朝奉大夫監都茶場程庠大理寺直曹隨並罷侍御史辛炳言其閤門之內帷簿不修甘心倡優以奉權貴故也承造尋奪職

承造奪職在十月戊子

左奉議郎新

湖北轉運判官范伯思守度支員外郎先是伯思權樞密院計議官往廣西帥司趣市戰馬及還擢爲部使者又除省郎既而左司諫唐輝言伯思始事林靈素其後繫名軍中所遷官率多冒濫命遂寢甲戌寧遠軍承宣使權行在宗正司安定郡王令時同知行在大宗正事敦武郎權主管壽春府統制

軍馬羅興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仍賜金帶。與本王亨部曲。假守踰年。至是請於朝而改命。諭提轄權貨務都茶場張純言。訪聞近有妄造言語。扇搖鹽法之人。乞降黃榜約束。從之。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左奉議郎知寧國縣李椿年。練習民事。稽考稅額。各有條理。左宣教郎湯鵬舉。悉心撫字。百姓服其恩信。詔並進一官。俟任滿赴行在。椿年。浮梁人。鵬舉。金壇人也。大中又言。祕閣修撰權知虔州侯延慶。守正特立。近岳飛平寇。賴其協濟。得以成功。直龍圖閣知建昌軍朱芾。節制兵馬。擒殺石陂軍賊盡淨。其學問源淵。殆近時所謂老成人者。直祕閣知江州孫佑。諳練民事。招集流亡。人多歸業。三郡之政。實有可觀。緣已經朝廷擢用。乞更不轉官。特降優詔。褒寵以爲奉法愛民者之勸。從之。時已詔延慶爲修注。而徒芾知虔州。大中蓋未知也。芾徙虔州。在此月癸酉。詔神武副軍統領官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張憲。武顯

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貴。正將武功郎姚政。副將承節郎楊再興等二十四人。並陞帶陝西諸路副將。至準備差使有差。憲尋以捕虔寇功。遷武略大夫吉州刺史。而貴亦進階官。遙郡二官。二人進官。在此月庚辰。

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爲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王玠爲荆南府岳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爲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賜光世錢十萬緡。爲營壘費。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陰軍沿海地分。侍衛親軍步軍都

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爲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提舉鎮撫使李橫言。謀報金。僞欲併兵前來。深慮多寡不敵。倉卒失據。乞嚴賜指揮荆南。金房。德安。鄰鎮。更相救恤。庶有輔車之勢。敵人畏憚。樞密院言。已降旨令李橫解潛緩急。互相應援。乃割橫照會。而敵兵已至矣。

十月己亥。僞齊陷鄂州。在此後二十三日。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李師彥爲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餘

六人進秩有差。先是張浚錄饒風嶺之勞。次第褒錄。至是申命之。

著此用見饒風功賞。

戊寅。祕書省正字陳祖言請修建炎以來日厯。從之。詔行在諸軍並令戶部犒設一次。上自還會稽以來。每兩月乃一賞衛士。朱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爲文書置袖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異恩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

己卯。詔臨安府權免本路監司移送公事及定奪文字。俟移蹕如舊。以守臣梁汝嘉援開封府例有請也。右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錄事魏彥弼還所寄資。爲右中奉大夫。提轄行在權貨務兼都茶場。

庚辰。集英殿修撰蘇遲權尙書刑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旣而言者論其夙貪。命遂寢。詔神武副軍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所部改稱神武後軍。以飛爲統制。進士楊次雄應詔上書。祠賜束帛。僞齊遣將與知光州許約合兵圍固始縣。知縣事孫暉將所部遁去。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鄺瓊等救之。未至。會淮西安撫使胡舜陟命準備將領乘宿衛親兵楊沂中兼權殿前

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爲地分。自帥府外，應統兵官並得節制。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已而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言：舒、靳、黃三州先得旨分隸大路，後有旨軍期事聽江州沿江安撫司約束。又令遇盜賊竊發，聽淮西帥司約束。最後令舒、靳二州聽岳飛節制，三州殘破之餘，事力單弱，凡受四司節制，不知號令何所適從。乃詔舒、靳州隸岳飛，黃州隸王玠節制。十一月丙寅降旨。仲荀至明，正當風汎賊月南來之時，卽遣小舟入

海爲斥候，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

鑑克小厥，載仲荀知明州在七月，蓋誤也。今從日曆世忠無領許浦在十月丙申。

初，張浚之在閩州也，奏言：宣撫

司見屯諸將官兵四萬五千人，馬五千餘匹，而吳玠關師古兩軍不與。浚旣出蜀，副使王似等奏見兵三萬七千餘人，馬二千八百餘匹。詔浚具所留兵數以聞。至是，浚言：遂赴行在，乃建康所攜親兵及摘差武騎銳士良家子與奉詔所遣西兵等，共八千餘人，馬二千三百餘匹。乃命浚於所至遣還西兵五千人，以備捍禦。

丙子，尙書兵部侍郎章誼充徽猷閣直學士，與徽猷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趙子畫兩易。尙書右司員外郎胡蒙罷。左司諫唐輝論蒙奉事權臣，侵冒陞擢，昨爲浙西宣諭所按發，皆任私喜怒。有承大臣風旨者，故絀之。詔堂後官遷轉並赴臺謝。事詞見二月庚子。

襄鄧義郎洪邦彥以鄉兵來援辛巳賊棄城去。

是月僞齊直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極其指斥豫批進定國一官。楊克弼爲豫傳載定國進論首句八十九字指斥不錄

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悉起女真士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衛兵之家得留。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九

【紹興三年】冬十月壬午朔詔曰。昨者出自朕意。分遣使人。授以手麻。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偶緣他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深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顛倒紛紜。民受其弊。未遠二使。不無疑慮。動輒畏縮。甚失臨遣之旨意也。三省可速行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時劉大中。明棗未還。上恐郡邑觀望。故有是詔。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洪擬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阿附王黼。在銓曹專任胥史故也。先是上以地震求言。擬與其兄子駕部員外郎興祖偕上封事。論朝廷紀綱不正。語侵在位者。繇是父子繼罷。秦魯國太長公主自闕中至會稽。請入見。許之。

癸未。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佚無所稽考。議者以爲銓法最爲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洪擬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至是成書。樞密院言。近聞商人有持膠鱗漆貨。匿於茶籠中。以售於北境者。詔禁止犯者行軍法。

甲申。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給事中。御史臺主簿陳禮。祕書省正字陳祖言並罷。以御史常同論其日登大臣之門。肆爲長夜之飲。覘伺臺評。出入詭祕也。成忠郎閣門祇候統領光州石

類案人兵張昂充黃岡、黃陂、麻城三縣巡檢。昂屯山寨。凡七年。故有是命。

丙戌。尚書考功員外郎魏矼守監察御史。矼在考功時。選部案牘不存。吏緣爲姦。川、陝官兩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反輒經歲。矼請細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爲便。自後踵行之。矼。歷陽人也。

丁亥。監察御史鄭作肅守尚書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袁正功守右司員外郎。詔撫州進士鄧名世。左承事郎李公懋。左從政郎徐嘉並召赴行在。名世。孝甫孫。孝甫已見前。家素貧。不求仕進。躬耕以養。每博通

經史。長於春秋。公懋。臨川進士高第。黃潛善惡其切直。故斥遠之。嘉。西安人。爲德安令。民安其政。宣諭官劉大中俱薦於朝。故有是命。

戊子。尚書工部侍郎李擢試禮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耿延禧試尚書刑部侍郎。旣而言者奏延禧不當用。罷之。權刑部侍郎蘇遲。權工部侍郎。日麻九月庚辰。蘇遲權刑部侍郎。疾。赴行在。十月戊子。蘇遲權刑部侍郎。兩次所載告詞並同。刑部題名。蘇遲九月除權侍郎。十月除權工部侍郎。

耶。工部題名同。案。此則李擢爲禮部尚書。運實代之。日麻差誤。

起居郎曾統罷爲祕閣修撰。知秀州。太常少卿唐恕試起居郎。兼權給事

中。恕力辭不拜。右朝散大夫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張宗臣初除大理卿。坐章去。會婺州以賣鹽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逮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屢下恤刑之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爲部使者。不

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檄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貪。目聞其朋附權貴。居五客之一。故罷。詔樞密院編修官宗庠。魏良臣。效官有守。不事奔競。並令引對。庠順昌人。良臣已見二年八月。良臣。席益所薦也。既而御史常同論庠素號凶人。嘗干廖綱。薦引綱以其無行不薦。遂誣綱。匿喪事。以告言官。及綱辨明。有明臺爲證。乃知誕妄。恐薦者不知其詳。上誤聖聽。乃止不召。章再上。詔與外任。

己丑。直祕閣知江州孫佑。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左朝請大夫陳子卿知江州。詔捕獲強盜。雖無被主姓名。而賊滿已經論決者。許推賞。先是太常少卿唐恕言。舊法獲盜不知被主姓名。則不該賞。故江湖間有舉舟盡遭屠戮。蹤迹絕滅。官司雖知。終不掩捕。蓋既知無激勸之方。又欲逃捕盜之責。法久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命。

庚寅。起復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玠。加檢校少保。以總兵累年。捍禦有功也。玠加檢校官。除利州路制置使。據墓碑。乃緣饒風韻之功。而史所書如此。蓋宣司。隱其敗。次第行賞。朝廷雖申命之。卻別降此旨耳。左

朝散郎邵彪知楚州。大理少卿元兗言。四方之獄。雖非大辟。情法不相當者。皆得奏請裁決。今奏案來上。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者。鮮矣。豈人之犯法而無情輕者乎。欲望申救。凡遇麗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遵守成憲。請讞以聞。詔申嚴行下。左承事郎程克俊守國子監丞。初魏矜在考

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多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之數。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納之勞。至是下轉運常平司議。已而兩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委是無可挪撥。而常平司言。役錢既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

剛司奏下在明年二月庚子。

壬辰。詔自今犯私鹽。並依紹興敕斷罪。如亭戶非亭戶煎鹽與私販。及軍人聚集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本犯不至徒者。配鄰州。若罪至徒。卽配千里。如係流罪。卽刺配廣南內私販拒捕之人。依政和指揮。不以赦降原減。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尙書省批狀指揮。勿行。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及對論私販刑名太重。上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同復奏。紹興敕。私有鹽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刑名不爲不重。後來復降指揮。並不。用蔭原赦。再因官司申請。雖遇特恩。不原。行法之深。乃至於此。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駐。常有兵卒私販。百姓因之。故又有亭戶不以多寡杖脊。配廣南指揮。蓋一時禁止。非通行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權貨務看詳。以謂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批狀行之。提領官張純一堂吏耳。但欲附會去相之意。朝廷不謀之近臣。不付之戶部。不稟之聖旨。遂以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有之。破家蕩產。不可勝計。主議之臣。聞人一語及此。則以爲沮壞鹽法。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嚴刑章而不恤害民。此蔡京王黼之術也。柰何令遂用之。訪聞官司所捕獲。皆貧下之戶。不過數十斤之資。至於有力之家。

則結集人衆，持兵守護，動至千萬斤。巡尉熟視，莫敢誰何。嶺外險遠，平時攘劫之風，已自難制。今配私販之徒，往聚於彼，豈遠方之利。自古及今，刑之所施，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爲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搢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望付三省以前後所降私販刑名，更加熟議。如有犯禁，且從紹興編敕定斷。若軍人聚集及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即依甲午指揮。所有不用陰原赦指揮，亦乞詳酌施行。契勘權貨務都茶場，特一場務耳。非省部寺監之比。自今應干茶鹽事，乞送戶部看當。事屬刑名者，兼送刑部擬定。其場務及提領官受客人詞狀，並申尙書省，不許徑牒諸路施行。事下戶部、刑部、大理寺參詳。至是乃定。用戶部尙書黃叔敖奏也。熊克小履載此事甚略，且附於六月末開案。當同此時自柳州詔還，未至都。今年八月始除御史。九月丁丑，同奏私鹽刑名。太重詔戶部勸當。至是進呈克實議也。克又併載張純下大理治罪。在六月末，亦談純下大理。在十月己亥。今別繫本月。宰相朱勝非言：自置宣撫處置司，凡四川帥臣監司以下堂除部闕，及安撫茶馬等司辟闕，盡以便宜差官，有違舊制，致使寒士久不得祿。詔自今監司闕官，令宣撫司具奏三兩人聽旨。其原係部闕，並令諸路漕司依舊法施行。尙書吏部員外郎蘇良治罷，以言者論良治交結呂頤浩子弟，最爲親密。與蘇恪皆預入幕之賓。人戲號爲二蘇。故黜。恪十月癸酉已罷。荆南制置使王夔引舟師將至鄂州，上奏言：湖水瀰漫，楊么未可捕。詔湖水已減落，令速進兵。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上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為鑒上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賈販第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左儒林郎舒賓王為永豐谷擅斬劫盜詔特降二資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還入見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為八册來上大中出使僅一歲所案吏二十人

正月乙丑永豐尉陳文昌戊寅右朝散郎知貴溪縣趙皎二月庚戌新運令王策三月丙子右承事郎知南城縣徐端益四月丁酉吉水令張汝錫己酉右承務郎知太

和縣丞高公軹五月丙寅左承事郎權上猶令郭達右承直郎上猶丞李珙右迪功郎權上猶尉楊邦德六月丁亥右承事郎知安福縣井大有壬辰右宣義郎通判吉州韓顏曾八月丁亥建德令榮三省九月甲戌右朝奉郎新通判宜州楚執柔並放罷取勘內公軹達停官又李回韓璵吳革李澤別見三月甲子李正民見六月甲午權俸見十月壬寅又知青陽縣宋仲堪四年二月辛丑大中論上供促限奏中及之未見行遣

薦士十六人

正月己卯右承議郎知鉛山縣陳沫六月丁亥左宣毅郎前會昌令吳兢

七月丙辰左朝奉郎昭信軍簽判張師益左承直郎吉州判官李鄂九月甲戌左朝請大夫知南康縣趙公謹十月丁亥袁州司戶參軍饒廷直並遷一官赴行在又李綱正張體李椿年馮鵬舉侯廷慶朱希孫佑鄂名世李公懋徐希別見六月壬辰九月甲戌十月丁亥所薦士後多知名川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增印錢引二百萬緡於夔路市糧及金銀以宣撫司於恭涪州糴米三十萬斛故也俄又增印二百萬緡

乙未左奉議郎提點浙東刑獄公事周綱言新法弓手皆失業游惰不逞之徒乞廢武尉一司將見役之人蒞於文尉事下戶兵部如所請初上既增以絹計賊之直而大理少卿張杓入對言竊盜以賊準錢四百以上即科杖罪纒及兩貫遂斷徒刑民無常產迫於飢寒不得已而為盜今百物騰踊所得至微而

罪已及於徒情實可憫。刑寺奏除強盜依舊制外竊盜遞增錢五分。如三貫徒一年之類。俟物價平日如舊。是日進呈。上曰。自古人君治國家。不過省刑罰薄稅斂爲先耳。可如所奏。

約以九月癸亥面對甲子章下。今併附此。乾道六年閏五月又增一貫。

武節郎關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添差幹辦皇城司韓世良添差浙西兵馬鈐運罷皇城司。

世良初除皇城司。日月未

見當考。

丁酉禮部員外郎兼祕省著作佐郎舒清國言。自有國難盜賊間起。所在州縣率多殘破。人民流離。戶口減少。而守令或不究心。撫存凋瘵。謂宜以戶口增否立守令考課之法。而優其賞格。庶幾守令惠愛及民。不惟流民歸業。而四方轉徙者亦有所託。從之。令吏戶部立法。清國。江山人也。詔內侍賈翊放歸田里。翊始坐罪黜監嶺南市。征至是以其母老而釋之。

增三月戊寅議官。此細事當牽聯書之。爲易相故。各附本日。

戊戌。手詔曰。朕以眇躬親逢厄運。愧無德化。純一風俗。深慮士大夫趨向。尙多趨附征利。蓋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若不以時警懼。辨其邪正。尙且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得不負愧於天下。可令臺諫伺察其微。卽行糾劾。三省樞密院差除常加遴選。朕有望焉。尙書禮部員外郎舒清國試起居郎。仍詔以見闕官日下供職。至是職事官除拜不俟給舍書讀。率得堂帖卽視事。時孫近建請未踰月也。

進建請在九月壬申。

左迪功郎陳琦充敕令所刪定官。琦始以累舉得官。呂頤浩善之。

琦紹興二年特奏名同進士出身。

用爲都督府屬官。至

是復有此命。

著此爲劉大中論琦上書張本。琦爲都督府屬。大中所奏。云爾。今年九月丙寅。督府屬吏去留數內。不見琦名。當考。

廣南宣諭明臺奏邕州之地。南鄰交趾。其左

右江諸峒。多有亡賴之徒。略賣人口。販入其國。又聞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逐年規利之徒。貿易金香。必以小平錢爲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若不申嚴禁止。其害甚大。欲乞自今二廣邊郡。透漏生口銅錢。應帥臣監司守倅巡捕當職官。失覺察者。比犯人減一等坐罪。庶幾檢察加嚴。上下循守。詔戶、刑部立法。其後二部請故縱生口及透漏銅錢過界者。巡捕官減罪人二等。失察生口又減三等。鎮寨官縣令知通監司帥臣失察者。抵罪有差。從之。十一月甲戌立法。

己亥。尙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行監察御史。大中奉使江南。刺舉無所避。上甚嘉之。故有是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王庭秀。尙書左司員外郎王岡。皆嘗爲呂頤浩幕客。不自安。因引疾求去。詔除直祕閣。庭秀主管江州太平觀。岡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右中奉大夫提舉權貨務都茶場張純龍。仍送大理寺治罪。時殿中侍御史常同奏。純陰狡恣橫。肆爲不法。與尙書省戶房都事單知章及監都茶場程序。深相交結。凡有所行。先囑二人。座內啓之於冢司。知章外行之於都省。權分執政。勢動中外。有違其意。立見禍患。每客人入納稀少。則強抑交引鋪戶。先次納錢。給空名文鈔。俟入納擁併日。旋填姓名。出納不公。姦

狀暴著。故有是命。

日麻不見純行遺明年六月十八日丙午有治獄奏曹師雄案稱已斷人權貨務提轄官張純不知如何具斷也。

淮南宣撫使韓世忠言有兵四萬四千

餘人。輻重病發者大半。方國家缺乏之際。理宜省費。望汰歸內郡。以省財用。詔世忠兵練已精。自河北山東隨世忠。累經出入。難以例汰。令存恤之。初閩鹽自兵亂以來。商販絕少。鬻鈔不行。乃用邵武軍判官

趙不已請。併令轉運司撥賣歲輸錢鈔十五萬緡。時度盜竊發多。緣郡入閩。廣販鹽以作亂。右朝奉郎知梅州程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暗消其爲盜之端。事下權貨務。而提轄官張純以爲福建廣東皆係官販。杲所言有侵漕計。且礙成法。事遂寢。杲建陽人也。

案權貨務所申以此日行下。乃張純未罷前所勘當也。

是日僞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州事。

庚子詔廣西路安撫司取撥歲額鹽一百萬斤。和買牛皮筋角赴行在。於是兩路各以其數抑配於民。民之殺牛者甚衆。

此以明年七月九日丙辰廣西運判趙子嚴所奏修入日麻無之。

辛丑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閒獻地於朝。以爲廣西兵馬鈐轄。旣而逃歸。會武節郎黃昉知觀州。遣兵略其部族。公晟怒聚衆數百人。以是夜圍觀州。焚寶積監。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調平融州。土丁將兵往救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

昉以四年三月丁巳免官。

壬寅禮部尙書李擢爲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顯謨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檀倬落職。劉大中之

出使也。奏倬阿附王黼以進里居貪鄙。兄偕賊殺不辜。既命有司劾治。侍御史辛炳又以爲言。故黜。

借四年正月

月行

遺。詔皇后受冊。與本家親屬承信郎二十五名。上不欲外家恩數與母后同。故差損焉。賜楊惟忠

家洪州田十頃。以惟忠自河朔扈駕至南京。推戴冊立。於國有勞。故有是賜。

癸卯。詔自紹興元年正月朔以前。因羣寇殘破。占據去處。乘時作過之人。限今旨到日。將已受理詞訴。結絕。毋得枝蔓。日後毋得受理。時言者以爲自軍興以來。村民往往乘勢剽劫。其罪大而考驗明白者。固已就戮。然牽聯黨與。蔓及平人。或挾仇規利。轉相告訴。人情不安。故有是命。詔福建憲漕置司去處。並依舊制。以言者論建州乃鼓鑄產茶及販賣鹽貨之地。而福州在一路道里之中。緩急盜賊。可與帥司商議。

故也。

事初在去年十二月庚戌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參謀官右中奉大夫吳革以機速事入奏。上召對。後十三日。加直

祕閣。遣還。是日。襄鄧隋郢等州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奔荆南。時僞齊將李成既得鄧州。而劉豫之衆有

歸襄陽者。橫以爲寇至。且軍食不繼。遂引兵遁。成入襄陽。知隋州李道聞之。亦棄城去。豫以其將王嵩僞

知隋州。橫之去襄陽也。欲依解潛以俟命。其參謀官直龍圖閣趙去疾。屬官右宣教郎闞大鈞。勸使歸朝。

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謂我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柰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

至是。已而湖北安撫使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

鼎已遣糧舟至。其衆遂安。時權商號鎮撫使董先。蔡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具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上。橫大喜。以所部如洪州。

熊克小廩載橫失襄陽事於今年七月末日。云是月詔橫駐洪州。實其誤。

也。日麻。詔橫戍江州。在十
二月甲午。詳見其日注。

甲辰。顯謨閣學士曾楙試禮部尚書。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宋伯友守尚書刑部侍郎。既而御史常同言。楙乃蔡京上客。至今不變其說。伯友諂事鄧文誥之徒。不當用。詔並罷。中侍大夫忠州防禦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解潛。陞華州觀察使。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湖北安撫使。劉洪道進二官。爲左中大夫。以招集軍民。修城捍寇有勞也。前五日。詔以江西湖南度牒二百道。左藏銀五千兩餉潛軍。至是復有此命。詔觀文殿大學士汪伯彥。端明殿學士董耘。梁楊祖。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編類元帥府事蹟。以付史館。用祠部員外郎兼著作郎虞灤請也。其後悉以書聞。惟伯彥所著中興日麻最備。荆潭制置使王夔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賊乘舟船高數丈。以堅木二尺餘。刻其兩端。與矢石俱下。謂之木老鴟。官軍乘湖海船。低小。用短兵接戰。不利。夔爲流矢及木老鴟所中。退保橋口。留統制官崔增。吳全當下流。親將神武前軍萬餘人。陸行趨鼎州。僞齊引兵犯鄂州。守將李簡棄城去。劉豫以荆超僞知鄂州。超班直也。豫才而用之。乙巳。詔臨安府依開封府例。權隸臺察。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司奏。以直徽猷閣新知漢州范正已爲參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赴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纔二舉。議者以爲姦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監爲參詳官。館職學官爲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至公至當。厭服士心。今盜賊屏息。道路已通。若以此試復還禮部。不過括諸路漕司所費。輸之行在。則必裕然有餘矣。詔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下。於是遂罷諸路類試。

日麻於此日指揮。止云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下。今以詔興四年六月十四日

禮部狀

修入

己酉右奉直大夫主管官告院郭川提轄權貨務都茶場。用戶部尚書黃叔敖奏也。

案日麻張純下已差魏彥弼。此乃云本務同官。令叔

數踏逐奏差。不知何故。當是因純罷去。遂不復用。堂吏也。五年五月丙申。又差馬廷之。仍是替彥弼當考。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寺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寺大理左斷刑右置獄各復增丞一員。始用常同請也。乃令都督府及諸路監帥司具屬官之可省者。申尚書省。

熊克小麻十一月庚申。初置司農寺丞二員。誤也。其實諸

寺增丞。以此日降旨。庚申但除官耳。克止書司農一寺。而不及二監。不知何故。日麻於是日書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已辨之。見今年六月甲辰注。

遂以太常博士趙需兼權宗正丞。此據玉照所題名附見。

辛亥詔諸路添差官州十縣已上勿過十員。三縣已上五員。已下二員。縣萬戶已上三員。已下二員。仍並

以二年爲任。

是月僞齊將王彥先自亳州引兵至北壽春。揚兵淮上。有南渡意。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建康。掘馬家渡。遣統制官鄭瓊以所部駐無爲軍。爲濠廬聲援。賊乃還。

熊克小廬云。光世將兵直搗壽。敵乃引去。日曆十一月壬戌。劉光世中契勘無爲軍前去廬州水陸船。

傾。可以聲援濠。壽已差。鄭瓊將帶全軍前去。駐劄。據此則光世蓋不自行。克所云非也。

初彥先在壽春。廬人震恐。有勸帥臣胡舜陟遷避者。舜陟曰。吾爲守

臣。義死封疆。且吾始來。欲爲朝廷用兵。爲恢復計。今方講好。兵寢不張。但當嬰城死節。以巡。遠報軍耳。旣而關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興亦乞乘勢襲逐彥先。收復淮北州縣。紹興伺賊兵侵犯。卽出奇掩擊。如賊不渡淮。毋得引惹生事。

十一月癸亥降旨。

僞齊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權門下侍郎尙書左丞范恭守尙書左

丞。尙書兵部侍郎兼權右丞李鄴守尙書右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

【紹興三年】十有一月壬子朔。太常博士兼權宗正丞趙甯行尙書祠部員外郎。直龍圖閣胡寅知永州。

癸丑。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洪炎卒於信州。詔官給葬事。旣而侍御史辛炳奏炎非功在社稷。及死於國事之人。乞改正。上曰。炎以文學稱。有卹典。蓋用舊制。今旣詔言者論列。當罷之。然聞其家貧。可如胡直孺例。改賜銀帛。炎蓋黃庭堅之甥也。徐俯曰。庭堅自有親孫。上曰。何在。俯曰。見任臨安篋庫。其家極貧。改賜銀帛。在十一月甲午。熊克小廨書室。執奏侍御史洪炎葬事云云。案。炎未嘗爲此官。尋考其故。蓋日。屨於舊申書。進呈侍御史言洪炎葬事。而不出御史之名。克不細觀。遂以侍御史爲洪炎前銜。其闕莽如此。

甲寅。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薨。遣表求恩。如母后外家故事。前一日進呈。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減於章氏矣。今祈請不已。其援母后以爲比者。亦勿聽。乃詔邢煥贈少師。追封嘉國公。子承事郎孝揚加直祕閣。忠翊郎孝蘊。孝騫並閣門祗候。賜銀帛五百匹兩。許造進酒。及差官舟二隻而已。

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上曰。有欲以五軍不堪出戰士卒充此役者。固不可。又有言調民而役之者。滋不可。惟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爲宜。至於糜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急務。而饋餉艱。

難故不得已。且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至於舂掘所經，泥沙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民及富家以僦屋取貨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爲言，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起復從議，郎閣門祇候廣西經略司走馬承受公事俞似罷，似移文列郡，引崇寧詔旨，不隸屬帥司。又欲與通判鼓官爲諸司所劾，故罷。自是走馬承受遂不復除。詔諸郡委倚郭縣認納公帑措息錢者，徒一年，認而納者罪亦如之，著爲令。

丁巳，開封府布衣李漢英上書言國家之弊，在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漢室復興，漢英所言狂易，朕不以爲忤，開罷可也。(案)此句疑有脫誤。

戊午，右朝奉郎孫世顯知澧州。澧州自鍾相作亂，久闕守臣。至是命知鼎州程昌寓遷置，世顯因卽陶家市，榜山寨寓治，未能入城也。

己未，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王倫爲都督府參議官，行在供職。詔王瓊所部帥司並諸州軍並聽瓊節制。俟楊幺平日取旨，以瓊言湖南北安撫使折彥質、劉洪道不肯濟師也。彥質聞命，上疏言靖康中任河東宣撫副使，瓊係臣部下兵官，兼曾體量行遣，嫌怨灼然。若使平時部屬偏裨，一旦加乎其上，緩急聽其憑凌，竊恐有虧國體。詔彥質與瓊同心討賊，如託故避事，致有疏虞，當議重刑竄責。後旨，在十一月癸巳。

庚申，右承務郎李若虛守司農寺丞，右通直郎曾惇爲太府寺丞，左朝奉郎張宇爲將作監丞，右宣義郎

章僅爲軍器監丞。並填新棚闕。若虛。若水兄。惇。紆子。守兄。僅。惇孫也。時寺監長貳不除。以承顯其事。既而御史常同言。惇浮薄無行。若虛人物。籠惡。於是二人皆罷。惇罷在四年正月戊辰。若虛罷在正月癸酉。監察御史李長民罷。時

新除監察御史劉大中。以嘗論長民兄正民罪。乞避之。而長民亦有請。詔別與行在一等差遣。長民復求去。乃命知處州。罷楚州吳城縣爲鎮。縣自兵火後。居民纔八十餘家。故廢之。詔賜温州度牒紫衣共二百。爲崇奉神御神主之費。時歲用錢糧五萬七千餘緡。守臣程邁告乏於朝。故有是賜。禮部員外郎虞邊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爲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榜首循一資。從之。此以紹興七年

四月二日癸卯。吏部尙書孫近劄子。修入日曆無之。

壬戌。直祕閣江西提點刑獄公事孫佑。移知平江府。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申朝廷。取旨責罰。時左司諫唐輝論。比年以來。責小官之法則密。縱大吏之法則疏。監司郡守失職者。未嘗明正典刑。臣請言其一。二。兩浙諸郡。合椿上供。糴本錢一百五十七萬餘緡。今糴買正其時。方行催促。儻更遠限。必失準擬。此郡守不職也。前此諸路上供。稽違拖欠。至於遣官四出。其間有侵欺妄用者。朝廷知之。不聞究治。此轉運不職也。度饒兩司。自紹興元年至今。起發過錢十二萬餘緡。而費用三十五萬餘緡。無益有損。此提點鑄錢不職也。臣竊謂省部

總天下之務。財用必有所統屬。宜不虛設不職。但聽諸路自至耶。亦當舉劾鈎放。謹其稽違。侵隱耶。欲望嚴賜誡敕。一歲之間。省部稽諸路之勤惰。上之朝廷。明爲勤勞之賞。重爲曠弛之罰。庶幾稍知自效。故有是旨。是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閩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荆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與胡寇遇於陽武口。死之。時。荆潭制置使。王玘。將水軍。以前二日至下芷江口。玘日知鼎州程昌寓亦至。共議取周倫寨。又玘日增全至陽武口。遇賊軍船。皆寂然無聲。呼之不應。增等以爲空舟也。令湖海紅椅梯而上。賊兵掩出。官軍遂敗。死者不知其數。增與全皆死。或曰。爲賊生執。樹割而食之。時。統制官任士安。以萬人屯赤沙湖。阻水不能救。賊收其弓矢甲冑。欲西襲官軍。玘遂并將增兵。後增一階。加果州防禦使。贈全二階。加忠州防禦使。錄其子有差。四年六月發未贈官。

甲子。樞密院言。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胄。工部尙書。胡松年。使還。詔胄等速赴行在。自上卽位。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左副元帥。宗維。始遣安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與胄偕來。尋詔刑部員外郎。潘致堯。浙西兵馬都監。高公繪。接待。而兵部侍郎。趙子畫。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楊應誠。館之所至諸郡。守武出城送迎。勿用樂。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在鎮江。奏臣職係統兵。與北使別無相干。乃詔世忠不見北使。致堯請淮南漕臣。郭康伯。馬承家。隨行應副事務。許之。又別遣文臣二員。傳旨撫問於揚州及平江。子畫奏。以元帥府遣官議事。與平時好使事體不同。乃

命臨時講究。是日程昌寓王璣進兵要取周倫寨。至鳳港。聞二將之死。方躊躇。會賊襲官軍於神山。密不勝。遣書詣璣。作降以緩師。昌寓欲擊之。璣猶冀其降。不果進。

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頃以郗王提領。而不隸臺察。閣門客省四方館。以內侍鄧文誥提舉。而不隸臺察。祕書省以新置。而不隸臺察。若謂要近之司。不當察。則三省樞密院。尚有分察之法。豈有官司在六部之下。而不隸臺察之理。望復舊制。時閣門。皇城司。皆援靖康詔旨。依祖宗法。隸屬中書省。而祕書省亦以未嘗隸臺察爲言。同復奏。御史臺格。史察三館。祕閣。禮察閣門客省四方館。兵察皇城司。乃詔並隸臺察。同又言。六曹長貳。拘執繩墨。事無大小。不取可否。願少假以權。使隨事之宜。以意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爲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如三代皆有所尙。兩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宗成憲。朕不敢改也。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任人則愈於任法。而自秦漢以來。鮮不爲法之用。何哉。公道不行。私意交勝。人不足任。而法爲可守。況乎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而所謂一代之法者。本非成於一代。其所循治亦遠矣。特因時之宜。而少爲損益。竊遵之。可以致治。違之。則至於亂。蓋已有明效大驗於前世。庸可率意而輕之歟。常同之請。知任人任法之說。而未察公道私意於時世也。尙書侍郎雖未必皆徇私之人。要其可御皆容姦巨猾。法明知是。彼猶舞而用之。法意一縱。則將何所不至哉。臣謂今日弊正在於不知謹守祖宗之法。而上下因循廢弛。徇每事一以祖宗之法御之。何患於不治。太上皇帝謂祖宗成憲。朕之宗法。不敢改也。是宜寶之。以爲致治之龜鑑。

敕令所刪定官陳琦責監

道州江華縣博易場。

琦初見十月戊戌。

琦嘗上書言臺諫論列呂頤浩不當。又訟監察御史劉大中受命出使。急

於進身。首發大臣并懇要路。先乞面奏。及計會降詔三事。大中奏。臣果欲進身。則當承順大臣意旨。庇李

回之姦惡不當發其罪。及韓顏胄、李正民之徒，亦不當按劾。臣不知出此，乃具以聞於陛下。致貽大臣之怒，急於進身，必不如此。又遣使之初，已畫降聖旨，回日不隔班。先次上殿，胡蒙、朱異、薛徽言三人還朝，亦便引對。何獨臣還必欲結要路而後得對也？若夫陛下詔令，而琦謂臣將入國門，計會得之，且言於士大夫間，謂臣自作詔草，進入豈不大害國體？琦累受呂頤浩之恩，無以酬報，姑以是書爲報恩之具，且以諛辭取說，舊相僊琦言爲是，則臣爲有罪，安得不亟誅夷，以懲奉使之失指？若琦言誣罔，則乞明正典刑，以解天下之惑。顏胄、琦孫也，先以右宣義郎通判吉州，大中勅罷之，疏奏，故有是命。久之，顏胄獄成，有司當公罪罰金，詔貶二秩。顏胄以五年五月甲午降官。詔沿淮諸寨鄉兵，毋得輒擅侵擾齊國界分，用樞密院請也。

丙寅，詔金來議和，與往日不同，更不發遣北人，令內外諸軍帥分明說諭。川、陝宣撫司以邠州觀察使

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興元府郭浩爲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利州。此據利州知州題名附入，興元知府題名，浩今年七月到，不見替時。郢州

防禦使利州路馬步軍副總管田晟權知興元府，兼管內安撫使。此以明年十二月宣撫使奏殺金平功狀所繫銜，修入興元知府題名，無之，興元題名稱郭浩以節

度使知府，利州題名稱浩以承宣使知州，皆誤。

戊辰，詔北使經由州軍權避金國諱，曼、晟二字。

庚午，初聞襄陽失守，詔李橫等卽江北擇地屯駐。是日，臨安火，承信郎楊有坐從延燒，追一官，編管嚴

州。是月已
卯行追。

壬申御筆皇城司係專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隸臺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祖宗法度。如違重行黜責。先是御史常同既援臺格奏陳。而榦辦皇城司馮益等復言。本司舊吏張祐等供。自祖宗至今。並無隸臺察指揮。故有是旨。輔臣進呈。上曰。政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願祖法不可易。今如易之。後將輕言變祖宗成憲者衆。故不可不慎也。右宣義郎張叔獻直祕閣。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專切制置虔、漳、汀州盜賊。叔獻叔夜子也。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謝克家薦於上。召見而擢之。癸酉。詔行在民居失火。延燒官屋。數多者。取旨依軍法。

甲戌。廣南宣諭明棗奏。左朝散郎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舜。左朝散郎廣東轉運判官章傑。右朝奉郎廣西轉運判官趙子巖。左朝奉郎知英州王縉。知貴州趙奇。左奉議郎知潮陽縣鄭高。左修職郎廣東茶鹽司榦辦公事朱倬等十二人。治行。且言舜公正奉法。特立不羣。廣西州縣。姦貪成風。其間能循守吏。所恃以安職者。舜一人而已。倬操修廉正。問學淹駁。公直在官。不爲勢屈。自紹興以後。淮鹽不通。鹽價踴貴。緡奇雖少。增其直。而皆以剩利歸之。公上。詔並進官一等。俟滿秩赴行在。子巖。子松弟。縉。分水人。高。寧德人。倬。閩縣人也。舜傑已見。奇未見。初。命有司製渾天儀。太史局官丁師仁等請募工鑄造。且言若往他州。則臨時

定北極高下。量行移易。有呂琛者。言師仁等所募工。不知鑄法。況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與

天參合移往他州。則必有差忒之患。至是工部員外郎謝伋言。所費既多。事體亦大。宜先詢考制度。敷求通曉天文厯數之學。如漢之賈逵。張衡。本朝之蘇頌者。參訪是非。然後可作。望下温州訪求蘇頌遺書。考質制度。詔別聽指揮。

十四年四月
丙戌可參考

乙亥。左司諫唐輝守起居舍人。時新除舍人侯延慶在道未至。於是改命。

延慶明年二月除少常

召保靜軍承宣使

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爲樞密都承旨。尋不行。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謝克家。知台州。從所請也。克家本呂頤浩所引。至是數稱疾求去。上許之。尋改衢州。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三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命荆潭制置司統制官吳全。湖南制置司統制官吳錫。以所部屯武昌。時江北屢有警報。知黃州鮑貽遜。徙治樊口。權知漢陽軍。呼延虎。渡江走鄂州。知興國軍徐璋。亦以捍寇爲辭。棄城而去。至是乃命二將移屯。受岳飛節度。而全已死矣。於是虎、璋皆坐貶。

二人貶秩。在四年二月乙未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韋淵言。自宣和至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任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勘者。上曰。若宣和皇后歸來。勢必推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也。乃命留俟焉。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穎卒。

穎孝純子

丁丑。詔宣諭官所劾賊吏罪至死者。令刑寺摘出情理巨蠹之人三兩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時議舉祖宗

杖鯨之制。故有是命。初令賓、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發戰馬。如邕州例。以提舉廣西買馬李預言。遂州並係接連外界。可以招誘故也。

戊寅。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混。主管江州太平觀。鎮江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司參謀官已下序位。詔謀議官與提舉茶鹽官。機榷官與諸州通判官序。既而世忠援孟庾例爲言。且謂發運司

榷官。令在通判之上。乃詔謀議官知州資序人。與提刑運判。榷官。機榷官。如發運司例。後旨在四年三月甲戌。荆潭

制置使王玠。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鬱鬱無憐。會得江北警報。欲移師鄂州。防江程昌寓曰。江北實無事。乃李橫自棄襄陽。鄂州孤城。亦冀公速來。少安爾。今二橋已就。事功垂成。大軍一還。難以復合。願公少留。共破三寨。若鄂州有警。疾馳尙可及也。玠不聽。是日。玠引大軍還鄂州。留統制官王渥。趙興及湖南將馬準。步諒四軍。權聽昌寓節制。於是昌寓移屯上芷。決賊堤四百丈。

己卯。蜀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錢十六萬緡。自建炎初。勸民出財助國。寄儲是州。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爲軍費。至是。戶部責償。而侍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必以等第再取於民。其爲數百萬戶之害。豈特十六萬緡而已。上以爲然。乃寢前命。

庚辰。詔諸州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申舊制也。時上旣欽恤庶獄。而言者以爲州縣之吏。於罪無可矜者。類以疑讞上聞。冀幸寬貸。其意以爲失出之罰。輕陰德之報。厚姦胥猾吏。旁緣惟貨。元惡巨

蠹。罔有後心。望自今罪人情涉疑慮。並申憲司閱實。委有可憫。本州當職官與提刑司官連書具奏。事下刑寺。刑部言舊法已是詳備。若如所陳。反見迂狂。望坐條申嚴行下。從之。直祕閣知簡州句光祖爲陝西轉運判官。光祖有吏才。川陝宣撫司承制受之。至是申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一

【紹興三年】十有二月辛巳朔起復直祕閣知岳州范寅敷罷以制置使王夔言寅敷在任之日每遇賊至一味退避僥求起復至今未到故也

壬午左文林郎玉山縣丞張絢爲左宣教郎尋除祕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

絢已見六月壬辰其餘正字在此月丙申今併書之

初監察御史劉大中自江南還言度饒兩監二年所鑄新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本錢十二萬緡吏卒之費又二十三萬緡得不償費望減併官吏癸未從之時鑄錢一千用銅二斤八兩鉛一斤十兩炭五斤大中以爲費多故有此請

熊克小麻吏部郎官劉大中言云蓋據日曆所書其實大中此時已爲御史蓋前是言之而吏戶工部於此方勸當申上克麻因誤也

武翼大夫吉州刺史統制鼎

州軍馬杜洪爲湖北路兵馬副都監修武郎閣門祇候添差統制軍馬彭筠充東南第八將筠本與劉超合有進士高輔者爲張用所掠後輔入筠軍中與進士路居正勸筠立功歸朝時超據澧州程昌寓遣兵擊之不勝輔等命筠以藥紙爲書陳破賊計密遣安鄉縣監稅劉汝舟持詣湖西乞掩殺超昌寓亦遣使臣魏章齎蠟書報之超爲筠所襲敗走筠以所部詣昌寓降昌寓有戰士鄉兵合九千餘人用洪爲總帥至是昌寓奏洪屢立奇功筠臨敵宣力故皆擢之既而錄輔之勞亦以爲連州文學

高輔補官日曆不書據紹興五年六月十三日輔乞

改正狀其補官

在四年五月

甲申韓肖肖借金使入境後二日至泗州肖肖先行自天長徑赴行在是日大食進奉使蒲亞里至廣州夜爲盜所掠其徒死者四人

乙酉忠翊郎關門祇俛知漣水軍統制軍馬丁禕遷一官令再任是日臨安火後二日又火燔民居甚衆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罷政不許

丁亥右通直郎添差簽書靜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企曹通判欽州企曹義豐人覺近屬也自言無鄉可歸故錄之

戊子左迪功郎泉州州學教授許搏右迪功郎范伯奮並特改京官皆用近臣薦對也尋以搏爲祕書省

正字搏除正字
在丙申

己丑左宣教郎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偁直祕閣賜五品服詔四川諸州犯私茶鹽人並不用赦蔭願免

初呂頤浩因通州鹽畫旨而權貨務張純又請批狀行之東南諸路至是左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舉何慤言所降指揮爲專置提舉茶鹽司路分本路卽非專司去處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以白宣撫司且言恐官吏觀望全不禁戢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以便宜從之言於朝故有是命自是天下茶鹽皆用重法矣慤資陽人也

辛卯。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樞密院準備將領閻皋爲江西兵馬都監。先是詔以皋所部隸神武右軍。故有是命。監察御史魏矜言。大理獄囚已上未報者八十餘人。詔刑寺官就刑部早入昏出。限三日聚斷上省。

壬辰。詔諸路監司令三省選擇差除。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闕乞差。時御史建言。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實有政績。或久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選任既重。公論咸服。海內清平。朝廷省事。皆由乎此。近言任用太易。以一路耳目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或未歷親民。或少年輕銳。或起於罪戾。欲使政事修舉。姦宄消伏。難矣。望令中書慎簡聰明公正之人。參之衆論。書之於籍。以待有闕。按籍除授。絕請求之私。去待闕之弊。如此。則諸路使者皆得人。而事無不集矣。疏入。上諭輔臣曰。今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干乞。宜明戒諭。毋得具闕乞差。庶修十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右迪功郎新監廣州真口場鹽稅吳仲再上書請伐劉豫。且言。今兵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聞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卜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盡國害民之徒。廣回易。擅權酷。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爲之耗減。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又况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邊境暫寧。則偷安以干廩食。至於臨敵。

豈不潰亡。此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爲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并吞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爲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用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議也。先是端友建言。太廟典禮三事。大略以爲宗廟社稷者。天子之所守。出命令。頒爵賞。皆告廟而後行。天子巡守。猶載遷廟之主以行。示有所尊。固未有遠寄於郡國。不復近天子之居者也。今雖國步未平。然天子之居。豈可無宗廟社稷。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今臨安宮室略備矣。欲乞行宮門內。修創太廟。務令近古。質素不必華飾。約用屋五十間。不過費萬餘緡。而使宗廟神靈。依陛下而安。所繫豈不甚重。又伏見御名祝版。稱嗣皇帝。竊謂嗣字非所宜稱。唐肅宗復兩京。告廟祝文。稱嗣皇帝。顏真卿曰。上皇在蜀。可乎。亟命易之。今日之事。誠大類此。又太廟故事。並用三公奉冊寶。而宰臣執政官攝之。以重其事。今太尉不得爲三公。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亦合從舊。事下吏禮部。太常寺討論。至是吏部侍郎陳興義。太常少卿唐恕。禮部員外郎郭孝友等言。國家自渡江以來。講武修備。期於恢復。蓋恐不常厥居。故因府治殘破之餘。而居之。而宗廟神主。則往溫州奉安。意可見矣。不知端友之意。謂今日定都於臨安乎。將俟天下平定。而別議定都所

在乎。是未知朝廷深思微旨。權時之宜。徒爲此紛紛也。太上皇帝遭時艱。明詔內禪。故靖康之間。宗廟祝文。已稱嗣皇帝。逮二聖北行。陛下應天順人。遂登大寶。其視肅宗靈武之事。大不相侔。竊謂稱嗣之義。於禮無嫌。不必改作。若謂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則本朝大禮親祠。輅車執綬。乃是太僕之職。而有用從官攝者。此類甚多。未足爲輕重。時朱勝非方主和議。乃自上營宗廟於臨安。而以攝三公奉冊。惟祝文稱嗣如故。端友建請。在十月戊申。今聯書之。

甲午。詔李橫、霍琮、董先、李道、牛皋並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令橫等卽江州屯駐。初。橫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不從。及橫自黃州渡江。飛聞之。疾馳往洪州。後橫一日至。橫已參趙鼎矣。飛責橫不相從之意。橫引罪而已。於是道、皋已在江州。飛皆用爲統制。就將其軍。惟橫等留南昌如故。熊克小廡於今年七月書。

詔橫駐洪州。(案)日廡十一月庚午。詔橫等江北擇地爲寨。十二月壬午。詔橫權於舒贛州界屯駐。至此始命移屯江州。不知克何所據而云爾也。

乙未。詔初磨勘改官人許註外路教官。著爲令。

(中興聖政)宰執道是差沈昭遠備軍糧事。上曰。差官數有言者。差常賦自有轉運司官。苟不職。自當別選能吏。豈可每每差官。僅督乎。至於因事

差官出外。自祖宗時有之。亦不得俱廢也。(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以安靜爲利。以騷動爲害。此不可不察也。安靜而事集。則於事所當爲也。外不復有餘事矣。騷動於事集。則於事所當爲之外。其弊未易數也。且天下常賦治之者。有常職。治以常職。而常賦取足而止。寧有他費哉。苟爲不然。而差官以督之。彼承天子之命。挾勢以恐動州縣。隨者肆虐。貪者妄取。從吏又倚其勢。以爲奸。其所至之患。甚於常賦。豈能辦集常賦之外。又不知其費之幾何。此其所以爲利害也。太上皇帝不從言者。差官之請。而謂常賦自有轉運司。可謂深明利害之

所在矣。若夫因事差官，必有所不得已者，亦豈聖意之所欲哉。時焉而已。

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荆南屯駐大軍，竊慮闕乏，臣已於隨行贍軍鹽內支

十萬斤，付解潛爲軍費。詔浚毋得更攜蜀鹽過界，有害鹽法，仍令浚星夜赴行在所，至州具到發日聞奏。

鎮江建康府江東宣撫使韓世忠遣榦辦公事聞人武子來奏事，上召對。世忠言：本司近收到曹成、李宏、馬友、劉忠、王方等諸頭項數萬人，全無器甲，緩急遇敵，恐誤國事。詔令軍中造甲千付，其工料之直，以浙路度牒、真州權貨務見錙金銀中半給之。

丙申，尙書吏部員外郎兼祕書省著作佐郎虞灝試左司員外郎。左宣教郎魏良臣守尙書都官員外

郎，用席益薦也。

良臣九月甲寅改官。

丁酉，故延康殿學士通議大夫趙通追落職名。通始卒於壽春府，至是其家，援故事以遺表恩爲請，許之。給事中胡交修言：瀘南開邊之禍，通爲之首，稽之公憲，宜在褫奪。望追削舊職，以謝瀘南無辜之民，且爲開邊誤國者之戒。故有是命。其遺表恩勿行。

戊戌，顯謨閣直學士知池州陳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右朝議大夫新知岳州夏竦改知池州。右朝奉大夫劉愿知岳州。右朝散大夫李倫清知太平州。召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赴行在。詔借撥廣西常平免役場務抵當黃金四百七十兩、白金八十兩、錢五十萬緡赴衡州提刑司別庫椿管，非奉朝旨。

毋得取撥。再得旨奏知不行。

(案)此句文義疑有脫誤。

李綱之爲廣西宣撫使也。剗刷廣西苗役羨錢。得七十八萬餘

緡。米十七萬餘斛。未及津置而罷。至是提點刑獄公事董彛言於朝。故有是命。國學免解進士孫揆特補下州文學。以從軍之勞也。

己亥。詔自今冬祀夏祭。祈穀。零祀。正配位並用犢。從太常請也。自巡幸以來。常祀天地以少牢。至是輔臣請復太牢以祭祀。既行。博士王普言。故事。惟大享明堂用太牢。乃止用犢。普賢子也。

辛丑。樞密院計議官沈昭遠。守尙書戶部員外郎。先是昭遠以左從事郎與左迪功郎錢圻並爲計議官。簽書樞密院徐俯薦於上。皆召對。改京秩。

俯以九月癸酉薦二人。已卯引對。庚辰改合入官。今併附此。

前一日。俯被旨以圻昭遠並爲尙書

郎。俟有闕乃授。而以右承務郎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正同。右迪功郎監華州西嶽廟呂用中代之。昭遠歸安人。父千左朝奉大夫。圻景祥子。正同正彙弟。用中好問子也。千景祥。故以上書入籍。而圻昭遠皆以談經嘗爲太學博士。故俯薦用之。於是樞密院徑關中書。議者不以爲是。

此爲明年正月丙子劉大中乞申敷三省密院差除

事

壬寅。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言。蒙昨誤恩。擢參右府。俾使疆敵。仗國威靈。既已復命。竊惟宥密之地。當任賢傑。豈宜因事。輒以假人。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詔不許令幹辦內東門司王柔宣押赴都堂治事。

詔江西大帥司遣官迎奉諸陵帝后位牌赴行在。河南鎮撫使霍琮之南遁也。依趙鼎於江西。故鼎得而上之。

癸卯。以神衛剩員多闕。命行在職事官依數給錢。自行雇募。至今以爲例。

此以四年正月十二日都省批狀增入。

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第。仍舊以睦親宅爲名。

乙巳。詔三衙管軍月廩。並依統兵戰守例支破。

丙午。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今諸路待闕監司近百人。其間凡庸闕冗之尤者。請爲陛下數之。新福建提刑成大亨。諂事權貴。爲戶部郎中。催浙東上供。豫朝趣納。爲國斂怨。淮南轉運副使郭康伯。性資邪佞。嘗至省門。伺堂吏而揖之。淮南久不除漕。權臣喜之。特爲復置。新廣南提舉市舶林仲堪。貪鄙不廉。嘗權南劍州。揚劫寇至。先盜取庫藏之物。焚之而遁。新江西提鹽章億。行同賊僧。嘗與兄弟爭財。首建析居之議。宗黨莫不鄙其所爲。新提點坑冶鑄錢唐隸。黃潛善之客也。在揚州。與貴近爲狹斜之友。自運屬除祕丞。士論不齒。新廣東提鹽蔡向。性貪而刻。向在浙東。率斂錢物無數。今又付以此任。故態復作矣。新湖南提鹽盧宗訓。堂吏之家。性資凶暴。除目之下。士夫傳笑。謂流品自此不分矣。福建提鹽李承邁。本假女謁。交通權臣。新廣西提鹽胡升。浮薄晚進。因婦翁黃潛善擢爲編修官。潛善誤國得罪天下。豈容其塔尙玷選擢。新湖南運判林叔豹。自登第卽遊梁師成之門。以校正太清樓書籍改官。頃任御史。陛下灼見其朋附逐。

之提點坑冶鑄錢陳遜向緣童貫特薦改官。詔事權臣。卽得見闕。職事曠廢。浙西提鹽張慝。新浙東提鹽鄭僑。年皆監當資序。恩憐不曉事。嘗除大理正。卽以言罷。僑年乃崇。親聞大臣子年少癡騃。此十餘人所爲大略如此。今乃玷一路之重寄。豈特不足以鎮服州郡。生靈受弊。當不少矣。伏望併賜罷黜。庶使四方漸有澄清之期。於是大亨等十三人皆罷。是日金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永壽等驕倨自肆。朝廷患之。命右文殿修撰都督府參議官王倫假吏部侍郎。卽館中與之計事。倫爲翊道雲中舊故。翊漫不爲禮。少頃。詔賜永壽等衾褥。傳旨勿拜。倫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永壽始拜。

日麻。國信所中。

王倫賜被褥等。傳宣聖旨免拜。人使直身立。有旨賜生紙。依已賜被褥等禮例。則是館中未嘗拜也。與王倫行述所云差異。今且兩存之。

丁未。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以掩擊王善。劉超之功。升集英殿修撰。時王瓌已去。昌寓亦將所部還鼎州。右儒林郎王零特改京官。零。雲弟也。吏部侍郎陳興義言。自艱難以來。選人用恩賞改官者甚多。用舉主改官者甚少。欲自今磨勘改官人。從上收使五員外。有賸數。從本部行下所舉官司。令再舉。庶幾少寬士人平進之路。從之。

戊申。右從政郎淮東宣撫司幹辦公事聞人武子特改京官。初。江西統制官傅樞赴行在。而所部在虔州。制置使岳飛移其軍往江州屯駐。樞與飛故有隙。其弟統領軍機與飛軍統領官王貴亦不平。機單騎赴洪州軍。行至長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餘人遁去。進犯英州。掠范瓊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

詔本路帥司招捕趙鼎奏戮機詔貸死送飛軍前自效

四年四月乙巳

既而通受廣東經略使李陵招安

通明年三月丁卯可

考參

己酉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使銀青光祿大夫李永壽朝散大夫尙書職方郎中王翊入見宰執分立御榻左右工部尙書胡松年假吏部侍郎王倫立於東朵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帶御器械劉光烈韓世良立於殿西壁俊等皆裹巾戎服佩劍永壽等先進書於殿下見畢升殿傳語館伴使副趙子畫楊應誠同上國書匣乃朝廷自造幣帛亦預蓄以待之

此二事據今年十一月乙丑館伴所畫一修入

永壽請

還僞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既退命客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殿門外賜翊金帛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升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孫近守給事中時議遣大臣使金而參知政事席益以母老辭上問可代者益薦誼才故有是命

是歲金元帥府右都察宗弼引軍攻和尙原拔之時宜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閩中乃分陝蜀之

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路制置使兼本司都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司參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以降授武略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先是敵決意入蜀。遂犯和尚原。統制吳玠以無糧不能守。拔寨棄去。

失和尚原史及吳玠碑誌皆不載。惟胡世將奏議云。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

兩中所奏亦云。和尚原自紹興四年以後。便是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界。故附於此。日麻。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吳玠奏。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劉子羽議和尚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遠。遂於川口仙人關側近。設金平。修置山寨。既下原。又得子羽成州及梁洋軍馬併力控扼。案此則和尚原之失。不在今冬。玠自奏。不墜有誤。意者在今年春夏之間。饒風交兵之際耳。吳玠神道碑云。三年。敵戰饒風時。王駐和尚原。敵欲道原下。王以兵迎擊。皆敗而走。運榮州防禦使知秦州。評此當是玠棄和尚原而歸。宜撫司因合守秦州耳。或可移附今年六月庚寅所書。璠運官時。劉玘爲四川沿邊安撫。日麻不書。紹興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吏部狀。四川制置司申。契勘紹興三年內。宜撫司分道措置守繫綿州知州。帶緇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司公事。今來軍事寧息。合行罷去。有旨依未知。錡兼四川安撫的在何月日。今因事遂書之。當求綿州知州題名修入。

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毀其城而去。盛登開元寺塔。望吳氏故居。問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民賴免者甚衆。初。迪功郎王寵既陷僞齊。屏處村落間。不復仕進。至是劉豫聞其名。令赴京擢用。寵稱疾不行者經歲。州郡強遣之。寵至京。終不受僞命而去。寵宜川人也。

紹興十年

改官監登
開檢院

戶部奏兩浙路主客戶二百一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六萬餘廣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口
一百七萬餘湖北路主客戶十四萬餘口十四萬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二

【紹興四年】

歲次甲寅。金太宗。歲天會十二年。僞齊劉豫。阜昌五年。

春正月辛亥朔。上在臨安。金國元帥府通書官李永壽等入見。

（中興聖政）

甲寅。進呈臨安府勸武翼郎馮師道言。語狂悖。事上曰。師道本畫工。嘗令給佛像。爲民祈福。已賜緡錢。聞輒觀錫帶。運秩。此事在承平時。猶不可況於今日。豈有濫賞官職。委予當勸有功。朕未嘗敢以輕授。師道以此怨望。爾蓋上重名器。不以假人。自百工技藝之流。一資不可妄得。故因論師道罪狀。論無濫賞之意。茲有以見御天下以至公也。（臣留正等）曰。輕用名器。不分流品。此前日召亂之由也。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德有功者。雖貴近。越法求請。未嘗予之。況畫工乎。此所謂大公至正之道。宜謹守之。

乙卯。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爲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

使名據日麻。

給事中孫近副之。官子孫各五人。

儼從補文階者八人。白身補官者又七人。賜銀帛裝錢如三年之數。私覲增十分之二。時金所議事。朝廷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撰王倫作書於金左副元帥宗維。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棉皮布龍鳳茶遺之。

朱勝非開啓錄云。李永壽。王翊來聘。議七事。第一事欲取北人。與秦檜二策。正同。王檜紹興甲寅通和錄云。李永壽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尙書。孫侍郎。往。及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二錄不同。案此時勝非爲相。而檜奉命出使。二人所云。必得其真。不知何以差互如此。誼所謂疆界。不知云何。案豫今秋僞詔云。乃遣使聘。密期吞噬。以此知其請河南也。

詔准浙鹽鈔錢。每袋

增帖納錢三千。通舊爲二十一。千。諸州所收帖納錢。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所增亦如之。

廣鹽添錢。在此月戊辰。

丙辰。監察御史劉大中。行右司諫。

尙書刑部員外郎潘致堯。主管江州太平觀。

致堯之罷。似爲
接伴失職當考。

詔右朝

奉郎通判壽春府盧伸。赴行在。既至。停其官。潯州編管。

伸編管在此月己巳。至先調潮州不赴。既
也。然伸通判壽春。不知何從得之當考。

丁巳。朱勝非等奏稟國書意。上曰。意當如此。乃朕一己之見。卿等更覺盡底蘊。勝非等頓首謝。

戊午。以法慧寺爲祕書省。詔宣州奏檄借殺人疑慮獄案。令刑部重別議斷。申尙書省。借倬兄也。先是有葉全三者。盜其窖錢。借令耕夫阮授。阮捷殺全三等五人。棄屍水中。當斬。屍不經驗。奏裁。詔授捷杖脊

流三千里。借貸死。決杖配瓊州。孫近爲中書舍人言。借殺一家五人。雖不經驗。而證佐明白。別無可疑。貸

宥之恩。止及一借。而被殺者五人。其何辜焉。乃命重別擬斷。始近之提點浙東刑獄也。紹興民俞富。因捕

盜而併斬盜妻。近奏富與盜別無私讎。情實可憫。詔貸死。

去年三
月戊寅。

故法寺援之。近言富執本縣判狀。捕捉

劫盜。殺拒捕之人。并作其妻女。而借私用威力。拘執打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同。刑部亦言。右治獄近斷

孫昱。殺一家七人。亦係屍不經驗。法寺爲追證分明。不用疑慮。奏裁。何不依例。法寺堅執不移。詔御史臺

看詳定奪。

今年二
月戊子。

既而侍御史辛炳等言。借係故殺。衆證分明。又已經委官審問。以近降申明條法。不應

奏裁。輔臣進呈。朱勝非言曰。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而孫近以宣州有觀望。欲併罪之上。曰。宣

州可貸。今若加罪。則後來州郡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乃詔借論如律。大理寺當職丞評。刑部郎官

皆贖金有差。進呈在三月甲子今並書之。

知鼎州程昌寓遣統制官杜湛與荆湖制置使王瓌所留統制官王渥等共引兵擊楊么已未破真皮寨。

獲其舟三十艘湖中小寇始懼。熊克小麻坐鼎州鎮撫使程昌寓案昌紹興元年春已改除湖南按撫二年又去安撫名爲提舉兼澧等州兵甲公事此時兼澧無鎮撫使克誤也。

辛酉章誼孫近入對。初知樞密院事張浚既至荆南上書引咎乞罷政且請俟至潭州道路無虞卽赴

臨安府待罪詔不許。是日殿中侍御史常同請對論浚以大臣之貴當關外之權付與之專幾半天下

事功不就受代而歸今乃聞命踰年故爲留滯不虔君命莫甚於斯望嚴賜戒督星夜馳速還闕下壬戌

詔浚疾速赴行在。自是言者稍稍論浚矣。浚於是月甲寅奏至今並書之。

甲子左文林郎新敕令所刪定官孫邦爲左朝奉郎充奉使書狀官用章誼等奏也。

乙丑尚書右司員外郎韓膺胄以親嫌除直祕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皇叔光山軍節度使知大

宗正事士儂言寧遠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於屬爲兄乞用故事序位於其下許之自

是以爲例。

丙寅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李永壽尚書職方郎中王翊辭行錫鞍馬器幣及其屬銀帛有差翌日永壽發臨安詔通問使章誼等偕行又遣右文殿修撰王倫閣門宣贊舍人王繪送至境上上召倫繪

入見而遣之。

倫給以正月乙卯受命甲子引對。今併書之。熊克小廩。時朝廷館金使至。而所乞事朝廷皆不從。於是李永壽等議氣而去。案日曆。去年十一月乙丑館伴所畫一雖有臨時講究之文。而今年正月丙辰臣僚上言。有云館伴應用錢物。朝

廷略不曾規定。盡循承平故事。聞已支費過數萬緡。如蠅蟻一項計支錢數千緡。其作可知。則是未嘗簡也。克云。失實。今不取。

誼等至泗州。而僞境以檄來言。大金使副已差官引伴

赴闕。請權留南宋奏使。俟旨。永壽復移檄宿州接引。誼等乃得俱北去。

據日曆。此事以二月九日已丑奏到。今聯書之。

翰林學士兼

侍讀綦密禮言。近者金人議和。託言劉豫所請。雖敵情叵信。然而中原殘破。民力困瘁。不堪驅役。豫驕父子。特倚金人爲重。以拒王師。如聞金自有故。且倦於南牧。則議出於豫。欲款吾問罪之舉。延旦夕之命。理亦或然。而今金人遣使先至豫所。乃來而所持書。輒有封疆之畫。其爲豫計不疑。陛下灼見其情。報書曲折。事理詳盡。固應奪其狡謀。破其肝膽。不復敢肆桀驁。庶能聽順。以定和約。然而猶可慮者。萬一負恃強敵。尙懷逆圖。必欲窺吾境土。或恐稽留使人。呼敵騎以來邀脅。則吾可以不爲之備乎。今已過防秋。且遠近傳聞。通使人情。恐便舒緩。謂宜申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堠。防扼險要。選練士卒。日訓於師。常如遇敵。以爲先事之備。庶無後悔。苟和議遂成。亦未可以弛備。況今日耶。綦密禮又言。陛下懲疆敵之侵凌。念兩宮之阻遠。不憚卑詞。以通使。屈己以議和。上以爲宗廟社稷靈長之計。下以息海內元元戰伐之苦。至誠交感。異類革心。甚盛德也。然臣私竊度之。陛下鬱鬱居此。忍自卑屈。以求成請好。豈得已哉。徒以事勢未競。國步未移。生民未安。故爲計出此。非謂舊事可忘。中國可棄。敵情可信。能恃以久安也。然則約和之後。欲

便高枕而臥得乎。仰爲聖意。固將大有所爲。興起庶政。觀時俟釐。期復舊業。不唯苟紆目前之急而已。臣願陛下堅臥薪嘗膽之志。勵宵衣旰食之勤。深詔大臣。簡賢能。謹名器。明殿最。嚴賞罰。申飭百執事之列。下至州縣之吏。各修厥官。毋敢偷惰。革因循之弊。去苟且之習。要使人人公心爲國。誠意在民。而無養資尸祿。計日待遷之患。則衆治舉矣。於是生財積穀。繕甲治兵。審用度。寬賦斂。以實民力。汰冗弱。精選練。以作士氣。日伸月長。假以歲年。一旦起而用之。則大計可圖。成功可必也。願惟今日權宜之議。所利在此。昔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越之報吳。亦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茲非陛下之所熟聞者乎。右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陳堯臣。貶秩一等。堯臣里居。以干請爲事。嘗僞造張守雪已奏牘。奉御實依錄之。以示永康簿左迪功郎李窳。窳折之。窳俄爲李光江東帥幕。朱異宣諭浙東。言於朝。窳用是除樞密院計議官。仍召見。而堯臣令大理勅治。獄成。當私罪杖。故責。

異以去年正月竊案。得旨轉宣堂察。六月甲午。堯臣取勘案。以新除計議官。得旨引對。今併繫此日。

丁卯。修武郎關門祇候知復州韓遙進一官。兼關門宣贊舍人。仍賜錢萬緡爲軍費。自襄郢失守。安復爲極邊。故錄之。

戊辰。執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賜右修職郎洪适。朱球銀帛各百匹兩。球。弁子。以父遠使得官。先是王倫言其不屈。故皆卹之。時适未冠。得監潭州南嶽廟。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宜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爲都統制吳玠所憚上聞之己巳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勳必禮表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尙列兵屯宜益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爲檢校少保位遇寢隆故有是詔

辛未左中大夫李大行尙書左司郎中樞密院計議官錢圻守刑部員外郎左承議郎廣平東路轉運判官張致遠行監察御史故延康殿學士宋康年奪職追所贈官及致仕遺表恩以御史常同言康年本市井俳優之徒止因蔡京嬾黨叨竊名位理宜追貶也康年庠孫宣政間爲殿中監

壬申武經郎潘永思復爲閣門宣贊舍人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卒

份卒當在去冬俟考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上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椎膚剝體民怨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

日麻不書浚所繫街熊克小麻加宜

撫處置使字案浚去年六月已罷宜撫此乃罷司後所奏克不考耳

詔臨安府四至州郡犯罪合配之人無得配本府俟回鑿日如舊直祕

閣知德安府韓之美起復直祕閣通判德安府李特以守境無虞並進秩責授左中奉大夫辭昂卒三省檢會李邦彥例復特進與遺表恩言者奏昂黨附蔡京同惡相濟稔成今日艱危之禍陛下不賜竄殛得終牖下已爲厚幸若追復舊官則是誤國之臣歿有榮耀非所以示天下也命遂寢

寢命在是月戊寅今併書之

是

日浚運河以漕運不通之故也。詔役兵得遺闕物者以十分之四給之。河中遺骸聽僧徒收瘞數滿二百。給度牒一道。詔度牒指揮在壬中。這指揮在戊寅。是役也用二浙廂軍四千餘人月餘而畢。聖政錄在三年十一月丙辰蓋降旨之日。今後日屢及會要八年十一月再浚十九年二

月又

乙亥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世將試尚書禮部侍郎。祕書少監劉岑權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鄭滋改權刑部侍郎。滋移官爲劉大中論列事祖。尚書右司員外郎鄭作肅直祕閣知常州。作肅引疾求去。從所

請也。降通山縣爲鎮。縣爲盜所掠。遺民纔二百餘家。故廢之。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主管江州太

平觀薛安靖爲榮州刺史。知全州。降授朝散郎李彙添差通判秀州。錄海州之功也。而既二人言無家可

歸。乃各賜會稽田三頃。仍蠲其租賦。

滿除日在此月丙子。賜田在二月乙未。

左通直郎試太常少卿唐恕卒。上以其恬退有

守。特贈徽猷閣待制。賜銀帛百疋。兩官子孫如權侍郎。

丙子左司諫劉大中言。國朝以來革五代之弊。中書掌文事。樞密院掌武備。文臣除授。未有不由中書者。近錢圻等除授。乃密院直降劄子。尚書省止奉樞密院關報。而不經由中書門下。此何謂也。若謂密院屬官。可以自行除授。直降指揮。則百司長官。皆可以畫降聖旨。自差官屬。斜封之事。漸不可長。伏望申敕三省樞密院。自今差除。並守祖宗舊制。勿復侵紊。若直降指揮。許承委官司論執行。庶幾紀綱不至墜弛。

〔案〕日麻去年十月己亥樞密院行遣內已云關送中書門下者指揮今大中所奏乃云不由中書或是後來改正亦未可知當詳考

大中又言近來臺諫章疏多不行出黜陟賞罰多不

分明是非之所以淆亂向背之所以乖違非所以爲治也倘臺諫之言不合公議則是違衆徇私當指謫其非而懲其妄言之罪倘其言合於公議則是論事舉職當暴白其言盡理行之不應阻勉而已也如呂頤浩之罪惡公議所不容而罷相之制舉皆美詞至今遠近疑惑黨類相扇以搖正論豈非有彈章而不會降出乎又如李擢遷尙書不旬日閒得郡近日潘致堯之罷郎官鄭滋改權侍郎士大夫皆莫能曉其由是臣僚章疏有無臣不得而知若或有之陛下留中不出不過欲全大臣體貌若大臣不肯行出則是護前飾非畏人議己欲自作人情耳此不可不察也大臣去就如有勳德在人當全體貌可也其他非才冒寵有罪無功招致人言則是負陛下之委任何體貌之有欲望自今除授罷免悉皆明示所以黜陟之由臺諫章疏並令付外施行與衆棄之庶幾賞罰分明有以勸懲非小補也疏奏上皆嘉納之

日麻大中以
此月辛未入

對丙子二
疏行下

時朱勝非當國不可否事徐俯在樞府每倨視之而大中因入見論席益懷姦固寵全不任責上

將罷之故大中以爲請

丁丑詔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踰再歲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初知樞密院事張浚行至荆南鎮撫使解潛告乏浚乃以隨便軍金五百兩帛三千疋糧萬斛畀之又以

帛五千給歸。峽二州。至是言於朝。時朝廷以度牒計直六萬緡。付潭。鼎州造戰艦。浚過鼎。澧亦以黃金三百兩與之。

戊寅。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楊應誠同主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夜臨安火。

己卯。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胄。以舊職知温州。胄與朱勝非議事不合。力求去。疏三上。乃

有是命。後三日。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日麻乃胄自請。然直降旨免謝辭。不知何故當考。

右迪功郎新監廣州真口場鹽稅吳仲上

疏。訟張浚無罪。大略謂浚忠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浚之功也。臣竊見里巷游談。咸曰。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使浚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罪。至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罰。非特一人言之。且將羣起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臣謂艱難以來。未有如浚比者。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望陛下痛察之。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閒。實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

(案)徐夢莘北盟會編。仲疏以

正月二十九日上。故繫於此。

庚辰。尙書省言。今歲係大禮年分。已降旨令諸路憲臣。依例剗刷上供錢物起發。限七月以前到行在。尙慮漕臣不用心催督。及椿辦州軍占吝。乞令戶部置籍拘催。至八月比較欠多去處。具憲漕及當職官申省取旨責罷。從之。

是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叛降僞齊。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李進前軍統制戴鉞求糧於僞地。襲大潭縣。掩骨谷城。叛將慕容洧拔寨遁去。師古深入至石要嶺。忽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慙懼。遂單騎降賊。自此失洧岷之地。但餘階成而已。師古之未叛也。嘗請於朝。以爲聚兵五年。所集二萬餘衆。合用糧食。惟岷州管下大潭長道兩縣和糴不多。兼宣撫司別無應副。委是養贍不足。其河裏州軍師古止據洧岷兩州。別無出產。累年僞地討糧。今則僞地亦無所積。因卽關外止有師古一軍占護要衝。若不申明朝廷。切慮緣此逃散。若金人知此無糧乘虛而來。何以枝梧。伏望將階文州撥隸熙河。或只乞兩州財賦。專一應副。或許將川中財穀取撥食用。兼師古所管戰馬不多。仍乞支撥川茶付師古。於洧岷州界轉換戰馬。以壯軍聲。後數月。朝廷命宣撫司以階文二州所入財賦。專贍師古一軍。及應副茶博馬而已不及矣。

朝宣下宣司在
今年七月乙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三

【紹興四年】二月辛巳朔。張浚至潭州。時鼎寇楊么既爲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嚴。鄰居失覺者。其罪死。聞有得達官地。保甲又利其財而殺之。知鼎州程昌寓乃募人能引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衆。浚至。遂留左朝散郎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檝爲荆湖撫諭。俾同安撫使折彥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朝倚在賊寨脫歸。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數日。有旨令王玘與彥質招安。然賊方恃水出沒。其所據北達公安。西及鼎。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也。王朝倚審問在乙酉。

詔王玘等招安在丙戌。

詔南班宗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室遷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爲令。

壬午。廣東西漕臣各貶秩一等。坐違欠。去年上供皆十分之四故也。詔賊罪至死者。方籍其資。先是右文林郎朱崔璵監處州都酒務。坐賊流。郡籍其資。而田宅不在數。審於朝。法寺言。業產俱各入官。然祖宗故事。犯賊貸配之人。乃命申明行下。戶部奏。令廣東提舉司支鹽本錢二十萬緡。常平錢五萬緡。由海道赴行在。爲大禮費。從之。

癸未。參知政事席益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諫官劉大中既奏其罪。前一日。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益本虛杞之姦邪。兼逢吉之險譎。初爲王黼之客。後入蔡京之門。陛下略其宿愆。欲觀後效。

去歲議遣大臣使金。益獨以母老爲辭。近者金使對揚榻前。默無一言之助。輔臣若此。將焉用之。至於心術不端。力庇邪佞。中傷善類。陰奪相權。蓋天資險薄。可畏如此。望速賜罷黜。以慰公論。輔臣進否。上曰。諫官御史所言。臣僚過惡。未必皆實。然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審知其小人。自當退之也。故益遂罷。〔案〕此日上語爲席益股。熊克小原。既不書所以。又併益罷政亦復不書。不知何故。大中章再上。後三日。詔益落職奉祠。詔自今諸路州縣進奉

天申節物。並置場和買。毋得於民間科配。仍令刑部立法。先是諫官劉大中言。自崇寧以前。臣僚進奉聖節禮物。多是虛表。物或不至。因崇寧二年發運副使胡師文建言。並令前期一月到京。自後立定數目。期限催督起發。臣昨奉使江南。聞皆不免科配。若軍期急切。有取於民。蓋不獲已。豈有斂百姓怨嗟之物。爲臣子禱頌之誠。其於邱山。有何所益。如上件金銀絹。未可蠲除。卽乞嚴戒州縣。椿篋官錢和買。不得於人戶名下科配。庶幾感召和氣。增崇聖德。故有是命。

甲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梁汝嘉升徽猷閣待制。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參知政事。是日軍賊擅成犯長楊縣。荆南鎮撫司解潛遣統領官秉義郎關門祇候胡勉捕斬之。成本澧州官軍。後從雷進於慈利縣。忠翊郎澧州沿邊都巡檢使雍從善嘗與成戰。成執而磔之。至是就戮。時羣盜田政自襄陽引兵破夷陵。潛命知峽州統制策應夔路軍馬王恪往擊之。斬其首。政宣成人也。此以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五年閏二月己酉。後贈從善三官。錄其家一人。

丙戌鄉貢進士上官弼特補將仕郎。公弼在太學有聲。工部尙書胡松年與之有筆硯之舊。用使金所得恩澤而命之。公弼初見紹興元年。

丁亥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荆南府潭、筠、峽州最係出產箭箝去處。已令各計置二三百萬赴行在。其後復言潭州近年採伐殆盡。今所用皆自全、永、武岡商販而至。恐誤指準。請差損其數。從之。浚請在四月癸巳著此爲辛炳言浚事。

戊子監察御史明橐宜諭嶺南還。入見。翌日請旨都堂白事。許之。橐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案吏二十有七

人。三年五月丁卯。右修職郎權知保昌縣丁寒。九月戊辰。廣西運判王據。南恩州司戶莫憲章。陽春令陳子鎮。桂陽令馬誠。權蒼梧尉兼令傅李開。右朝奉大夫知連州陳興。承直郎知龍水縣鄭中行。忠翊郎權桂陽縣趙邦昌。十一月戊辰。宣敷郎知富川縣鄧公行。十二

月癸卯。右奉議郎權惠州盛外。右從政郎權司戶陳卓。右迪功郎司理薛容。右迪功郎權石龍令韓魯。十二月戊申。攝樂會尉兼令成大。順己酉。高安令王充迪。荔浦令連希尹。權武仙令劉振。武緣尉澤安。賓州推官王澤武。仙尉陳衡。修仁尉照朝。攝宜倫尉兼令杜介之。雷州通角場兵馬監押黃宗弼。並放罷取勘。三年九月戊辰。通判廣州韓傳。催勘。十一月甲戌。同日。前桂陽令張勉。左朝奉大夫知韶州尤深。右通直郎通判韶州宋普。右奉議郎知南恩州王治。海豐令林獻材。今年正月乙卯。右通直郎通判廉州陸界。右朝奉郎新知白州尹植。左朝請郎知容州趙子昇。右朝奉大夫知韶州鄧億。左朝奉郎權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淵。右迪功郎廣西轉運司幹辦公事連漢夫。靜江府觀察推官章漢輔。左儒林郎權臨桂丞郭偉。並轉一官。俟任滿日赴行在。

凡五使所按吏總七十有九人。明橐二十七人。劉大中二十八人。薛徽言十六

入朱異、胡蒙各八人。薦士五十有七人。明妻二十人，劉大中十六人，朱異十二人，胡蒙六人，薛徽言三人。

而劉大中所劾多大吏，褒大中、朱異所舉多聞人。

又薛徽言銳於有爲，而褒大中數言公私利弊，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此其大略也。

己丑，右朝奉大夫侯延慶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蘇攜守宗正少卿，尚書吏部員外郎陸長民爲右司員外郎，左奉議郎晏敦復守吏部員外郎，右朝奉郎黃祖舜守軍器監丞，攜頌子祖舜，福清人，嘗從胡安國學，自衢州州學教授召見，改京官，而有是命。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沈與求知鎮江府，充浙西安撫使。監察御史明棗奏瓊、邕、鬱林諸郡歲調夫數百人爲監司帥臣饋荔枝，詔禁止犯者計贓坐罪。

辛卯，駕部員外郎洪興祖、比部員外郎范振、樞密院編修官許世厚並罷，坐席益所薦引，爲御史常同論列也。世厚，景衡子，與興祖皆呂頤浩所錄，故同斥之。葛立方撰興祖墓誌，稱因土封事罷去，已附見洪擬罷吏部時，更須詳考。

壬辰，工部尚書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胡松年試吏部尚書，翌日，松年入對，論唐太宗嘗諭房元齡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其委任元齡之意篤矣，殊不知尚書丞實政事綱轄，若專責以細務，以何暇裨益治體哉。臣願睿斷，以今日所當爲所當行，不可緩者，分委二三大臣，庶使悉心戮力，各底乃職，且戒簿書有可簡省者，簡省之，詔付三省樞密院。

左朝散郎范滂提舉廣東茶鹽公事，滂守惠州，爲虔賊所蹂，及是還朝，妄奏守禦功，減磨勘年，而有是命。

監察御史明臺言於朝命遂寢。

度賊事見
二年冬末

乙未詔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赴行在。本府統制官姚瑞、李捧、王進並以所部偕還。惟張榮屯平江。李貴屯建康如故。自朱勝非再相。數言都督府可能。呂頤浩不從。及是既畢防秋。勝非復乞罷都督府。使諸將得自奮勵。故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近嘗論列監司之不才者。已蒙放罷。臣今再體訪得新廣東轉運判官潘闢深刻險薄。呂頤浩喜之。頤浩去未久。闢唱言再入。移書示衆。無不感之。新浙東提舉茶鹽陳鼎。昨任湖州司戶。賊污狼籍。詔事蔡攸。遽除監司。新廣東提舉茶鹽張世才。隸僧俗吏。始以從父入燕。特赴殿試。合該討論之人。緣與頤浩有舊。累遷差遣。新湖北提舉茶鹽徐嘉問。王黼之客也。爲應奉司屬官。自稱相幹。輕暴之性。至今不移。新福建提舉茶事趙公達。賊吏也。嘗和糴小麥。自盜爲倉吏所告。陪償而去。新湖北提舉茶鹽胡緯父子。出入蔡京之門。受官數年。卽除監司。此六人者。皆有罪狀。不可表帥一路。理宜罷斥。詔並罷。世才、思正子也。初。知唐州胡安中。爲僞齊所逼。棄山寨奔隋州。及隋州失守。詔赴行在。至是補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添差温州兵馬都監。武節大夫吉州防禦使。致仕陳思恭。復爲入內侍省押班。主管福州應天啓運宮神御。填創置闕。左朝請郎致仕翁昇。特遷一官。以昇自言元符末。上書入籍。故也。吏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褒恤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碩大光明者。旣已盡錄。亦有姓名不熟於人。而多故之後。無籍以考。昨黃策以蔡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印上書。

黨籍人姓名錄白來上付在有司。遭火不存。間有子孫自陳者。適以胥吏私鈔之本。定其是非。望再行搜訪。乃命吏部訪尋真本。繳申左右司審驗訖。送部使。

昇遷人郭中等第三十四人。日原與義奏下在丙申今併出此。

丙申。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與義移禮部。試禮部侍郎。胡世將移刑部。權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與義以兼直院。故免劇曹。起居舍人唐輝。試中書舍人。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徐俯以疾告。上命卽其府視事。俯言三省文書最爲叢委。平時盡日力可了。臣係暫權。實不知首尾。占位書名而已。臣旣以衰病。方且療治筋力。心志實不能支。欲乞且止。治臣本院事。所有三省職事。自有宰相。伏望聖恩。免臣暫權。事務旣簡。可得專心。旣獲治養。賤軀亦免乖誤。大計。詔不許。

丁酉。詔以宣諭五使手歷進冊。令檢正都司檢詳官同共看詳。比較多寡。申尚書省。右迪功郎泰州錄事參軍李亦特。改右承務郎。亦上疏論事。上召對而命之。

戊戌。詔廣西提舉買馬官移司邕州。用李預奏也。知樞密院事張浚。乞俟至衢州。留數日。修治軍器。從之。武德大夫秀州防禦使致仕張見道。落致仕。主管江州太平觀。

己亥。初命三衙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志略可自代者一人。如文臣之制。用吏部侍郎鄭滋請也。翊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添差浙西兵馬副鈐轄張用。改福建路兵馬都監。

辛丑。翰林學士綦密禮兼史館修撰。始除修撰官也。右司諫劉大中言。近戶部尚書黃叔敖。申明江浙。

上供和買綢絹。並七月終已前起發數足。臣契勘租稅條限。係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納畢。災傷放免。不盡者限外展一月。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今戶部卻令七月終以前數足。可謂迫促太甚矣。納畢者。人戶送納到官之期也。起發數足者。諸州團併起發到行在之期也。且以道里遠近酌中言之。吉州陸路至臨安府二十八程。水路又倍之。若依戶部所請之限。則須五六月納畢。豈不大段迫促。今戶部不過以大禮賞給未定。上動朝廷。不知戶部平時所管是何職事。豈不知今年合是大禮。平時盡耗未嘗講究。而平時失陷未嘗稽考。今乃臨時畫降指揮。迫促稅限。變亂祖宗舊制。全不恤民。且郊祀之禮。所以爲民祈福也。今戶部因大禮賞格。迫取物帛。反爲民害。有傷和氣。有累聖德。臣安得不論。詔展限一月。詔廣西土丁峒丁各仰本處防守。其調發赴靜江府並團練餘丁並罷。自許中爲帥。始調土兵防拓。既又令以錢代丁。

事見紹興

二年四月

提舉買馬官李預又以驚馬配之。監察御史明稜自嶺南還。數以爲言。故有是旨。

此以明稜奏狀及今年二月壬午奏論許中五

罪二月癸未奏論買馬司事。二月壬辰范濬論廣東盜賊事。四章修入許中科士丁錢據奏詳著二年四月。

川陝宣撫處置司言。已用便宜差左奉議郎王瓘權利州路轉

運判官。從之。是日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入寇。犯仙人關。先是金旣得和尙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敵必深入。乃預治壘於關側。號殺金坪。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坪之地。去原尙遠。前陣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薩里千。僞四川招

撫使劉夔率十萬騎入寇。

趙銜之遺史。二月辛卯。吳玠及烏珠戰於仙人關。敗之初。烏珠欲大舉兵。期必入川。劉彥之弟登方知。長安密使人告玠。早爲之備。玠預爲壘關側。號設金坪。案日麻宣司奏。金以二月二十一日攻仙人。

關。辛卯則十一也。銜之所書。凡差十日。蓋小誤。又所云劉彥密告吳玠事。乃據林泉野記。恐未必然。當考。

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敵據高嶺爲壁。循嶺東下。

直攻我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轉運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宗

弼所襲。破其寨。王師屢敗。玠斬震以徇。敵復攻之。

玠斬郭震。據趙銜之遺史云。爾然銜之繫之甲午。蓋誤。今且去其日。俟考。

王寅。太府守丞。權戶部郎官。張成憲爲尙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秦梓提點福建刑獄公事。左中奉大夫。柳城提點刑獄公事。監吉州權貨務都茶場。陳篤提點湖北刑獄公事。直祕閣。吳懋爲湖北轉運判官。左朝散郎。新知吉州徐偉達。直祕閣。陸寅並爲廣東轉運判官。右朝奉郎。添差通判。平江府田積中爲淮南轉運判官。御史常同言。寅乃內侍王通之客。爲明府司錄。供進密煎海錯。就遷通判。避通判名。改稱府判。今浙路有呼府判者。自寅始也。後任發運。姦賊狼籍。城頃知涪州。不能鎮撫士卒。以致軍變。身中數刃。近歲交結辛道宗。求賜章服。陛下灼見其無恥。罷之。偉達資性貪鄙。在圍城中。移書親舊。有新君卽位。人情喜悅之語。梓本附梁師成。特赴殿試。闕冗疏謬。士所指笑。寅是雖不知其才。但恐不應超躐。亦望詳酌。改命。吏部言。寅嘗任提舉湖北刀弩手。乃詔寅。城偉達。梓皆罷。寅。佃子也。

梓。城懋。偉達。已見懋未見。

同爲御史不數月。

勅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懋以明州獻羨事。愬於朝。謂曩以代者移用。故申明之。非有

所獻也。由是復起。後十餘日。右司諫劉大中言。淮南人民有幾。乃共置監司五員。乞罷積中。上從之。

懇乞改正

明州獻羨事。在是月壬寅。同章下在己酉。大中章下在三月丙辰。今併書之。積中不知何許人。乃吏部尚書胡松年親屬。自濬伴職除監司。不知何何以獨不言。而大中言之。當考孫觀撰柳城墓誌。城知洛州。被疾。司錄事李承勳。權州事。州兵聞公疾。唱言倉粟。遂庚官。曠衆爲亂。公聞變。力疾披衣出。應門坐。宣詔。率命三校。率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臥。承勳逢重賞之怒。以公病不任。移書馳官。貫而自爲功。居未幾。公黜三官歸。承勳進立五官。此與同章疏所云。全不同。姑附著此。日廩。紹興五年。韓瑛爲伯膠。乞恩澤狀。亦稱洛州軍變。執縛知州柳城。

癸卯。勒停人向子廉。復右朝奉郎。除直祕閣。子廉宗良子。

宗良經子。永嘉郡王。

知平陽縣。民有負和糴米者。子廉訊

之。杖千二百。即日死。坐是停官。劉光世夫人。子廉兒女也。光世爲請於朝。以欽聖憲肅皇后諸姪在者。惟子廉一人。故有是命。詔權以射殿爲景靈宮。四時設位朝獻。用太常博士劉登議也。其後上親征。不果行。

乙巳。監察御史明麥言。昨李穡遣人入大理國買馬。於邊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官物。大則引惹邊釁。臣講究買馬之術有七。深入蠻國誘之。不惜其直。一也。原有繪綵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也。要約分明。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之。六也。馬悉歸朝。而後付於將帥。七也。七說若行。西南諸國所產自至。望下提刑司根究諸司鹽利剩錢。應付買馬。仍下提舉司詳前七說施行。從之。左金紫光祿大

夫龍圖閣待制提舉華州雲臺觀王革卒。詔官子孫如故事。言者謂革自廷尉尹京。專以觀望。意旨爲獄。刑罰失平。枉濫者衆。獨以蚤緣交結。冒濫賞典。法當討論。詔追降革爲左中大夫。盡革其恩數。鄉貢進士李郁爲右迪功郎。郁以布衣入見。所陳皆當世要務。上批郁學通世務。議論可采。故有是命。上批日麻不載武陽志有之。

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初。浚行至嚴州之新城。復上疏引咎求罷。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浚五年於外。誤國非一。用李允文。王以寧。傅雱諸小人。爲荆湖害。以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以至擅造度牒。鑄印記。賜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紙之類。皆有不臣之迹。及被召。盡掠公私之財。選精兵自衛出蜀。雖膏斧鉞。不足以謝宗廟。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不復用。則陝右之地。不勞師而自復矣。侍御史辛炳素憾浚。事見建炎三年二月。亦論浚誤國犯分。富平之役。趙哲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浚乃誅哲。致其徒怨叛。又信

王庶一言。殺曲端於獄中。端之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打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是也。和尚原之戰。王萬年之功爲多。浚乃抑之。萬年怨憤叛去。與哲。端潰卒力窺川口。金人特因之耳。(案)川口用兵。今年三月。殺金坪

之戰。尙遣王萬年擊賊。蓋萬年卽王喜。此時爲統領官。炳誤也。

又用趙開營財利。行榷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內結人怨。西蜀之亡者

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己所命乃得赴。張深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有如是之專者也。湖南北非浚所管地分，乃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以生殺，遂亂兩路，敗事而歸，不自知罪，猶移文令葺治府第，浚謂樞庭之權爲己家物乎？既被召，盡刷四川之財以行，尙敢託言擲輟隨軍餞物，應副解潛，程昌寓欲以要功，不知餞何所從出哉？

事見今年正月丁丑

沿路割下荆、峽諸州，計置箭幹各數百萬，又言如難計置，卽具因依回報，是徒欲求進，不

恤民力之困也。

事見二月丁亥

浚聞罷之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俟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

事見正月

王近又奏乞至衡州，留數日修治器甲。

事見二月戊戌

今聞政府虛位，則至衡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滯。

何前緩而後急，疏入不報，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論浚爲黃潛善所知，自興元曹官，一二年間引爲侍從，及金人有窺江南意，浚乃避禍遠去，引用因一時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誅求聚欲，四川騷然，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浚輒立招賢館，有視龍圖閣之命，以孺人封號封參議官之妾，陛下常遣中使撫問，浚乃與之加秩，勞其遠來，其狂悖甚矣。賴陛下聖明，辨之不晚，亟遣郎官持節召之，浚乃假蹇遷延，上章慢命，既到鼎澧間，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

事見二月辛巳

其所爲一至於此，望賜罷黜，明

正典刑，以爲人臣跋扈之戒。浚至行在，詔浚隨行軍馬盡付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隨行餞物隸內藏爲

封椿激賞庫。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丁未，右朝請郎通判臨安府邵相、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府熊彥昭並直祕閣，守臣梁汝嘉薦二人，上召對而有是命。彥昭，鄱陽人也。

相已見。

賜僞福國長公主宅於行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四

【紹興四年】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吳玠敗敵於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與玠連戰未決。玠遙與宗弼相見。且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敢有貳。

此據林

虞野記

敵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卻之。賊怒。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敢退者斬。敵分爲二陣。宗弼陣於東。將軍韓常陣於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璘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舍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敵兵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干駐馬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官隴干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爲繩。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擊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爲官軍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敵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掘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撒離曷已下。皆盡室以來。旣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

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敵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時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威茂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并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呂中大事記。張浚以樞府任川。陝。半天下之責。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進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以爲定天下大計。雖趙督難部。致有富平之敗。而得劉子羽以保吳元。用吳玠以保大散關。遂有和尚原之捷。繼有殺金坪之捷。敵自是

不敢犯蜀矣。

丙辰。上問執政湖寇事宜。張浚曰。村民無知。劫於官吏之擾。偷安江湖。非剽掠無以爲生。其拒王師。實懼大戮。勢不得已。以緩死爾。臣謂宜廓信義以招之。上曰。皆朕赤子。何事於殺。然自軍興。盜起。率招來之。而姦人乘釁。所在嘯聚。今幸衰息。勿復效尤可也。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守祕書少監。上諭朱勝非曰。大中頃使江西。頗多興獄。今猶未已。若令爲諫官。恐郡縣觀望。朕於用刑。欽恤明慎。常懼有司行法於意外。今遷大中爲少監。蓋朕之深慮也。熊克小廩。大中自監察御史除蓋誤。大中年

正月己酉。右朝散郎魏舜臣知黃州。諫官矣。

戊午。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而未至也。上命鼎薦舉人才。鼎卽以王居正、呂祉、董弁、林季仲、陳棗、朱震、范同、呂本中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詔三者在三月壬申。撫州布衣寧

子思獻白銀木刻成千手大悲像極精工。朱勝非進呈。上曰：朕平日未嘗佞佛，然亦不敢加營。願飾像設以祈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勝非又言：撫州有玉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未敢進。上曰：此猶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竊市馬之直，以易玩好，是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爾。其勿受。自今有來獻者，皆卻之。夜雹雨。

己未，刑部侍郎胡世將坐前守鎮江，不發御服織羅錢，與通簽判右承議郎會恩等四人各貶秩一等。仍令本府限半月發還。先是劉光世既移戍，內藏庫復舉行之。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故有是命。熊克書此事差誤，已辨之。

見二年九月戊寅并注

詔祕閣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宋輝落職，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

道觀晁公爲罷宮觀，饒州編管人劉默許自便，以待御史辛炳論廢相呂頤浩用刑輕重不中也。

宋輝落職因守

臨安日縱釋私帖事

樞密院言三省事繁，請機速房文字，宰臣與院官輪日當筆，庶免稽滯，從之。

見紹興三年十二月

壬戌，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自鎮江至行在，庾請隨班奏事，訖免赴都堂奏事，仍免簽書三省文字。時督府諸將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餘兵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

督府之罷，日屢全不書曾要本

門亦不載，惟趙銜之遺史略記此事。

今因孟庾召還，遂書之以補史闕。

癸亥侍御史辛炳試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唐輝試左諫議大夫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學士院陳與義言明堂之禮有漢武汶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若再舉而行適宜於今事無戾於古典太常丞詹公薦博士劉登亦言古人巡幸自非封禪告成未有行郊祀者今歲若且祀明堂實得權時之義但紹興元年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卽不曾設皇祐百神議者疑郊與明堂當間舉及與義等議上乃命有司條具明堂典禮以聞左儒林郎連州州學教授范寅賓左迪功郎監泉州石井鎮朱松並爲祕書省正字右宣義郎周聿爲司農寺丞右丞事郎王銍守太府寺丞右丞務郎范伯奮守軍器監丞松婺源人謝克家所薦聿中從弟也中已見建炎二年正月癸卯伯奮以選人薦對故有是命寅賓已見紹興二年言者奏銍浮薄無行罷之

乙丑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不已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炳疏論浚聞罷之始遷延不行浚懼卽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上乃釋然頤浩書見三年六月庚寅朱熹攬浚行狀云炳言公既得召命卽出蜀意有他圖案炳元疏中語不如此蓋誤也今略刪潤附見炳又言

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浚兼有衆惡其可逃於典刑望附三省早賜竄黜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尚書刑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後二日詔世將兼江西安撫置制使世將方至而退出必以道難所不喜故也當求作書考之神武中軍中部統領官朱師閔改充本軍選鋒統領時統制楊沂

中以張浚所攜西兵爲選鋒部。故命師閔統之。而以浚隨行。選鋒將武功大夫榮州刺史閔門宣贊舍人柴斌爲神武中軍後部同統領。皆用沂中請也。榮斌除統領在此月乙亥。

丙寅。詔張浚免謝辭。駕部員外郎李愿以使蜀之勞。進秩二等。時議者以爲興利閔三州及三泉縣。見屯軍兵爲四川門籥。有司饋糧。雖用水運。然每令州縣抑勒船戶裝載。失陷官物。今潼川府路歲運二十萬斛。每斛支官錢三千二百有奇。成都路歲運六十五萬斛。以水路稍遠。所支錢又多。通計費錢二百六千萬緡。船戶既被抑勒。侵欺盜用。巧詐百端。以至自沈舟船。號爲拋失。所運米數。失陷大半。今欲度江路遠近。置轉船倉。應用舟船。令兩路量事力製造棹梢。卽於廂軍內刷差。不足則召募百姓。每舟約載三百斛。若以百二十舟往來不絕。不過十月。撥發盡絕。今與州銀一兩博米。僅得一斗。緣軍糧不足。有司不免貴支坐倉價錢。計司失職。莫此爲甚。伏望慎擇人材。付之以權。專委措置。詔宣撫司相度。此疏未得其名。恐卽李愿所上當考。

丁卯。張浚落職奉祠。時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舒清國當草浚制。奏言。臣竊讀臣僚論浚跋扈不臣之迹。實臣子所不忍聞。今陛下寬恩。雖罷其樞柄。而祕殿高班。豈宜冒處。故有是命。始浚之在蜀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陝西。河東失職來歸之士。給衣食養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浚以便宜先給。而後聞於上。故清國所草謫詞。有曰。假使宣行事之勢。忘人臣無將之嫌。肯內閣以招賢。擬尙方面刻印。朱熹謂浚行狀云。辛炳論公殿。

三
神諭以崇德擬尙方面鑄印此亦非
疏中本語實當時諷刺熹小誤也

殿中侍御史常同時方論清國行詞疏懇翌日清國亦罷爲直龍圖閣主管

臺州崇道觀御史中丞辛炳復言浚之不臣不竄之嶺表不足以塞公議宮祠自便所至必有以搖人心者爲害非一因言昨敵騎渡江滕康劉珪以措置乖方尙猶謫授分司之官湖南居住今浚之罪百倍康珪後三日詔浚福州居住

(何備龜鑑)建炎初潼關告警羽檄交馳浚以密院而任川陝宣撫之職請任西事分司秦州左通判妻之財右出秦鳳之馬與元一奏勇於自任視劉子羽於參謀而弛禁通商輸財濟飢賑知也用趙開

於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裕知也而分置諸將如吳玠如王彥如劉錡如關師古等莫不屬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於寶雞捷於箭苦捷於和尚原捷於殺金平劍閣棧道賴以保全此雖吳武安玠以下諸戰圖之功而分置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而議者乃以締關崇儒尙方鑄印中傷之難聖明天子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之論而還朝以後言者滋甚浚不容不落職出居外郡矣仍借撥官田十頃炳言浚之罪無可矜者今雖已廢示不復

用然川陝之人自聞浚還朝朝夕仄側視浚去留與得罪之輕重以爲安危今祿以祠宮處之善地加之借撥官田川陝傳報豈不搖動又七日遂罷借田之命浚卽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上疏論敵僞暫和心必未已當益爲備具大略言金人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尼瑪哈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勸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爲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伊都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伊都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敵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

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敵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紓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從之事也。竊惟金人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金，借使暫和，心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爲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早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其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墮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關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尙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爲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知人。

清國罷左史。在此月戊午，浚居住。在辛未罷。僧田在戊寅，今奉勅書之。宗尹初見建炎二

年十一月喜初見。紹興元年十月。

新除太常少卿侯延慶爲起居舍人。尙書兵部員外郎馮康國罷。日下出門，御史常

同言：康國本途寧浮薄不逞之徒，張浚輕舉慢令，一切猖獗，康國實主其謀，生殺廢置，悉出其手，納賄受賂，所求無不遂者。今尙敢晏然輦轂之下，爲浚游談，故有是命。左武大夫文州團練使湖南安撫司後軍統制韓京充廣東兵馬鈐轄，以所部屯廣州，彈壓盜賊，聽本路帥臣節制。

其所部即今權鋒軍。用經略使李陵請

也。初，江西叛將元通犯境，陵遣海南尉魏逢使臣董璠招撫之，即聽命，寨於城外，無幾何，江西遣兵至，通遁趨惠州，追兵及之，與戰不利，人情震恐，陵復遣逢，璠追通回，至是乃以付京，尋坐他事誅，遠近始安。

元通

初見紹興二年

十二月戊申

戊辰，命前宰執追錄建炎四年四月以前時政記，用司封員外郎兼著作佐郎孔端朝請也。

己巳，詔戚里之家應造進酒者，許即所在州公庫或官務寄造，爲賓祭之用，歲毋過三十石，時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章淵奉祠居衢州，奏乞霽酒，上弗從，有司弗能禁，郡守謝克家請於朝，故有是命。

辛未，直龍圖閣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郎，右文殿修撰新知饒州王居正試太常少卿。

壬申，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充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可輔知鼎州，武翼大夫吉州刺史湖北兵馬都監杜湛領忠州團練使，添差江西兵馬鈐轄統率舊管官兵，洪州駐劄，時朝廷方招安湖寇，而賊以不堪昌寓殺戮爲詞，會廣西帥劉彥適以不勝任召還，昌寓乃改命。

熊克小麻云詔除昌寓知靜江

府候招安畢日行，而日麻何轉限二日朝廷起發，與克所云不同，當考。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大閱將士，上聞之，賜俊白金萬兩，錢三萬緡，爲激賞

之費。

癸酉，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易充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用韓世忠奏也，易辭不赴。

六月甲午改知常州

龍

闕閣直學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送史館。

甲戌尚書祠部員外郎趙霈改行吏部員外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爲祠部員外郎右奉議郎劉一止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主管温州神主時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已卒故以一止代之。一止嘗爲起居郎下除郎官辭不拜改知袁州端友無妻子死於雁蕩山中。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請死事之家無人受恩澤者許換給度牒從之。度牒直二百千承信郎一資易十四道佗視此爲差。

乙亥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復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勳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直祕閣張澄自蜀赴行在上召對遂以爲江西轉運副使。

熊克小廡書澄升直徽猷閣在今年四月(案)日麻澄明年正月戊辰自直祕

闕江西轉運副使以贖軍無罪說進職一等克實其說

秀常湖三州守貳右朝請郎俞俟龍闕閣直學士汪藻等七人與權買官並進

秩一等以和糴數多故也。俟河南人嘗爲宣諭官胡蒙所薦詔俟滿秩赴行在。

秀州止有通判錢清明轉官未知郡守爲誰當考

是

日御史中丞辛炳入對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以立門庭緣愛憎而有用舍記小過而掩實行三者不去而望得人難如卻行求前不可得矣。夫才非可一途取也。有忠實威望可以任股肱心膂之寄者有剛正

詳明可以爲耳目風憲之官者。有學行深茂。宜在論思納獻之地者。有智謀宏靖。宜居折衝禦侮之任者。或長於專對。或長於刺舉。或長於撫字。倘皆取其所長。略其所短。總核名實。隨材器使。則人才當自不乏。願豈天下真無人哉。望陛下斷自宸衷。去前三弊。毋牽於朋黨之弊。無溺於愛憎之意。雖嘗有小疵而不害大節。亦且拔拭用之。惟實才是求。惟僉諧是與。或招延於內。或布列於外。大小罔不得人。則中興之治。似不難致。疏奏。上嘉納之。詔草澤鄧名世令閣門引見上殿。名世初見去年十月丁亥。名世初以劉大中薦。詔赴行在。

獻所著春秋四譜。古今姓氏書辨證。詔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看詳。松年言其貫穿羣書。用心刻苦。由

是引對。遂命爲右迪功郎。名世以四月戊戌入見。庚子補官。

丙子。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充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盧法原充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落等路及處置字。並在司治事。起復檢校少保鎮西軍節度使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吳玠充陝西宣撫副使。免簽書本司公事。專一措置沿邊諸處戰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兩路軍馬。專一招撫熙秦關師古充熙河蘭廓路制置使。並日下供職。朝廷未知師古叛亡。故有是命。

丁丑。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楊應誠爲樞密副都承旨。詔今年正月已後。

每行續降指揮。令刑部依舊法。春秋編類頒降。用大理少卿元袞請也。自紹興新書既成之後。省部經火。續降指揮不存。詔下湖。温州鈔錄編類頒降。至是又申行之。

戊寅。監察御史明臺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詔臨安府失火。延燒官私倉宅及三百間以上。正犯人作情重法輕奏裁。蘆草竹板屋三間比一間。五百間以上取旨。先是有旨。失火焚燒數多。取旨依軍法。刑寺以爲無所執守。乃比附立法焉。其後御史臺又乞估計價錢量輕重取旨。刑部請延燒直萬緡者比三百間。直五千緡者比五百間。從之。後旨。在六月戊子。

己卯。閣門祇候知漣水軍丁禎令再仕。閣門宣贊舍人添差建康府兵馬鈐轄王才權發遣洪州兵馬鈐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附卿之背也玠素不爲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玠所以屢出者防有此耳幕客乃服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令再仕用王似等奏也初張浚既召歸開亦亟白王似盧法原求罷其自辨疏曰開既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切謂應副軍期費用不貲若加斂於民卽民愈不堪尋措置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惟廣收息錢兼歲入有常不誤標準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茶鹽酒息增額錢並買抵擬絕戶田產等錢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萬餘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過陝西茶馱及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貫此外未嘗創立名目科抑民間所權茶鹽酒並係祖宗舊法置合同場買引及置官鹽務亦係朝廷已常行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輒有刪定但增添告捕賞錢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於己懷異忌疾者共興謗讟謂改修弊法爲生事擾民口舌沸騰必相陷害況開年隨七十心力凋耗若叨

冒無恥。重致煩言。豈惟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國事。似等察開雅非辭難畏。謗讟者。而軍事方急。果不可無開。乃奏言。川陝屯駐大軍。費用浩瀚。漕司所入。止充常賦。諸司錢物。見在不多。累年經費。委是趙開悉力措置。茶鹽酒息之類。通計約二十萬貫。資助調度。搜革宿弊。增廣課息。於民無科率搔擾。今來若令本官罷任。緣目卽正當邊事之際。財用急關。全籍趙開措畫應辦。深恐別差官主管。不知首尾。措置乖方。有誤贍養大軍。利害至重。故有是旨。賜川陝宣撫司及官吏軍民詔曰。朕念慮邊陲。覽觀形勢。秦蜀壤地。實據要衝。自時多虞。則有戎事。憫然西顧。曾靡遑寧。昨者特遣樞臣張浚。往宣恩威。任國憂寄。蓋五年於彼。朕有聞焉。肆頒召命。俾還行闕。而師言未已。臺諫交章。考其出使失職之辜。在於常刑。當從遠竄。朕以其所用吳玠等。能禦大敵。累立戰功。許國一心。可膺委任。因是貸浚。止從薄責。庶使玠等知朕厚於勸功。而略於記罪之意。感悅奮勵。益建良圖。應累年以來。川陝諸路。其實有勳勞。而未逮於賞。濫被判罰。而莫當其罪。才能偏廢。而不用。謀猷見抑。而不伸。創興橫斂。而致於無涯。煩擾斯民。而使之失業。敕令所頒之澤。不盡推行。朝廷所差之官。不獲赴上。凡害民晷衆之事。違吾德意者。仰宣撫司講求咨訪。疾速施置。以稱朕惻怛軫憂之誠。庶幾惠和。亟臻嘉靖。播告有衆。咸使聞知。樞密院計議官李薊充湖南北路幹辦公事。依第二等奉使例。薊始引參知政事孟庾親嫌。求去。俄有是命。

辛巳。尚書金部郎中陳桷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棊密禮兼史館修撰。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之法。時右司員外郎袁正功言。自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多。而所屬上功。類不覈實。有盜賊

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惠州及東管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何所據而奏乎。州縣且然。況於軍伍。以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望特降睿旨。今後官司奏功不實。若因朝廷檢察。及臣寮案劾。因事冒壘。其元奏官司重加黜責。仍將冒賞人特行追改。以懲姦罔之弊。故有是命。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魏尚守禦雲中。坐立功。差六級。下之吏。削其爵。李廣出右北平。遇左賢王戰。以功過相當。亡賞。漢家賞功之令嚴矣。戰而勝。吏以法當其賞。戰而不勝。吏以法繩其罪。過足以累其功。而功不足以贖其過。是以當其軍一出。塞人人爭殊死戰者。知敗則必誅也。幕府上功。毋或差一級者。知言不相應。則賞不行也。終漢之世。征伐四夷。無不如意。亦賞典明。而將士用命。近世則不然。平時竭民力。贍戰士。以待一旦緩急之用。卒然邊鄙有警。使之損甲。必先賞。而後遣之。及其既戰。奏功來上。有司不敢問其士馬物故。幾何。但問其斬虜首級若干爾。大將偏裨。首已定封。部曲行伍。紛紛論賞。動以萬計。其間親戚子弟。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鉦鼓。往往第功。常出戰士之右。噫。亦已濫矣。夫有功而不賞。固無以得三軍之力。論賞而不實。亦無以服三軍之心。古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未聞賞千萬人而不足以勸一人也。國家法令具載。有司舉而行之。正在今日。臣是以備論之。

癸未。宗正少卿蘇攜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朝散大夫呂聰問爲宗正少卿。後二日。御史中丞辛炳言。二人皆名臣之後。攜老成。頗知典故。然檢正之任。非精力有餘。不能聰問止。曾任通判。差遣。祖宗以來。未有不歷內任。直除卿監者。詔攜依舊職。聰問行吏部員外郎。聰問除病。在此月辛卯。聰問。希純子。自蜀中召還。

而有是命。右朝請郎宇文師瑗爲尙書駕部員外郎。寶文閣直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劉子羽。賈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寶文閣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程唐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

初張浚既貶右諫議大夫唐輝言浚所引參贊軍事者皆安庸小人而專橫之甚衆所切齒者唯劉子羽未見施行臣不得不論子羽天資僉佞有以媚浚故見信任凡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秦蜀之民恨不食其肉頃者富平之舉諸路帥守多以爲未可子羽弗思敵人詭詐不測輕聽閒探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子羽之謀也富平既敗浚獨罪趙哲爲不用命泊已斬哲浚知其失卽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子羽至鳳翔不以爲然後復欲斬慕洵及其次統領諸將而下人人恐懼相率敗亡子羽所致也五路既失浚退歸閬州令王庶知興元府措置稍就緒子羽欲得之因而譖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聞子羽至欲必殺之而後已乃誘金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盧法原爲宣撫副使子羽力請於浚求爲宣撫判官陰奪二副使之權事無大小子羽專之浚有已放行者子羽輒塗抹改易官吏畏其氣焰不敢不懷受浚亦爲其脅持不復敢誰何以士大夫所言子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同科者自降指揮發來赴行在乃領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浚到卽出迓於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爲人臣偃蹇不恭侮慢朝廷有如是者乎不正明刑曷慰公議伏望睿斷特賜竄殛少快秦蜀將帥軍民怨憤之氣疏奏詔子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給事中胡交修論子羽專主軍議贊富平之大舉旣斬趙哲復害曲端淫刑以逞其他將士心不自安率衆叛去被旨召歸徑歸里第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無人臣之禮望流竄遐荒以爲天下臣子之戒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子羽凶暴殘刻在浚幕中最高橫恣川陝之人切齒恐懼皆欲甘心焉子羽旣知敗事必得罪於朝廷乃先遣其婿相載順流而

下及被召命。又攜高貲與姬妾先歸。傲慢不恭如此。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董貫。大雪中乞憐於貫之門媼。因得見於庭下。貫與杻子坐於其側。飲以卮酒。若飼奴僕。然唐不恥也。因獻渾金佛像一堂。得爲成都府路茶馬。唐旣出貫門下。遂遣二使臣創第於貫之宅前。盡畜珍奇玩好之物。伺貫意旨。卽以獻納。貫嘗築一堂。生日落成。唐爲製錦繡帛幕地衣。一做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爲壽而獻焉。凡所費悉出官帑。茶馬司侵盜之弊。實自唐始。又其狂妄之性。與浚契合。故浚喜之用。爲謀議之官。同惡相濟。遂致誤國。若止落職放罷。恐不足爲小人之戒。欲望特賜貶竄。施行以子羽比唐。其罪尤重。陛下不欲誅夷。亦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時唐以浚便宜之命。知瀘州。前三日。詔唐赴行在。令宣撫司遣官權管職事。至是皆貶。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邵溥充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

甲申。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潘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以吳國長公主入見。推恩也。尙書都官員外郎

魏良臣請副尉之在籍者。並不許改名。以防詭冒。從之。

乙酉。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戰捷。事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上謂朱勝非曰。用兵當持重。宜深戒飛。先是勝非居母喪。旣祥。引疾在告。上賜親劄。略曰。今乃何時。而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蓋非特岳鄂襄鄧之間。緩急不測。機務隨卽應辦。豈容留滯。是宜來早扶疾之朝。兼朕別有所欲道者。非可託於毫楮也。勝非惶恐入見。

御劄勝非行述。附入案。勝非母小祥在四月二日。而日曆四月一日至五日。並無聖語及勝非所奏事。至此日始有之。故且附本日。

左諫議大夫唐輝言。明堂大禮。恐

有司尚循承平故事。名物失於大綱。伏望務崇簡儉。輔臣進呈。上曰。當此多事。因非制禮作樂之時。然祭天之禮。不可有缺。乃命禮官條具裁省焉。

日麻止作臣僚上言。案六月丙寅。唐卿奏遣孟子事云。臣昨嘗具奏。而奉聖訓。謂當崇簡儉云云。則此奏即卿所云也。

右修職郎商

號鎮撫司幹辦公事李邦孚。特改右承事郎。右文林郎。號州錄事參軍。黨尙友特循二資。皆用鎮撫使董先奏也。先嘗以便宜假邦孚直祕閣。又奏尙友因赴行在。母妻子女悉陷僞齊。乞改合入官。故有是命。丙戌。詔閣門四方館客省並依祖宗舊制。不隸臺察。先是御史常同有請。至是閣門言。故事。隸中省。乃改命焉。大理少卿張訥請自今朝廷降指揮。應特旨處死。情法兩不相當。許本寺奏審從之。去冬。都督府獲姦細董寶以聞。下寺覈治。無他情狀。訥用案問徒三年。詔從軍法。訥欲奏讞。而以法寺未有執奏例條。弗敢言。至是乃上此奏。是日吳玠與敵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表召赴都堂審察。表少登貢籍。元祐中嘗游太學。樂道自守。不干州縣。方臘。倪從慶之亂。表結集社甲士人率服。一鄉賴之。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於朝。故召。既而引對。遂命爲右迪功郎。

表六

月庚寅

補官

戊子。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於國門待罪。詔放罪。橫與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商號陝州鎮撫使董先。自南昌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尋以錢萬五千緡

絹萬匹賜之上念橫等遠歸各賜白金千兩。舉見上因陳僞齊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舉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李懷等賜銀在五月甲寅賜絹在五月乙丑。

己丑詔免澧州經制上供等錢至來年終以本州言累經傷殘未有賦入援鼎州例有請也。

庚寅左奉議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周綱太常博士姜師中並爲監察御史綱宣和間嘗爲言事御史至是復用之綱言臣在宣和間嘗備臺屬爲察官者二年擢言官者七月是時可察可言之事不爲少矣而臣無毫髮補於朝廷直至三年之久方乞補外今若復叨冒豈無愧於心顏兼臣昨來改官係出特旨尙慮在討論之列豈宜居糾正之司乞改差一宮觀以安愚分疏再上不許乃就職祕書丞環中兼史館檢討置孳生牧馬監於臨安府以翊衛大夫成州防禦使神武右軍統領忠勇軍馬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揚忠憫兼提點官。日麻忠憫無前銜又於五月十九日再書揚忠憫差充提點孳生牧馬監案日麻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忠憫乞製造七等色紋已繫新銜疑重差誤當考

辛卯大理寺丞韓仲通言近泗州申請獲僞齊姦細依化外姦細推賞今西北士民流寓者衆恐遠方凶悍之徒貪求厚賞妄殺良善爲害滋大乞應知有姦細並告官收捕若擅行收捕致殺傷者爲首人坐以故殺傷之罪庶免前日殺害無辜之弊詔刑部勘當申省仲通張縣人也。

癸巳起居舍人陳桷與太常少卿王居正兩易以桷自言與宰相朱勝非同壻鄧氏雖遠屬不能無嫌也甲午罷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主管內增添鹽錢令提利司拘收起赴行在其後復以廣東提舉

官兼之。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湯東野落職。提舉臺州崇道觀。坐在職日久。治狀無聞。不能無綏。一方受弊故也。持服人朱孝先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祕閣知揚州。

乙未。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江西轉運副使曾紆。秩一等。初。命紆以錢米六萬貫石。餉江西制置使岳飛軍。爲三月之費。至是。飛言。芻粟皆竭。綱運未到。深恐有誤。事機。故責之。左朝請郎萬俟卨爲湖北轉運判官。直祕閣王圭知秦州。

丙申。詔陝西路科舉手詔。令川。陝。宣。撫。司。給。付。初。吏部遣使臣持詔往陝西路。而所遣者憚行。迺付大理獄。更遣他使。其母訟於御史臺。言者以爲陝西隔絕不通。士人逃生不暇。豈復更有士子應舉。乃命傳送焉。

丁酉。尙書工部員外郎謝伋爲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提點太廟景靈宮奉迎所。起復左朝奉郎范同行祕書丞。左諫議大夫唐輝言。今中原未復。邊鄙未寧。盜賊未戢。財用窘匱。陛下憂勤焦勞。未知牧濟。所以責任二三大臣。固亦可知。然臣竊聞都堂窮日之力。頗困於簿牒之煩。反不得專意於恢復之大計。可謂弊精神於蹇淺。失緩急先後之序。雖勞何補。蓋緣循襲既久。有司不肯任責。必申三省。三省復不予決。有甚瑣細者。亦必洩聖靈。以此文書猥多。行遣不辦事。又終不免留滯。伏望特降指揮。做唐故事。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天下庶務。分總六部。各令長貳專決。其不可專決者。許申朝廷。其非大事。亦只令參知政事。予決行下。先是。左司員外郎兼權起居郎虞澤嘗言。國家承平日久。法令詳密。過於文勝。今

朝廷之上。雖至纖至微之事。無不取決。望明詔輔臣。罷無益之虛文。省不急之細務。庶幾朝廷清簡。得一意於恢復中興之大略。乃詔三省樞院講究減省細務。至是輝復以爲言。遂命三省措置焉。入內東頭供奉官直睿思殿鄭弼貶秩二等。弼自閩州從張浚歸。過常山。其從者擊傷篙師。爲縣令汪禹錫所縛。弼往請之。辱縣令。令言御史臺。詔守臣謝克家究實。而有是命。

詔前宰執舉選人充京官狀。聽理爲職司。以權吏部侍郎劉岑言。選人有任祠廟差遣之人。別無監司薦舉故也。未幾。本部勘當不行。五年十月
王寅衝改初。趙鼎之爲江西制置大使也。制置使岳飛行移用申狀。至是

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爲制置使。飛審於朝。尙書省言。世將無許節制指揮。乃詔用公牒。

戊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權尙書刑部侍郎。疾速赴行在。旣而言者論衣專懷躁進。前爲侍郎。出入刑名。命遂寢。寢命在四
月丁未持服前左朝散郎充祕閣修撰程千秋起復知岳州。時湖賊未平。朝

廷求可守岳陽者。會千秋方持母喪。乃有是命。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初。襄陽旣爲僞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湘、湖之民。亦不奠居。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退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書樞密院事徐俯獨以爲不然。上不聽。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疑兵。令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

勝非乞遣中使特劄子付光世庶恭稟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遣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爲不可言者以鼎爲是俯乃求去上許之右奉議郎榦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史臺檢法官庭實莆田人中丞辛炳所辟也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既而召見命爲尚書郎諫官唐輝言其資淺乃有是命尚書刑部員外郎錢圻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圻與陳正同皆以徐俯爲郎其被論及求去恐與俯相關

左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遣表恩也辛丑左諫

議大夫唐輝言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役居廟堂則贊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爲之帥敵情已變人皆寒心而安中曾無一言方以嘉禾爲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猶冒寵何以慰天下公議安中命遂格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判官章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爲一千十八卷來上詔敕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事于六曹者分送逐部

後旨在五
月丁巳

傑又請帥臣子弟任

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帥臣監司守武隨行子弟親屬毋得

接見所部官屬從之著爲令

立法在五
月癸丑

遂以傑行尚書工部員外郎

傑除郎在
是月甲辰

保靜州夷人彭儒武等復

詣辰州請獻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

利州觀察使河南汝鄭州宣撫使翟琮充江南

東路兵馬鈴轄。宣州駐劄。琮自南昌與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賚以銀帛百匹。兩後四日。乃有是命。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於德慶府。詔特推遣表恩。言者論懋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典。上爲寢其命。懋特與遺表恩澤。在七月甲申。是月辛丑。詔已降旨。更不施行。今併書之。

進士李穀補正迪功郎。穀在襄陽鎮撫使李橫軍中

書寫機宜文字。踰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霭言。輦轂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嚴。若強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徒一年之類是也。比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參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部勸當如所請。刑部勸當在五月壬申。今併書之。

左諫議大夫唐輝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謂

敵寇驅逐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必欲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犯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割與沿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敕諸帥。整軍旅。速斥堠。備禦加嚴。則爲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割與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祕閣知楚州主管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揆。貶秩二等。揆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詞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至。行在漏言於人。故貶。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俯既登樞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鼎論兵。視鼎曰。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耶。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修武郎閣門祇候知泗州徐宗誠。添差婺州兵馬鈐轄。先是偽齊宿遷令張澤帥其邑民二千餘人。自拔來歸。宗誠納之。宣撫使韓世忠奏至。徐俯欲斬首送劉豫。趙鼎力爭。遂令世忠媿辭。約回澤等。仍械宗誠赴行在。鼎復奏。若恐妨和議。乞令宰執以書諭世忠。密受之。卻報偽境。謂北界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敢受送。特乘作亂。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敵雖議和。而兩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偽齊明置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襄鄧。郢州又遣重兵歸川口。今乃卻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而自養之。爲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會俯去位。乃釋宗誠罪。久之。命澤以官。且給闌田。處其衆於淮西。澤命官在十一月壬午

尚書祠部員外郎呂本中依舊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以本中引疾有請也。

本中還職。在五月癸丑。今併書之。

起居舍人王居正言。臣聞殺人者死。百王不易之法。先王非不知

死者已不可復生矣。而殺人者又必死。蓋以謂殺人而不死。則人殆無遺類矣。此先王之深仁厚澤。萬世而不遺者也。臣伏見主殿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聽敕裁。取赦原情。初無減等之例。至元豐始減一等。配鄰州。而殺人者不復死矣。及紹興又減一等。止配本城。并其同居被毆至死。亦用此法。饒倖之途。既開。鬻

獄之弊滋甚。由此人命寢輕。富人敢於專殺。死者有知。沈寃何所赴愬。伏望陛下深軫至懷。監古成憲。斷自淵衷。俾從舊制。用廣祖宗好生之德。成陛下全活之恩。詔刑部看詳。申尙書省。後不行。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直祕閣知德安府韓之美。赴行在。命淮西提點刑獄公事李健權廬州。仍令江西制置使岳飛選官權德安府。規引疾不置。乃以規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規得祠在七月乙丑。

丁未。以忠銳第一將隸神武將軍。初。崔增從荆南制置使王玘討楊玄。遇賊死。玘因請其軍自隸。許之。進士潘濤特補右迪功郎。濤。南昌人。高祖慎修爲翰林侍讀學士。祖興嗣。自五歲得官。高蹈不起。韓琦。趙抃。張瓌。唐介交薦於朝。用爲筠州軍事推官。辭不就。年八十餘。乃卒。曾鞏。張商英言其賢。錄濤兄淳爲星于尉。蔡京用事。以淳與陳瓘親厚。又奪之。淳旣死。趙鼎率江西乞還所奪一官。以爲廉退自守之勸。故有是命。

戊申。罷婺州市御爐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胡桃紋。鴿色。會守臣王居正入爲起居舍人。而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羣吏以目俄頃之間。道路籍籍。有司過舉。上累盛德。下擾百姓。臣以更不施行。而聞之傍郡。蓋有不勝其憂者。乞明詔州縣。如有似此之類。許之執奏。上曰。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附火。只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蹙然曰。當艱難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詔吏部四選廣南窠闕。出榜。一季無人。

願就者。申朝廷破格差注。又一月無人願就。並送本路轉運司。時言者論。昨吏部闕少。權借廣南差遣。今未注之闕二百六十餘。而流寓及廣南土人。欲赴漕司。則無闕可得。理宜措置故也。

是月。閣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興。殺朝散郎通判府事侍其鏞。叛降偽齊。淮西安撫使陳規。卽遣使臣孫暉。廬州錄事參軍王彥融。往攝其事。暉。霍邱人也。

侍其鏞。淳熙二年。年。贈官。推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紹興四年】五月庚戌朔。徽猷閣待制知温州趙思誠試中書舍人。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集英殿修撰仇愈知廬州。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言。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申備職邊吏。欲遣老母將妻子詣江外安頓。宏願以身效死疆場。詔宏宣力日久。今來所陳。備見忠義。朕推赤心待人。並無疑問。宜安職守。勿復有請。宏起於諸盜。會羅興叛去。宏懼爲朝廷所疑。故有是請焉。

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孫舊行宮以爲便殿。許之。建炎末。上幸建康。卽以府治爲行宮。至是有旨撤其材以營新府。祉奏。今行宮在子城之西。偏側不正。朝廷若欲別造行宮。謂宜當子城之中。營建正殿。令與宮門相直。其見存屋宇。昨來營造。費用朝廷錢物不少。一旦拆除。前功盡廢。殊爲可惜。故有是旨。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縉紳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閣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顧同列閒情。猶不通。况君臣之際乎。陛下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幾。盡以付之二三大臣。間有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

相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意，每一號令之出一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後言於陛下而行之。盡復昔時會議故事，以踵前古都俞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謬，則鄭國之鮮有敗事，何足多尚。茲事體大，惟陛下留意。壬子，詔劄與三省樞院、川、陝宣撫使奏敵自鳳翔退走，詔劄與沿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

癸丑，左朝奉大夫范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上諭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刊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勝非曰：神宗史錄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修，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幸甚。先是參知政事趙鼎贊上，尤力，故以命冲。鼎奏：冲乃臣姻家，雖冲召命在，臣未到行在以前，及今來除授，並出聖意，竊慮士大夫不能詳知，謂臣援引親黨，乞罷冲除命，上不許。會新除宗正卿蘇攜丐免，乃復以攜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

鼎奏在是月乙卯，攜得祠在丁巳。

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

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尙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於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閒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迹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於廬舍積聚，山休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子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閒，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

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或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之人姓氏名字，相與誼盟，爲事魔之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謂此先王道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臣愚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謂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於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優加激賞，以勸其徒，庶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是日，邵武軍卒蕭吉等謀縱火作亂。

爲其徒黃嵩所告，同巡檢保義郎管遣直捕斬之，後以嵩爲保義郎，遣直遷一官。

嘉十二月丙申補官。

甲寅，詔淮南帥臣兼營田使，知通縣令衙內兼帶營田二字。州推判官縣簿尉勿並置，省路分都監巡檢監押監當等員。時言者謂方今國家大勢，以東南爲重，自江以北，皆吾屏蔽，不可謂殘破之地。遂忽之。今淮南官吏設員太冗，供給之須，必取於民，侵漁騷擾，爲害不細。兼所在皆有戍兵，別無捍禦，自可令爲屯

田既未起稅。百姓來歸。正當勸督耕墾。在守令加意而已。於是大省冗官。且令監司守臣條畫屯田利便。限一月聞奏焉。詔都進奏院依祖宗法隸給事中。初大觀閒。有旨進奏官供報稽遲失措。並且情犯申牒提轄官。相度輕重施行。二年八月建炎末。又申明之。四年十月二十日其後吏部請誤報窠闕等。從本部徑送所屬。

紹興三年四月十八日

後省以爲言。乃復舊制。

九月十七日

至是權吏部侍郎劉岑復請徑送所屬。後省執奏不行。故有是

命。是日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鄂州。初飛既出師。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庶幾必濟。飛將發。命軍士毋得踐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郢州。諭僞守荆超令降。超不從。有僞知長壽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飛怒。令軍士曰。城卽破。必生致之。城陷。超投崖而死。獲劉某磔之。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

熊克小廡徐夢莘北盟會編稱命司農少卿沈昭遠總其糧餉皆承誤也昭遠此時實以郢總餉此月乙亥方有旨復置司農

太府二少卿克

等不詳考耳

乙卯詔荆浙江湖通按邊報州軍。並置撥舖。每二十里爲一舖。增遞卒至五人。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違。如傳送金字牌法抵罪。提舉官常切點檢。翊衛大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爲神武右軍選鋒統領。用都統制張俊請也。

丙辰起復左朝奉郎秘書丞范同爲尙書祠部員外郎。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祕閣知揚州宋孝先。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靜江府劉彥適各貶秩二等。先是上命檢正官具宣諭五使檢察諸路事件最多去處。虞溥時以刑部員外郎權檢正。言明臺在廣西。削三十六事。檢察稽違。詔令一百四十事。平反刑獄二十五事。孝先提點本路刑獄。彥適爲轉運副使。坐失案所部吏。故責及焉。日曆此日不書彥適降官。今以十月二十一日刑部檢舉狀增入。詔僞造三省樞密院印者。雖奏裁。並依本法處斬。更不原貸。令所在榜諭。

丁巳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棊密禮言。檢會知湖州汪藻得旨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本所見已開局。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纂修日厯。竊恐更不須在外別行編類。乞下藻將搜訪到建炎以後文字。赴本所照使從之。自天聖以後。史官遷徙不常。中經渡江。朝廷文書。悉行委棄。藻奉詔訪求。其備未及。修纂至是。密禮取而專之。俄密禮罷去。後十餘歲。日厯始克成書。首尾不全。前後舛錯。不可勝數矣。幸川陝宣撫使王似等言。川陝監司帥臣闕官。或去替不遠。乞從本司一面選差主管職事。詔奏。應轉運司知通窠闕。及簽判知縣。亦乞權許本司選官奏差。庶幾事宜之際。得人倚辦。詔如差待闕帥臣監司。前期每闕具三兩名聽旨除授。卽非次見闕。不可待報。許一面擬差。詔奏。其餘堂除及安撫茶馬等司。辟闕。依已得旨。一面選差。元繫逐路運司窠闕。卽令轉運使依舊法施行。自張浚召歸。朝廷以寒士久不得祿。故條約之。中衛大夫濟州防禦使孟涓。知泗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知楚州。主管沿淮安

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岷州團練使許大同知漣水軍。先是知泗州徐宗誠既罷去，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楚泗漣水軍招信縣洪澤鎮五處皆係沿淮邊面與齊地接界水陸四衝要害去處自來官屬皆未得人所以前後斥堠不明探報誣罔大失倚賴乃召直祕閣知楚州楊揆閣門祇候知漣水軍丁禕還朝而命涓等焉翌日遂以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東宣撫使前軍統領張順充淮東兵馬都監洪澤鎮把隘左武大夫温州團練使宣撫使選鋒第三副將兼水軍統領祁立充楚州兵馬鈐轄招信縣把隘皆用世忠奏也。日原書此事但云樞密院勅會而未云今欲差某人云云有旨並特依所乞則是宣撫使奏也今修潤附入既而金僞入寇涓等率望風逃遁卒不能保其境焉。

尙書考功員外郎孔端朝西建立政事既有其實感悟人心必假於言今陛下留神治道刻意恢復聽覽至勤奉養至約行宮不逾牧守之居射殿止用茅茨之制聲色無所親幸訐直每加優容臣叨備朝列耳目所接乃幸知此數端則既有此美實矣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四方萬里之遠何自而知哉臣愚無識謂宜用陸贄所言凡制誥號令因事見辭以謙抑爲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恥圖復故疆之意而侈大夸矜之詞無所雜於其間人非木石誰不知感誠如是雖夷狄之彊猶將憚而屏迹彼盜賊叛逆本皆吾民其有不歸命者乎疏奏詔下示內外制詞臣。

戊午翰林學士綦密禮試尙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中書舍人張綱皆上書待罪詔令供職靖康初端朝爲太學正寇至而遁坐停官密禮力爲薦延召對改秩遂除省郎至是首以詞臣失職爲言

蓋指密禮也。議者薄之。

此以紹興七年十二月戊寅李誼劾疏修入。

詔監司郡守常切幾察賊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

覺察。取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兼祕書省著作佐郎郭孝友言。今東南州縣。無水旱之災。夷狄之禍。而居無尺椽。饜無盛煙者。賊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賊吏。乃煩朝廷遣使以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陛下申命有司。禁貪墨於未發之前。消姦宄於未形之際。監司郡守不覺察。當免。巡尉將校不斬捕。以重論。如此則賊吏革心。盜賊破膽。民安而物阜矣。故有是旨。

庚申。詔日厯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實錄事件聞奏。時已命官更修兩朝史。而言者以爲祖宗以來。法度具備。海內乂安。自熙寧中王安石爲相。盡取而變更之。當時有識之士。如韓琦、富弼、曾公亮、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范鎮等。皆爭議於朝。相繼黜逐。及哲宗卽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嘗諭大臣曰。先帝所立之法。民間不以爲便者。徇至公改之。又曰。餘可守者。不宜輕易廢改。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知之。然則元祐之政。乃是順人情。合公道。復祖宗之舊。成神宗之志也。其後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怨造謗。痛加誣詆。指白爲黑。變是爲非。邪正善惡。顛倒交錯。馴致危亂。在紹聖時。則取王安石日錄。用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焚毀時政記日厯。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奏事端。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也。然神宗實錄。其間猶有朱墨元本。他日尙可考訂是非。至於哲宗朝事迹。載在時政記日厯。

者皆爲蔡京取旨焚毀滅跡。紹興元年有進士黃縱者嘗繳進其父籍沒京家所藏之餘。又皆殘闕不全。若非及此之時。尙有故家善類。父祖傳習之書。師友聞見之論。使之刊正。則雖今之縉紳習觀誣謗之史。猶有信以爲然者。況可使無惑於後世乎。恭惟宣仁聖烈皇后以三朝母儀之尊。抱孫臨朝。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羣邪協謀。公肆謗毀。忠臣義士。疾首痛心。莫之能救。姦人敗露。公道乃明。靖康中追貶蔡確。其後竄逐蔡懋。蓋爲此也。陛下卽位之初。首下詔曰。宣仁聖烈皇后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刊修。播告天下。屬以車駕南幸。圖籍散亡。史官廢闕。未暇舉行。近雖再降指揮。令史官看詳重修。尙恐論者以爲朝廷方修武備。指此爲不急之務。又復悠悠。則一代信史。無期可成。數年之後。故家零凋。耆舊老死。傳聞訛謬。載記失真。益難取信矣。欲望睿慈。特降詔旨。明示聖意。選擇史官。責以歲月。先令刊修哲宗實錄。候成書。然後取神宗實錄。朱墨元本。考正是非。修定施行。從之。詔故簽書樞密院事王淵歿於王事。更特官其家二人。淵之死也。已用使相例。官子孫八人。又以其子幼。錄其女之夫。修武郎焦潔爲閣門祇候。至是其家有請不已。上特予之。潔。陝西人。父安節。嘗爲隴右都護。

潔除開職在四月甲辰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乞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臣蒙

陛下厚恩。不思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上以章示二人。他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峻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寇恂。賈復。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卽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仍舊從軍。熊克小麻。世忠乞差。劉光弼充本軍統兵官。蓋

依日麻所書也。日麻五月十四日癸亥。樞密院劄子。已降宣命。改差下項人充逐路兵馬副都監。依舊韓世忠下使喚候事。寧日申取樞密院指揮前去之任。數內劉光弼。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替王宗道成資。滿闕與王勝呼延通等並命。則是光弼元在世忠軍中。也。恐時政記微有差誤。今略刪。詞令不抵格。更須詳考也。

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儂。自吉州率宗室還居紹興。至是入對。士儂言。昨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役。後來被旨召還。又自虔洪度嶺。首尾五年。衰病日增。乞罷宗正司職事。除一在外宮觀。詔不許。士儂又言。靖康末。蒙太母密旨。遣臣管押張邦昌齋圭寶詣南京。其一行官吏。並已推恩。獨臣未霑恩霈。乃詔其子秉義郎不議換文秩。翊郎不抽換環衛官。

壬戌。詔李橫軍中文臣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等十三員。並發歸吏部內借官人依條施行。癸亥。日麻所乞關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內東門司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

恭密禮復以爲請。乃許之。上因言禁中有事。皆遵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議改更。亦厭紛紛多事也。熊克小廡在甲子。今從日廡。殿中侍御史常同守起居郎。新除起居郎胡寅別與差遣。時趙思誠新除中書舍人。

徐俯去位。朱勝非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爲執政。同言松年乃王黼客。宜和閒。劉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爲執政。可乎。思誠挺之子。挺之首陳繼述。實致國禍。且與京黼同時執政。今公道旣開。豈可使其子尙當要路。勝非不悅。同坐是徙官。思誠亦辭不至。朱勝非行述云。勝非爲宰相。每萬士而言路輒不容。朝士問勝非曰。胡不辯之。

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爲賢則用之。言者論其否則退之。初無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聽言。乃盛德事。勝非若於榻前辨是非。言未必不直。然不知我者以爲壅塞。豈宰相事哉。問者竦然。案此所云。與常同益官事差不同。今併附此。更須評之也。旣而復以

寅爲直龍圖閣。知永州。寅除命在八月甲午。尚書右司員外郎袁正功直祕閣。知饒州。以正功引疾有請也。武功

大夫藍珪爲內侍省押班。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朱萬年特遷一官。以往來關師古軍前計議有勞也。

甲子。參知政事孟庚兼權樞密院事。時密院全闕。官用故事而有是命。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復資政殿大學士。知温州。閣門宣贊舍人添差浙東兵馬都監劉綱充淮東兵馬鈐轄。泗州駐劄。徽州進士汪仲卿言有二子汝賢。汝嘉。習童子舉。乞考試。詔賜錢五十千罷之。

乙丑。襄陽府免解進士謝製補正迪功郎。製在李橫軍中。累經借補。至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有請也。丙寅。尚書左司員外郎虞澤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晏敦復試左司員外郎。

丁卯利州觀察使新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知壽春府琮以母老力辭不赴

熊克小廡載琮除壽春府於今年三月蓋誤

戊辰罷諸縣武尉見任人並不釐務聽成資罷

辛未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韓公裔辦皇城司

壬申三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一十一事歸之六曹應合呈知文字令宰執應輪日請筆民詞令都司簽貼始用虞澤請也上諭朱勝非曰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曹不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宜專責長貳毋得循習苟且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頓首謝

中興

聖政臣留正等曰大事關僕射者所以著唐制之得體宰相不親小事者所以讓蜀臣之失職蓋執刀斧運斤鋸左右趨走者衆工之所服役而梓人則不過司繩墨正大綱餘無所事焉且天官雖均列六卿而以治典居六卿之冠明六卿分任庶務以逸夫天官耳不然百官庶府條目如蠅雖然嚴諸密庭殆有不勝應者何以優游講究國家之大事耶太上皇帝高見遠覽清中書之務勸分職之官責六曹長貳無得苟簡而專以恢復大計屬宰臣可謂得任人之要矣傳曰揭裘者振領綱舉而目張其所之謂歟

癸酉詔修國史日厯所復以史館爲名用修撰蔡崇禮等請也密禮等又言神宗皇帝實錄自有舊來朱墨本係元祐年所修已是成書其朱本係紹聖年因蔡卞起請重修將舊書所載多所增損務要附會一時紹述議論深詆元祐史官之非其間言語不無過當失實然亦有別行檢會引用照據以證墨本未盡去處并將二本參照修定委是詳備欲乞從本館先據朱墨本看詳重修如或尙有合行取會照對文字逐旋申明取索施行哲宗皇帝實錄係崇寧以後蔡京提舉編修敘事之外多是增飾語言變移是非殆

非實錄之體。成書之後。其當時時政記等。應干文字。又皆焚棄。竊恐所載。不無更改。隱漏失實。卽難以便據舊錄。重行修定。欲乞從本所。逕旋申明於諸路州軍。及舊臣之家。更行取索。求訪當時文字事蹟。案據參照。看詳重修。庶無抵牾。從之。起居舍人王居正。兼權中書舍人。以張綱獨員故也。

甲戌。監察御史魏玘。守殿中侍御史。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其二。先薦牛。後羊豕。其三。尊罍之數。其四。升祠祭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冕服。舊自七旒。已下凡三等。今增爲四等。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義。請改用質明。其八。行事官致齋。勿給酒。其九。以侍中。中書令。等侍立侍閣門官。其十。設席升煙奠冊。勿以散吏。其十一。樂曲先製譜。後撰詞。非是。請倚詞製譜。其十二。皇帝還位。當歌大呂。以易黃鍾。皆從之。其一。請以玉爵。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制度不合古。請用政和新禮。改造。未克行也。

案宋史。紹興四年。太常寺看詳國子監丞王普。言明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並從之。其九。設神位版。其升煙奠冊。不當委之散吏。其十一。皆樂論。此本其九一條。文義脫誤。疑當併入其十條內。又其一。其五兩條。皆未克行。亦與史

異。

詔神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千。戍虔州。專一措置虔吉一帶盜賊。權聽江西帥司節制。先是岳飛

出師。已破賊首鍾十四等十餘寨。至是其徒周十隆等出沒未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所部往討之。

左從事郎樞密院編修官田如鼈。特改京官。以斬南安賊劉洞天之功也。

事見元年二月。

乙亥。權尙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初。都督府旣罷。舜明引疾乞奉祠。遂不

赴行在。詔舜明江上宣勞日久，特除徽猷閣待制宮觀。言者論舜明諂事權臣，至同僕隸。去年韓世忠移屯鎮江，舜明盡刷江東一路財物以行，上下怨憤，刻薄苛擾，無勞可錄。又權侍郎未及二年，未應元降指揮，望賜追寢，以重名器。舜明由是改命。中書舍人張綱當制，改送刑房行詞。論者非之。

改送刑房，作責降人命，遇大禮不得奏。此言

者論張綱章疏云耳。

丙子，命館職編集建隆至元符七朝制詔錄，用祕書少監劉大中請也。其後不克成。

此據會要。

丁丑，詔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左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趙令應特轉行左中大夫。初，令應奉詔選宗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育之。

明

可愛，日麻所書上語云爾。詔興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權太常少卿樓煥劄子。吳才人位主管文字馮才申本位和州防禦使。歲年八歲云云。伯玖即處也。

前二日，上諭輔臣，且言向日賜名璦者，亦令

應求來，可量與恩數。朱勝非曰：令應見乞磨勘，有司以礙法方欲奏稟。上曰：凡宗室恩數，當從優例。況令應又有此功耶。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於私第，建閣以藏所賜宸翰，乞賜閣名。詔名懋功。已而翰林學士蔡密禮言：祖宗以來，人臣之家，不聞有以所藏御書賜閣名者。始於蔡京崇觀間，賜第城西，遂起君臣慶會閣，錫名揭榜，以侈大之。由是大臣貴倖之家，更相援比，以邀上賜。無聞內外，兵火以來，所存無幾。今

陛下乃於世忠復有此賜。竊探聖志，蓋以寵光世忠，勉其立功之志，以散豔諸將，非若前日誇諛之風。未有過舉。然方京都淪陷，官省汙穢，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所藏七朝典訓，一時委棄。而陛下乃自以所賜將臣御書聽其建閣，且爲製名，顯示天下。臣恐有識之士，得以竊議，而未以爲當也。在世忠之分，則被遇聖主，感激眷知，親獲宸翰，焜燿私室，寶藏崇奉，唯恐不至。實臣子之義。願陛下勿與焉，斯可矣。欲望指揮，特賜追寢。今後臣寮不許有請，仍著於令，以明陛下謙恭抑畏之德。欲之。

密禮所奏，在六月庚寅。今併附此。據克小麻云：世忠乞賜閣名，見宋勝非

開居錄案日麻有世忠密禮奏狀全文，會要亦備載此事，克不細考耳。

戊寅，持服人前直祕閣范寅敷卒。

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僞齊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七

【紹興四年】六月己卯朔。武成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援舊例。乞行移所部帥臣監司用劄子。許之。左諫議大夫唐輝言。自來行移。惟三省樞密院用劄子。他司皆不敢用。所以尊朝廷也。軍興以來。領宣撫使者。皆見任二府。故用劄子。向因主兵官輒用此例。已得旨。總兵官行移。輒用劄子者。徒二年。伏見昨來孟庾爲福建路宣撫使。世忠爲副使。是時以庾參知政事。故行移皆用劄子。今世忠非帶三省樞密院職事。恐難用庾例。乞付有司參照條例改正。從之。未幾復詔世忠於所部州縣聽用劄子。唐輝乞改正。在此月乙未。許世忠行移州縣用劄子。在七月丁丑。今刪書之。

癸未。詔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趙令應轉左太中大夫。指揮勿行。上旣遷令應。而中書舍人張綱言。太中大夫非侍從不得轉行。今令應以庶官超轉侍從。於法有礙。且自崇觀以來。士風不競。叨竊官寵。往往不循資任。遂致紀綱大壞。陛下慨然念治。將欲大變其俗。故前日冒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審量。中外有諷之士。方竊欣幸。以爲自是復守祖宗之法。今乃緣令應之故。復違舊章。超遷官秩。臣所未喻。兼令應在宗室中。廉聲不聞。望賜寢罷。疏入。詔以次官命詞行下。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庶官之不可轉行太中大夫。乃祖宗之法。萬世不可改易。豈俟臣等反復論說。而後知其不可。若以一太中大夫爲不足

惜則宗室之爲承宣使者不旋踵求爲節度使陛下是時何以御之上以爲然乃寢其命拱衛大夫同知觀察使胡愷大閹楊戩妻姪也靖康中已致仕至是大將有薦其筋力未衰者詔起舊官左諫議大夫唐輝言愷用戩恩澤補授數年之間共轉一十九官任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及主管御前事務盜取恩賞人所切齒今一繫名軍中便爲掌兵官月俸不下數百千愷可再任卽童貫梁師成譚稹之徒其親屬亦皆當任用矣豈所宜哉命遂格

日歷無愷落致仕之日止因輝奏疏書之疏言黃綠請託以爲筋力未衰或是韓世忠所薦亦未可知當考

甲申饒州進士金覺言賣到祕要天文太乙遁甲兵書等未敢投進望付三省呼召容臣賣所有圖書謀策次第條陳詔赴都堂審察

乙丑詔洪州鄉貢進士黃雲翼令引對雲翼豐城人初名時起嘗舉進士不第後以入贊授官至是更名上書故得召未幾殿中侍御史魏矰言其本富家子嘗殺人亡命乃罷之雲翼猶上書不已矰力論其素行凶惡愚弄朝廷詔押歸本貫

雲翼上殿指揮更不應行在六月甲辰押歸本貫在八月辛卯

丙戌詔今後樞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令三省官通書檢時議者以爲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爲職固亦無所不可言矧廟堂二三大臣爲人主股肱耳目賴以圖回天下之治豈容於事有不預聞者乎今日國家之急莫過於邊事大臣任責亦莫先於邊事正須衆智協謀今宰臣旣已兼知右府矣欲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參知政事同議仍令書檢庶幾商確僉允動無遺策舊制三省奏事畢樞密院

別班再上。自渡江後。三省密院皆同班進呈文字。其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並機速房掌行。如事體稍大。三省密院官同議進呈。退回批旨奉行。密院官押草檢并劄子。至是宰相朱勝非參知政事孟庾並兼樞密院。言者嘗謂當國者不知兵。又乞密院令參知政事通知。蓋以屬趙鼎也。由是勝非忌鼎益甚。言者論當國者不知兵據

趙鼎事實云爾。詳見九月鼎除川。陝都督注。案日曆。此月乙酉唐輝對。丙戌魏江對。此事疑江建議。亦未可知。當考。熊克小廬載此事於五年六月庚戌。蓋差一年。是時孟庾沈與求二參並已權樞。克實長誤。今從日曆。

丁亥。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楊仲先爲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用宣撫使奏也。

己丑。詔大理寺捕雄州人王友直治罪。友直。榷場大僧也。嘗上劉豫書。乞招李成歸附。有云。陛下若得李成。如漢得關羽。唐得尉遲敬德。又云。劉光世非中興之將。呂頤浩非中興之相。又乞令李成作江淮兩路制置使。只在淮南駐劄。陛下津置糧道。就兵取江浙。其言多所指斥。莫州商人王孝謹嘗見其書。至是友直在平江。爲孝謹所告。捕得刑之。日曆。今年八月十三日庚寅大理寺劄子。樓勳得王友直招於劉。讓上策及有指斥言語。乞據所招結案。奉旨依不知如何行遣也。

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試舉人。令宣撫使於置司州置試院。選差有出身清彊。見任轉運使副。或提點刑獄官充監試。於逐路見任京朝官內。選有出身曾任館學。或有文學官充考試官。務在依公精加考校。杜絕請託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與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故復令類試焉。日曆。十二日庚寅。陳與義已見進對。十四日壬辰。禮部狀勳會云云。以此知爲與義請也。

入內東頭供奉官鄭弼。西頭供奉官盧祖道各追二官。

東頭供奉官徐奕、高品徐申各追一官。先是弼等與入內黃門李廩並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私第會飲。廩卽座上刃傷弓兵。事聞，詔以廩屬吏。弼等坐違制與主兵官交通抵罪，而奕、申與世忠連姻，故未減之。俄又轉弼爲敦武郎，出監宣州商稅。

弼差監稅在八月癸卯。李廩七月戊午行遣。

詔自今特添差官並作不釐務，其俸給優從並

減半。

慶元隨敕申明。

甲午，詔明堂大禮所用逍遙子權往製造，其祭器什物令禮官講究其可減者。先是御輦院乞造逍遙子工部言，約用金九十餘兩，詔以銀塗金代之。修內司又請雅飾朝殿及周迴宮牆至便門，左諫議大夫唐輝言，禮有隆殺，在於因時。陛下自南渡以來，服用之物未嘗增飾，況親祠不出行宮門，而內外皆丹雘，此於欽祀何所補哉！今強敵蓄謀未已，叛逆竊據中原，日夜窺我邊陲，而朝廷百司綠明堂大禮，講求儀物，大興土木之役，廣求雕鏤文繡，此皆有司之過。邇來霖雨不止，艱食可慮，若縱爲無益耗蠹金帛，他時但貽陛下之憂。望令有司照紹興元年體例，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務存其實。庶爲盡善。時已罷雅飾朝殿宮牆，故有是命。

乙未，給事中胡交修試尙書刑部侍郎，中書舍人張綱試給事中。殿中侍御史魏玘言，竊惟陛下以霖雨未解，夙夜憂思，凡可以消弭災沴者，無所不用其至，而百姓愁嘆，或傷和氣。臣訪聞諸州縣催督夏稅，并和買綱絹，急於星火，至有限五月數足，百姓開關輸送，乃倍所賦，矧方遭此水患，妻子號泣，散佑田野。

忍以追科迫之哉。二月內戶部申明諸路上供。令七月終以前起發數足。繼因臣僚論列。已奉聖旨展一月。今漕司州縣望風。故促期限。政苛刑酷。遂使元元重罹其毒。臣竊詳戶部元申明之意。本爲大禮賞給。然今府庫中豈無見存綱絹。儻一竊留爲冬衣大禮之費。俟過二事。方得別支。似無違礙。昨來戶部初不曾分今年冬衣大禮。及明年春衣所支各若干。又不曾量度諸道里遠近。一概限七月終起發盡足。而監司守令。各非其人。吏緣爲姦。浸成大弊。夫農天下之本也。軍旅資糧。官吏俸入。悉出於此。奈何坐視不卹。就使困苦哉。欲望特委大臣會計冬衣大禮所用。參酌諸路遠近。量寬其限。事責憲臣。覺察州縣騷擾。并受納官吏之弊。案劾以聞。擇其尤者重坐之。敢有隱庇。致臣僚論列。並連坐。庶使斯民仰懷陛下撫存之意。變愁嘆爲謳歌。實弭災之一也。詔專委諸路提刑司檢察。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時戶部尙書黃叔敖。理財峻急。故缸以爲言。諫官唐輝亦論政事失於下。則天變動於上。望陛下勿以堯湯水旱爲運數之不能免。勿以緇黃祈禳爲足以消弭。更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實。無見於空言。斯爲盡善。又前日之雨。浙右民田所損已多。軍食所須。正宜預講。此殆非細事也。詔劄與三省樞密院。詔楊華特補修武郎閣門祇候。添差臨安府兵馬都監。樞密院奏華已受知鼎州程昌寓招安。故有是命。

五年六月十三日高輔乞改正狀
稱程昌寓用本州添差統制彭琦

樞本路兵馬鈐轄進兵攻討黃
誠等是致楊華畏懼出降當考

右朝奉郎直祕閣新通判長甯軍李邦獻職名。令川陝宣撫使審量追改。胡

交修之在後省。援建炎討論指揮有請。故奪之。是日金星晝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朱勝非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元祐中任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卜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刪改。僮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刪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恤也。勝非曰。冲不得以此爲辭。今聖斷不移。冲亦安敢有議。上復愀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雖嘗下詔辯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朝夕欲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

昭慈遺旨詳具建炎四年十二月己卯

起居郎常同兼權

中書舍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灑兼權給事中。詔增置祕書郎著作郎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宣和間有詔祕書省自監少外。以十八員爲額。建炎間罷去。近歲纔復六員。禮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留神治道。急於人才。收召未已。而遠方之士。方且麇至。誠恐未足以待之。今郡縣添差之官。莫知其數。一通判鈐轄之俸。不啻養三四館職。一監當椽尉之俸。足以養一館職而有餘也。若更以一州添差之費。待天下之英才。誠未爲過。乞詔執事議益增館職之員。故有是旨。

丁酉。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席益復端明殿學士。知潭州。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折彥質。知靜江府。徽猷閣待制新知靜江府程昌寓復知鼎州。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鼎州楊可輔充湖南兵馬鈐轄。潭

州駐劄。初，荆南制置使王瓌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賊衆萬餘。然賊累殺瓌所遣持黃榜使臣裴彥、晁遇等，且乞割州縣如溪峒故事，而行在未知也。王瓌奏招安萬餘人，以秋七月朔降出，今并附此。彥質與瓌舊不協，請易鎮，不許。趙鼎嘗爲

彥質辟客，至是改命之。左從政郎充敕令所刪定官謝祖信，左從事郎湖南安撫使主管機宜文字王銖，並改合入官。時二人以薦得召對，而祖信奏疏論名實之辨，以爲今國家之不競，在於士大夫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持爲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爲智，知無不爲，則見爲生事，服勤州縣，則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寢以不理，要解事之目，而舊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其名甚美，其實無補。伏望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於國者進之，察其虛名無實，欺衆要譽者退之，則好惡彰，風俗變，而眞賢實能出矣。銖，元城人也。祖信已見紹興元年。左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林季仲行

祕書郎季仲爲趙鼎所薦，召對而有是命。

戊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並隸樞密院。熊克小歷於此日始書改軍名蓋誤。

己亥，左承事郎李公懋守祕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詔今後除授館職寺監丞博士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外監司帥司並命詞給告，承務郎已上差遣給敕命，惟選人止用劄子。先是建炎初有旨，非侍從除拜並出敕。元年十月丙午除旨。其後稍及貼職遙郡。二年六月辛巳。又及文武官六品。四年四月辛丑。至是職事官自監察御史已

上出告。餘止出劄子。議者以爲卑陋。削弱。殊失國體。至如館職。天下之清選也。而用幅紙除授。反不若黃冠祝髮之流。以綾紙爲度牒。恐非所以獎士類。尊朝廷。事下吏部。如所請。而計議編修官如舊法。止出敕焉。進士石公孺特補右迪功郎。公孺以薦對而有是命。已而言者論祖宗朝白衣授官如蘇洵輩。數十年間未有一人。屬者以進士召對。錫官。殆無虛月。使果學識才行。悉如蘇洵。則可。萬一有如胡蒙。薦李杞。補官之命方下。而所屬捕獲私醢。乃不敢治。豈不傳笑四方哉。衆口藉藉。咸謂僥倖之門一啓。寔與異時八行之舉無異矣。欲望特降指揮。若進士隱逸。實有文武經世之才。方許論薦。其已收召。則願朝廷更加審察。取其上焉者官使之。次則錫以處士之名。下焉者量賜束帛。庶使人安義命。而入仕之門。不至僥倖。實今日治道所當先也。從之。

日麻臣僚上言在此月辛丑。今併書之。公孺初見紹興三年七月。

故承信郎田承寬妻王氏特封宜人。承寬本歸

明寓居廣右。王氏常遣家丁自備糧餉。助官軍討賊破之。提刑司上其事於朝。故得封。

庚子。吏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神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案。當時詔本日麻。時政記以爲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子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中間更有異議。其所以召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於神宗皇帝之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尊奉初詔。卽非輒詆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皇帝當自更之。豈待元祐。臣竊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繫之大者。無出於此。或恐有補遺闕。謹以投進。乞俟御覽畢。宣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爲案。

底從之。

辛丑詔祖宗正史實錄寶訓會要令史館各鈔錄二本一進入一付祕書省以起居郎常同言渡江以來搜訪僅足今三館祕閣尙寄佛廬一旦守護不謹則累朝盛典又復散落故也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

揆再責白州別駕本州安置揆坐販私鹽議罪至是始貶

事初在去年八月戊申

起復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言奉制書起復竊見明堂大禮宰執例差五使臣身有衣制深慮不合陪侍親祠望令有司討論典禮付臣遵守詔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開奏

壬寅作明堂行禮殿於教場調紹興府湖州卒二百爲增築之役詔秉義郎王評前差季州澈浦巡檢

指揮勿行先是評以內降得差遣左諫議大夫唐輝上疏引康定元年詔及嘉祐中鎮海軍留後李璋內

降指揮轉官爲諫官陳升之劾奏謂銅以爲祖宗之功令如是今一巡檢不足道恐此風滋長自此攀援

不已當不止於求乞巡檢矣望賜追寢仍詔三省密院繼自今應干請內降指揮許執奏不行庶爲後來

之戒上乃罷之初置史館校勘員以右迪功郎鄧名世爲敕令所刪定官充校勘惠州牢城人呂頤

許自便願爲南劍州同巡檢坐殺苗傅之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

事初見建炎四年三月

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

入內內侍省押班李叔輿在外宮觀以疾自請也

甲辰戶部尙書提舉樞貨務都茶場黃叔放充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殿中侍御史魏矼論

其闕葺老謬職業不修也。訂言數易鹽鈔。蔡京之亂政也。自叔敖在戶部。財用略不經意。一有不足。又變鈔法。朝令夕改。失信尤甚。遂使富商大賈。陰伺國用將乏。則不復入納。惟幸變法以規厚利。朝廷舉措。反爲所制。而費本無餘之人。至有待次累年者。怨嗟盈路。所不忍聞。此其罪一也。霽爵爲官戶。童貫之弊法。叔敖去年倡爲博糴。自承信迪功郎。低價以售。遽理官戶。蔭及二代。應兼併之家。遂與公卿無異。悉免科徭。而貧民下戶。乃苦差役。破家敗產。在在有之。罪二也。叔敖性與小人合。四司事務。取決於胥魁毛漸。吏緣爲姦。莫敢誰何。凡出厯交綱之屬。非厚賂不行。罪三也。夏稅物帛。非皆給大禮之用也。叔敖今春申明行下諸路。令七月終。悉至行在。計江西道里。兩月程方至。若此者。是五月當納足耳。州縣望風。急於星火。民間買絹一匹。至錢八千多。至十千。此在朝廷無毛髮之益。而於百姓有邱山之害。罪四也。權貨務利源所在。頃者監官張純。納賂狼藉。叔敖公然容庇。又縱其姪擇佳物而市之。純既敗露。朝廷委辟士夫有才。者使爲監官。叔敖不之恤也。豈士大夫中。悉無幹才以充是選哉。罪五也。廷尉者朝廷之獄。天下之平也。頃叔敖姻黨張覲。以藏汗不法。送寺根治。俄干政府出之。三尺安在哉。罪六也。伏望早賜黜責。以警失職之吏。後二日。降叔敖爲徽猷閣待制奉祠。右宣義郎直祕閣張元亨。乞知鬱林州。

元亨初見建炎三年二月。

制曰。爾

僞僞之族。久冒寵榮。乃敢請於朝。爲郡嶺外。吾忍以遠方赤子。餌汝哉。中祕清塗。非爾所居。其歸銓曹。尙界爾祿。往圖自效。毋重悔尤。可落職送吏部。

元亨免喪。近三年。至此方乞差遣。當是因與朱勝非有連。故敢陳乞也。

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

軍統制楊沂中將逐軍近日強刺人數。並給據令自便。自今違犯統制已下重行停降。使臣行軍法立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先是行在諸軍多強刺平人爲兵。人有斬手指以自免者。左諫議大夫唐輝言。輦轂之下人心必搖。乃命軍效權住招收。仍令樞密院給黃榜曉諭。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西兵馬鈐轄杜滿改荆湖北路兵馬鈐轄。依舊統制軍馬。鼎州駐劄。聽守臣程昌寓節制。太常奏諡故資政殿學士王存曰莊定。

丙午執政奏事。上顧謂曰。岳飛已復襄郢。尼瑪哈聞之必怒。況今正是六月下旬。便可講究防秋。儻敵人尙敢南來。朕當親率諸軍迎敵。使之無遺類。卽中原可復也。若復遠避爲泛海計。何以立國耶。權尙書吏部侍郎劉岑改戶部侍郎。岑乞依舊帶權字許之。左儒林郎建州觀察判官黃彖乞守本官致仕。以所得陞朝恩。贈其父意一官。吏部言事干風教。望特依所乞從之。右儒林郎新紹興府觀察判官楊真卿除名。潮州編管真卿建安人。政和間以蜜煎遺梁師成得官。累爲本路漕屬。至是該討論。乃妄稱因進伯祖億言靈州事宜補官。都省以爲不合審量。遂得調。言者論之。下大理鞠實而有是命。

是月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隋州。初飛令前軍統制張憲引兵攻之。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使中軍統制牛皋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而城拔。生執僞知州王嵩。送襄陽府。磔於市。飛之復襄郢也。選鋒軍統制董先頗有功。先皋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爲將。初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社入辭。上召對於內殿。社奏今日之事當先定規模。使沿江上下表裏之勢相接。社至官。遂與左承奉郎通

判府事吳若、右迪功郎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克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至上之，其說以爲欲守東南，則淮、甸、荆、州皆不可失，朝廷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今士氣未振，難以議戰，但當謹守封疆，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甸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合屯軍馬，西與四川形勢聯接，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以抗禦。雖未翦去凶逆，南北之勢成矣。今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皆屯江左，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慰四海來蘇之望，鼓作士氣，以待天命，其爲說甚備。克，晉陵人，有能詩聲，社尤信用之。呂祉所上疏，不得其日。案建康知府題名，祉以去年十二月到官，而疏中有屯軍襄陽及遣使待報之語，當是襄陽已復之後，章誼未歸之前，故參酌且附此月末。

是月，焚戮犯南斗。此據趙姓之遺史。

是夏，僞齊劉豫以僞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使，清臣毀景靈東西宮等。

僞豫傳：五年夏，毀折景靈東西宮云云。僞阜昌五年即今

也。年。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左監軍昌自祁

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維、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監宗弼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遷西京樞密院於歸化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八

【紹興四年】秋七月戊申朔。曲赦虔州。降其州雜犯死罪囚。釋徒已下。以招盜之未平者。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

己酉。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爲吏部尚書。

庚戌。尚書刑部侍郎胡交修兼侍讀。左諫議大夫唐煇試給事中兼侍講。端明殿學士新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益充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樞密院言。本路見討捕楊么。王瓊已充制置使。故有是命。仍促令之鎮。詔戶部侍郎兩員通治左右曹職事。以侍郎劉岑有請也。元豐舊制。尚書一員。侍郎二員。分曹治事。艱難以來。止除長貳各一員。通管本部事。至是並除兩侍郎。故申審焉。是日。建昌軍亂。殺知軍事左朝請郎劉滂。建昌兵素驕。邀取無藝。滂以法裁之。及是市肆聚博。羣卒掠取不從。遂毀撤其肆。毆傷其人。滂杖而責償之。衆憤。兵馬監押沈敦智以俸緡代償。且以言激衆軍士。修達、饒青等相與作亂。殺滂及其家。通判軍事張械判官趙不停皆死。賊遂脅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義叔權軍事。盡刺彊壯爲兵。欲縱掠傍郡。義叔諭止之。乃嬰城自守。滂。東陽人。嘗爲太常博士。用近臣詹義。

汪藻、李公彥薦守建昌軍。及是遇害。

熊克小廩載建昌亂在此月戊申朔。蓋因汪藻、劉滂、慕志所書也。案日廩八月十六日癸巳。侯愈奏沈敦智事云：七月一日敦智向兵士危先道，知通捉得你去，定是斬了。何如

各人且逃避走閃。至初三日，修途鼓乘傷害，知通又十一月一日丙子，張澄奏王羲叔事亦云：七月三日曉，諸軍變亂，殺死前任知通。初三日庚戌也。故附於此。日八月二十二日己亥，樞密院言：建昌軍賊饒青等殺害知通，與愈所云修途稍兵，今兩存之。張致遠奏建昌城中被斃者萬五千。當考。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孔傳聞變，用樞密院計議官李薊、旗榜招之，且乞兵於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以討賊。傳、道輔孫也。

辛亥，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沈晦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晦過行在，面奏藩帥之兵可用。謂唐中年平安，史用朔方、太原兩軍。末年平黃巢，用忠武、大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每處各有兵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陸軍守隘，彼難自渡，設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而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犯，則五郡尾襲而邀擊，敵安敢遠去。頃歲敵敢越中山、河間，正以兵少。若太原則不敢南逾一步，此制稍定。三年後移軍江北，糧餉器械悉皆自隨。所至便成全盛。晦又言：大將與帥臣各有所職，若全倚大將，恐不能辦。近年杜充總大兵在建康，而帥臣陳邦光不爲措置，及充迎敵而邦光被繫，以至周望去而湯東野逃，郭仲荀去而李鄴降，皆坐此也。望撥零兵二千付臣，并令臣募敢戰之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之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況東晉常謂京口兵可用，故北府號爲最精。唐亦用宣、潤、弩手、平淮、旬。時方以韓世忠屯兵在

府故其言不行。詔以湖南上供錢三萬緡爲安撫司諸軍大禮賞給之費。長沙舊無屯兵。自李綱爲宣撫使。始將兵校二萬一千餘人戍其地。轉運司言無窠名應副。故以上供錢助之。

壬子。殿中侍御史魏玘。乞詔大臣采司馬光之儀。置總計使。以大臣領之。詔三省措置。後不行。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錢十萬緡。爲除戎器之用。仍以金錢度牒中半給之。先是俊請造長甲三千。短甲五千。馬甲五百。弓五千。矢五十萬。詔卽軍中打造。通費四千餘萬緡。至是未畢也。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建陳臨安稅錢事。輔臣言。收稅恐增物價。更當令斟酌的確利害。上曰。第令條具。若斂不及民。一切聽之。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樞密副都承旨楊應誠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集英殿修撰李友聞提舉台州崇道觀。

友聞。僞齊李德父。

故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贈右宣教郎。錄園城中蠟書之

勞也。是日。水賊楊欽攻鼎州杜木寨。破之。時折彥質自湖南報制置使王玘。以爲賊不可招。玘乃遣兵踐其禾稼。賊乘大水攻寨破之。忠訓郎鼎州遊奕將許筌爲所殺。官軍死者不可勝數。賊愈增氣。

許筌明年二月

己酉

推恩

甲寅。詔博羅授校尉人。與免本身丁役。許用蔭承節。承信。迪功郎。理爲官戶。有田五頃者。與免差科一次。若五頃以上。令用家人充役。先是殿中侍御史魏玘屢言。徭役不均。貧民重困。故有是旨。左奉議郎湯

鵬舉通判紹興府。鵬舉爲宣諭官所薦。召對不果用。俄改知廣德軍。

鵬舉改命在此月丙子。

尙書駕部員外郎宇文

師瑗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師瑗嘗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其年少資淺。罷之。上念虛中。翌日。詔賜虛中及章誼、孫近家錢各千緡。

乙卯。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大抵剛果豪健之士。以氣相高。始由小嫌。寔成大釁。然古之賢將。皆急公家。棄私讐。舍怨忘憤。終成令名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勳賢。備極榮寵。固將憑藉忠力。埽除腥穢。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途竊議。以爲將帥忘輯睦之義。記纖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己。或恃勳勞。而排抑新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細微。易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爲戒。進漢唐名將。而踵其迹。豈惟社稷是賴。而勳名寵位。尤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劄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協。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爲世忠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

丙辰。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爲檢校少師。秦寧保靜軍節度使。錄仙人關之功也。於是本司統制官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吳玠。陸定國軍承宣使。自楊政以下。宣撫使皆用便宜指揮。以次第賞。翰林學士基審禮當制。有曰。陸海神皋。旣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御史中丞辛炳奏玠方擁重兵。據要害。以屏翰四川。乃云旣失秦川之利。又云敢言蜀道之難。不識何謂。併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詔學士院貼改。遂改秦川爲秦中。旣而審禮引咎乞黜責。詔赦罪。

今年自已始令爲丁詔左右司歲考郎官功過治狀優劣。上省取旨賞罰復舊制也。

戊午入內侍黃門李廙除名杖脊刺配瓊州牢城廙飲於韓世忠家卽坐上手刃傷弓匠關寶事下大理寺殿中侍御史魏矜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三年營禁內侍不得關通主兵官及據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申嚴其制以謹履霜之戒。故有是命。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王絢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溫言新除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係親妹夫乞一閒慢差遣制敕庫言職事別無相干不合回避詔割與溫照會。資政殿學士知衢州謝克家薨詔例外賜帛五百匹官給葬事。

庚申詔自今課院全闕官其印記權令門下後省官寄收前是掌於胥史言者恐其漏泄也。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言近於逐處置到產業除送納稅賦外其餘應千科配和預買之類州縣並不理爲官戶與百姓一等均科伏望並賜蠲免詔俊係主兵大將特依奏中書舍人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愍元元膏血罄盡於是以權宜之法俾士大夫及勳臣戚里之家一切不問其存亡及官品之高下遇有科敷與編戶一等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逐處產業必須浩瀚使其獨免科敷則當均在餘戶是使爲俊代輸也不惟民力已竭而又加重焉且人心謂何哉兼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萬一皆援此例以求於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以謂今之二三大將富極貴足使其能體國愛君克自祇畏則可以長保富貴傳之子孫世世不絕何必斂百姓之怨恨致在廷之煩言而求分外之恩快一時之欲

蓋亦不思之甚也。望命有司檢會見行官戶科數及和預買等條法。劄與俊。詔令以次官書行。舍人又言。從俊之請。則是陛下之德。雖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戶。夫民譬則肌肉也。將帥譬之肘臂也。愛一身者。四體均受其養。若曰惜肘臂而剝肌肉以養之。其可哉。伏望斷以不疑。收還所降指揮。是乃所以安俊也。乃詔前降旨勿行。仍劄俊照會。案此時後書乃張綱常同王居正三人未知此二章何人所上也當考

統領忠義軍馬陸全特轉兩官。全本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祁超部曲。後從統領官武功郎宛寶戍吉州。寶馭下嚴。全懼誅。與其衆叛去。至是在韶州。湖南安撫司統制吳錫遣使招之。全聽命。其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論寶討賊罔功。乃降寶爲敦武郎。付本路帥司。責令自效。宛寶降官在八月戊寅

詔故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故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並遣復舊官。日曆不云復何官。會要云。哲遣復武功大夫。遂州刺史。恐誤。後悉還端所得恩。諡曰莊愍。制略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

被申還舊秩。加賁美名。哲之制曰。屬權臣之用事。敢專殺以肆威。其還橫列之名。仍假廉車之重。先是言者數論張浚殺端。哲爲非是。故皆復之。己而哲子承節郎洪訟於朝。乃錫哲同州觀察使告身焉。趙哲換給告身

在八月

戊戌

辛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建炎中興詔旨三十七冊。詔送史館。

壬戌翰林學士兼侍讀史館修撰恭審禮充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審禮屢爲御史中丞辛炳所攻乃引疾而有是命直祕閣新知秦州王圭爲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專切制置虔汀漳州賊盜左朝奉大夫林杞知池州杞初坐殺張政故遠竄至是復用右奉直大夫致仕邵伯溫卒於隄爲縣年七十八伯溫有聞見錄辨誣等書皆行於世

甲子保義郎蓋諫爲閣門祇候以在海州手殺金將王企中之勞特錄之也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鄧州時李成旣遁去與金僞合兵屯鄧州之西北飛遣統制官王貴出光化張憲出橫林前二日至城下賊兵來戰統制官董先出奇要擊大敗之賊將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是日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自雲中始之金國時宣撫處置使所遣使臣楊安

初見建炎四年十一月

再至雲

中府虛中遣以誓書經文并跋語大略言石頭雙林雖未出世氣象已咄咄逼人又言當堅忍其心有進無退衆魔將降吾道自勝又言若見尊宿併可告此蓋言達錫林牙勢寢盛欲張凌以其言白上也後數月安始至閩州

宣撫處置使司劉子使司昨於建炎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差使臣楊安實文字前去鄆地河東雲中府以來尋字文相公投下今據本人回司供析稱當年十一月初三日到雲中府尋見吳先生名鼎係西京人充宇文相公門下幹

當安逐其說差來因依本人指引前去南釋見相公將所實文字下了不敢說話至初五日卻得誓書二張盤纏金三兩亦不敢說話便回至汾州爲無文引收捉了安下院禁勸半年得脫後來蒙嵐州給到公據至今年六月內卻到雲中府再見相公具說因依安覆今秋須回去又蒙相公分付經一卷詩一首又說國相要我入國去恐你回去時千萬將所實文字先呈宣撫使乞令人將往本宅傳語相公已次并大機宜小機宜且照管宅裏安今年七月十七日離雲中府親見相公入國去安迤邐回司今月十四日到閩州赴使司出頭使

司令將使臣楊安資到雲書二張。經一卷詩一首。封作一匣。專人資擊前去。請照會親自開拆。辯認前件文字。是與不是。奉使福密相公親書。如委是詣實。即具保明文狀。供申守待投進施行。仍卻將前件文字。如法封角如匣。分付差人去資擊前來。右制選至潼川府。兼使司參議宇文敵猷。依此疾速施行。仍不下司。紹興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印押案張隨節要稱。色呀美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才鼎。爲立名曰思謀。疑陽安所稱吳鼎。卽是此人。當考。

丙寅。詔江東安撫司許招水軍千五百人。仍賜錢三萬緡。爲造舟之費。先是言者慮賊兵侵犯江淮。詔沿江諸帥嚴加備禦。故帥臣呂祉有請焉。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陳永錫兼主管往來國信所。是日神武右軍統領官趙詳等引兵入建昌軍。執叛兵誅之。先是朝廷命詳自虔州進兵。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亦遣左朝請大夫本司參議官侯愨。中軍統領官邱贊與之會。前日愨等至城下。權軍事左中大夫王義叔遣叛兵劉淨等就招。翌日軍士脅從者六百餘人解甲出城。其首謀猶不出。愨等縱兵入城。賊敗走。追殺五百餘人。時降者尙懷反側。愨盡誅之。旣而義叔待罪於朝。士民言其有撫定之勞。乃詔放罪。愨又勅兵馬監押從義郎沈敦智之罪。遂罷之。仍賜世將詔書獎諭。於是叛兵所掠金帛子女。多爲愨所取而去。愨懋兄也。

戊辰。詔御史中丞辛炳稱疾既久。亦屢抗章。願柏臺非養病之地。可遂其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先是樞府全缺官。炳欲遷。乃數論胡松年。恭密禮之失。摺摠細故。毫髮必聞。未幾炳疾逾月。松年執政。而密禮補外。會炳疾小愈。未能造朝。乞不妨本職。先赴本臺治事。許之。議者紛然。謂從官治事而不赴朝。參爲

不恭。中司如此。何以掌朝議。語聞。故有是命。

此以朱勝非開居錄參修。炳乞先赴本齋管。執事在十七日甲子。蓋未罷前四日也。

初。江西制置使岳飛之

入覲也。以秦州軍事判官朱夢說偕行。夢說。宣和閒以布衣上書切直。故飛辟之。夢說嘗遣炳書言時尚禽色之荒。多無用之物。二聖播遷未還。中原陷沒未復。上無賢相。朝乏賢臣。因責其不諫。炳攜書以奏。飛乃厚贖夢說而謝遣之。

此據中興姓氏錄附入。夢說已見建炎元年二月。姓氏錄又云。炳攜書以奏。上不喜。論飛罷之。趙姓之遺。史云。炳亦請外補。除知漳州。案飛入朝在今春。去此已久。又炳亦久病。恐非緣此求去也。日歷今年八月

二十七日甲辰。韓世忠狀秦州軍事判官朱夢說體究到知承州劉唐不法。則夢說還任。必在春夏之間。今且附此。更求作書參考。

吏部尚書沈與求兼侍讀。

己巳。執政進呈內降公事。上諭曰。近民間又造飛語。多及內侍。此曹何足惜。恐因而生變。不可不止絕之。朱勝非曰。恐軍中亦有幸變者。更乞諭張俊。楊沂中。使之譏察。然內侍輩亦望約束。令省事。上曰。何嘗假借此曹。兼已戒俊與沂中。但令臨安府略加根治可也。趙鼎進曰。民言可畏。亦不可不采。聽陛下思所以致此言之由。上嘉納之。詔戶部措置錢物二百萬緡。增數和糶。舊例。朝廷歲降本錢三百六十萬緡。約糶米九十萬石。至是中書請增糶焉。右朝請大夫新知筠州白黃中。追三官放罷。黃中。時中從弟也。以時中任入官。嘗爲陳州士曹都水監丞。至是乞審量。而言者論其始者。專用濫賞。循九資。而九年之內。又轉十官。僥濫太甚。豈可當民社之寄。故有是命。

庚午。命宰執案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帶到軍馬。光世時自池州入朝。見上。言今軍中錢糧。既已不乏。

器甲又漸足備。臣官職超踰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帥。書臣功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光世懼然受命而去。降授和州團練使。辛金宗乞討建昌軍賊。上諭大臣曰。聞金宗在建昌。僅以身免。乃使人來京經營。差委討賊。頃嘗遣往福建。平范汝爲。怯懦無謀。養成寇。正如王瓌在湖南。玩寇日久。卒無成功。而金宗又在瓌之下。惟務交結。本無寸長可用也。朱勝非曰。陛下洞察諸將才否。不勝幸甚。

辛未。殿中侍御史魏矜守侍御史。尙書吏部員外郎趙霈行右司諫。監察御史張致遠爲殿中侍御史。時致遠在道未至也。於是矜首論自治之策。且言。諸軍比日以來。或造言惑衆。張行捉募。或劫掠財物。或殺傷農民。朝廷雖付之有司。而未能究治。自古善用將者。必宰輔因其事機。而御之有術。臺諫因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今宜訓飭諸將。謹身率下。使士皆心悅誠服。安靖不擾。仍委宰輔以馭將之方。責臺諫以敢言之義。庶幾上下交儆。紀綱克振矣。大理寺丞韓仲通請武臣之有戰功者。陞朝之後。帶勳階以示旌別。吏部立法。仲通。嬰縣人也。

明年二月
丁酉立法

高麗羅州島人光金與其徒十餘人泛

海詣泉州。風折其檣。泊泰楚州境。上詔付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養贍。伺便舟還之。

據光金所供。以四月三日自
毛羅島起舟。當日遇風。至二

十八日吹到淮南地。分今附詳言之日。

是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

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論事不少屈。熊克小麻云：誼至金庭，與其左右副元帥尼嗎哈因新論事不風。案此時固新方爲右副元帥，爾琨爲右監軍，克小誤也。金人諭令亟

還，誼等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乃令金吾衛上將軍蕭慶受書。初，誼等之行，論李永壽所需三

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宗維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王翰紹興甲寅通知，接伴李聿與問淮南已交與大齊，後來江南

擅自占據，魏良臣等答云：前此丞相惠書，止云淮南不得屯駐兵馬，翰所云丞相即尼嗎哈，今擬取附見。蓋欲畫疆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得免。上

嘉勞久之。

壬申，中侍大夫華州觀察使荆南鎮撫使解潛特遷協忠大夫，以川、陝宣撫使言其討賊之勞也。既而潛

奏統領官胡勉績效，復進勉二官。事初在今年二月己酉，勉九月丁巳轉官。

癸酉，初命大理寺丞評判定見行斷例。時議者乞明詔有司，應小大之獄，既得其情，一斷以法，無使一時

之例復預其間。如有斷刑舊例，法家所援，有不可去者，乞條具申上，付之所司，立爲永法，布示中外，使知

所遵守，庶幾刑罰平允。人無冤濫，刑部勘當，自國朝以來，斷例渡江以來，皆已散失，今所引用，多是自建

炎以來近例。若建炎以前，皆出官吏省記，間亦引用。至於進擬案用例，或罪輕而引用重例，或罪重而引

用輕例，或有例而不引，無例而彊引，卽無監察斷罪指揮，欲乞將本部并大理寺見行斷例，并臣僚繳進

元符斷例，衰集爲一行，下大理寺，委自丞評判定。若特旨斷例，卽別爲一書，候成書申送刑部看詳，駁正。

其不在新書者不得引用。如引用失當。許本部檢察斷罪。上之朝廷。乞頒降施行。故有是旨。詔撫州、建昌軍、依舊隸江西路。南康軍、依舊隸江東路。先是置沿江三大帥。因移易其屬郡。至是建昌軍亂。朝廷及江西帥司皆已遣兵討捕。而江東帥司獨未知。故兩歸之。是日淮西宣撫使統制官鄺瓊以所部至襄陽府。初岳飛之出師也。上命光世遣兵五千爲之援。及是始至焉。此據岳飛九月十一日所奏。

甲戌。皇叔洺州防禦使士從爲涇州觀察使。士從前知西外宗正事。以例遷也。

乙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試刑部尚書。給事中孫近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居正試中書舍人。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上曰。官軍旣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上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恤之。旣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建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爲其下所囚。率歸罪於有司。以爲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滂稍裁以法。茲守臣之職。乃并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刑甚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贈滂左朝請大夫。通判軍事張域亦贈三官。各官其家三人。軍事判官趙不倚亦贈三官。官一子云。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移吏部。祠部員外郎范同移考功。左文林郎平江軍節度推官趙雋之改京官。以同知太宗正事士儂言其在建炎間有勤王之請也。事在建炎三年三月。

丙子。左朝散郎邵彪知秦州。

丁丑左朝請大夫提舉廣西南路買馬李預貶秩二等。時預始市戰馬五百至行在。類皆低弱。故責之。武功大夫神武後軍幹辦官張旦爲左武大夫。唐鄧鄂州襄陽府安撫使。知襄陽府。親衛大夫安州觀察使神武後軍中部長領牛皋爲安撫副使。武義大夫榮州團練使李道充四川都統制。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周識爲右承奉郎。知鄂州。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孫革爲右承務郎。簽書襄陽府判官廳公事。皆用江西荆南等州制置使岳飛奏也。初。僞齊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晟以求入寇。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僞奉議郎羅誘上南征議於豫。曰。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陛下據全齊之地。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隳。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隱忍不發者。毋乃惑於四議乎。臣請爲陛下決之。其一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援。速求翦伐。成卽爲君。敗卽不失爲忠臣。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北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爲齷粉。況又甚焉者哉。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今宋之所保。不下百郡。西有山川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算。倍羨海之利。其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若不乘其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向。則我齊一敗塗地。此可決者二也。其三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得民心也。若簽而從軍。定失民望。夫趙氏奄有神器。僅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恩惠。固無異心。使彼和閒稍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此可決者三也。其四曰。

陛下臨戎國事執委而元子亦不宜輕動。臣謂陛下傳之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齊祚得永。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之。且兩淮膏腴千里，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金陵重地，得人守之，則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退保吳越，略無意乎此。天所以遣陛下，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淞泗，遙蕩江浙，乘隙進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爲內地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資賢相。趙氏自播遷之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狂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之僻，常爲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於圖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口尚乳臭，言不顧行，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者，皆闕葺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爲朋黨，此入彼出，視相府如傳舍。一旦倉卒，其君慄慄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將。彼所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

世忠嘗敗於永安，又潰於沐陽。

至於張俊尸祿素殞，坐與卒伍爭利，徒能費太倉米，是三子者，曾無毫髮功，而又挾不賞之

疑，懷藏弓之忌，驕侈淫佚，權勢相尙，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衆，收飢悴之夫，驕縱不治，閒有邊事，觀賞而後行。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太子天下之本，彼既無宗室，又失儲位，設有軍事，孰與爲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

爲先。彼自拏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閒日之米，兩浙之間，賦斂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民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臣謹上議，豫見之大悅，賜誘帛百匹，乘傳赴闕，以誘爲行軍謀主。

此據僞齊錄附見叛臣之策本

不宜書書之以見誘所爲四可決者皆劉豫所忌朝廷所當知也

是月，豫調登萊沂密海五郡軍民之兵，且二萬人，屯密之膠西縣，集民間之舟大小五百，裝爲戰艦，以其僞閣門宣贊舍人知密州劉某充都統領，叛將徐文爲前軍，聲言欲襲定海縣。

此據日曆今年十月五日軍賊崔寧等案款附入

僞皇

子尙書右丞相梁國公麟與右丞相張昂同上書，乞科民間錢，據已耕種熟地頃畝爲率，每畝出二百五十文，在坊郭者以五釐營運免行等錢，比附均敷，豫從其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九

【紹興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入見。冲立未定。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因論熙寧創制。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張弛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詳論。讀畢。上顧冲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時。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其後夷簡知仲淹之賢。卒擢用之。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己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極是。朕最愛元祐。上又論史事。冲對。先臣修神宗實錄。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壻蔡卞。怨先臣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哲宗皇帝實錄。臣未嘗見。但聞盡出奸臣私意。上曰。皆是私意。冲對。未論其他。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上曰。正要辨此事。上又曰。本朝母后皆賢。前世莫及。道君皇帝聖性高明。乃爲蔡京等所誤。當時蔡京外引小人。內結閹宦。作奇技淫巧。以惑上心。所謂逢君之惡。冲對。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上曰。人君之孝。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爲孝。冲對。臣頃在政和間。常聞道君皇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密。回首不

須驚宣示蔡京等云。此兩句專爲元祐人設。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惡元祐臣寮。上曰。題跋小詩。雖可以見意。何如當時便下一詔。用數舊臣。則其事遂正。惜乎不爲此。沖對若如聖諭。天下無事矣。上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沖對。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爲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爲害未爲甚。有一人能改之。卽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爲害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爲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爲無窮之恨。至於安石爲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足罪過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上曰。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尙存王爵。詔象州羈管人孫覿。特放令逐便。覿始坐贓貨死。至是上書訴枉。事下刑部。刑部言。覿所犯未嘗置對。止據衆證定罪。於法意人情。委是未盡。故釋之。

己卯。右中奉大夫陳古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兼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右朝請大夫賈若谷爲利州路轉運副使。用川。陝宣撫司奏也。古爲張浚拔授。至是到官。論再歲始申命之。命未至。而王似已用便宜移

古知瀘州。充瀘南沿邊安撫使。

成都續記。古以紹興二年五月九日到任。今年九月十三日改知瀘州。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初。張浚旣召歸。言者數上章。謂若無大帥。必

失兩蜀。上與朱勝非謀曰：西帥難其人，欲以趙鼎爲之。如張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謹奉詔。自是言者益力。躡月乃有是命。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臺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勝非以瘍疾在告，鼎詣之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他能，制玠足矣。若官與之同，豈能制乎？勝非曰：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宜撫耶？鼎曰：須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乃可。勝非曰：偶疾未能造朝，公難自言，卽同官可言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

趙鼎行實

是時當國者不可否事，事多不決，吏緣爲姦，鼎受狀之日，人皆研集，由是見忌。樞密院宰相兼領言者論其失，令參知政事通知其事，上以爲然，於是忌者益切，至是除川、陝宣撫使，皆忌者之說也。

顯謨閣直學士新知漳州

辛炳，侍御史魏矼直祕閣，知常州。鄭作肅各進官一等，以刑部言。御史臺去歲平反臨安府等處獄訟二十二事，比諸路最多，用才詔陞黜也。詔吏部編七司例冊，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例條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以例決事，吏部最多。若旋檢行例，吏得爲姦，邀求貨賂，乞將應于敕劄批狀指揮，可以爲例者，各編爲冊，令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之。

二十六年九月戊辰所書可參考

辛巳，執政進呈侍御史魏矼論淮東、西屯田利害。上顧孟庚等曰：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畝，最爲今日急務。遂舉鴻雁美宣王詩，謂中興基業，實在乎此。孟庚曰：誠如聖諭。胡松年對曰：古人圖必成之功，爲必取之

計於是有屯田。若趙充國破先零，羊祜守襄陽是也。朝廷行屯田累年，除荆南解潛略措置，其餘皆成虛文。無實效。上曰：卿論實效極是。松年復對曰：漢宣之治，總核名實，信賞必罰而已。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無有不治者。如屯田一事，尤不可欺。一歲耕墾田畝若干，收穫幾何，便足以稽考。上曰：卿等可商議條畫來上。當力行之。後二日，朱勝非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所得如故，有未可者。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便施行。庾等對曰：淮南收復，今已數年，守令豈不欲招徠流離，但復業者未甚多，恐自此兵日以乘，食日以廣，不易供給，更容臣等與勝非熟議。上曰：不可。既行下光世。世忠軍中，卻便訴其難行，復議改更。如此則朝廷命令自爲反覆，議遂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慶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充荆南府潭鼎澧鄂岳等州制置使王瓊，降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光州觀察使徽猷，開待制。知鼎州程昌寓，降充集英殿修撰。杜木寨之破也。昌寓上疏待罪，而瓊奏昌寓不濟師，朝廷以瓊敗軍失將，故皆絀之。

案宋史繫
壬午日

詔皇叔祖德慶軍

節度使仲溫疾速赴行在。仲溫時避地廣西故也。

癸未，左朝請大夫知江州陳子卿報岳飛已復鄧州。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緩急豈能成功耶。後二日，飛捷奏至。上大喜，遣中使持招書獎諭，促令第賞將士，且賜銀合茶藥。

捷奏自鄂州二
十二日逕行在。

甲申侍御史魏矼入對論選擇羣才。隨宜器使。考之僉論。揆之已試。毋分朋類。毋徇愛憎。自上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粲然舉矣。抑臣聞之。陸贄有言。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罷黜。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官守。欲望陛下因任之外。更取是三術而力行之。則用人之道。罔不周盡。矼又言。國家養兵多矣。其屯行在者。實三之一。諸將閒有不鈴束其下一兩月來。造言惑衆者有之。擒人強刺者有之。或以取質爲名。劫其財物。或因採樵之役。殺傷人民。訟牒紛紛。朝廷雖送臨安府大理寺根治。而主名不獲。非府寺所能辦也。臣竊考自古善用兵將者。必也宰執。因其事幾。而御之有道。臺諫乘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綱紀既張。人主可垂拱而治矣。因舉唐韋處厚。李德裕。李勉。溫造事爲證。上納其言。乙酉。輔臣進呈。上曰。朝廷當爲官擇人。不可爲人擇官。矼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胡松年指疏中語曰。朝廷用人。誠能毋分朋類。毋徇愛憎。則大公至正之道行矣。天下幸甚。乃詔前章令三省遵守。次章劄與諸將。賜矼五品服。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時鼎因奏事。言臣今所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耶。上悟。是日輔臣進呈。朱勝非以疾不入。孟庾。胡松年言。鼎使名與王似。盧法原。吳玠相似。請易一使名。上顧鼎曰。此是朕不思。不曾與大臣商議。所以然者。使卿知出自朕意。別無嫌疑。鼎奏。荆。襄。乃川。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爲然。故有是命。

己丑。趙鼎開都督府治事。鼎奏以祕書省正字楊晨。樞密院編修霍蓋。太府寺丞王良存。并充幹辦公事。

從之。蠶端友子也。

端友武進人。故吏部侍郎。長除命在虔實。蠶在戊戌。良存在九月癸丑。今併書之。

初。上以親筆召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趙開。綿

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致仕黃冕。赴行任。命川。陝宣撫使津發。而宣撫

使王似等數言錡守邊不可遣。又奏開規畫利源。深知首尾。若行津遣。恐權官未諳。知經畫次第。有誤邊

防大計。望權留開在任。俟事宜稍息。日津發。從之。冕嘗為成都府兵馬鈐轄。

庚寅。神武中軍中部將馮賽罷。主管隆德府路安撫使公事。充本軍右部同統領。賽自閩州從張浚赴闕。

因隸中軍統制楊沂中麾下。故用沂中請而遷之。

辛卯。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韶州居住莫儔與改正。放令逐便。初。儔妻淑人劉氏投匭訟靖康之末。太上

皇帝出郊。係吳玠同。內侍李石。金淵齋文字入城。其日。儔被拘在金寨內。並無干涉。且引兩浙轉運副使

王俟為證。俟以為然。先是朱勝非疽作於背。徧召醫工。不能料理。有以儔家給使為言者。勝非用之一日

而愈。勝非方念無以酬其勞。而儔家予之金使為之請。遂有是命。

此以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誼勸莫儔章疏增錄。

殿中侍御史

張致遠言。廣東循。惠。韶。連數州。與郴。虔接壤。自鄰寇深入。殘破無餘。今則郴寇未殘。韶。連疲於守禦。而廣

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循州之興寧。千百為羣。緋綠異服。橫行肆掠。以乘為強。吳錫既還。湖南。韓京素稱

怯弱。海荒迺遠。奏報稽時。臣聞朝廷近遣趙祥一軍。招捕虔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廣東與虔。犬牙

錯境。今號魁首。多是虔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於遐域。令祥與京相為聲援。諭虔守與廣東帥。審處事

錯境。今號魁首。多是虔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於遐域。令祥與京相為聲援。諭虔守與廣東帥。審處事

宜得強梗而必誅。貸脅從而罔治。乘此軍力。悉務討平。仍嚴養寇之刑。雖去官不宥。大革相蒙之弊。每先
事而圖。非惟良民不陷於非辜。庶幾陛下得行於仁政。從之。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階州充熙河路經
略使中軍統領權主管五軍軍馬李永琪爲右武大夫。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知岷州充熙河路經
使前軍統領段傑領吉州刺史。永琪等皆關師古部曲。先是宣撫使用梁洋牽制功。全軍進秩。至是申命。
此亦饒風。
積功賞也。

壬辰命吏部員外郎汪世溫等考選人秋試。刑部員外郎劉藻考試刑法。舉舊制也。徽猷閣待制知衢
州宋伯友與降授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揚州宋孝先兩易。仍命伯友兼程之鎮。孝先乞解官終喪。許之。
右迪功郎李杞追所授官。左朝散郎胡蒙貶秩二等。侍御史魏玘數言杞本庸人。蒙宣諭浙西。黃叔敖
假大臣意風之。論薦得官。旋販私醞。郡邑觀望。不敢復治。驗問如章。故緝之。

癸巳。太常少卿陳桷言。今日之弊。物貴而錢少。祖宗以來。有司鼓鑄之數既多。而泄於四裔。其禁甚嚴。川
陝之間。以鐵易銅而行之。至於私造銅器。及私賣鬻者。悉皆有禁。今鼓鑄僅有其名。約工既大。勞費既多。
而官鑄所入無幾。議者往往以錢監爲可併。不思國之重寶。與其他場務所入。課利不侔。但當博求銅本。
廣行鼓鑄。不當計數便議省併也。今之疆場。犬牙密接。僞境利之所在。民以死趨之。江淮海道。難於諷察。
其日夜泄吾寶貨者多矣。又銅器布於天下。不可勝數。皆毀錢而爲之。欲銅本之盛。鼓鑄不闕。何可得也。

望特詔有司。講求其弊。厚銅本之積。廣加鑄之數。重外泄之防。嚴銷毀之禁。庶幾國得專其權。而民用不乏。當務之急。孰先於此。事下工部勘當。會朝廷多事。未及行。

甲午。尚書省言。大理左寺斷刑實議法所在。天下奏獄。皆經取決。其閒刑名實有疑慮者。自丞評以上。次第咨稟。或聚廳會議。如各執所見。本寺不能從。不免巡白刑部。本部即合依公與決。如不能決。方合上省。舊來每歲之閒。不過三五件。其所稟。並是議論精確。適合情法。可爲規例。近來法寺畏其疏駁。全不任責。丞評謾各立說。卿正以次隨而書之。次第上之朝廷。坐待處分。方行擬斷。遂至往復。淹延刑禁。詔刑寺自今獄案。如刑名輕重。委有疑惑。即依例巡白。令刑部與決行下。又不能決。聽上都省。若有妄作疑難。立議不當之人。當議黜責。

乙未。左宣教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爲左朝散郎。充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武德郎閣合門贊舍人王繪爲武顯大夫副之。仍命良臣假工部侍郎。繪假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各賜金帶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三人。僊從有官者進秩四等。白身人補初品官以行。詔以餘杭縣南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歲產駒三分斃二分。以上皆有賞罰。

丙申。詔追王安石舒王告毀抹。時右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聰問辭行。上疏曰。臣聞書曰。除惡務本。又曰。政事惟醇。今國家舉事。未能大有爲者。豈非政事未醇。豈非惡未除本。安石之不利趙氏。其實迹可見。乃陛下世誓天下所共知。然其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足以深惑羣衆。中人以下。鮮有不爲安

石壤其心術。陛下若以其嘗被任遇。不欲痛加懲艾。至如傳習安石之學問者。謂宜深加屏遠。過於防寇。蓋彼之邪說。易以動人。爲之地者。則必曰。政事雖有不善。學術過人。若謂讀書爲文過人。則誠有之。豈有學術善而政事不善。學術不善而政事善之理。但乞陛下因對臣下。訪安石之爲人。有意向稍佐之者。便可見其用心之邪正。仍願陛下赫然發憤。從中下明詔。具言神宗皇帝終棄安石不用。以慰在天之靈。所有謚議。乃以文爲言。若并王爵稱之。則爲文王。實爲僭越。蓋當時太常博士許彥。一意諂事蔡卞。侈大安石。輕蔑祖宗。此來若不追寢謚議。恐無以示天下。曉羣聽。鼓羣動。立政事。況方命重修二史。甚盛舉也。若此論不定。徒令天下後世終得以議。宜聖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若追奪安石之謚。雖若不急。其實舉直錯枉之要道。靖康初。已詔追奪安石王爵。至是始毀其告焉。

哲宗新錄
安石附傳

詔江西和買絹折納錢。每匹

減作六千省。人戶願輸正色者聽。舊洪州和買。其八分輸正色二分。每匹折省錢三千。至是帥臣胡世將請以其三分折六千省。又言絹直踊貴。請每匹增爲五千足。戶部定爲六千。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臣嘗讀易象。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君者民之所載也。剝民不已。必及於君。今江西殘破之餘。軍旅轉餉。殆無虛日。鎮南軍和預買絹。自起催至六月。纔納及一分。民力不易。自可想見。本州申乞折納價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寬民力。每匹令納錢五千省。比之舊折二分價例。已增一半。若比二浙見價。每匹計多一千五百。可以已矣。戶部勘當。便令折錢每匹六貫文足。其實八貫省耳。是於三等之中。獨取極價。欲乘民之急而

倍其斂也。物不常貴，官有定額，民得蠶織，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世將出自禁從，戶部天下取則，所宜推廣聖德，慰藉遠民。乃旁睨市直，錐刀取贏，幾同商賈，剝牀損下，恬不知怪。和買舊給本錢，每端一千，方時多難，白取既非得已，戶部乃用極價，雖坐致數十萬緡，豈陛下本心耶？臣抑聞之，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一二年間，費用漸廣，比之會稽，已數倍矣。使戶部不能均節，則雖匹絹百千，橫費無緣充足。封倫法律之語，魏徵仁義之效，惟陛下慎擇而力行之。疏奏，故有是旨。荆南鎮撫使統制官辛太賫死，除名，令本鎮自效。岳飛之復襄郢也，上命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助之。潛令太將鄉兵千二百人赴襄陽，飛命太駐清水河以掩賊。太不聽，自鄧城擅歸宜都。潛不卽遣，反妄申太先復襄陽，飛怒，乞押太赴軍前，典免罪責，以自效。詔太罪當誅戮，特貸死，令潛分析。言者論曲直未判，刑罰無章，乞令潛押太赴行在聽區處。庶幾軍律稍振，且免二人更有論辯，漸成仇隙。潛坐降橫行一官。

潛降官在九月癸丑，熊克

小麻，稱湖北制置使岳飛勅辛太。又云：太歸荆南，皆誤也。飛此月壬寅始除湖北制置。此時但有江西安復等州制置耳。潛自建炎末寓治宜都，至今未歸荆南。蓋飛案章有云：太擅往荆南鎮撫使解潛處克遂誤也。

詔諸軍不得陳乞

自往廣西買馬。先是神武右軍遣將官曹章持羅錦綵纈至橫山寨市馬，又增其直予之。提舉官李預以章所持皆蠻人所未見，恐後無繼，乃以本司所市馬五百付之。因奏其事，且謂若諸軍更來收買，則臣無復可措手足。乞候綱馬到日，取旨裁撥。庶事歸一體，故有是命。承節郎李侂充閣門祗候，以江東淮西安撫使劉光世言侂係鄜延邊人，使喚得力故也。言者論光世陳請涉私，不平者衆，乞留此異恩，以待職

士乃罷之。

戊戌吏部尙書沈與求兼權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常同兼史館修撰。宗正少卿范冲爲起居郎。依舊直史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灑爲起居舍人。始冲入對。而奏臣與趙鼎姻家。恐人謂臣因鼎以進。則無以自明。上曰。鼎未嘗薦卿。朕因與常同論修史。言及故家數人。朕以爲無如卿者。故累召卿。非由鼎薦也。是日。鼎至漏舍。中書吏以除目示鼎。鼎謂朱勝非曰。冲初除宗卿。已不獲避免。今又遷擢。恐招物議。勝非曰。前日留身。得旨如此。不敢不進擬。更自上前言之。及進呈。鼎復申前論。上不許。會侍御史魏矼論冲。灑皆執政親黨。不當用。後三日。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奏。臣叨聯政府。雖於三省進擬人才。不敢干預。緣臣前妻係灑之親妹。委於人情。有嫌。乞與灑閒慢差遣。而鼎亦奏。臣與冲姻家。雖職事了無干涉。法不當避。而縉紳士大夫不知出自聖意。必謂臣援引親黨。在臣不得不懼。乞罷冲新除。乃詔冲復舊職。灑除直龍圖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冲復爲宗卿。在是月辛丑。灑補外在九月癸丑。今併書之。

侍御史魏矼言。今諸路兵官。悉屬樞密院。

除授。資稟卓犖之徒。往往以請求得之。而累歷行陣。顯立功勞者。乃以孤寒寡援。多至陸沈。故所在盜賊竊發。則驚懼四顧。無可措手。乞罷湖州兵馬鈐轄范寧等三人。因薦湖秀州管界巡檢崔慎。由沈毅勇敢。久在邊陲。頃爲江陰兵官。遇金人游兵至夏港。慎由身先士卒。掩殺迎敵。闔境賴以安全。嚴州兵馬監押王宏。出自行伍。騎射過人。屢獲羣盜。近討繆羅。功效尤著。乞量材錄用。仍詔密院參照祖宗時差注兵官。

六等格法。選擇其人。方行除授。詔罷寧等。慎由宏令赴樞密院審察。後四日。朱勝非進呈慎由宏差遣。上曰。臺臣耳目之官。職在彈擊官邪。若因而薦論人材。竊慮私有好惡。可籍記名姓。他日量才選用。直史館范冲條上宣仁聖烈皇后誣謗事。冲奏。臣親奉玉音。開諭再四。至於議熙豐之法度。則曰。神宗之意。初實不然。言紹聖之繼述。則曰。帝王之孝。豈在於是。辯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道君之聖明。謂姦臣所誤。安得不悔。臣願陛下特出睿斷。明詔羣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賜岳飛金束帶。

己亥。尚書左司郎中李大有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徐杞爲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孔端朝爲右司員外郎。已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端朝以幸學得官。諂事梁師成。不可用。端朝遂罷。新除中書舍人趙思誠復爲徽猷閣待制。知台州。思誠旣爲常同所劾。抗疏力辭。而有是命。是日。虔州興國縣南木寨周十隆等千六百人。奉德晉出降。江西制置使統領官毛佐。王贊。趙恕往受之。未成。官軍掠其婦女。十隆懼。復與其徒奔突水南而去。

明年三月己亥。佐等並降官。

遂掠汀。循諸州。

庚子。僞齊保義郎卞橫刺配海南牢城。橫濟陰人。從劉益在長安。使來偵事。橫投劉光世軍中。爲義兵。光世涅其手。因不得去。至是爲其徒所告。下大理。法寺當徒三年。依舊收管。特竄之。

據招橫以去年十二月一日。離長安。今年正月四日到舒。

州大雲倉。渡江至池州。投充義兵。橫款。

稱爲大王劉突。下充效用。卽劉益也。

辛丑。尙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與義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以與義引疾有請也。給事中唐鑑試尙書禮部侍郎。仍兼侍講。

壬寅。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爲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夔在湖北。連年不能討賊。會飛襄陽賞功。樞密院因言。楊大等作過日久。先因張浚奏乞招安。特與放罪。許令出首。而遷延累月。終無悛心。理難容貸。夔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與潭鼎帥守。每事忿爭。不務協心。致一方受弊。乃詔專委飛措置。討捕。仍令知鼎州程昌寓自上流進兵。湖南制置大使司遣馬準步諒兩軍聽昌寓節制。荆南鎮撫使解潛亦遣兵船約期進討。命夔將所部還江州。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後。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宋時非行遂云。

岳飛復襄陽之地。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勝非謂本吾家堂奧。不足言侯中原。盡復大罵。還汗。乃可。今附此。更須詳之也。

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王似復知成都府。兼本路安

撫使。以趙鼎出使故也。宣撫副使盧法原。吳玠如舊。張浚之出蜀也。奏以端明殿學士張深守成都。至是

以似代之。

日麻。五月一日張深罷知夔州。案此。時深在成都。不知何以云爾。當考。

戶部侍郎兼權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領官以

次推賞。上曰。朕愛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等第支賞耳。中書舍人常同兼權起居郎。王居正兼權起居舍人。以二史全闕官。故有是命。

癸卯詔侍從已上外移知州差遣者並令徑路之任有合陳請事畫一申奏俟過防秋日仍舊時近臣外移者例得過行在而侍御史魏矼以爲沿江衝要所在權官難以責成故有是請焉樞密院奏以襄陽府隨郢唐鄧州信陽軍爲襄陽府路本府置帥司緣收復之初事務不多未置監司止委制置使岳飛措置仍隸都督府從之

甲辰右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蔡植追二官仍書追奪建炎二年冬祀蔭補恩植卞姪孫也以濫賞改官至是乞審量磨勘爲言者所劾故黜右朝請大夫權荆南制置司參議官盧宗訓知德安府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張應知鄧州修武郎高青知唐州承節郎舒繼明爲成忠郎閣門祇候知信陽軍左文林郎李尙義爲左承事郎通判襄陽府右承直郎黨尙友爲右宣教郎通判鄧州皆用制置使岳飛奏也繼明羅山人身長七尺善騎射矢不虛發故飛薦用之旣而侍御史魏矼言飛新立功朝廷當成就其美不宜使輕儇之徒爲其屬郡昔郭子儀以奏請不行爲人主所厚願以臣章示諸將因事幾以善其後宗訓之命遂寢會義奏請在九月辛亥今併書之右承事郎知承州劉寤罷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劾其貪糶也

乙巳右金吾衛上將軍充中太一宮使錢忱復爲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忱愕兄也

愕已見建炎二年正月

靖康中

以戚里故例納節至是其母秦國大長公主乞還舊官仍給半俸前二日以忱弟右金吾衛大將軍提舉萬壽觀公事愾爲光山軍承宣使仍詔大長公主係仁廟之女特與改正舊官應戚里之家並不得援例如違重寘曲憲至是降制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

【紹興四年】九月丁未朔。直徽猷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李謨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餞糧。先是轉運副使曾紆除司農少卿。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論紆媚附中人。自絕清議。遂罷去。紆以八月己亥除司農王

賓別無

乃改命謨祕閣修撰王倫主管江州太平觀。放辭謝限三日出門。

日麻是日侍御史魏江上殿恐是論倫當考

右奉議郎呂

應問貸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宜諭官所劾賊吏擇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右承奉郎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賊六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贓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詔諸路州軍各給承信卽至成郎告身一道。俟有忠義告變人卽書填給付。時論者以爲方今州縣皆宜曲爲之防。如建昌軍小壘。公私所傷性命金寶。不知幾何。當結謀之時。使有告者。不過費一保義郎告身耳。望給告付逐州。緩急之閒。便行書填。乃是賞不踰時之意。故有是命。

戊申。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兼侍講。近言。祖宗之法。無私如天地。難犯如江河。皎如日月之明。著在令甲。垂裕萬世。雖元豐之後。建三省。分六曹。更新庶事。而銓選科舉。刑罰廩祿之制。亦多循襲祖宗之舊。比年以來。風俗習僥倖。有求者志於苟得。有罪者期於幸免。而爲人變法者多矣。伏望聖慈。執祖宗之制。

堅如金石。行祖宗之令。信如四時。啓僥倖之門。而輕議變祖宗之法者。一切裁抑。以示天下之公。詔割與六部。給事中張綱提舉江州太平觀。以侍御史魏矼論傾邪媚竈。論事誕謾也。左朝請郎致仕賜緋魚袋徐時彥追四官。奪所賜進士及第敕。并章服。時彥爲蔡京館客。用臨幸恩。特赴殿試。至是請再仕。都省批送吏部審量。故黜之。詔減淮浙鈔鹽錢每袋三千。

今年正月
乙卯所請

令諸場對支新舊鈔各半。以戶部

言權入納遲細故也。自渡江至今。鹽法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

建炎三年

二月二十一日改鈔法。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改十一月十七日。又改今年正月五日。又改。迄今改所改凡五色。趙鼎事實云。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缺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爲商賈所持。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爲定制。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刺立爲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流不絕。始不爲巨幣所制矣。(案)對帶指揮。乃在今年九月。此時朱勝非爲相。鼎知密院。不知何以云鼎所請。且附此更須詳考。

己酉。左中奉大夫知開州耿自求爲川陝荆襄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

自求河南人。
已見建炎

趙鼎所辟也。是夜荆

南制置使統制官王概以所部叛於鼎州之城外。西奔桃源縣。庚戌。縣寨統制官李皋遣小將龔亨率鄉兵擊敗之。制置使王夔遣兵追至桃源。而概已死。乃責皋取敗兵器甲。皋復責亨。亨亦隨叛。會夔聞罪命。而知鼎州程昌寓念亨慮充選鋒。勇而敢戰。作手書詔之。亨卽復歸。於是知鄂州程千秋遣準備使喚李寶入。周倫寨招安。得其報以歸。詔以寶爲進義副尉。

寶補官在
此月戊申

昌寓又乞選辰。沅靖州峒丁牌弩手三百

人相兼使喚辛亥從之。

壬子宰相朱勝非言湖寇逋誅兵久未解今已更命荆帥濟師益舟期於一舉必靜湖湘帥守郡縣轉運等官如敢玩寇尙蹈前失但爲身謀無徇國心罪大當誅次亦流竄軍須調度或煩民力祇俟賊平合行寬恤有能奇計立戰功以助破賊者宜加高爵厚祿以酬其勞詔直學士院孫近草詔戒諭如所請詔賜川陝荆襄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二千五百道趙鼎之出使也乞度牒等如張浚例朱勝非難之鼎請不已然後許焉鼎又乞隨軍金帶二十條絹三萬匹米一萬石詔米以江西上供之數絹以權貨務金銀折之

鼎乞金帶及米在八月戊申乞支絹在此月戊申

鼎將行上疏曰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

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更生缺望是時蜀士至於饋金募人詣闕訟之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鼎又言臣隨行兵除王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纔二千人而強壯者曾無數百又錢帛合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

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如此况在萬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爲羣議所移臣實萬幸

朱勝非秀水開房錄云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時勝非起復居住已累章乞持餘服鼎覲幸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道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二項言昔聞玉音禮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欲支三百萬緡牛出朝廷已知浚數牛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可之既退鼎語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案鼎所得度牒二萬道每道直二百千止共得四百萬緡過紫衣師號爲秀水錢不合若以初乞所得錢糶計之止爲一百一十萬緡亦與三百萬緡牛出朝廷之說不同此勝非相所行其自記不應有誤更須詳考

賜史館校勘鄧世名賜進士出身

寧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宗正司事安定郡王令時薨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言其貧無以殮乃命戶部賜銀帛百匹兩

癸丑廢平州爲高峯寨觀州爲王曰寨初用明臺奏也 是日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事入對先是良臣等至都堂面請使指朱勝非謂曰二君見上當自知之退見趙鼎鼎曰事之成否不在二君上所以遴選者恐言語應對開疏脫耳繪然然而去及對上一一調敕詳盡繪奏竊知已關僞齊遣臣奉使恐不測約日過界欲乞早辦禮物上曰大禮後可行退到朝堂具道上旨勝非等唯唯繪曰前王倫歸言金人要遣使商量

金人先遣王倫歸具道息兵議和之意須使人往議

故遣潘致堯等行泊還云金人欲大臣往使故韓胡

二樞密往尋金使李永壽王翊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尙書孫侍郎往及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今繪輩之行所授使指皆章孫已陳之迹金人每以逗遛爲言此行逗遛之迹明矣今三尺童子皆

謂敵情不可知。未知廟堂以爲何如。勝非作色曰。朝廷非不知。但不遽絕使路。公意如何。繪曰。欲更增歲幣耳。趙鼎曰。只此數將來已不易出。須減百官俸。多方收篋。方可辦。繪曰。今已增幣。只是虛數。諸公愕然曰。何耶。繪曰。今敵之所欲。吾淮南、川、陝之土地耳。且以淮南鹽論之。歲一十萬緡。與歲幣孰多。今雖增數。敵未必受。故曰虛數。勝非曰。待來日奏知。更有何事。繪曰。今所攜禮物六分。黏罕以下皆有之。獨不及金主。萬一親至彼中相見。何以藉手。豈有與其臣下不及其君者。更有蕭慶、高慶裔先令王倫作手書送信物去。及章、孫二公往。二人亦來館中議事。會私覲已盡。無以贈之。斯二人者。乃用事人。金人好賄。萬一來館中。須薄賂之。欲乞更增私覲兩分。不來卽已。勝非曰。亦待奏知。時金人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

甲寅。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曰。世忠爲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起復直徽猷閣張宗元充湖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用席益奏也。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曰。淮南營田四五年間。不聞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況士卒騷惰。官吏苟簡。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安得不解絃而更張乎。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衆。而淮甸耕夫。往往多在南方。樵薪不給。豈無懷土之心。若委逐處守令。誘之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盡數給還。仍檢括荒地。許人請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定經界。立標表。與爲永業。十年勿問。兼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雞犬之聲相聞。異時博糴其盈餘。亦足以紓急闕。而省轉餉。願更詔羣臣。商權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部相度申尙書省。

丁巳。上謂輔臣曰。諸大將固當奉法循理。然細務末節。可略而不問。若事大體重。係國家利害者。不可不治也。龍圖閣直學士提類江州大平觀陳規。復知安德府。仍令規便道兼程之任。如敢稽違。重寘典憲。直祕閣闔旦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左朝散大夫知蜀州師驥。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郭大中爲利州路轉運副使。左朝請大夫升南公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紹興後。朝廷除川陝待次鹽使自此始。彭山人建炎初爲衛尉少卿。大中。成都人也。南公初除江西漕。寓居夔州。故就用之。時宣撫司已用便宜除南公宮祠。而行在未知也。南公宮祠十一月七日奏到。

戊午。上宿齋於內殿。百官齋於本司。

己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大有卒。詔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庚申。命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街朝享太廟。神主於温州。辛酉。合祀天地於明堂。起復尙書右僕射朱勝非爲大禮使。惟不入殿門。他職如故。禮畢。赦天下。勤會川陝應副軍須。科使類仍。民力重困。令都督府講究利害。革去舊弊。應襄陽府等六郡稅租科役等事。並與放免三年。諸路人戶。經金人殘破。盜賊燒劫之後。日前應於官私欠負。並與除放。歸業後。稅役和買科率等。更免兩科。未曾離業者。免今年稅役十分之四。州縣違戾。令提刑司案奏當議科除名之罪。應州縣日前以軍興預借租稅及錢物。並與當見今合納稅租。如依前違戾。當職官衝替。應命因出戰或捕盜中傷不堪釐務之人。當議加優恤。奉使金國。或緣差使。

及指名取過未回之家。與西北土人流寓東南者。令州縣多方存恤。按月支行合得請給。應被虜遺棄小兒十五歲以下。聽人收養。卽從其姓。殘破州縣。暴露遺骸。募寺觀重行埋瘞。每及二百人。給度牒一道。諸處盜賊。除專降指揮。不許招安原貸外。限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不問。內元係頭首。及能勸率徒黨出首者。優與轉補官資。諸路合納和買。紬絹與五分中。特減一分以償本錢。其減下一分。令轉運司置場收買。不待虧損。上供額數。應捕獲姦盜。及軍中有犯罪當誅戮者。並令依法勘鞫。俟獄成方得行遣。如事干機中不可待者。須對衆研窮。審取伏狀。然後加刑。仍卽時報憲司驗實。保明以聞。如違皆科徒三年。不以失論。及以去官赦降原減。其挾私者。依本法坐罪。初紹興宗祀。止設天地祖宗四位。至是始設從祀神位。四百四十三。用祭器七千五百七十一。祭歌樂四十。祭服六十三。玉十二。犢四。羊豕各二十。有二分獻官五十八。奉禮郎四。樂舞工共二百八十七。而五帝神州地祇。上不親獻。用崇寧禮也。始議設從祀諸神七百一十一位。會議者請裁省。而禮官言。十二階三百六十位。無神名。請每階各設三十五位。每羊豕各二。正備一副。登歌之樂。通作官架之曲。皆許之。四月又以祭玉不備。請除蒼璧黃琮。依外天聖故事。用珉。既而

得玉甚美。然尺寸不及。禮經乃命隨宜製造。

五月

言者請如祖宗故事。權禦臺門肆赦。

七月

議裁省者。以

爲宮門地隘。儀衛不能容。乃止。宜赦於常御殿前。三衛班直宿衛忠佐。銳將兵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錢二百三十一萬餘緡。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王玘。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錢

二十八萬餘緡。合內外諸軍。共二百五十九萬餘緡。視元年明堂。增支九十四萬餘緡。而宰執百官諸司。給賜以軍興故權住。於是省部禮寺官告院事務。所行文書吏三百餘人。贈給或歲月所費。僅萬緡。言者以爲冗費。乃命例支一月。餘悉追剋焉。

九月庚午行遣。

南丹州防禦使莫公晟。知丹州。兼管內溪洞都巡檢使。

提舉盜賊公事。公晟既掠省地。廣西經略司遣人開諭。令供給狀具。要其子武翼郎延穩爲質。公晟乞別除一職事。主管彈壓一方。遂從之。

甲子。尚書左司員外郎晏敦復兼權給事中。詔董巽特補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巽。商號鎮撫使。董先部曲。用先請也。

乙丑。詔三省樞密院錄黃。畫黃。並依祖宗條例施行。先是侍御史魏矜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若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邸報。雖遐方僻邑。莫不家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閒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紀綱弛廢。莫此爲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諸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邊事外。悉令取索點檢。如有違戾。卽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漸。得不慎哉。惟陛下留神省察。故有是旨。詔建昌軍賊首修達等五人。凌遲處斬。同謀拒敵官軍江清等八人。梟首。受招安人劉淨特補進義校尉。餘四人等第授官。發付本路帥司使喚。用江西安撫制置使胡

世將請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艱難以來，外郡軍變，投辱守長者屢矣。既以兵討蕩，各正典刑，未聞命以官者。今建昌之變，自知通以下數家，幾至絕滅。城中縱火殺人，極其慘毒。官吏士民，悉遭點刺。前次未有，而淨等皆素爲頭首。六七年間，累因小驚，輒唱軍衆，突入官府，邀索犒設，包藏禍心久矣。知軍劉滂等不幸而值其變，未聞朝廷窮治逆黨，褒錄死事之家。遽報官此賊首五人，深駭觀聽，恐江西帥司解發此五人者，謬爲好語，或出不獲已，意必有在。宜卽械繫廷尉，責正其罪，或以爲可貸，則明然諭之，使知有更生之幸，仍分明送神武諸軍，令得自效。雖非所以示訓，猶未深失事體。今一旦釋其孥戮，授以名秩，揚揚而歸故鄉，以歆羨其徒，此豈州郡之利耶？樞密院勘會淨等元據江西帥司稱彼衆兵逼脇爲首，又曾勸諭賊衆，首先受招，委是忠義，乃命世將究實，申樞密院。

致遠章在十月戊寅

是日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

贊舍人王繪辭往金國軍前通問。上曰：卿等此行，不須與金人計較言語，卑詞厚禮，朕且不憚。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見黏罕，可爲言宇文虛中久在金國，其父母老，日望其歸，令早放還。又言襄陽諸郡皆故地，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良臣曰：臣等近聞有探報朝廷祕不言，乞聖慈宣諭。上曰：正是淮陽有舟船來運麥，此不足慮。良臣等退至都堂。朱勝非已不入。趙鼎、孟庚、胡松年聚堂同坐。良臣等起，向上指鼎曰：事涉機密，少時閣子中言之。松年離席曰：乞就此共議如何。鼎不答。繪退，謂良臣曰：趙樞密當以不預始議，不肯預此事矣。及見鼎遺直省吏致意曰：督府事不暇，請與參政胡樞密議之。良臣等出，遇神

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來白事。俊爲二人言。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再對。不報。

已上並據王楙甲辰通和錄。

初。僞齊劉豫既納其臣羅誘南征議。

見七月末。

乃遣知樞密院事盧偉卿見金主晟。具言國家自大梁五遷。皆

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自得。然後擇金國賢士。或有德者。立爲淮王。王盱眙。使山東脣齒之勢成。晏然無南顧之患。則兩河自定矣。青冀之地。古稱上土。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則宋之徵賂。又何足較其得失。金主晟命諸將議之。左副元帥宗維。左監軍希尹。以爲難。右副元帥宗輔。以爲可。於是。以宗輔權左副元帥。右監軍曷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宗維。希尹。繇是失兵權。又以右都監宗弼嘗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宗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並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命其子爲諸路大總管。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尙書令。合兵來寇。始議自順昌趨合淝。犯歷陽。由采石以濟。簽軍都制置使李成爲簽民兵。盡除山東。餉道遼遠。又慮岳飛之軍。自襄陽出。攻其背。不如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扼盱眙。據其津要。分兵下滁。和揚州。入治舟楫。西自采石以攻金陵。南自瓜州以攻京口。仍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糧。庶獲大利。先是。僞尙書右丞相張孝純既告老。豫復起之。孝純知豫必不能久。欲自託於朝廷。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孝純與挺厚。得其陰謀。又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爲戎器者。以厚直償。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旦暮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苟利於吾。彼寧不爲之。

禁豫大懼。遽罷通貨場。至是豫將舉兵。乃下偽詔。略曰。朕受命數年。治頗有敘。永惟吳蜀江湖。皆定議一統之地。重念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爲請於大金。欲割地封之。使保趙氏之祀。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其伐功。力請逾堅。方見聽許。豈期蕞棄大德。乃敢僞遣使聘。密期吞噬。是用遣皇子麟。會大金元帥大兵。直擄僭壘。務使六合混一。

以上據鶴齋錄及張孝純所上書并熊克小麻

於是騎兵自泗攻濠。步兵自楚攻承。諜報至。舉朝震恐。或勸

上他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用鼎計。侍御史魏矼嘗言。陛下宵衣旰食。將大有爲。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設。惟知今日勸當。明日看詳。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啓擬。一二故人。政務山積於上。賢能陸沈於下。方且月一求去。徒爲紛擾。宜亟從所請。以慰公議。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以消天變。又以餘服爲請。章十二上。上許以俟。總章禮畢。如所請。且有保全舊臣之論。至是祀明堂已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矼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爲參預也。常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平江。俟賊退。徐爲之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據。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鼎奏用十月七日西行。許之。然上方向鼎已有命相之意。

丁卯。知南康軍孫光庭罷。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貶秩一等。先是耘等言。鄱陽湖有水寇。詔本路帥司

遣兵千人收捕。而江東宣撫使劉光世以爲聽言不實。故黜之。言者論李敦仁、范汝爲等。皆以官司不速掩捕。養成其衆。今罪此二郡。則鄉縣有賊。非州郡帥憲司審實體究。必不敢聞奏。緩急之際。致失機會。爲害不細。命遂寢。

十月辛巳。詔。光庭候分析到取旨。明年二月乙未。降官指揮不行。閏二月己酉。光庭知南安軍。

尚書兵部員外郎王純充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

官。

戊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靜江府折彥質充川陝荆襄都督府參謀官。不許辭避。用趙鼎奏也。左宣議郎通判邵州劉式罷。仍毀改官告敕。式。衡陽人。與朱勝非外姻。自言宣和末。權平陽縣。嘗設方略。遣巡檢官捕獲強盜十有四人。勝非不以付部。遽用特旨改官。至是。侍御史魏矼論式素無清白之稱。且朝廷爵命。乃爲大臣私家之用。乞行追奪。故有是旨。

己巳。右司諫趙霈言。臣嘗聞漢高祖初入關中。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叛者死。夫以漢唐二主。當草昧之初。雖約法尙簡。猶不廢先王之刑辟。故殺人者斷在必刑。以是知好生雖聖人之大德。而殺有罪。亦刑辟之所不赦。苟殺人而不死。傷人而不刑。雖堯舜不能以致治也。臣竊見比來在外刑獄。例常淹延。考其奏案。原其情犯。有法當論死。初無可疑者。奈何吏緣爲姦。以獄爲市。意在縱釋。以故久而不決。使已死之魄。冤抑而不得達。被苦之家。怨憤而不申。將何以召和氣乎。臣未暇悉數。如以建康府。婺州。論之。建康百姓王絳等六人。始因失牛。仍報私怨。共殺死一十

三人獄具得旨處以凌遲處斬二等。後因審問，乃輒翻異。今踰一年，婺州豪民厲景忻，昨緣賊發，差充隘投搜山，因捉到孔真，疑其爲賊。其人兩次聲冤，景忻不問來歷，親斬首級。昨體究諸實，後來勘鞫，兩經翻異。今踰兩年，絀等殺人命爲至衆，景忻殺平人以希賞，二獄久而不決，皆欲遷延免死，則死者何其不幸哉。乞下兩路提刑司催督，並限十日具案聞奏。如稽留出限，重行黜責。庶幾冤枉得申，和氣可招。仰副陛下矜慎刑獄之意，從之。永豐縣故射士蔣青與其徒三人殺人縱掠，縣令左從政郎黃延年捕斬之事，聞

詔放罪。

明年三月
乙未降旨。

庚午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解官持餘服從所請也。尙書兵部侍郎趙子畫乞補外，罷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尙書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神皋。若選良將虜所信服者，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釐而動，席卷河南北，以逸待勞之意也。詔送都督府。

震奏以此月
壬申行下。

時震始入見，上首詢以易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上大善之。

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等發行在前，二日直學士院孫近入對，白稟國書指意。次日良臣等省中見近笑而言曰：非細最添。良臣曰：幾何。近舉五指於胷前，蓋聞有大舉意，遂增作銀帛共五千萬。至是得國書辭行。

會趙鼎等出餞朱勝非。謝不見。良臣等至秀州。則聞金已渡淮。遂兼程而去。

此以日歷及王繪甲寅講和錄參修。

辛未。右宣議郎熊彥詩守祕書丞。彥詩坐王時雍累久廢。至是趙鼎引用之。

左從事郎喻樛。王居修並

爲左宣教郎。樛。桐廬人。居修。中書舍人。居正弟也。二人並以趙鼎辟爲江西制置大使。司準備差遣。隨府罷。至是上召對而命之。樛之制曰。至熙寧用事之臣。託儒爲姦。而斯文幾喪五十餘年。其間不以一時之是非毀譽動其心。而能審是其所學。以不失其正者。豈非豪傑之士歟。爾少稟異才。輔之篤學。謀道力久。卒用有成。既竊伊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藹然令問。達於朕聞。燕見便朝。有嘉獻納。改錫京秩。將試爾能。夫大學之道。由誠意正心。以至於治天下國家。此爾昔之所聞於師。而成己成物之要在是也。勉行汝知。毋負所學。居正之詞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語人曰。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尙難言之。而況於樛乎。居正又言。草居修詞有嫌。乃命都司官權中書舍人命詞行下。

都司攝詞

命以二史皆闕。而檢正又權給事中。故也。此是十月五日得旨。案周綱除右司。在此後二日。改今不出其名。

壬申。輔臣進呈。上曰。宰相有姦惡。臺諫當言。朕當施行。若撫以小過。使人無善去者。誰肯作相耶。赴鼎等對曰。陛下容照如此。臣等幸甚。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常同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祕書少監劉大中爲起居舍人。左迪功郎仲并特改左承奉郎。仍舊平江府府學教授。并嘗從胡安國游。至是以薦者得召。

對故以命之制曰孔子稱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知堯舜文王爲正道而不惑於異端者可與共學也自是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權然後而爲成德之士矣然自昔者大學之道不明而求士之可與共學者殆不易得況成德哉爾資稟清明器質深厚頃自妙齡潛心問學則知所謂是非邪正拳拳服膺雖於異端競起邪說誣民之時能獨立不懼自信甚確庶幾孔子所謂可與共學者朕聞而嘉之茲用錫對便朝改賜京秩爾其勉哉期進於道用其所學以見之於行事焉温州舟人林貴特補進武校尉貴在膠西僞齊遣土軍崔寧等八人取其舟以爲戰艦貴道殺四人捕寧等四人赴行在并其徒九人皆官之是日金人及僞齊之兵分道渡淮

諸書並無金人渡淮之日案日曆明年正月二十四日知建康府呂

融申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已後番馬賊馬分兵兩路侵犯淮甸壬申二十六日也故繫於此日

知楚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

承州退保鎮江府

趙牲之遺吏先是岳飛軍中有校尉王大節者蜀人飛待以爲客李成退走歸劉豫也上語飛曰如李成歸國朕當以節度使待之飛卽遣大節招成歸國是時豫方招接江南衣冠大節遂投劉豫待之甚厚授成務郎爲皇子

府屬官麟問征江南之策大節言四川百姓以宣撫使征擾不已供億重困思得大齊以重兵臨關則人皆響應既得四川然後發江之舟鼓擢而下江南屯戍之兵魂散膽裂矣麟曰不然大金有命會本國之兵趨淮甸渡長江直搗吳會汝以爲何知大節曰其謀非不善但恐南兵擾長江未可渡則我師挫銳矣不若攻四川必取之地以圖萬全雖若遲而遠然大功可以必成麟不聽大節既尋敵人之情乃脫身走歸報飛大喜遂大節於行在上令引見具以奏聞且請淮南爲防江之備授大節承節郎閤門祗候至是僞齊與金果合兵

犯淮南。今日附此。
更求他書參考。

癸酉。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趙鼎爲左通議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趙鼎事實。

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院。時傳鎖院。莫知爲誰。諸侍從謀於近曰。早晚必命相。公當草制。幸密報彷彿以解我憂。近入院。諸人聚於沈與求之家。近密報取樞府細位。諸人喜散。明日拜鼎右相。案此時近與沈與求並直。此云獨直誤也。又朱勝非請罷人望。次輔皆廢在鼎。此云莫知爲誰。恐亦非其。實。今并附此。更須詳之。鼎入謝。命坐賜茶。卽赴都堂治事。祕書省正字張絢。樞密院編修官田如鼈。並爲

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周綱。守尙書右司員外郎。姜師仲爲司封員外郎。朱勝非聞居錄。稱趙鼎引用周綱事。見五年七月壬申免審錄。蓋賞法。

直祕閣通判臨安府邵相。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用帥臣梁汝嘉薦也。

甲戌。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沈與求爲參知政事。宗正少卿直史官范冲言。臣於趙鼎。實有親嫌。伏念賜對之初。首蒙訓諭。謂臣之進。匪有先容。親奉玉音。不敢辭退。今鼎進位冢司。事無不統。在臣分義。滋不遑安。竊慮招致煩言。指爲附麗親黨。則臣上負聖知。何以自解。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則臣今日之退。其榮於進多矣。詔不允。初。川陝軍撫副使吳玠與隨軍轉運使趙開不合。玠謀爲牽制之舉。必欲從陸運糧。開執不可。玠迄自爲之。是秋。兩川調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而致一斛。時玠

令縣官部役先至者賞。役夫饑病相仍，死於道路，蜀人痛之。

此以李巖撥趙開墓誌及馮康國奏議參修。

開懼不敢言，更遣主管文

字左奉議郎張洙案後期者，洙撫其民流涕曰：「諸葛孔明再舉師，以糧盡而返，孔明豈不智者？懼吾民之至此也。」輒削所受令，聽民以粟輸內郡官募舟載粟，輓以上。民皆歡呼而去。玠大怒，以深文詆洙，賴宣撫司置勿問。雖開亦以爲難。洙，郫縣人也。

張洙事以邵溥所撰墓誌增入，此恐是邵溥權宣撫副使時事，且附此更求其本目。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一

【紹興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蕃僞兵馬犯承楚州。上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和。而金復肆侵陵。朕當親統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可奮。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沈與求曰。今日親征。亦由聖斷。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

熊克小廡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馬家渡。淮西宣撫使張俊軍在承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於建康。與日廡所書

不同。案。後此月己卯始除浙西江東宣撫使。此時未爲宣撫。克蓋小說。

詔四孟朝獻。候過防秋取旨。權戶部侍郎梁汝嘉等奏。在庫藏權貨物都

茶場見管金二萬一千餘兩。銀九十六萬七千餘兩。乞並隨駕應副支用。紬二十萬匹。絹一百六萬四千餘匹。羅一萬二千匹。乞起發一半。從之。起居舍人劉大中兼權中書舍人。大府少卿馬承嘉知衢州。

承嘉聞警奏。卽請外補。時盡室登舟以行。言者論其陰懷苟免。乃詔承嘉依舊供職。

十月癸未依舊。

丁丑。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務。仍鑄印以賜。庾請卽尙書省置司。行移如本省體式。合行事從權便宜施行。置降賜激賞公使庫。如都督府例。又請祕書省史館書籍。三者樞密院諸部案

牘各差本司官一員於深僻處收寄大理寺官告糧審院左藏東西交引度牒庫南北倉都茶草料場官吏並畱太常司農太府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院雜買務並量行存畱宗正寺國子監敕令所大宗正司雜賣場並令從便庾又請畱臺官一員以警違慢皆許之庾乞輟畱精兵三千人分擘使喚乃命畱神武中軍五百人及統制官王進一軍又令殿前馬步軍司及忠銳第五將臨安府將兵皆聽庾節制勒停人巨師古復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充神武右軍統制軍馬用張俊請也

戊寅洪州觀察使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從乞徙神主神貌往穩使州軍安奉從之於是親賢宅宗子紹興府大宗正司皆從便避兵矣

乙卯趙鼎等進呈乞將韓世忠等奉報蕃僞人馬犯承楚等事割付奉使大金魏良臣往軍前商議早行約束上曰和議蓋非得已儻得淮南兩路百姓安業卽內帑物帛自可了其歲幣不須更動戶部財賦朕宮中並無用度凡內帑所有專以養兵而已沈與求曰陛下爲愛惜生靈之故至捐內帑以充歲幣此盛德事也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以事係機速更不降制止令尙書省出敕直徽猷閣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李謨添差兩浙路轉運副使時左朝奉郎王俟直祕閣吳革並爲副使戶部侍郎梁汝嘉面奏乞用謨故有是命初武岡軍猛賊楊再興連年作亂湖南安撫使遣統制官拱衛大夫秦州刺史吳錫以所部討之及是大破賊徒獲再興之二孫得良民被掠者

甚衆。明年三月癸巳推恩。據湖南奏稱。詔出被擄良民八千餘人。今第云甚衆。俟考。

是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如揚州。初。上聞敵騎

渡淮。再以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爲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初。敵騎渡淮。探者未得其實。以爲賊勢甚少。趙鼎曰。金前犯我境。乃入敵國。卽賊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豫境。卽官軍也。故按隊徐行。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庚辰。侍御史魏矼。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霈。以急速事乞同班入對。許之。時朝士中尙有懷疑者。或見趙鼎曰。茲事甚大。公宜審處。無貽後悔。鼎不答。會侍從及臺諫官同日請對。鼎畱身奏曰。今日侍從臺諫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爲羣議所移。上意益堅。旣而矼等與吏部侍郎鄭滋等。以上親總六師。皆乞扈從。致遠又言。今此金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伐敵謀。上曰。正朕志也。此以趙鼎行實增修然日

麻峯諫以初五日乞對。侍從以十一日上殿。疑不同日。今且從行實所云。更須參考。

左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范振添。差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右朝散大

夫。逢汝霖。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應辦移屯大軍事務。徵猷開待制。知鎮江府。沈晦乞促張俊統兵。爲韓世忠之援。趙鼎等稱晦議論激昂。上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爲人。語甚壯。膽志頗怯。更觀其臨事。能副

其所言與否。鼎因稱馬擴極有才可。用上曰。宜令畱守司使喚孟庾曰。臣亦欲以此爲請。胡松年曰。擴嘗見臣。欲自將三千人捍賊。鼎曰。擴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區區庸蜀。遂致強霸。與求曰。今日正當拔卒爲將之時。臣聞擴將軍嚴整。願陛下畱聖意。滿拭而用之。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擴。然能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能效死。力以報朕。與求曰。陛下駕馭諸將如此。何事不濟。鼎對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擴此月丁亥除樞密承旨先是擴奉祠居福州。鼎開督府。引爲詳議官。故薦用之。

辛巳。右儒林郎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持改合入官。以薦對也。滋已見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次鎮江。

府而泗州言得宿州牒。已差司官孫少卿至境上。乃命良臣等分析。仍權將禮物私覲寄畱鎮江。止持國書物錄。取天長路星夜前去。仍令韓世忠差近上使臣催促出界。時良臣亦遣書狀官梁植持稟目遣輔臣。大略言和議本爲淮甸。今旣進兵。百端懇請。終恐無益。況臨難解紛。世無此理。自古兩國議和。皆以勢力相埒。不能相下。於是有講和修睦之請。息兵安民之議。未聞以弱和強。彼初無畏憚。曲意定和者也。澶淵之役。規模宏遠。昭然可見。比年諸將蓄銳練兵。志氣思奮。百倍於前日。第以朝廷方篤信詐和之請。斷然不疑。斂兵不動。以示誠意。遂遣使命淹延歲月。墮欲奮之士氣。乖遠附之民心。今和議未定。敵兵已集。竊聞宣撫韓開府奮袂怒髮。遂統全軍。絕江伺便以進。其行踴躍如赴私讎。議者謂必能成功。獨念建昌

控扼之地。聞朝廷已遣張太尉提兵迎敵。敵已壓境。此行似不可緩。仍命劉開府相與應援。以破逆賊。三不救之說。將和兵奮。敵氣自懾。則銜命以往。宣國威靈。庶乎其有濟矣。苟不知出此。止爲退懦之計。效尤前轍。示之以怯。使吾軍士氣不揚。乘輿再動。社稷阽危。萬一敵革前日之弊。所至按兵不擾。遲以歲月。人心苟安。則大事將去矣。而乃以一介之使。馳入不測之廷。是猶以羊委虎。至則靡爾。何功之有。詔良臣等分析。在此月壬

午。梁植。鎮江。在

甲中。今聯書之。

壬午。右司諫趙霈請令講讀官權罷。供進講義。侍從官權罷。供進故事。俟過防秋。無警報日如舊。從之。初。經筵乞開講。會上將親征。詔別令擇日。故霈因有是請焉。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錄其父祖禹紹聖閒

報國史院問目以進。又具朱墨本去取體式。請更憑衆議修正。詔送史館。

(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史所以傳信。而朱墨本各據所見。自以爲疑。將何以

取信哉。以是益知人臣不可以有黨。有黨則不惟貽禍於一時。其流弊未已也。然而人有邪正。事有信否。辨其人之邪正。審其事之信否。思過半矣。人之邪正。固可以類已。事之信否。求之以當時之實參之。以故老與夫賢士大夫之所傳。其庶幾歟。范冲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更憑衆議看定。其明心亦公矣。是宜太上皇帝之所聽從也。

癸未。左通奉大夫福州居住張浚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不許辭免。日下起發。趙鼎言。浚可

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

朱勝非開居錄。紹興四年冬。劉齊。金人合兵犯淮。泗。朝廷震怒。宰相趙鼎嘗失身。

於僞楚。初無敢薦者。而浚獨薦爲言事官。鼎繼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乘機。其言失實。今不取。

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奏淮南賊馬動息。趙鼎等稱江上探報。

唯祉最爲詳密。慷慨敢爲。兼有措置。如此等人材。實不易得。上曰。呂祉真有方面之才。上又曰。朕留意人物。固欲得賢士大夫協力以濟國家之難。且如鄂州劉洪道。初緣呂頤浩薦對。所言多誕謾不實。雖粗有才。亦何所用之。胡松年曰。君父之前。猶敢誕謾。顧何所不至。沈與求曰。洪道頃知明州。脫身先遁。一城生靈。盡殄於賊。至今一方之人。怨入骨髓。上曰。今鄂州乃上流之地。緩急安可倚仗。更須別擇守臣。詔沿海制置使郭仲荀兼總領海船。朝廷開總領官和州防禦使同管閣門公事張公裕卒。故就命之。

甲申。降授光州觀察使神武前軍統制江州駐劄兼節制舒蘄黃州王夔復建武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大理少卿張昞乞宮觀。上曰。昞爲理官。頗有平允之稱。邇來有司。率多觀望鍛鍊。或至刑獄失當。甚非朕所以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加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恕爲先。深戒慘酷。趙鼎曰。昞亦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上曰。當議陞擢。以爲理官之勸。參知政事沈與求奏。頃臣曲謝。已蒙衣帶之賜。乞罷正謝。日所賜衣帶鞍馬。許之。初。淮東州縣聞敵入犯。承楚之民。相率控守水寨。而帥司選官除去運河壩閘。以阻敵兵。至是言者以爲若使承楚水溢。船不能動。則民社失其地利。敵騎衝突。直至江岸。呂據渡口。復驅江北之人。以布土袋填塞壩閘。頃刻可辦。依舊引取陂塘之水。舟船復可通運。是

乃所以助其勢。大害有四。無一利也。一者貽敵之笑。謂我畏彼。反生欺忽之心。二者以顯官兵無北渡之意。愈失江北人心。三者水寨既失地利。忠義之人。無以措手足。反墮賊計。四者鹽商不行。有誤朝廷進軍財計。誠爲痛害。

乙酉。詔通泰、真、揚州守臣更切體度地利。從長措置。務要限阻敵船。及不得有防湖泊水寨民社保聚。自金人入境。揚州官吏退保陰沙。承州官吏皆散。淮東轉運判官郭楫亦挈家先遁。徽猷閣待制新知揚州宗伯友至鎮江。奏言孤獨一身。委實前去未得。乞那兵萬人。與韓世忠同赴敵迎戰。乃命伯友從便先次交割。

伯友從便交割指揮。在丙戌日。今併書之。

伯友引疾乞奉祠許之。

伯友十二月丙子。提舉江州太平觀。

丙戌。詔遣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先往鎮江。建康府與諸將會議進兵。因以覘敵情。上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賈勇爭先。沈與求曰。真宗澶淵之役。亦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詔常程事並權住。俟過防秋取旨。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車駕總師臨江。乞速降黃榜。預行約束。每事務在簡省。稍有配率。許人陳告。仍委侍從臺諫官覺察彈劾。從之。詔刑部尙書章誼。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戶部侍郎劉卷。中書舍人王居正。右司諫趙霈。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員外郎王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吏部郎官汪思溫。度支郎官李元淪。金部郎官吳并。令扈從。吏部侍郎鄭滋。禮部侍郎唐輝。刑部侍郎胡交修。起居舍人劉大中。監察御史張絢。並畱臨安府。於是臺臣檢正都司郎官。或往前軍。或押案牘往旁郡。

收寄在臨安府纔十餘人而已。滋交修乞從便許之。是日侍從官同班入對。以上將親征也。

丁亥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充樞密副都承旨。擴入對。遂有是命。翌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擴知兵法有謀略不止於鬪將而已。孟庾因奏以擴兼留守司參議官直祕閣新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王圭樞密院計議官方滋樞密院編修官王循友並充幹辦公事循友嚴叟孫也。

圭之辟在丁亥擴在戊子。滋、循友在十一月戊申。今併書之。

已而圭以省員去。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圭張大敵數。

詔說逆劉乃罷其新除。

圭罷憲在十一月壬午。

戊子胡松年辭行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密遣屬官告趙鼎曰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爾何故與他負許大事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胡不將官家入福建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鼎聞諸將之議如此恐上意移動復乘閒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且金齊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爲不倖然漢敗王尋晉破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賈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此據趙鼎事實附入。但所云韓世忠言胡不將官家入福建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此與建炎三年閏八月世忠奏上語殊不同恐傳聞未必實或可削去。

參知

政事沈與求兼樞密院事太常寺請車駕所過十里內神祠及名山大川並遣官致祭從之嚴州

桐廬縣進士方行之獻家財七千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補官。從之。自渡江後。許民間獻納補官。始此。是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於大儀鎮。敗之。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楊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繪頗良。臣曰。幸免管押二字。亦是光華。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僞界引判官牒付良臣等。令齎執於阻節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選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護門上。頃之。流星庚牌查至。世忠出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世忠留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參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敗。遂過桷等共飯。

熊克小廡。稱世忠置酒與良臣別。蓋一再行流。星庚牌查至。蓋承墓碑之詞。今從王繪甲寅錄。

世忠遣人傳刺字謝良臣。繪且

速桷等還。桷敗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爲託。泣數行下。左右皆傷怛。晚宿大儀鎮。翌日。行數里。遇敵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兒孛董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繪答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聞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堅欲去。無他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州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又云。元帥已到高郵。三太子已到泗州。是行皆劉齊開牒所致。劉總管謂韓家有幾萬。岳家有幾萬。俱在淮南。自入境來。何嘗見一人一騎。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引軍次大儀鎮。勒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孫兒孝董聞世忠退兵。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撻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砍人胸。下搗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通贊遠孫也。

趙雄

攬世忠神道碑。王自領江濟師。會朝廷遣魏良臣使金。至維揚。王置酒送別。盃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或聞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攻。良臣至金營。果聞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朮誠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帥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鎮五里所。王縱敵騎過五陣之東。西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號與敵騎雜出。敵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砍馬足。敵全裝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四馳。勦騎四面蹂之。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十餘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過。積屍如邱。撻其驍將。建字耶女貞。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朮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實。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趙牲之遺史。世忠以董改軍於天長。以解元屯於承州。親與呼延通率十萬騎裨路。去大儀鎮十餘里。遇金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衝世忠。與戰不利。金人有驍將獨戰世忠。世忠力疲。通自後攻金將。世忠墜馬。既被執。通欲止之。世忠復得其馬。四顧金人百餘騎。許世忠據坡。扼其路。以弓箭當之。世忠得還。二書不同如此。熊克小廡多據墓碑。日麻。韓世忠甲申十月十三日。親令軍馬渡軍。到揚州。大儀鎮。逢金人掩殺。趕及二十餘里。又有伏兵。他頗迎敵。斬殺至西時。殺敵尾騎。

殘零兵馬。走回天長縣以北。四散而去。殺死蕃人橫屍二十里。不令收殮。活捉到萬戶千戶百人。是以下圖字也。等二百餘人。奪得蕃馬一百餘匹。衣甲弓箭器械等物二千餘件。以世忠捷奏考之。所獲人馬。亦不及墓碑之數。蓋世忠行狀誇言之。熊不深考耳。以諸書參究。此時完顏宗弼實不在大儀軍中。又據所申虜到器甲弓箭果三千件。亦安得便與平山堂齊耶。知遠史所云。則其捷大小。今且參取并書之。更須詳究也。

世忠又遣董旼分兵往天長縣。遇敵於鷓口橋。擒女貞四十餘人。熊克小麻稱旼敗敵戰於天長縣。亦誤。是日早朝。輔臣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上曰。世忠

〔案〕此時魏良臣正在天長。今從日麻。

忠勇。朕知其必成功。沈與求曰。世忠平日慷慨自許。恐其乘勝追襲深入。更宜戒其持重。上曰。朕已戒其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令戶部支銀帛萬匹。兩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遙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隨機制變。而捷書已至矣。臨機制變指揮。

在此月庚寅。

己丑。尚書禮部侍郎唐輝兼權兵部侍郎。金人圍濠州。是日。淮東宣撫使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於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知之。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路要之。又伏百人於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

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爲元所得。

世忠神道碑解元至高郵，敵敗去。案日麻捷爽無成，閔名今從趙姓之遺史也。

初，聶兒字董，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敵騎擁之而前。聶兒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指天號呼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爲餌，安得令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錄、少監李聿興來迓。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謂章誼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事先論曲直，帥直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曾經略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漢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又結楊玄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卽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

呂中大事記：建炎元年，遣傅勞使金。二年，遣宇文虛中使金。此汪黃爲之也。三年，遣洪皓、崔縱、張邵。

杜時高四人，亦汪黃爲之乎。紹興八年，再遣王倫而後和之議成。十一年，遣魏良臣、何蔚之遣，亦繪爲之乎。胡寅有言：今納賂則執富於京室，納賈則執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執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執加於異意之宰輔，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管人征繕立國。

之策。漢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不得已。則知李綱所謂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今尋諸仇讐而請之。何意乎。

揭錄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北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

對如初。聿興再云。奈何更求復故地。繪云。以中閒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爲憐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卻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繪等云。星夜兼程。往回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帥已令譯作番字。一、二日可得見矣。揭錄契丹人。聿興宣和三年進士高第。金用爲樞密院令史。至是從軍。

庚寅。詔信安郡王孟忠厚迎奉秦寧寺昭慈聖獻皇后御容往穩便州軍安奉。忠厚援故事。乞補門客曹雲登仕郎。上曰。昭慈聖烈皇后頃在瑤華宮三十餘年。當得恩澤近八十員。未嘗陳請。忠厚授昭慈之訓。亦不敢以私事干朝廷。今此門客恩澤。既有故事。宜與之。朕見漢唐后家亂政。累朝母后之賢。非漢唐所可擬議。沈與求曰。昭慈再安社稷。其功至大。上曰。前日合得恩澤。俟軍旅事閒。給田以賜忠厚。庶幾少慰昭慈在天之靈。

壬辰。輔臣奏事。上因言。朕出使河朔。見汪伯彥爲郡守。頗有可觀。及作宰輔。一無所取。所謂爲趙魏老則優。而不可爲滕。薛大夫也。沈與求曰。黃霸爲宰相。聲名減於治郡時。蓋其才有短長。不可強也。上曰。若伯彥得爲黃霸之流乎。與求曰。伯彥安足以望此。左迪功郎祕書省正字楊晨。特改京官。晨爲都督府幹辦公事。持詔書往四川撫諭。上召對而命之。後二日。以晨守尙書工部員外郎。賜銀一百兩。詔書略曰。朕

命趙鼎以宰相居中。仍兼領西南軍務。既總司於朝廷。益增重於使權。遲俟來春。改圖近弼。綏爾衆士庸副朕懷。聿命屬僚。往宣德意。先是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聞鼎以都督入蜀。遣大臣書言四川初無盜賊之擾。止緣宣撫使入蜀以擾之。豈爲宣撫者固欲重困州縣乎。蓋張官置吏。屯師聚兵。所過所徇。往來調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況今四川危動。民困財竭。乃欲以大臣出使。將帶官吏。抽摘諸軍。又入蜀地。往來調發。號曰圖秦。竊恐秦未可圖。而肘腋腹心之變先起矣。今四川人馬不過吳玠部曲耳。如有近復襄鄧等州。都督之行。就舊措置。撥軍屯守。兵勢愈分。孰若命大臣或大將。益重兵。聚貨糧。守荊州。以據長江之險。根本既固。然後可以圖秦保蜀。料理襄漢。經略中原。隨宜度勢。以次設施。荆南前日以二萬人守之亦可。今春金人取和尙原。關師古既叛。階成州一帶無人控扼。上流勢須益兵。非有五萬之衆。錢糧非有三年之儲。且將不假歲月。責之近效。亦豈能勝其任也。會鼎入相。乃命晨諭指西帥焉。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統制軍馬吳璘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馬明州觀察使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慶陽府楊政爲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陽府。同統制關外軍馬兼節制成鳳興州用宣撫使奏也。關師古之叛也。其所部階成二州猶在。故命璘政分領之。自富平後。五路之地。悉屬僞齊。經略使虛名而已。

癸巳。韓世忠遣武功郎趙何來獻捷。詔遷何一官。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是爲例。是日。江東淮西宣撫使劉

光世引軍屯建康府。

甲午，尙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工部侍郎，中書舍人王居正兼禮部兵部侍郎。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用戶部侍郎梁汝嘉請也。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且撥發軍馬財無所從出，故令民輸紬全折，輸帛者半折，見錢每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錢自此益重。汝嘉等又請江、浙絲並折，見錢綿半折，錢諸路各委漕臣一員計綱起發赴行在。遣侍御史魏矼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田如鼈往張俊軍前計事。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磯。上命趣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矼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矼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於上。

熊克

小厓附此事於十月朔，恐太早。日厓十八日甲午，魏矼特引進對，丙申，田如鼈狀奉旨差出計議軍事，日下出門，據此則矼等之行當在世忠奏捷之後，今并附甲午，更俟參考。

於是光世移兵太平州。光世聞金、齊

合兵，謂人曰：劉麟逆子，可垂手取。若雜以金兵，當日月以冀。參議官直徽猷閣馬觀國曰：金人長於騎射，兼以獷悍，其鋒誠不易當。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奉祠居城中，奮謂曰：相公蒙國厚恩，義當仗忠赤，激士氣以報。參議夷人也，是亦人而已。

此據曹琦奏規行狀增入行狀又云：光世引兵而西，金人遂歸河南地。案金還河南在九年春，去此已遠。若係於六年入犯之後，則光世已在合廐，不在太平州聞命琦談也。今移綴附見。

庶不
低悟。

丙申以車駕將發不視朝內殿進呈劉光世報劉豫散出榜文有欲歸江表之言

榜文已見九月乙丑

上曰豫父子逆

亂如此皆朕不德所致然以朝廷事力遣一偏師豫可擒也徒以二聖在遠故屈己通和觀還鑾輅今乃挾強敵之兵復入爲寇此安可容忍沈與求曰和議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左承議郎新知袁州

劉一止爲兩折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除名勒停人范仲熊敍右承事郎仲熊始坐明受爲郎遠謫至是刑部引敍乞敍右通直郎與差遣趙鼎以仲熊連姻特降五官是日金人陷濠州守臣閣門宣贊舍人寇

宏棄城走右宣教郎通判州事國奉卿爲所殺先是宏率軍民守城城中兵少大率以三人當一女頭軍

民與僧道相參每十人爲一甲不得內顧每一慢道以二長力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晝夜巡行城上

北軍以衝車雲梯攻城宏作鐵鎚上施狼牙釘有沿雲梯而上者以鎚擊之頭鑿與腦俱碎屍積於城下

而北軍來者不止幾人晝夜不休宏知不可爲乃開北門棄妻子攜老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士卒從之者

七十餘人宏之將出也聲言登舟欲以計破敵奉卿信之旣而乃知欲爲遁計已登舟不可入城矣奉卿

尤宏曰何不明言於我攜一妾兩字而棄之死地耶宏以奉卿爲怨己遂殺之後以死事聞贈右奉卿

直祕閣官其家二人

奉卿五年二月戊戌贈官

宏旣去權兵馬鈐轄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魏進自東門投拜金人

問宏之家屬何在成曰借去矣已而聞爲成所匿遂斬成於市取宏奉卿家屬寘於軍中以其將趙榮知州事初敵圍城急將官楊照躍上角樓以槍刺敵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死統領官丁

元與敵遇於十八里洲，敵圍之。元大呼告其徒以毋得負國。於是一舟二百人皆被害，無得免者。事聞，並

贈承信郎，錄其子云。

明年七月
丁酉贈官。

丁酉，執政進呈車駕進發頓宿次序。上曰：朕奉己至薄，況此行本以安民，豈可過爲煩擾？又恐州縣以調夫修治道路爲名，並緣爲弊。趙鼎曰：朝廷累行約束，丁寧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岸，而敵騎逡巡淮甸之間，恐久或生變。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閒道乘虛擊之，騎敵必有反顧之患。上曰：當如此措置，兵貴拙速，不宜巧遲。機事一失，恐誠後悔。宜速諭之。右宣義郎裴祖德除名，祖德以濫賞改官，居憂中冒覃轉及章服，又妄稱職名爲言者所論。下大理，祖德具伏，又嘗從統制官王進、岳飛、王民得空名告身，給賣富民入已，刑寺當徒三年，特責之。

戊戌，上登舟發臨安府。

趙姓之遺史云：金人在淮甸，張俊軍鎮江府，橫渡江出戰，有遲疑未渡之意，朝野驚恐。趙鼎見上，屢請車駕早幸江上，上首肯之。既退，即爲中官沮之。至是，鼎請上親征，且曰：軍民百姓皆望陛下親征，內中官未

肯者，陛下幸江上，則諸軍皆盡力禦敵矣。中官未見陛下親征之利也。臣欲乞陛下發遣近上中官赴都堂，臣具酒醴待之，諱以編編然後親征可決。上從之。遂發左右親近十餘人詣都堂，鼎具酒醴，以宗廟社稷安危之計諭之。且曰：諸公見上贊成其事，俟退敵回鑾，則共享安逸之福。衆諾之。議遂定。即命草詔案。

奉天章閣，祖師神御以行。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

中皆以其軍從。上不以玩好自隨，御舟三十餘艘，所載書籍而已。上既發，乃命六宮自温州泛海往泉州。

此月丙申降旨。

晚泊臨平鎮。進呈劉光世乞與韓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趙鼎曰：朝廷舉措既當，諸將自服。今不公如此，必致紛紛。乞下光世會合得錢米之數然後行。沈與求曰：豈唯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故賞則知勸，罰則知畏。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曰：苟爲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爲恩，罰雖嚴人不以爲威。上曰：朕親統六師，正當公示賞罰。詔沿江州縣如排辦太過，令監司具名以聞，當重行黜責。時右司諫趙霈言：浙右諸郡頃罹兵火，瘡痍未息，民力未蘇。今戎輅進發，又慮州縣官吏不能上體德意，奢幕之飾務極於鮮華，膳羞之進偏搜於珍異，或調發人夫，或差料舟船，誠不可不爲之禁。故有是旨。湖北制置使岳飛遣屬官孔戊來奏事，詔特改京官。

己亥，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翊衛大夫宜州觀察使本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政、右朝奉郎直祕閣本司參議官陳桷以所俘女貞一百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歿人乞厚加贈恤。上蹙然曰：使人死於鋒鏑之下，誠爲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府擇地埋殮，仍歲度童行一名照管。今胡松年尙在鎮江，可令就設水陸齋致祭。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鼎曰：陛下既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乃詔改除宜州觀察使桷遷右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中奉大夫相州觀察使解元落階官爲同州觀察使，武功大夫康州刺

史呼延通爲吉州刺史。

改等賞功。在此月辛丑。聯書之。趙銜之遺史。韓世忠奏通之功。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繼其告命。再奏乞重賞。通以勳將士。遂改階官。案日曆。今年五月十四日癸亥。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

延通。差浙東路兵馬副都監。依舊從軍。非因賞功始除。通刺也。恐銜之所記有誤。

庚子。上次秀州北門外。

辛丑。上次吳江縣。時知縣事楊同稟供張以待乘輿之至。民有一家當費三百緡者。其人不伏。又械繫之。御史張致遠三上章論其擾民。同竟罷去。

壬寅。御舟次姑蘇館。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官守臣孫佑進御膳。其卓子極弊。且有僧寺題識。上不以為嫌。他日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以清。都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趙鼎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天下幸甚。上語在十一月壬子。今并書之。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

並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

世忠劄子不知所奏何事。當考。

因論建炎之

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寅二人於極典。上曰。朕初卽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爲忠臣。願天下

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君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辛彥宗充浙西江東宣撫使幹辦公事。用張俊奏也。

癸卯。武功郎王權爲武略大夫貴州刺史。武德郎許世安爲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錄承楚之功也。二人皆淮東宣撫使正將。初命進秩二等。世忠再乞推恩。乃有是命。詔犒設隨駕諸軍一次。時堂吏以下亦援泛海舊例。各支犒設錢。有至數十千者。及待御史魏矸自江上還。奏言自臨安至平江四日耳。乘舟順流。有何勞苦。雖曰激賞庫支。其實戶部係省錢也。乃命除三省機速房三省戶房外。皆剋還焉。臣奏請在十一

月壬子。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準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公文。支給本軍大禮賞。本司未敢幫請。乞依張俊下

官兵禮例支給。許之。舊例。俊與楊沂中內二軍賞給三十千。世忠與劉光世、王撻、岳飛外軍人給二千有奇而已。至是。俊出爲宣撫使。故世忠援以爲言。初。朝廷命成憲應副世忠軍錢糧。成憲言。職事別無相干。乞用公牒往來。奏可。自是總領錢糧官率用比例。日麻。此月二十九日甲辰。復置宗正丞等指揮。非本年事。蓋重疊差誤。

甲辰。金石副元帥完顏昌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旁有四人。皆衣紗袍頭巾毳靴。與良臣等同席地而坐。昌問勞久之。復云。俟三二日。左元帥來議事畢。畫定事節。遣汝等歸。良臣退。接伴官李聿與問沈元

用在否。蓋聿興、晦同年進士故也。聿興又言：今年本朝試進士，張炳文侍郎出天下，不可以馬上治賦。丞相問何意，張云：事見前漢陸賈傳。丞相命以番書譯賈傳而讀之，大喜，遂進張兩官。繪以久未得歸，乃爲書獻昌。大略言：頃蒙丞相都元帥惠書，許以立國。爾後江南遣使，未獲成命。聿興不肯受。聿興又言：其國制度並依唐室，因及蔡靖、宇文虛中事久之。

王繪紹興甲寅奉使錄云：聿興言自古享國之盛，無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並依唐制。衣服宮制之類，皆自宇文相公共蔡大學并本朝數十人相與計議。繪

問蔡大學見任答云：見在乾文閣待制。他兒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令，更進來本朝。又於燕山府用一萬貫錢買一所宅子。蔡大學云：猶勝如他汴京宅子。又曰：丞相得宇文相公，真是歡喜。嘗說道得汴京時歡喜，猶不知得相公時歡喜。如今真是通家往來。時復支賜宅庫裏。

於是右副元帥昌在泗州，右都監宗弼在天長，左副元帥宗輔尙未至也。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於壽春府，敗之。初，親征，詔未至廬州，衆譁言棄淮保江。愈得旨，急錄以示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津閒道告急，上命爲右迪功郎，會敵進，據壽春。安豐愈遣兵出奇，直抵城下，與守將孫暉合兵擊之，敵戰敗，卻去渡淮。官軍入城，翌日，遂復安豐縣。

仇津補官在十一月七日壬子，計其離廬州，則在未復壽春已前，故附於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二

紹興四年十一月丙午朔。中書門下省言。近令江浙常平司預借買撲坊場淨利錢一界。亦恐奉行違戾。乞令鈐東州縣不得接便騷擾。從之。先是戶部侍郎劉岑言。效用不貲。而豪右兼并之家。累年坐收厚利。止令預借一界。亦不傷於人情。至是又條約焉。在此已見借坊場錢事。未見降旨本日。當考劉岑所云。此以十一月庚申。申明劉子附入。武德郎閣門宣贊

舍人淮南東路鈐轄權通判泗州劉綱。就差知泗州。時泗州已爲金所據。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絹等。並免。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無所從出。乞蠲免。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上之所取於百姓之物。其名色雖不同。然要之皆因其土地之所出。民力之有餘。以助縣官之費一也。故朝廷當察民力之有無。不當問所立之名色。就其名色論之。生辰及大禮進奉。乃是臣子用致區區傾祝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朝廷察見民力無所從出。固合豫降指揮。曲加慰諭。以將來生辰或大禮。不須依例進奉。如此則君臣恩禮。上下兩盡。朝廷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蠲免。蓋己非是。矧又以係是進奉之物。不許蠲免。臣竊以爲過矣。兼知和州申述本州殘破。無所從出。事理顯然。伏望聖慈。特與蠲免。仍乞指揮戶部。今後淮南州軍。應有似此起發之物。更切審度。如見得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出自朝廷。人知感悅。疏奏。從之。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進子游。俞俟並貶秩一等。初命二人應副劉光世軍。

錢糧。光世抵建康。而二人皆不至。帥臣呂祉奏。國家艱難。乃臣子盡瘁之時。若人自爲計。專務全身保家。朝廷何賴。遂貶其秩。命提刑司劾罪。仍趣令之建康應副。

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上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噬敵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禦之。趙鼎曰。臣等躬聞聖訓。敢不自竭鯨鱗。少副陛下責實之意。

〔中興聖政臣圍正等〕曰。太上皇帝可謂知備禦之本矣。備禦在疆場。而所以爲備禦者在朝廷。朝廷不治疆場。何恃。聖訓有曰。數年以來。朝廷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誠非治朝廷之道也。然大上皇帝知虛文細務之不足恃。而以實效大體自圖。夙夜圍心。治軍旅。備器械。誠得備禦之道。宜乎敵騎侵軼。而有以待之也。是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於法宮之中。太上皇帝之聖德。固非羣臣所敢望。其清光親事法宮。不免上勤宵旰。然使當時輔相臺諫之有人。少有以上裨聖畫。備禦之功。又豈止於是也。宣王內修外攘。所以必得賢能爲之任使。爲是故也。

李健爲江東淮西宣撫司參謀官。劉光世奏也。

左朝奉大夫知廣德軍

己酉。侍御史魏矼自劉光世軍前還。監察御史田如鼈自張俊軍前還。並入見。詔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更不追復。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職依舊宮觀。上旣追贈陳東。歐陽澈。官職。而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宰輔非才。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勝誅。然至於操鄙夫患失之心。遽昧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惡。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恥過遂非。唯

思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激。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爲初政之累。然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於今六年。陛下喜聞謇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吝於爵賞。於是天下曉然。雖愚夫孺子。咸知勸者東等之死。非出陛下之心。而忠臣義士。捩腕共怒。甘心於潛善等之日久矣。今陛下尙軫淵衷。痛自追咎。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識何施面目。仰視君親。伏望特賜睿斷。將潛善、伯彥無問死生。重加貶削。慰四海愛君慕義之心。彰二子殺身成仁之志。故有是命。

(案)宋史繫
十月壬寅

庚戌詔承楚秦州水寨民兵。並與十年租稅科役。久仍撥米贍之。時承州水寨首領徐康、潘通等遣兵邀擊金兵。俘女真數十。既命以官。尋又賜米萬石。

是月甲寅。撥江陸軍米三千石赴水寨。乙卯。又撥三千石。十二月丁亥。又撥四千石。令併書之。(中興聖政)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以固。國弊益以長矣。(臣聞正等)曰。兩淮水寨之民。正猶陝西之弓箚手。河朔之保甲。福建之槍杖手也。無事則力田以自贍。有事則因疊以相保。縣官拊之得其術。使之因利乘便。亦可以助官軍犄角之勢。曩者金人入犯。水寨之臣。頗能邀擊其游騎。而自衛其聚落。及敵旣退。太上皇帝矜其忠而振恤之。德至渥也。或聞當時淮上有司。不能奉行太上之旨。至招其小過。而實償官幣之所失。以是苦之。故甲申之警。皆棄其寨。櫓載其器具。漂流於江之南者久之。此有司之罪也。韓愈有言。賊接界連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卻皆能自防。賊深淺。護惜鄉里。自備衣糧。共相保聚。賊平之後。易使爲農。今日水寨正與此無異。帥守部使者。安可不遵太上皇帝之旨。而勞來安集之哉。

左迪功郎權華爲左承奉郎。以薦對故也。監察

御史田如鼂言。機事不密則害成。比來未行一事。中外已傳。皆由省吏不密所致。上曰。由呂頤浩不知大

體雖需食物人亦縱之入故事每漏泄趙鼎曰舊置中書樞密於皇城內如在天上人自渡江屋淺而人難自然不密乃詔應漏泄邊機事務並行軍法賞錢千緡許人告令尙書省榜諭詔神武中軍水軍並令往許浦鎮屯駐

壬子手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觀迎鑾輅之遠期途庭闈之奉養故暴虎憑河之怒敵雖逞於凶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於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己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至於貫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爲事端開諜和好簽我赤子脇使征行涉地稱兵操戈犯順大逆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旣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募承之後每乖舉錯之方尙念祖宗在天之靈其刷國家累歲之恥殪彼逆黨成此蕩功載惟夙宵跋履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與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六師咸體朕意

熊克小廩載此詔在十月已外今從日曆繫於此日

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以大

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

此據熊克小廩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乞車駕當議進發省罷營葺以繫軍民

之心上曰朕置臺諫本所以正闕失事有規戒未嘗不樂聞昨日致遠奏自吳江至中途見稱御前船不計其數此恐是諸司插一旗幟便爲御前船可速行下幾察禁止乃詔除軍兵營寨外其餘修葺去處並令孫佑不得應副如違官吏取旨重行黜責吉州廂軍曾方等謀爲變牢城卒項勝告獲之後以勝爲

保義郎。是日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於臘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僞地。遇敵勝之。明年二月突卯奏到。

癸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遂便。初。子羽既貶。會吳玠除川陝宣撫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臣自紹興元年。收集散亡。踏逐和尙原。屯駐軍馬。控扼敵路。蒙宣撫使張浚差參議劉子羽。冒鋒鏑出散關。與臣商議邊事。子羽知臣愚魯。爲可以驅策。知和尙原地利。爲可以必守。言之於浚。遂差臣充秦鳳路經略使。專委臣措置戰守。捍禦金人。如錢糧器用之類。子羽悉力應辦。殊無闕少。因此原下之戰。屢破金人。至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子羽議。和尙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久。又於川口仙人關側近。殺金平。選踏戰地。修置山寨。以備奔衝。兼臣和尙原軍馬數目不多。又得劉子羽所管成州及梁洋軍馬。臣因而簡練之。於川口併力控扼。至今年春。金四太子等再領步騎十餘萬衆。攻犯殺金平。血戰累日。敵兵敗走。僅保無虞。此豈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薦拔之功也。今蒙驟加異數。望追還成命。於浚與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蔽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况朕於浚。旣罰其過。詎忘其功。可聽子羽自便。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材。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中興聖政臣謂正等）曰。竊諫人主之耳目。蓋欲裨聰明以助賞罰也。倘徇己好惡。以誤人主之聽。俾賞罰不當。無以服天下之心。豈不辜人主委寄哉。此太上皇帝欲勸耳目之官。至言陰德以警之。此忠厚之至。雖堯舜無以加。任耳目者。可不知戒乎。

甲寅。左宣教郎太平州州學教授王言恭上書。臣有愚計。可以大助國用。不惟不斂於民。兼亦不拂人情。不傷國體。不失民信。數月之間。定有實效。但臣管見事屬至密。疏遠小臣。不敢求對清光。願許臣暫至行在。見宰執。委曲陳之。詔本州守臣取索所陳實封繳進。

丁巳。手詔曰。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警奏既聞。神人共憤。朕不敢復蹈前轍。爲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己之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勵將士。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動衆勞人。懼所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尙願諸路監司帥守。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以體朕意。凡借貸催科有須於衆者。毋得縱吏並緣爲姦。凡盜賊奸宄。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擾攘。恣無名之斂。容奸玩寇。失機察之方。致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於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定。當遣廷臣循行郡國。執政奏遣神武中軍統領官范溫。蕭保率海舟至淮口以來。邀擊敵馬。上曰。須令楊沂中遣統領官朱師閔統率以行。令溫等權受師閔節制。蓋欲犬牙相制。決無他虞也。保。燕人。溫。本山東義士。故上調及之。趙鼎曰。此非臣等愚慮所及。武德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言。遇大禮恩。乞長女封號。吏部言世忠非見任宰執。難以施行。詔特依所乞。

戊午。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故也。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

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既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主，三鼓旣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逆讎決勝負哉？」於是遣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衆，與求回言：「松江居民旋造屋爲肆，敵雖對岸，略不畏之。」

熊克小廩載與求按行江上事於十一月庚戌已前注云據趙鼎事實修入不得其時事實言之張浚來自閩中則知此事在浚未至之前也案日曆十一月戊午有旨胡松舉兼權參知政事俟浚與求回日依舊是時孟夷

在臨安與求獨爲參知政事不容十餘日始差權官當是與求出門而松年攝其事也今移附本日

是日金人陷滁州於是

州。淮西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兵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軍鎮江府，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移軍常

己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之未至也，左宣教郎喻樛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爲後圖，鼎大以爲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可。」

喻樛語錄曰樛先受趙鼎辟爲川陝都督府屬官既罷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

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事成甚幸不成遺莫萬代矣樛曰張樞密在福今只召之恐逡巡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車振錢穀樞密來路卽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爲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矣

浚

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鼎：「浚方略何如？」鼎曰：「浚旣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置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罪，以右司

諫趙鼎援臨安，已得旨有請也。

臨安指揮朱見本年月

庚申詔防諸軍賜燕準備將已上並預坐遣刑部尙書章誼押伴。

熊克小廨今年十月書是月樞密都承旨章誼爲戶部尙書此蓋承戶部題名之誤誼今年七月自

都承旨除刑書十二月兼樞戶

部明年正月正除今各附本日

辛酉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靈擊出其不意則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進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鑿輿駐驛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軍捍敵於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敵得乘閒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令僞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敵非送死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何如耳望降出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既而綱聞上幸平江又條陳宜防備者有四曰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至於保據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糧食措置

戰艦水軍及經畫揚州凡十事以告輔臣直祕閣知平江府孫佑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佑言仇

怨交攻身既危殆乞一待次差遣故以命之翌日復令如舊

佑言仇怨交
攻事當考

壬戌詔諸司見占客船並令日下放還違者抵罪張俊之出師也多奪取士民舟船如被寇盜

此據道姓
之遺史

而諸司所占又以準備遷移爲名拘留不已言者慮其失業故條約之

癸亥龍圖閣直學士新除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爲樞密都承旨星夜兼程前來供職降充集英殿修撰

知鼎州程昌寓復徵猷開待制充都督府參議官權禮部侍郎唐輝自崑山入見請令沿江守關恤淮

南士民之渡江者仍許借官屋以居從之武經郎前知濟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楊珪爲武功大夫榮

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珪初以子弟所授官後仕劉豫至是來歸自言失武經郎已上誥敕朝廷因其

珪除郡在
是月辛未

是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蘭州王德與

敵遇於滁州之桑根坡生擒十餘人赴行在後錄其功進德官五等將士受賞有差

明年二月
丙申賞功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勝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

召浚。寘之宥密。而觀浚恐懼。惕如不自安。意者尙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先是浚上疏辭免除命。且言臣以淺薄之姿。偶緣遭遇。竊獲使令。仰惟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竊毀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之獨明。乾綱之自斷。保全微跡。不爲廢人。夫以失地喪師。累年無成。臣之罪惡。臣豈不知。至於加臣以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墜臣子百世之節。貽孀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噎。痛隕無已。訓詞所戒。傳之天下。付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班列。趙鼎因言。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故有是詔。詔左承直郎兩省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吳棗。令引對。棗。建康人。以薦者得召見。而閣門言。著令。初。上殿。臣僚具名銜隨事申三省樞密院審察。乃命先審而後對。棗言。萬騎所過。雖膳羞亦無所取。而培克貪墨之吏。輒以應副軍期爲名。哀斂錢物。動以萬計。官收六七。吏取三四。願下明詔。非朝廷指揮。自以軍期科索者。借無侵盜。並坐贓罪。雖有朝旨。因而騷擾者。重寘曲憲。詔諸路漕臣覺察。遂以棗爲左通直郎。將作監丞。

棗奏疏降旨及改。在是月戊辰。除監丞。在十二月丙辰。

建州禁卒江勝與其徒謀劫庫兵。叛爲軍

士葉榮所告。守臣江少虞捕斬之。後以榮爲保義郎。

乙丑。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言。襄陽等六州歸業人戶。全闕牛種。乞量借官錢。俟起稅日。分四科隨稅送納。又乞支降錢米。養贍官兵。修葺城壁樓櫓。應官私欠負。並行蠲放。州縣官到罷。各轉一官。選人改

合入官。仍以招集流亡多寡爲殿最。詔賜飛度牒二百道。爲贍軍修城之費。其餘皆從之。

丙寅。遣內侍李省往劉光世、岳飛軍。注浩往韓世忠、張浚、王瓌軍。撫問將士家屬。仍賜錢有差。三宜撫軍各萬緡。岳飛三

千緡。王瓌二千緡。初。河東忠義軍將趙雲嘗出軍與敵戰。至是敵執其父福及母張氏以招之。且許雲平陽府路副

總管。雲不願。遂殺福。囚張氏於絳州。久之。雲聞道奔岳飛軍中。既飛遣雲渡河。雲因擊曲垣縣。復取其母。

飛以爲小將。此據紹興十二年六月丁丑雲自殺狀增入。蓋今年十一月十一日事故附於此。

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大臣論事。稍有不合。便輕爲去就。何也。張浚曰。事有可行。有不可行。陛下一言之漏。言者意其好惡。因有論列。不得不爲去就。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於治。朕於三四大臣。皆當分委。張浚專治軍旅。胡松年可專治戰艦。浚曰。仁宗時。亦嘗委范仲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數以爲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之事。若不專責。無由辦集。將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
(中興聖政。臣爾正等)曰。相得於內。則可相忘於外。故至誠不必事形迹。此自古聖君賢相相與之美事。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先其身而不以爲憂。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以朋指其君。申言之而不以爲過。是數者。若貴以形迹。無乃有大不然者乎。惟其相得之深。故一切相忘而不論。太上皇帝於君臣之間。欲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臣竊謂此自古帝王之用心。非後世所及也。昔魏鄭公以事形迹戒太宗。今太上皇帝乃以事形迹戒其臣。太宗賢君也。太上皇帝聖德也。其相侔如此。臣謂非後世之所及。信矣。

戊辰。趙鼎言。臣等商議。望陛下降一詔書。開示從僞之臣。勢不獲已。他日來歸。亦不加罪。如張孝純、李邦

子弟服在近僚。可見陛下恩意。上曰：中原陷沒，致士大夫不幸，污於僭逆，皆朕之過。又諭卿等爲社稷大計，反復熟議。鼎曰：臣等夜以繼日，惟恐智慮有不及，又豈敢不勉。浚曰：前此廟堂事，多是多商量不合。至有一事，各持其說，數日不決者。上曰：趙鼎剛正，可與同心腹。如向來議論便事，席益來朕前，終無一言。胡松年曰：益非不曉達，但恐懷奸自私爾。上曰：君臣相與，當以至誠。一有容私其閒，事功何由濟耶。

十二月
丙戌降

詔如
鼎請。

己巳，右從事郎程晟爲江東淮西宣撫使準備差遣。用劉光世奏也。

晟，顯孫。
已見。

盜區稠攻樂昌縣，廣東兵馬

鈐轄韓京遣統領官趙煥捕斬之。旣而爲餘黨所逐，馬陷淖，煥死於陣。後贈二官，錄其家一人。

煥贈官在明年閏三月辛

未。

是夜，淮西宣撫使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兵副統制張琦、兵復南壽春府，執僞知府王靖，詔賜師晟

金帶，後錄其功。二人各進官四等，將士受賞者二千九百九十六人。

師晟等明年二月已丑轉官。

庚午，上按神武將軍射士於內殿，召宰執趙鼎、張浚、胡松年、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命坐賜茶。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孫近言：伏見朝廷以邊警未寧，專意戎事，凡常程庶務，一切罷止。臣竊謂多事之際，搜求人材，可與圖事，揆策折衝禦侮者，正今日所急。與夫內外刑獄待報而決者，不唯凝寒之月，淹

繫可憫亦恐非所以感人心。召和氣也。欲望申詔大臣。凡人材之可用者。以時采擢。使赴事功。而具獄之當決者。且令一面斷行。苟刑名文牘之煩。不欲以費堂廟日力。則刑部長貳。許按格法權宜裁決。其有可疑者。乃以上聞。庶幾不廢內修政事之意。從之。詔岳飛母太恭人姚氏特封榮國太夫人。廬山東林寺僧慧海賜號佛心禪師。初。飛遣本軍提舉事務武功大夫劉康年來陳乞襄漢功賞。而康年用飛備紙。乞奏於雷文資等三事。朝論以奏文資爲不可。餘皆許之。其後飛言。臣近蒙恩。以收襄漢功。寵加旌節。臣具懇辭。不敢爲。康年於國家多事之際。輒以私門猥瑣。希求恩寵。望寢前命。仍將康年正朝典。詔飛母封號。後特恩。餘令改正。康年依銜替人例。其所得襄漢功。仍奪之。

飛奏至在明年正月壬子。

辛未。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復徵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起復祕閣修撰。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左朝奉郎張翥知岳州。上覽除目。問翥才術如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上曰。不須更問某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上曰。君子剛正而易疏。小人柔倖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右司諫趙霈請命有司。條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裁節浮費。上曰。此疏極關治體。過防秋便可施行。趙松年曰。使論事之臣。每如此。何患不能協濟中興。正恐敵騎旣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爲戒。

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爲成書。本朝因之。丁謂著景德會

計錄田況者皇祐會錄蔡襄著治平會計錄蘇轍著元祐會計錄皆所以總括國計杜失設制豐耗量入爲出也太上皇帝因諫臣之言以謂此疏極關治體惜當時未有能推行之者神聖嗣興以恭儉先天下比命計臣置版籍以總四方之賦計其入則盡矣量入以爲出則會計之書不可以不作也願諸儒踵成之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李謨言平江今歲苗米三十四萬石而逃田開閣四萬餘災傷減於八萬餘平江最係上色肥田豈有逃絕若干之理又慮檢放不實乞下憲司委官覈實如所委官隱蔽許監司互察先是謨言浙路上供稽緩乞秀湖州平江府委謨督責緊切催納故有是請戶部乞許之中書舍人王居正言陛下仁卹百姓之心形於詔旨行於教令四方守令固未必能上體聖意使實惠及人今州縣一有開閣逃田及檢放災傷去處則監司便指以爲官吏作弊欲寘之於法臣竊以爲非陛下本意兼恐提刑司及所委官觀望保明不實抑勒敷納爲害不細望追寢令降指揮從之右朝議大夫知和州皇甫彥丁憂特起復時和州爲金所破彥率民軍據守麻湖水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摧鋒軍統制趙乘淵統領官楊貴將其軍民乘舟南歸乘淵等因縱火大掠士民倉猝引避水闊舟小沈溺者衆彥之金帛妓女皆爲所奪

明年正月壬子行道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

意趙鼎密爲上言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事至卽應之庶不倉猝萬一金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遇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敵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敵亦不敢自肆惟不可

開渡江便退。卽諸將各自爲謀。天下事再不集矣。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乃退。是日，金左副元帥完顏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平旦，良臣等行，接伴官李聿興謂曰：侍郎歸矣，如聿興等何時得離塗炭，歎息久之。行二里許，昌擁三百餘騎相遇於塗，問難再三。良臣等答曰：如初見聿興之語。昌言：旣欲講和，當務至誠，不可奸詐。況小小掩襲，何益於事。如欲戰，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可。我國中祇以仁義行師，若一面講和，又一面令人來掩不備，如此恐江南終爲將臣所誤。如向來大軍至汴京，姚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奏檜皆知。若未信，且當問之。良臣等以此來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可留，他書持去。戰而敗，錄中物非我有，卽勝，詎止須此物。遂授良臣等以左輔元帥宗輔書。已上並據王繪紹興甲寅通和。又爲良臣言：當以連州以南、王爾

家爲小國，又索金帛犒軍，其數千萬。良臣等受書，遂自鎮江赴行在。

金人言連州以南等語，據張浚行狀云：爾案金人前後書辭，上欲畫江爲界，與此不同。王繪語

錄亦無此說。

更當詳考。

壬申，上謂大臣曰：朕於羣臣，或因其行事，或因其獻言，每料度曲折，十亦得五，但恐太察，不敢見於所行。

耳。左從事郎新潭州州學教授錢東之特改合入官。東之避地廣西。用趙鼎薦對而有是命。後三日。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親乘戎輅。總師拒敵。此正漢高延酈食其。光武納寇恂之時。顧雖章布卒伍。苟有才術。足以排難解紛。亦當聽用。使羣心聳動。其赴功名之會。而乃陳誼無聞。改秩罷去。臣意朝廷。祇以既降上殿指揮。不可中輟。既已引見登對。例合推恩。此豈今日所宜爲耶。當拯溺救焚之時。襲承平優暇之軌。在朝廷一時施設。因成文具。使臣下沿例獲賞。何以勸功。願陛下於延訪之際。稍從簡。其人足以任事。議論足以戢時者。亟加委用。令得據發所蘊。以風厲其餘。否則放令自便。無徒啓僥倖之門。長奔競之風。賞罰二事。在軍旅之際。所繫甚大。惟陛下無輕用之。天下幸甚。疏奏從之。

癸酉。直祕閣韓之美。通判全州之美。守德安。召還。而有是命。是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遇知樞密院事張浚於舟中。良臣等具告以金人所言。且謂金有長平之衆。浚謂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人爲敵所誅。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所得。浚遂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三

【紹興四年】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事。上因論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爲天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趙鼎曰。仁宗皇帝時。大臣嘗入寢殿問疾。見帝蓋舊黃絁被。宮人取新被覆其上。然亦黃絁也。躬儉如此。故仁恩滲漉。四十二年。號稱至治。至今雖田夫野老。言及必流涕。沈與求曰。臣聞元德皇后嘗用銷金緣阜襦。太宗皇帝怒曰。近日宮中用度不足。皆緣皇后奢侈所致。以此見祖宗以恭儉得天下。自是家法。上曰。宣和以來。世習承平之久。奢侈極矣。馴至禍亂。可不戒哉。右奉議郎浙西防托司提點官鮑貽遜罷。上之出視師也。置防托司於臨安府。而以貽遜與左朝奉郎孫邦同領之。至是監察御史張絢言曰。貽遜追集鄉民。聚於寨柵。人苦其擾。邦不以爲是。爲貽遜所辱。郡守梁汝嘉置酒和解之。士民駭怪。故貽遜遂罷。

防托司事始不見。因此表出之。

尙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

舍人王繪自金國軍前還。入見。良臣等至平江。見輔臣已。金部員外郎吳玗問金兵衆寡。繪曰。據所見不及二萬人。而諜報及金人自言。以謂四路各十萬人。然未嘗見也。日午。對於內殿。上問勞甚渥。且詢敵勢。繪舉冒頓匿壯士健馬故事爲對。且言願勿輕此敵。翌日。繪卽乞致仕。許之。旣而趙鼎召良臣。問敵之數。良臣曰。此副使爲吳郎中言之。若所聞審的。則必奏陳。時良臣等旣爲張浚所斥。而侍御史魏矼亦言朝

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繼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考。頃復專使尋好。未有豐贖。茲乃僞劉父子造兵端。本謀窺江。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大兵坐掇天險。援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僞劉挾金爲重。簽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攜。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昔曹操降劉琮。得其水軍人船合八十萬。徑下江陵。吳之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獨周瑜引兵與劉備并力以逆操。敗之赤壁。今劉豫挾金以叛。視操孰順。敵衆深入澤國。視操孰強。而岳飛在江西。吳玠在秦隴。形勢又孰得。更欲聽其詭計。惰喪士氣。拱手以受其弊。非臣所喻也。昔新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折之。有曰。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秦軍聞之。爲卻五十里。臣久誦斯語。不勝憤懣。惟陛下爲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上甚納其言。

江疏不得其日。且附良臣入見之後。王繪乞致仕。據繪甲寅錄云。耳。日。屢無之。六年四月三日。自武顯大夫關門宣贊舍人落致仕。充湖南制置大使司屬官。

是夜。

淮東宣撫使正將許世安。王權劫敵柵於眞州之東北。獲數十人。

丙子。賜趙懷恩隴右郡王印。

丁丑。左朝請大夫知江州陳子卿爲湖北制置使。司參議官。用岳飛奏也。後二日。執政進呈韓世忠辟官屬。上曰。諸將所辟官屬。稍正當。則能裨益其軍政。儼非其人。往往生事。雖朝廷用人亦然。書稱侍御僕從。

罔非正人。況其他乎。沈與求曰。致治之道。在積賢耳。左右前後。皆辭居州。則邪枉之徒。自然遠矣。天下安得不治。是日。吏部侍郎孫某。禮部侍郎唐輝。中書舍人王居正。權戶部侍郎劉岑。同班入見。以敵騎臨江也。戊寅。侍御史魏矸。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霈。同班入見。時侍從臺諫。扈駕平江止此。右迪功郎楚州錄事參軍權鹽城縣令劉舜士。爲右承務郎。知縣事。先是。舜士率吏民守境捍禦。又拒敵檄不從。故有是命。舜士言道種無糧。乃賜錢二千緡。米五百斛。詔鹽城權隸秦州。賜錢米在庚辰。隸秦州在辛巳。

己卯。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獲僞承節郎。定遠縣主簿朱從。上命釋之。既而曰。諸將方與敵人對壘。今獻俘輒釋之。恐其意怠。勿殺可也。趙鼎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遂付神武中軍。仍給五人衙官券。十二月丙申給券。

布衣王蘋。特補右迪功郎。蘋。侯官人。通春秋。舍法。既行。遂不就舉。至是。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其素行高潔。有憂時愛君之心。召對補官。後四日。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上謂補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於朝。大抵儒者。能達世務。乃爲有用。

知湖南制置大使席益。乞依李綱例。於所在州軍寄造酒。又言。本路闕官去處。省部已差下。未到任。開乞依折彥質例。許臣選委權攝。及奏。辟一次。許之。庚辰。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州郡公使造酒。命官限年之任。祖宗之法。悉有定制。昨李綱知潭州。乞於所在州軍造酒。既不指定路分。又無所造石數。是潭州得於天下。州軍不限石數造酒。今益乞依綱。公議以爲不可。初。綱知潭州。應朝廷所差官。並不令赴任。自行辟置。

自後彥質繼之。乞省部已差下人未赴任閒。許時暫差人權攝。如一季內未到。卽許審量奏辟。比之李綱已極忠恕。所以朝廷姑從其請。兼彥質到任之初。係經馬友鍾相殘破未久。本路全然闕官。是時權宜奏辟。理或當然。今湖南州縣稍已就緒。而益乞依彥質例辟官。公議亦以爲不可。欲望詳酌。將益所乞造酒。且依彥質就潭州寄造。月不得過三十石。其辟官候踰年依條不該赴任之人。許行奏辟。庶幾稍近人情。從之。

辛巳。刑部尙書章誼往江上押燕犒軍還。入見。命行宮留守司中軍統制王進以所部屯秦州。防托通泰。應援淮東水寨。權聽帥司節制。上召進入對而遣之。祕閣修撰淮東宣撫司參議官陳桷丁母憂。詔起復。僞齊保義郎劉遠特補忠翊郎。遠同州人。從劉麟入寇。與其徒六人自盱眙脫身來歸。皆錄之。其僞告令所屬焚毀。

壬午。詔知宿遷縣劉澤等並各轉一官。澤之來歸也。徐俯在樞筦。欲斬其首送劉豫。趙鼎以爲不可。至是始褒錄焉。事初已見四月丙午。

乙酉。直龍圖閣新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郎。尙書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晏敦復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朝請郎通判漳州江躋守司農少卿。躋先坐秦檜黨斥去。至是趙鼎用之。

丙戌。賜僞齊右丞相張孝純僞知兗州李儔手詔曰。朕惟強敵侵軼。迫朕一隅。叛臣乘時。盜據京邑。惟爾

士大夫蒙被德澤。服在周行。其肯失身僞庭。事非其主。願迫脅使然。有不得已者。朕甚痛之。故若孝純。儻等。內外親屬。不廢祿仕。每飭有司。各加存卹。朕之於爾厚矣。爾尙忘之耶。其能洗心易慮。束身來歸。當復其爵秩。待遇如初。朕方布大信以示天下。言不爾欺。有如曠日。他日孝純與僞尙書右丞李鄴論及本朝。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爾。孝純乃止。此據孝純所上書附見陸漸事見二年六月戊戌。是夜。月犯昴。太史

以爲敵滅之象。上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耳。趙鼎曰。當修人事以應之。上語在是月庚寅。〔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天理人事初無有二。人事盡

事而爲之。亮有所宜。則戒以災異。有所宜。則開以禍祥。或以災異欲使之懼。而知改。開以禍祥。欲使之勉。而知進。苟惟觀災異而莫知改。觀禍祥而莫之遂。是直不知天意之所在。而以人事自棄者也。如是則離天人而爲二。其失遠矣。太上皇帝因論太陰犯昴有滅敵之象。舉范蠡之語以曉下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因天象而益修人事。可謂善承天意也哉。

丁亥。參知政事沈與求以兄歸安縣主簿夢求有公事定奪。乞去位避嫌。上不許。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言。臣聞韓世忠所獻敵俘。已就戮於嘉禾。遠近欣快。不謀同辭。然臣竊謂凡所獻俘。若使皆是金人。或他國借助。則宜盡勦除。俾無遺育。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則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必非得已。若臨陣殺戮。勢固不免。至於俘執而至。容有可矜。妄意以謂凡所得俘。內有簽軍。則宜諭以恩信。以示不忍殺之之意。若可特貸而歸之。或願留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脅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自

潰後雖日殺而驅之使前將不復爲用矣。疏奏詔獎之。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知潭州席益落職降充安撫使。初命樞密都承旨馬擴爲江西沿江制置副使屯武昌而令益遣統制官吳錫一軍受擴節制。至是樞密院言凡三十一次劄催未肯發遣故譴之。仍命錫星夜兼程之武昌如違並寘典憲。馬擴除江西制置副使不得其日(案)擴以十月丁亥方除密旨去此恰六旬而簽賞詞乃云令下七十日之聞乃在擴未召對之前不知何也趙姓之遺史云詔撥吳錫崔邦弼兩軍付馬擴益不奉詔此亦誤今從日曆

初張浚至江上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募軍民王愈王德持書抵右都監宗弼所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金人問愈吾聞張樞密已貶嶺南安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見浚書押色動卽以右副元帥昌書約日索戰戊子愈等持昌書至行府浚言於上並補承信郎。此以日曆及浚行狀參修日曆云愈等於今月十四日回書到右副元帥回書十四日戊子也行狀以爲乙未今從日曆愈德

補官在七月癸巳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乞從便許之

己丑權淮東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劾秦州兵官任顯不伏使令已械送有司乞行竄責上曰康直旣權帥事自合施行嘗記朕爲元帥時有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盎朕捐白金賞之而斬部將梟其首自此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爲先命都督府右軍統制李貴以所部屯福山鎮鄂州防禦使利州路馬部軍副總管權知興元府兼管內安撫使田晟爲護國軍承宣使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權知利州兼本路安撫使郭浩爲彰武軍承宣使武功郎姚仲爲拱衛大夫開州團練使降授武

翼大夫郭仲復右武大夫文州刺史武翼大夫吳勝爲右武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皆用殺金平之功也先是川陝宣撫使王似副使盧法原第其功自晟已下諸將凡九十三人皆進秩至是遂申命之似法原諸子亦以勞進秩二等而吳璘楊政優異推恩者不與焉

庚寅處州雄節卒陳轉特補保義郎時守臣耿延禧簡兵以備調發而軍士謝紹葉新言卽敵至斬延禧以順番爲轉所告論死故錄之

辛卯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鱒魚鮮來進朕戒之曰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卻之矣集英殿修撰知廬州仇愈陞徽猷閣待制錄守城之功也

壬辰湖北制置使統制官牛皐徐慶敗敵於廬州時敵增兵復寇淮右仇愈盡發戍軍千人拒之旣而敗北無一還者遂求救於湖北制置使岳飛遣皐慶率二千人往援慶飛愛將也是日皐慶以後騎數十先至坐未定斥堠報金人五千騎將逼城時湖北軍未集愈色動不安皐曰無畏也當爲公退之卽與慶以徒騎出城謂敵衆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乃展幟示之敵兵失色皐舞稍往前敵疑有伏卽奔潰皐率騎追之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亦遣統制官張琦至廬州城下又遣統制官難賽至慎縣而還愈歎皐之功以書謝飛盛稱其勇飛不悅移其功以畀慶後慶以奇功自武功郎徑遷武功大夫開州刺史而皐止進二官

此以徐夢莘北盟會編熊克小廬參修但夢莘所云皐以十三騎襲敵軍五十里又云番僞大軍十萬去廬州百餘里而屯一夕皆退此則未足據也番僞軍退自是糧乏不支非因廬

州之敗。據岳飛奏功狀稱。實接戰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雖未免泛濫在其中。然亦不止於十
三騎明矣。狀又稱追逐敵兵三十餘里。今但云率騎追之。庶得其實。皇慶明年二月乙酉推恩。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知和

州趙霖。知洪州分寧縣。陳敏識。知建昌軍。方昭前有死守之功。後坐文致之罪。見被廢黜。臣請爲陛下言。
和州自李儔納款之後。水寨民社。以霖爲請。霖時在江東。開關赴難。悉力措畫。數與敵鬪。屢拒他盜。不廢
耕植。官私就緒。冠於他郡。民到於今稱之。繼緣幕官私書。時相移怒。遂以案發屬郡。用爲互論。獄司深文。
止坐公咎。霖之非辜。亦已明矣。敏識當金人初渡大治。道出武寧。所遇寧降。禍不再計。分寧距武寧百里
而近。父老列狀。願歸誠於敵帥。以保全鄉井。敏識披胸示之。示以先死。率衆據險。迄免侵軼。縣之奸俠。有
欲乘閒嘯亂者。誦誘而殺之。一邑賴以安堵。僑寓士夫述其狀。鄰路監司上其功。旣嘗進秩擢用。偶挾私
怒者得路。託爲疏論。遽送嶺外監當。借使不足爲功。又何罪之有。昭守建昌。苗傅之餘黨。韓世清者。首殘
邵武。以衆數千。徑犯軍城。官吏軍民。盡欲逃去。昭以六十口爲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
嬰城。親督守備。賊圍而攻之。矢石雨集。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攻者死傷十三四。一夕遁去。遂陷臨川。蓋
自通判而下。咸被賞典。獨昭未與。是冬。昭以敵在臨川。遣人約齋降書。相去一驛之間。慮爲軍民脇持。旣
不可從。又不能死。乃以軍事委倅。謁告寧親。繼而論罪。編置屢經恩霈。無路自明。今霖罷處祠館。敏識與
昭尙在罪籍。臣若不爲伸理。非惟上負聖明耳目之寄。且使朝廷有忽功記過之失。無以勸效死守節者。
伏望睿斷。察霖等已往之過。錄霖等未報之功。量材敍用。以爲衆勸。亦今日之急先務也。敏識時爲降授。

右朝散郎先訟枉於朝得旨改正霖爲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奉祠家居乃詔霖與郡昭改正命下而霖

已卒矣

十二月壬寅贈霖守本官致仕

癸巳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朝廷不當除授差遣以妨軍務上曰言者欲大臣專意軍務試知所先倘因閒隙莫不妨除授否比聞士大夫遠赴行在而吏部既不注擬往往貧困無以自存朕用惻然趙鼎曰向者車駕親巡海上猶有差除恐近日未宜遽廢胡松年曰言者但當論除授當與不當耳上曰艱難之際豈可使士大夫失職浙西江東宣撫使統制官張宗顏與敵戰於六合縣時金人瀕江犯宣化鎮出沒者踰月俊遣宗顏潛渡江出金人之背與戰不勝詐爲捷書以聞

此據趙銜之遺史日麻張俊中張宗顏於六合縣接殺敵兵不計數日生擒番人七十餘人奪到馬

二十餘匹

是日承州馳潭水寨首領仲諒遇敵於山陽獲七人

甲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神武中軍左部統領范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撫州駐劄罷從軍乙未上曰敵馬近在淮甸而將士致勇爭先至於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顧趙鼎曰此乃朕用卿等之力鼎曰盡出聖畫臣等何力有焉然大敵在前方懼無以塞責近日連南夫張守皆有奏牘應辦軍需錢物曾不愆期上曰自古國家用賢則治若警奏初聞而朕或爲退避之計江浙已邱墟矣詔陳獻兵書進士葉汝舟賜帛二十四匹

丙申淮南東路轉運判官郭楫罷。先是上命漕司以米萬石濟接水塞民兵。及是旬而未有顆粒至者。侍御史魏矸言楫不才慢命。趙鼎亦奏斥之。上曰。今日大敵在前。欲臣下趨事赴功。不可不大明賞罰。有賞而無罰。是猶有春夏而無秋冬也。萬物之生。何由成實。故楫遂罷。提轄權貨務都茶場郭川等請令臨安府本務將每日入納錢三分之一。椿還見錢關子。仍俟客人身到而許合之。時朝廷降見錢關子爲權本。而川等言未有關防。故有是請焉。日曆無此。今以明年正月十三日章誼劄子所云修入。但降見錢關子充權本月日前此未見。是必與明年二月張鉤所奏相關當考。

丁酉侍御史魏矸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講求故事。上曰。日蝕雖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食必書。謹天戒也。矸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變者。悉舉行之。沈與求曰。日蝕雖躔度可推。然日爲陽類。至於薄蝕。則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應天變。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有不忘本朝之意。及折可求族屬列銜申玠云。見今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卽爲內援擊敵。上報國恩。上曰。此皆祖宗在天之靈扶祐所致。亦有以見人心同憤也。

戊戌知樞密院事張浚奏。捍禦敵馬次第。且言久相持。恐其別生奸計。已與諸將會議。凡可以克敵者。無不爲也。上曰。浚措置如此。敵必不能遽爲衝突。沈與求曰。晉元帝時。兵力未強。然石勒寇壽春。帝集將士相持三月。其下至於勸降者。王導拒之。敵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導。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奏。張宗顏過江擊敵馬。獲捷。事上曰。俊每言不敢虛奏邊功。恐坐冥報。嘗有方士謂俊曰。王淵

坐誤國之罪。爲陰司治之。備極慘毒。朕未嘗信方士之說。果有之乎。趙鼎曰。臣在金陵。聞韓世忠之言。大略與俊合。然淵之罪在殺已降。松年曰。秦皇漢武信方士之說。卒亂天下。此可以爲戒。上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史噐之言是也。上又曰。死生數之大常。方士豈能損益。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辭兩鎮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有忠勤。可錄。念其父幹靖康閒死節京城。今子羽罪雖自取。然烟荒萬里。毒霧薰蒸。老母在家。殆無生理。誠恐子羽斥死嶺海。無復自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件官。少贖子羽之罪。使量移近地。得以自新。三省勘會子羽與吳玠書。所論邊事。跡狀可考。乃復元官與宮觀。翌日。詔玠篤於風義。降詔獎諭。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服子羽之知人焉。温州文學承楊泰三州水塞。參謀趙安節。特許赴將來省試。安節嘗舉進士。未赴禮部。至是以勞補官。乞依舊省試。特許之。

己亥。手詔以日蝕來年正旦。命公卿講求闕政。察理冤獄。詢問疾苦。舉遺逸。求直言。

庚子。金人退師。

日麻紹興五年正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申敵馬自十一月二十六日節次從楚州路遁走。故繫於此日。

初。右副元帥完顏昌在泗州。而右都

監宗弼屯於竹塾鎮。嘗以書幣遣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卽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橘茗爲報。報書略曰。元帥軍士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

此據世忠墓碑增入。張浚行狀云。烏珠約日索戰。公再遣世忠降下。

王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敵皆遁。二書差不同。今但云敵遣世忠書。更須詳考。但碑載此事於世忠凱旋之後。則誤也。日廩通書人乃王愈。王德。而碑墓云張幹。王愈亦須詳考。

時金師既爲世忠所扼。會大雨

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簽軍又爲飛書擲於帳前云。我曹被驅至此。若過江。必擒爾輩以獻南朝。俄聞上親征。且知金主晟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鬪志。過江不叛者。獨常爾。他未可保也。況吾君疾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爲善。宗弼然之。夜引還。全軍已去。乃遣人諭劉麟及其弟玠。於是麟等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

(何補龜鑑) 惟紹興四年趙鼎公。非實領石揆之命。當時玉音宣諭謂

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鼎即對曰。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當決可成功。於是移張俊於金陵。遣光世於當塗。起世忠於蕪揚。復起張浚。而董其事。自張公之出行。邊郡也。今年命諸將觀機會。明年檄諸將觀兵勢。今日召諸帥議軍事。明日命諸帥分軍也。書押之示。敵人動色。號令之下。奔走惟命。不曰今日之事。有進擊而無退保也。則曰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與敵共也。大儀之役。伏兵四起。貝勒就擒。秦春之勝。展幟示之。敵衆奔潰。鎮江勞軍。韓世忠移書烏珠。有張樞密在此之言。金人相顧失色。敵於是有雪夜之走。采石尙師之令。一下。諸將以變戰。我於是有李家灣之捷。嗚呼。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後江上之勝。此亦魏公也。人無愚知。作之則當師無利鈍。激之則銳。茲非其驗歟。

辛丑。詔葬祭浙西。江東二軍之死事者。如淮東軍趙鼎。因言。此張俊遣使臣來說。諸大將每得金字牒。則踴躍奔命。無敢不虔。由陛下素有以結其心也。上曰。諸將奉命。此固美事。然朝廷出號令。亦須審重。使其得之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乎。刑部尙書章誼兼權戶部尙書。左朝奉郎直寶文閣知宣州趙不羣。進秩一等。以應副軍需不擾而辦也。是日。秦州陵亭水寨馮定捕敵三十九人。

壬寅侍御史魏砥試祕書少監。砥依本省官例從便許之。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守侍御史。監察御史張絢守殿中侍御史。臨安府供職。權尙書戶部侍郎劉岑充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以岑引疾有請也。倉部員外郎章傑福建路措置糴買公事。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言。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乞命諸將分道進兵。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則中原之地大河之南。必先爲我有矣。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以胡松年再往江上故也。明州觀察使司統制關外軍馬楊政爲武康軍承宣使。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收公事。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陞祕閣修撰。川陝宣撫司奏殺金平之捷。乞優異推恩。故有是命。是日金人去滁州。是役也。金據滁州凡四十有七日。神武右軍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塾鎮。遇敵軍千騎。敗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將官王順引兵至泗州之南。得敵所獲老弱二百。

是月僞知光州許約攻石額山寨。破之。小校承信郎陶甫率遺民奔黃陂縣。詔以甫爲成忠郎。關門祇候。

充黃州準備將張昂守山寨。凡五年。甫餘將官在明年正月丁卯初通問使直龍圖閣張邵既不降。金人自燕山移邵

居會寧府。兵部侍郎司馬樸。右文殿修撰崔縱。奉議郎魏行可。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郭元邁皆在焉。時金新立國。向慕文教。士人多從邵受書。生徒斷木書於其上。捧讀既過。削而復書。邵又以易講授學者。資

用稍給。

此據鄧行實乃紹興四年事故附此年末。

是歲四川總領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支三千三百九十四萬餘緡。而吳玠一軍費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緡。宗子不屈等賜名者二十有二人。補南班者四人。班行十九人。福建、廣西、兩浙、夔州路上戶部戶口陞降數。廣南東路見管稅客戶一百三萬餘。丁口二百一十三萬餘。成都府路見管稅客戶一百一十三萬餘。口二百三十四萬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四

【紹興五年】

歲次乙卯。金熙宗宣天會十三年。僞齊劉豫阜昌六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上在平江。是日。金人去濠州。初。金右都

監宗弼與僞齊之兵既退。乃遣人報僞知濠州趙榮。榮率北軍及投拜官兵馬都監魏進階去。出北門。市人尙未知。少頃。提轄官丁懷等四人盜庫兵欲作亂。榮聞之而悔曰。吾棄城而來。無守臣以主州事。安得不亂。乃以衛兵復入城。懷遁去。執其餘三人誅之。以錄事參軍楊壽亨權知州事。既而州人不便壽亨之政。奪其印。請兵馬都監孫奕代之。榮既歸。自是金人在北江者盡去矣。

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漕臣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金人潛師遁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上曰。劉豫父子強誘金人。擁衆南侵。窺伺江浙。其志不淺。今乃一夕遁去。其所亡失多矣。然敵馬方卻。而浚已能爲朕措置如此。可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也。大臣和於內。將相和於外。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遁去也。沈與求曰。臣聞諜者言。劉豫誘金人以我諸大將有不和者。故擁衆南來。直欲渡江。今陛下下詔親征。而中外協心。共濟國事。則敵之初謀盡伐矣。宜其遁去也。師克在和。誠見如此。侍御史張致遠言。敵騎已退。緣淮南之人多爲敵所拘。兼於山開水面。結集保守。又有中原被簽軍民。意欲

投歸。尙畱敵寨。及時暫逃避。在村野者。不速行措置。深慮官軍以襲。番僞民社。以收復州縣爲名。肆行剽掠。妄有殺戮。或執俘級。僥倖賞典。使吾民被害。重於寇盜。乞預降德音。并戒飭黃榜。以付張浚。詔以章示浚。如所請。詔諸路州縣。係官田舍。委守令取見元數。比做鄰近田畝。所收租課。及屋宇價直。量度適中。錢數。出榜召人實封投狀承買。拘催價錢起發。日屢無此。今以四月二日總制司狀收入。

戊申。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兼權直學士院。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充資政殿大學士。顯謨閣直學士知泉州連南夫進職一等。守奉詔變易度牒。得錢百餘萬緡。會有旨調海舟百艘。守因請以其舟載錢三四十萬。應副朝廷使用。南夫亦盡起本郡經制常平錢物赴平江。中書門下省奏二人供億調度。曾不愆期。詔以憂國愛君。宜加褒寵。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知秦州趙康直直祕閣樞密院言。敵犯淮甸。廬州禦敵有功。秦州措置得宜。淮西帥仇愈已除待制。乃命廬州守禦官屬各進一官。

己酉。宰相趙鼎奏。騎遁歸。皆自陛下聖畫素定。然善後之計。當出羣策。願詔前宰執各條其所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上曰。朝廷能採衆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儻有可采。猶當用之。況前宰執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臣。乃祖宗故事。於是賜呂頤浩。朱勝非。李綱。范宗尹。汪伯彥。秦檜。張守。王綯。葉夢得。李邴。盧益。王孝迪。宇文粹中。韓肖胄。張激。徐俯。路允迪。富直柔。翟汝文等。詔書。訪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遠之略。令悉條上焉。詔淮南州縣官吏擅離職任之人。特與

放罪。令依舊還任。其拋棄官物。並與除破。左朝散郎何洋。通判池州。時滁州初經殘破。民未復業。乃以洋知滁州。洋撫循居民。興建學校。民賴以安。張浚赴行在奏事。命江東安撫使呂祉。畱行府收接江北文字。是日。承州馳潭水寨首領仲諒。引兵入楚州。

庚戌。侍御史張致遠。乞省并淮南官吏。沈與求曰。官省則吏省。吏省則事省。事既省。百姓自然安矣。今州縣胥吏。未嘗賦祿。皆蠶食百姓而已。淮南凋殘之後。遺民無幾。豈堪其擾也。趙鼎曰。祖宗差役。本是良法。所差既是等第人戶。必自愛惜。豈肯擾民。王安石但見差衙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耳。自安石變法。天下紛然。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詔百司從便。官吏限三日。赴臨安府供職。是日。淮西宣撫司統領官王進。薄金人於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而還。初。金人自六合北歸。命師回。延壽殿後。二人皆驍將也。淮西宣撫使張浚。謂進曰。敵既無畱心。必徑渡淮而去。可速進兵。及其未濟擊之。進與統領官楊忠。閱偕往。敵且渡。遂薄諸河。敵衆悉潰。墮淮而死。師回。延壽勢窘而降。初師回。以俊爲浚。既降。乃悟曰。吾以爲張樞密。乃關西也。

熊克小廡載此事。以爲張宗頤道及之。趙姓之遺史。止稱王進一人。今從

光世捷奏。增入日辰。正月十二日丙辰。劉光世等申敵馬於正月一日渡淮。盡絕。與此捷奏不同。當考。

辛亥。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要須先求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相。爲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沈與求曰。雖堯舜

之世不能天下無小人。要在處之得宜而已。書曰：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所謂得宜也。遣內侍趣張浚還行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晏敦復言：逮事曾祖母張氏，乞以明封妻恩，回授曾祖母加封。從之。詔省試展用今年六月鎖院，以行在百司不備故也。淮東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敵於盱眙。壬子，詔募僧人收瘞淮南客死者，每百人以度牒一道給之。集英殿修撰新知太平州劉岑改充右文殿修撰，尋奉祠。以侍御史張致遠論其得罪名教也。中衛大夫揚州觀察使淮西宣撫司摧鋒軍統制趙秉淵貶秩五等。統領官武功郎楊貴除名勒停，以宣撫使劉光世勅其縱掠和州水寨也。言者復奏二人之罪，且謂陛下親總六師，凡渡江擊敵，無問擒斬之多寡，皆旌賚有加，惟恐踰時。二人之罪，無所逃死，尙稽誅棄，是謂有賞無刑，不惟朝廷負姑息之名，光世自此亦何以令其下。望令光世押送二人付之廷尉，速正典刑，乃詔責處州編管秉淵更降二官。

此月庚申再行遣

癸丑，左迪功郎樞密行府書寫機密文字張松兌爲左承奉郎，松兌俊從子，上召對而命之，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兼閣門宣贊舍人淮東宣撫司遊奕軍同統制張榮丁母憂，詔起復。

甲寅，詔諸路提刑司驅磨所屬州縣去年收支茶鹽錢數，如有違法支使，責官吏陪還，拘收赴權貨務，仍命戶部以驅磨最多處申朝廷推賞，稍有隱庇滅裂，亦許案劾，用言者請也。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詔沿江諸路監司帥臣李謨等十人各進官一等，以樞密院言應辦大軍宜

力故也。其諸司屬官、諸州通判、州縣當職官，實有勞效者，令逐司保奏等第推恩。

日麻無此，今以二月二日江東安撫司奏狀所云修入。

丙辰，上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均一。或有官非其人，所當罷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專待臺諫。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王魏善諫而房杜成其直，宰相與臺諫固同一體，無二致也。嘗之一家，其保家之子既爲之區乘事，訓飭長幼，而其呵護非常，攘卻外禦者，則責之強男子弟。

期至於家之寧輯而已。初豈較其功之厚薄多寡哉！今夫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謹之於進退之初，則敗事器功者必少。雖臺諫無所論列可也。惟其孔陌雜售，臬鬯不分，是以臺臣不無排擊之紛紛，而非交攻，至於上動睿聽也。其弊蓋於宰相任恩而不任怨耳。太上皇帝先責於宰相，宜矣。臣愚以爲聖祖書成，非獨可爲子孫方來之法，凡爲宰相者，亦當敬書諸紳奉行周旋。

丁巳，詔北江敵馬已退，應行在及從便職事官各條俱利害聞奏。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寇宏依舊知濠州，宏棄城至平江府，匿民巷不敢出，邏者以聞，上召見，問以淮南事，宏戰灼不能對，乃命帶舊職，隸劉光世軍，事定別聽旨。至是，光世請遣之，尋又詔濠州官吏軍民自宏出城之後，權時從僞，非其本心，今既復歸，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

後詔在是月壬申，遺史云：朝廷以孫奕不當代楊壽亨，黜監徽州酒務。日麻正月壬申，勅會楊壽亨孫奕保全城壁，忠義可嘉，與此不同。當考。

詔權貨務每日

入納錢，以其半支給見錢關子，用權戶部尚書章誼請也。

事切見去年十二月丙申。

時州縣以關子抑配民間，充糶本，權

貨務又止以日納錢三分之一償之，阻滯者多人皆嗟怨，故誼以爲請。

此以張綸所奏增入。

戊申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目。上曰：敵雖退遁，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示衆兼愛并容之意。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赦文不可夸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又上曰：敵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爲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諭。事所可爲者，謹當以次條畫奏稟。

〔何輔龜〕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復讐未嘗不有比死一洗之意。考

之國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臣論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詩。次論漢光武尋邑昆陽之勝。又其次論唐肅宗興復王室之盛。可謂志於恢復矣。又嘗與宰執曰：今當漸圖恢復，乘時大作規模。朕安能鬱鬱久居此？又謂宰執曰：今已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朕當親率諸軍分頭迎敵。若依前遠避，何以立國。不曰修車馬備器械，內修外攘之事，更須講求。則曰調卒繕甲，極力措置。今冬敵來，似有可勝之理。書車攻詩，羊祜傳造盾琴樓，以示武備。作金銀槍以旌射士，教習舟師，修復馬政，措置屯田，精擇開議。其志蓋未嘗不在鉅鹿也。

詔戶部支金一千兩付樞密院激賞庫充激犒使用。

朱勝非秀水開居錄：紹興四年，趙鼎以元樞爲川陝荆襄都督，須錢七百萬緡，有旨半與之。兩浙運司臨安府又取二十萬緡，行有日矣。

會鼎拜相，使事即罷，不復差官鼎爲義利，效尤京輔。因淮上用兵，遂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自是得事進獻，因以侵漁內結諸宦。外交諸將，養交持祿。首尾五年，御史謝祖信論鼎過惡數章。內一事云：盜官錢八十七萬緡。蓋此錢也。案日曆：今年二月二十一日乙未，左僕射趙鼎等奏：蒙恩除都督諸路軍馬，有合奏請事。一川陝荆襄都督府事務在府官吏兵將官物等，合併歸本府。有旨依奏。據此與勝非所云不同。當是洩罷都督鼎再相，而始併督府錢物入激賞庫耳。今附此更須參考。

命江東帥漕司

繕治建康行宮，修築城壁，須管日近了畢。其省部百官倉庫等具圖來上，務從簡省，毋得取給於民。時上將還臨安，故有是旨。詔行宮留守司放行常程事務，既而都省請就用留守司印，應合行事，並依本省自來體例。諸路申奏，并合受理詞狀，應得條法，卽一面行遣。如法所不載，合取得旨事，卽申奏行在。應給

降黃牒敕榜內宰執幫銜孟庾書押從之。

都省奏在是月乙丑。

是日右從事郎知嘉州龍游縣李孜將家往興化

寺觀燈。觀者填壅。寺門石梯高峻。孜命從者跌之。士女墜。墮陷胸裂腸而死者百餘人。修職郎劉庠將仕

郎邵降年皆死。孜坐送獄抵罪。

五月二十三日丙申宣撫司奏其事。得旨令趣具案不知後來如何行遣。

乙未德音降淮南諸州。雜犯死罪囚釋流以下。應投降女真。漢兒除已等第補官外。仰諸軍並行存恤。應招提到京東西陝西河東等路簽軍。許令從便。應見任官退避在山水寨保聚百姓之人。令宣撫使開具推恩。應山水寨團結人民。並放免稅役十年。其不係團結。而嘗經敵馬蹂踐去處。與放五年。應因陷敵。操行不屈。忠義顯著。衆所共知之人。令逐州長貳保實開奏。

庚申行宮畱守孟庾言。別無職事。乞先次結局。詔畱守司依舊。其官屬並罷。

詔諸州禁卒日教射藝。守

臣旬案。仍令憲臣躬親案賞。以備朝廷抽取拍試。士兵射士亦令教習。歲終比較粗精。以聞。用樞密院奏也。

辛酉敕令所刪定官謝祖信試監察御史。詔故殿中侍御史馬伸。頃因言事。死於貶所。忠直之操。念之畫然。可特贈左諫議大夫。依所賜官與合得致仕遺表恩澤。令諸路州軍尋訪家屬以聞。伸既以斥死。會趙鼎入相。上記其忠。乃有是命。制曰。朕觀自古姦臣。惡人議己。必罪言者。以肆志而作威。至於身不免。而國家受其禍。此古今之大患也。伸操守剛正。論議凜然。方朕纂服之初。置相不善。爾御史力疏其姦。乃見貶

於強敵方張，必不可守之地，爾之沒也，可謂重不幸，亦豈獨彼姦之罪也哉。念之盡然，悔不可追。諫議大夫之秩，時所貴重，姑假此名，旌爾忠直，庶幾少慰乎泉下，尙其不昧，體茲至意。

壬戌，張浚奏，臣頃者出使川陝，橫遭誣謗，蒙陛下特降宸翰，辯明之，使臣一旦昭雪，死無所畏。上曰：朕方屬卿中原之事，不可輒以曩日誣謗過自畏縮，況毀譽之來，當考其實。齊桓公所以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毀譽不公，自古所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况於毀乎。浚曰：陛下於毀譽之際，曲置聖意如此，羣臣之幸。上曰：使其人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於考其實而已。武成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爲少保，充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浚相繼入覲，世忠奏敵騎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上以諭輔臣，趙鼎等贊上，誠得取將之道。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猶在，朕敢忘此憂乎。

上語在是月丙寅

興聖政，臣正等曰：漢高祖收天下豪傑，頤指氣使，如驅羣羊，權略固高遠矣。韓信假王，不因屈足以止其怒，幾敗乃事，大抵以數術馭者，其技有時而窮也。太上皇帝駕取諸將出於誠信，雖辭色閒暇，無不披靡實驚，不敢傑跼者，專以君臣折服其心故也。劉光世不欲受杜充節制，上怒曰：豈容跋扈如此。遣使諭旨，卽奉詔過江，復以銀合茶藥賜之。張俊入對，論及劉光世解羅軍政，有登仙之歎。上曰：痛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上曰：是時家實何如。曰：貧甚。嘗從陛下求袍以禦寒。上曰：今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痛既如此，宜思自效，而有羨於劉光世，何耶。皇急流涕，誓以死報恩，嗚呼，神機妙略，動輒事會，與夫游雲夢以縛信，磨床洗以召布，孰爲得體哉。

權尙書工部侍郎蘇遲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

州太平觀。遲引年告老。故有是命。左宣教郎喻樛爲秘書省正字。

小麻趙鼎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記伊川門人者。卻皆進用。如喻樛其人。

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樛改官。除正字。案樛改官。在去年九月壬申。又先已從辟爲江西大制司。及都督府屬官。不應云。乃不見知。今不取。

詔諸路常平司。拘收著戶長雇錢計綱。赴行在。

有擅用者。依上供錢。初議者。請并典吏雇錢。不復支給。戶部言。恐無以責其廉謹。乃不行。

癸亥。參知政事行宮留守孟庾。上表請車駕還臨安府。駐蹕許之。起復檢校太傅。寧武寧國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充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爲少保。充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太平州。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俊仍落都統制。詔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各賜銀帛三千匹。兩異姓親補承信郎者二人。一子五品服。有服親封孺人者三人。冠帔五道。右奉議郎張九成。爲太常博士。趙鼎薦之也。命尙書倉部員外郎章傑。檢察福建。廣南東。西路經費財用公事。尙書省因奏。委傑起發兩路茶鹽錢。赴行在。其擅用者。皆責償之。此月甲子降旨。賜故保義郎楚州鹽城縣海道水軍將領朱變妹銀五十兩。變追擊敵軍。傷重。挾一

敵人赴淮死。變無妻子。知縣事劉舜士言於朝。故賜之。

甲子。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鄺瓊。拔光州。執僞知州武翼郎許約。金人之犯淮也。光世遣瓊自廬州統兵聲言過淮。至芍陂。乃摘輕兵由閒道徑趨光州城下。約乘城固守。劉麟亦遣其統領官李知柔。以衆援之。瓊

說約降不從。卽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後六日奏至。旣而光世以約赴行在。上謂大臣曰。約爲劉豫結連楊么。及劫張昂山寨。凶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乃遷約一宥。南劍州鹽

小麻載此事以甲子爲奏至之日誤也。日曆正月二十六日庚午劉光世奏。正月二十日晚收復光州。甲子二十日蓋克誤以收復之日爲奏至之日爾。克又云。環統兵過淮。由開道徑趨光州。亦誤。據光世所云。乃是聲言過淮。若已渡淮而北。乃復還攻光州。則大

迂逸矣。約二月辛酉轉官。

乙丑。罷淮南茶鹽提刑司。置提點兩路公事官一員。兼領刑獄茶鹽漕運市易等事。應合行事。如發運使例。以直祕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張澄提點淮南東西兩路公事。填剏置闕。仍命赴都堂稟議。訖之任。尋以澄應副岳飛軍儲之勞。進職一等。澄除職在二月丙子。詔戶部進銀萬五千兩。赴內東門司。爲教閱三宣撫司官

兵之費。直顯謨閣曾紆陞職一等。尙書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再進一官。岳飛之復襄鄆也。二人以餽餉愆期貶秩。上手詔二人。若應辦足備飛成功。當不次除擢。如依前遠慢。有誤軍期。邦有常刑。朕不汝赦。二人惶恐受命。暨飛奏功。乃復其秩。又例進一官。中書門下省言賞未酬勞。故有是命。太府少卿馬承家。尙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罷。時言者論警奏初聞。承家陰懷苟免。而良臣自知應對失詞。乃張大敵勢。恐動朝聽。謂敵有長平四十萬之衆。勸朝廷有擇禍莫若輕之說。奮臂宣言。無復忌憚。非陛下明斷。不懼不疑。則墮賊計中。爲害不細。由是二人並罷。旣而侍御史張致遠又論良臣與其副王繪所得恩數。忝冒太

甚。乃詔各予二資恩澤。其非實過軍前人。皆裁削之。

是月丙寅己巳兩次。降旨裁削今聯書之。

顯謨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魯開知廣州。開坐累久廢。至是起用之。詔江、浙諸郡守臣。銓量沿海沿江巡尉老病疲懦之人。擇見任官材武者兩易。仍令吏部今後審量差注。

丙寅。詔淮南諸州荒閒田段。並令宣撫司經畫耕種。相兼應副軍中支用。仍置圖冊。立界分。將來人戶歸業。驗實給還。左宣教郎閔邱昕充御史臺主簿。用侍御史張致遠薦也。听已見三年四月。詔通太平、江、池州守

貳各減磨勘三年。以樞密院言。通州措置料角及存恤亭戶。太平等州應辦大軍。理宜量行推恩故也。既而侍御史張致遠言。通州自聞警報。守臣蔣理未嘗輕動。又應副王進、李貴二軍。宣力居多。今例減磨勘一年。恐無以示勸。乃進察一官爲右朝奉大夫。癸卯正月癸酉轉官。

丁卯。金國安州團練使知遼州程師回特補武功大夫貴州刺史。仍並統神武中軍正將。

二人除將官。在是月己巳。

戊辰。上謂大臣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嘉其卻敵之功。錫賚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賜涕泣。願身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鼎曰。此社稷之幸也。詔承州權廢兩縣。和廬、濠、黃、滌、楚州各廢一縣。逐縣各置監鎮官一員。以民事簡少。省其繇費也。樞密院奏。陝西官吏軍民。昨緣金人逼脅。遂陷僞邦。蓋非得已。詔川、陝宣撫司務。以恩信招來。仍出榜曉諭。此奏當是張浚再入樞府。恐諸叛將反側不敢歸。故有是請也。詔沿海

諸軍疾病者令所在州賜錢人一千。扈衛及殿前司神武中軍令戶部支給。右朝散郎知濠州何洋言。本州累經殘破。乞將上供及應合進貢之物並蠲免二年。從之。詔權立諸路水陸綱運綱官。酬賞格。凡金綱八萬緡。或銀五萬緡。他物置二萬緡以上。計程三千里無遠欠者。遷一官。以下九分至一分。其酬賞每分皆爲九等。

此據慶元
隨敕申明。

後詔自行在部軍需至外路者。其酬賞皆比附而差損焉。後詔在三
月戊子。

己巳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開始。始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爲人師。而先納所業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校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立學官之本意。故罷。

庚午都督府前軍統制王進爲福建路兵馬都監。時賊周十隆爲神武右軍將官。趙祥所破。遂犯汀。循。梅。潮等州。朝廷恐其滋蔓。閩。廣。故命進帥所部會江西。廣東諸將合擊之。仍權聽福建帥臣節制。海賊朱聽以舟師自潮州入廣東。焚掠諸縣。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尙書右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浚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論曰。敵人南侵。諸名將皆在其中。蓋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伐姦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懔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人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給金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權。及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義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小嫌何足校。昔

寇恂戮賈復部將。復以爲恥。深銜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歎。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睡毗。今日朕爲分之。宜釋前憾。結權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皇權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上命近侍出內金盤尊。賜光世世忠。俊酒一行。光世等飲之。酌并所飲器。賜之。陸辭而退。與求曰。將帥國之爪牙。推穀授師。則聞之矣。天子御正衙。賜之卮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其禮甚重。臣聞英宗皇帝待遇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皇帝用李綱。實踐行之。光世等酒蒙恩寵如此。必有以圖報。詔光世妻漢國夫人向氏。俊妻華原郡夫人魏氏。並特給內中俸。如世忠妻例。自建帥府以來。俊常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於外。在上左右者。獨楊沂中而已。

(中興聖政)太祖皇帝命曹彬平江南潘美輔之奏

事殿中以劍賜彬曰。副將以下有犯。雖嘗斬之。美懷柔而退。創業之初。命令嚴肅。不少假借。而太上皇帝乃以光武故事。解兩虎私鬪。使耳餘渾。濬之徒。忿伎自息。不失爲廉。副郭李之賢。與太祖威令事異。而意同。取將之法當如此。(何備鼎鑑)曰。以結友之事論世忠。而世忠卽負刑以謝光世。以滅怨之說勉光世。而光世元致意以約張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癸酉。尙書戶部員外郎沈昭遠試太府少卿。右朝請郎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王純爲吏部員外郎。左朝請郎董彛爲度支員外郎。左朝奉大夫直徽猷閣郭執中行兵部員外郎。執中元符末。以上書故入邪黨籍。張浚在川陝。以執中知嘉州。至是召用之。是日。僞齊知亳州馬秦引兵犯光州。承信郎權主管州

事王莘率衆拒敵。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遺統制官鄭瓊、靳賽以所部援之。時劉麟旣北歸，西北大恐，麟乃率其僞官屬上言：中原制江表，其爲形勢與強弱逆順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也。故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後爲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會，計其張者，能自保一隅，遇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一舉也。故史冊所載，如吳爲晉所滅，陳爲隋所滅，蕭銑爲唐所滅，周世宗翦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處曉示，豫以其言榜於僞境。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晏敦復言：比者陛下親總六師，遂訖卻敵之功，則天意固助順矣。乃今歲正月朔，日有食之。漢策宣帝有言曰：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尙恐毀監器物，何況於日虧乎。是則正旦之食，災異尤甚。然以今日之事言之，臣知天之仁愛人君，欲扶持而安全之也。天意若曰：敵兵遠遁，行朝粗安，正宜儆戒之時。陛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固無所不知矣。臣願益加聖心，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凡可以仰答天戒，俯慰民情者，必力行之。遠於天，拂於民者，必力去之。期於保固洪圖，紹隆丕緒，以爲萬世無疆之福。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以所置淮東田於淮西對換，上許之。敦復言：淮西累經兵火，正要安集存撫，稍有騷擾，則百姓不得奠居，依前不得成藩籬矣。光世爲一路大帥，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髮利便事，先乞換易私土，似爲未便。且淮西州縣，皆光世所部，標撥田土，光世必遣人揀擇。州縣必惟命是從，豈復更問是空閒不是空閒也。光世先在淮東置田之時，其所遣幹當使臣等，惟擇利便膏腴者取之，致民間多失舊業。此衆所共知，不審光世知與不知也。今又欲易淮西田，則其所遣幹當之人，及州縣之吏，蠶緣

爲姦豈止取民三百頃而已耶。使兩路瘡痍之民，皆重罹殘害，豈不失人心乎。今光世以爲私田，卽不復招誘人民歸業也。且敵兵方退，遽有此請，豈非謂朝廷不敢不從耶。恐非光世自爲之，必其屬官有誤。光世者，比岳飛以其屬官輒以私事干請於朝，旋請加罪，中外翕然稱美，謂有古賢將之風。光世平日自處，必不在岳飛下，望以臣所言示光世，且令爲朝廷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之計。中興有期，何患富貴之不足。私計之未便耶。今所降指揮，於朝廷之紀綱，大將之舉措，皆爲未得，恐非所以愛光世也。

劉光世乞換田事，日麻不見岳飛。

始劉康年在此月八日，故附月末。

是月，金主晟卒於明德宮。年六十一。左副元帥宗維以成命立阿木班都元帥，竄爲嗣。諡晟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命諸郡邑皆立晟之靈，拋盞燒飯，吏民成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葬豫陵。

張國節要，紹興四年冬，烏奇遇以病死。時大兵相拒。

江上不敢發喪，至軍回。於次年方普告諸路，苗耀神體記曰：烏奇遇先患中風病，手足無力，半身不遂，約及一年。至天會十三年乙卯正月，近侍扶掖而行，見佛自東方隨日而出，現從者皆觀而瞻禮。烏奇遇問汝等見甚，皆云：見佛像在日傍雲間，言未訖，昏困再病，中風僵仆，殞於明德宮。二書不同，而禮所言頗悉。今從之。別書又云：丙辰年死，蓋誤。今不取。

初，太祖晏有約，兄終弟及，復歸其子。及晟病，其長子宗磐自以人主之元子，欲爲儲嗣。晏之子宗幹言：「己乃武元長子，當立宗維。」言已於兄弟，年長功高，當繼其位。晟不能決者累日。宗室完顏勛者受師於本廟，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粗通文藝，奏曰：「臣請籌之。」初，太祖約稱元謀弟兄輪足，卻令太祖子孫爲君，盟言猶在耳。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勝果早卒，有孫稱阿木班貝勒。

以爲儲嗣。今年十有五矣。宗維乃止。監軍希尹利其幼弱易制。宗幹、竇伯父且妻其母。如己子也。遂共贊成其事。

此據神麓記修入。但羅以阿木班爲案節。蓋誤。今正之。竇已見建炎元年九月。洪皓松漠記聞。長子宗幹與阿倫尼瑪哈爭立。尼瑪哈以今主爲嫡。遂立之。今主勝果之子勝果早卒。其妻爲庫堪所收。及忌原本皆三字。即宗幹小名。與羅所云皆合。

既立。追諡其父宗浚曰景宣皇帝。宗浚卽勝果勛。昌弟也。初。金太宗晟嘗下詔改正官名而未畢。至是置三省六部。略仿中國之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宗爲三公。尙書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爲兼職。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大宗正府置判、同判、同簽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事。六部初止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尙書。仍兼兵、刑、工。旣而六曹皆置尙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興臺官皆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制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勸農司置使、副。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少卿、祕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監官不設。外道置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預其選。人以爲榮。官兵磨勘之法。每一任則轉一官。此其大略也。

小麻初奉使
宇文虛中留

其國至是受官。爲之參定官制。洪适撰其

父皓行述云。虛中爲詳定禮儀使云云。

竇又升所居故契丹西樓爲上京。號會寧府。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自燕至汴千三百十五里。自汴至瀕

千三百
四里。

封左副元帥宗維爲晉國王。皇伯宗幹爲秦國王。宗磐爲宋國王。皆領二省事。封右監軍希尹爲

陳王。除尙書右丞相。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爲尙書右丞相。山南西路兵馬都部署高慶裔爲尙書左丞。河南東路兵馬都部署蕭慶爲尙書右丞。宗維、希尹旣罷兵。竄以慶裔與慶本二人腹心。故解其外任。

神麓記。稱宗磐除尙書令。宗幹錄尙書事。宗維除丞相。完顏勛除右丞。與諸書不同。

又封右副元帥宗輔爲冀王。遷左副元帥。右監軍宗昌爲魯王。遷右副

元帥。右監軍宗弼爲瀋王。遷左監軍。陝西經略使薩里干爲右監軍。

小麻稱固新。自右副元帥除左丞相。蓋誤。希尹自丙午至甲寅止爲監軍。未嘗除元帥也。雜書

又稱尼瑪哈爲都元帥。及與秦、宋二王爭權。恐誤。詳見紹興七年七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五

【紹興五年】二月乙亥朔。祕書少監魏玘直龍圖閣。知泉州。以玘引親年有請也。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臣仰觀陛下自臨戎以來。累降詔旨。約束州縣。常恐一毫擾民。今又申詔監司。覺察州縣。至誠惻怛。視民如傷。雖三代明王之用心。不過是矣。然臣嘗聞自昔國家所患者。在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此最可慮也。唐德宗改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光奇對以不樂。但聖主深居九重。未之知也。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息焉。故耳目倘有聞見。悉願爲陛下明言之。臣契勘軍興之際。諸路除預借坊場折帛錢米外。未知有無科擾。若浙西一路。則既借坊場折錢帛矣。又有貼納關子。蓋造簾屋兩色錢。此朝廷所不知也。貼納關子錢者。當時戶部之意。止謂搬運見錢腳重。民間卻有願來臨安府就請者。乃以關子爲公私兩便之用。今乃不然。民間多有不願兌使者。州縣不免以等第科俵。及執關子赴臨安府權貨務請領。則官司卻無見錢。惟有等守。壅滯之患。而所得十纔六七。蓋造簾屋錢者。凡簾屋一間。所費數十千。官司既無錢物。不免取於百姓。上戶有認三十間者。中戶不下一二十間。以一路計之。民間所出之錢甚廣。然官中現用之屋不多。未免有欺隱之弊。此二者。監司不敢輒發。則陽爲不知。州縣不敢申明。則陰自計置。所以浙西之民。多有怨咨。而陛下恤民之惠。未得均被也。欲望明降指揮。令州縣從實供具。如委曾令民間分認關子。蓋造簾屋。限半月陳

首特與免罪。卻委本路監司躬親到州縣。分明逐一點檢。察其姦弊。其關子錢。民間有未請得者。畫時具姓。令權貨務日下支給。毋得要阻稽滯。其席屋錢。如貪賊之吏。出納不明。乘時掊斂。入己自用。卽具名聞奏。重行竄黜。如此則上澤下布。下情上聞。足以消百姓怨嗟之聲。副陛下愛民之意。非小補也。從之。

丙子。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爲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岳飛自池州入朝。前一日。御筆賜岳飛銀帛二千匹兩。封其母榮國太夫人姚氏爲福國太夫人。親屬爲承信郎者一人。封孺人者二人。賜冠帔三道。賞淮西之功也。旣而飛言。母見係太恭人。乃詔福國告令吏部修洗改。榮國告拘收中省毀抹。改正告身。在此月癸巳。刑部尙書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試戶部尙書。熊克小麻。將刑部尙書章誼移兵部。尋改戶部案誼。

紹興二年九月。自刑部侍郎改兵部侍郎。遂遷部承刑書。去年十二月。兼權戶部。今始正除。未嘗爲兵書也。

尙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孫近爲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試兵部侍郎。徵猷閣直學士知湖州陳與義。左朝請郎廖剛並試給事中。剛旣以母憂去。言者論其匿喪求遷。落職。事見二年八月。至是趙鼎爲辨其實。復召用之。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兼權給事中晏敦復。權尙書吏部侍郎。祠部員外郎朱震試祕書少監。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祕書郎林季仲爲祠部員外郎。祕書丞熊彥詩爲祕書省著作郎。降授左奉議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光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葉煥。復右文殿修撰。

知揚州直龍圖閣提舉亳州明道宮葉宗謬知建康府。詔布衣陳得一就祕書省別造新麻。令少監朱震監視。自行紀元麻。至是三十餘年。會日食正旦。太史定食在辰。其驗在巳。定分以九。其驗以八得一。爲侍御史張致遠言。此蓋造麻者不能於消息盈虛之奧。進退遲速之分。致立朔有訛。

凡定期小餘七千五百以上者進一日。去年十二月

小餘七千六百八十而不進。今年五月

定臘失序。

臘日接也。以故接新當在十二月。近大寒前後定之。若近大寒戊日在正月十一日者。即用遠大寒戊日定之。如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丙午大寒。後四日庚

戊。雖近緣在六年正月一日。故定十九日戊戌

日爲臘。而太史建炎三年定十一月甲戌晦臘。積差之甚。將見日不食朔。月有朏。又嘗爲致遠預言。正旦日食

時分不差釐刻。致遠奏得一少嗜麻學。老而彌篤。年踰七十。無甚僥覲。且唐初起造麻。用道士傅仁均。肅宗改麻。用山人韓穎。苟善推步。何必世官。得一先被朝旨。待命行在。願令得一先正見行之失。別定中興之麻。仍令取其所收麻書。參較太史有無。用補遺闕。擇麻算子弟粗通了者。授演撰之要。庶幾日官無曠。麻法不絕。故有是命。又詔川陝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麻數人。將所降麻日。委官監視。有無差錯。申尙書省。得一常州人也。左朝請大夫。新知英州沈調罷。調歸安人。從韓世忠辟爲宣撫司幹辦公事。至是爲州。而權給事中晏敦復奏。調頃知錢塘縣。爲守臣。毛友發其姦。賊荷頊禁勘。獄已具。會靖康大赦。得免。復令長溪。貪賊如故。不可使守遠郡。遂罷之。

丁丑。上御舟發平江府。晚泊吳江縣。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海道至臨安府。令本府雅飾同文館安奉。其景靈宮神御祭享事。令温州通判權管。詔諸軍揀選老疾不堪出戰人。送諸州贍養。使臣送吏部。先次注授。仍限一月。以知樞密院事張浚有請也。是夕御舟宿平望鎮。

己卯宿秀州北門。

庚辰宿崇德縣。

辛巳宿臨平鎮。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畱守孟庚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於五里外。上乘輦還行宮。賜百官休沐三日。癸未詔扈從官吏並轉一官。資上以緩急之際。休戚所同。故有是命。是日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至行在。始趙鼎議遣彥質至川。陝諭指西師。而彥質奏折可求辜負國恩。不能守節。臣之兒女七人。昨在京師。爲金人取去。傳聞亦在府州。倘臣以督府上佐。驟至川陝。於職事豈能人人得其歡心。萬一因疑似之迹。與暗昧之謗。則臣一身不可自保。況爲朝廷辦事。伏望追寢成命。別賜使令。詔不許。遂罷入蜀之議。

乙酉尙書右司員外郎周綱兼權給事中。忠訓郎閣門祇候岳雲爲閣門宣贊舍人。忠訓郎岳雷爲閣門祇候。侍御史張致遠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今之獻計者。孰不以儲用不繼爲先務。然莫有原其本者。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

日以賸耗。蓋緣民以力田爲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彊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本先瘁矣。民瘁而國富。譬人有痿瘵之疾。而忽肥。何以能久。昔漢用孔僅輩。皆鬻治大賈。言利至析秋毫。唐用裴延齡輩。資宿姦老吏。其術多尙虛詐。納君措克之名。敝民流亡之苦。至有請烹桑宏羊。而恨不食。皇甫鎛肉者。此斂怨之極也。故臣以爲善理財者。宜常固邦本。夷吾陶朱不世出。得人如劉晏。第五琦。斯可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更易。利源不講。權柄下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通都大邑。沽肆成市。巨艘成載。旗幟縱橫。皆以軍器回易爲名。商販之人。復請買牌歷。假其聲勢。有司不能制也。茶鹽。利源也。而堂吏私之。往往窺弄法意。自爲商販。往歲用李仲儒。守法示信。入納漸廣。乃無故而罷。去秋變法。人人不以爲便。旣輟而復變者。皆吏之爲也。銅鐵。利源也。而大賈擅之。比屋鬻器。取直十倍。海舟販運。遠出山東。雖有提點兩司。何嘗料理。且如嚴州神泉監。其所隸兵卒幾百人。所管銅鉛等物。亦數萬計。罷鑄浸久。監官坐享俸祿。兵卒散充他役。餘路可知矣。常平。利源也。而憲司忽之。名存實亡。乾沒無限。且如向寶。蔡京。朱勳。田舍。估值太賤。劉光世。請稍增錢。凡合增納者。諒亦不少。緣多勢吏之家。遂緩於追索。又重疊請受。復冒軍功。或一人兼請數邑。如三省樞密院人吏者。冗費種種。臣不暇悉數。利源旣湮廢。而用度復無節。戶部號稱職者。不過賣度牒官告。借苗稅淨利。士夫捩腕奮臂而言利者。不過鬻命婦告身。增添酒稅。額復置市易。換給祠部。甚者請權福建鹽耳。若以戶部爲是。則民未有舒息之期。蓋劍汀諸郡。爲上四州。地險山僻。民以私販爲業者。十率五六。鹽產泉福。沂流而運。寸進於亂石奔濤之間。又非廣南平溪安流。

之比也。祖宗以來，獨不權此二路者。良以郴、虔之人，資鹽於廣、劍、汀、邵之人，資鹽於泉、福。頃年廣東以鈔法禁絕之嚴，而郴、虔盜起，至今未熄。福建前此羣盜，皆異時私販之人也。昨者陳麟條畫賣鈔，麟兩任海鄉，詳練財計。臣初見其說，亦謂可行無疑。比令下未幾，人競般請。鄉村鹽價翔貴，銖兩計較，斤直千錢，而篙工廝役，僅輸數十千，有贏取數百千者。狡悍惡少，往往厲兵嘯黨，將營販鬻，賴朝廷察其非便，亟寢罷之。臣竊以爲言利之難，苟不深計，所入未毫芒，所傷已山岳矣。唐用劉晏兼領鹽鐵，諸使凡二十年，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副使，罷坑冶提點，併歸諸路曹司，以常平茶鹽合爲一官，稍重其遷，或憚於改爲，則姑以戶部官吏依倣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爲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儻能盡去愚臣所陳之弊，則財用勃然，將不可勝用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申尙書省。

此書係國家大計，故具載之。但致遠所云，去冬變鹽法事，乃與趙鼎行實不同，當考。

致遠又

奏戎輅所涉。臨安、平江府、秀州三郡迎駕父老，乞各擇其年最高者一人推恩。又請罷崇德縣烽火望樓，戒諸守令，毋得輒興工役。其平江府應辦事務官吏，及長安閘官兵，皆乞量與推恩。從之。先是崇德縣每鄉三里置一望樓，調民五人守視，論者以爲兒戲，故致遠及之。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言：已選銳兵五千，令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統押，俟審知駐蹕之地，倍道前去。詔將兵不須起發，令錡疾速赴行在。左修職郎朱倬爲檢察福建二廣財用所幹辦公事，用章傑奏也。倬爲廣東茶鹽司屬官，以宣諭明奏薦召，未至，爲傑所辟。傑言：倬考第舉主，皆已及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戌宰相率文武百官赴後殿候問聖體。承務保義郎已上皆與焉。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始議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幺。鼎陞左揆。方鎮院之夕。鼎密啓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爲得體。暨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爲言。上旣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

喻樛語錄曰。時張趙二公相得。

人固知其並相。樛而以爲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知此則泰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觀文殿學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知温州。范宗尹復觀文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復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張激。龍圖閣學士。致仕。路允迪並復資政殿學士。始用明堂恩也。神武後軍統制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爲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充神武後軍都統制。將所部平湖賊楊幺。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爲犒軍之費。以湖北轉運判官劉延年充隨軍轉運。及令湖南江西漕臣薛弼。范振應副隨軍錢糧。左宣教郎直祕閣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偁令再任。江東宣撫司統制官張宗顏。真除沂州防禦使。統制官楊宗閔。王進各遷五官。將官王再興。戚方。盧師迪各遷二官。以追襲敵馬之功也。

丁亥。趙鼎。張浚告謝。命坐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爲言。上首肯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

舍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旣隆。強敵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樸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概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己。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己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左朝散郎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復徵猷。開待制。知永州。不許辭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己。成已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孟。實蹈楊墨。可與論

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而仕。行顧於言。通經爲儒者之宗。識事職治道之體。頃從時望。召真瑄閣。方喜便於咨詢。顧何嫌於封駁。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方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己。零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歡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頌。無忘平日之言。亟懷印章。祇我明命。安國聞詔。問舊宰執。攻戰等四事。以書遣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詔問舊宰執。卽是國論未定。正要博謀。若贊得國。是其績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十篇。雖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也。右朝散郎王擇仁知廣德軍。擇仁自蜀還。行在上。召對而命之。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請做祖宗故事。置朝集院。以待四方之士。詔疾速措置。其後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鑿馭比還。祇以健康營葺未就緒。而平江素無官府。暫回之語。詔墨未乾。然輿議尙有紛紛。頃因迎奉神主。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示以不作久計。聞者方復竊喜。意謂陛下將載而北征。復我故都。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其企見中興之功。蓋如此。今乃過計於羈旅。若將安焉。實臣所未論。乃罷之。

是月庚寅。前降指揮不行。

是日。定國軍承宣使統制關外軍馬吳璘。武泰軍承宣使同統制關外

軍馬楊政復秦州。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聞敵犯淮南。遣璘。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諭僞守胡宣以逆順。宣不肯降。遂攻之。拔其城。秦民大悅。金右都監薩里干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玠克小廉載拔秦州事。止書楊政。而不及吳璘。今以璘墓碑及日廉宣撫司奏功狀修入。

戊子。詔都督府以諸路軍馬爲名。命倉部員外郎章傑因便措置。招撫湖廣。江西羣盜。詔黃誠。楊太等

如率衆出首。當議與湖南、北路知州差遣。先是張浚以湖寇爲腹心害。欲招來之。會誠之黨周倫。自稱統管鄉社水陸兵馬。以狀抵岳州乞保奏。且以鍾相作亂事歸罪於孔彥舟。詔以黃榜放罪。令誠等一行人船趁此春水順流赴張浚行府。或劉光世軍前。當議優與轉官。仍舊專充水軍。若有願乞外任之人。許乞本鄉或鄰近州軍。鈐轄都監差遣。願歸農人。於鼎、豐州支撥開田養贖。仍免五年稅役。倫又言。劉豫遣來招誘使臣前後十人。已行斬首。乞下邊界幾察。詔誠等忠節顯著。深可嘉尚。制置使岳飛又乞以荆、湖一郡授二人。故有是命。是日詔諸路宣撫司偏裨將佐。自今士卒有犯。依條斷遣問當。有官人具情犯申樞密院量度事。因重行編置。毋得故爲慘酷。因至殺害。如遇教閱行軍。卽依自來條例施行。

案此指揮雖云爲偏裨設。然令

從申密院。則是大帥亦不得專殺也。朝廷指揮不得不爾。今具存之。

己丑。上躬率百官。遙拜二聖。自親征。此禮權廢。至是復行之。

左中大夫致仕翟汝文復端明殿學士。

尙書刑部侍郎兼侍讀胡交修兼直學士院。尙書左司員外郎徐杞兼權給事中。右司員外郎周綱改

權中書舍人。並俟正官到日罷。詔責授中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黃潛厚落分司。提舉台州崇道觀。

已而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其宿負。且謂向者潛善誤國姦謀。多出此人。忠義之士。扼腕憤怒。望永不收敘。

以爲臣子之戒。乃詔更俟一赦取旨。詔臨安府修蓋瓦屋十間。權充太廟。用守臣梁汝嘉奏也。旣而侍

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頃自平江自進發開。先降指揮。暫回臨安。委江東帥漕繕治建康路。逐省部百司倉

庫等具圖來上。駕方至臨安。又首議差官奉迎太廟神主。令梁汝嘉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中外聞之。靡不忤蹈。咸謂陛下進都之意決矣。竊聞建言者以同文館隘陋不勝。當別有營造。夫奉迎神主。至孝也。宗廟事至重也。雖罄帑藏。竭力宜無所吝。臣下亦駿奔肅助之不暇。宜無所言。然臣聞漢高祖有言。吾萬世之後。老思豐沛。今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願擇國偏方。正使九筵復棟。極其嚴潔。萬一四方傳播。以爲朝廷。剏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體。難以家至戶曉。至失興復大計。臣恐祖宗在天之靈。未必樂此。採於外議。謂同文館若就加葺飾。亦足崇奉。必不獲已。惟有明慶寺耳。伏望睿斷。以臣二說擇一而用之。所有別建太廟。指揮乞改付建康。先次計畫營造。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繫將士軍民之望。以絕敵人窺伺之謀。天下幸甚。殿中侍御史張詢亦奏。人言籍籍。難以戶曉。祇謂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萬一此疑不釋。至於蕃僞見窺。將士解體。有誤社稷之計。則祖宗在天之靈。反以爲憂矣。謂宜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安神主。庶使羣情曉然。知陛下止爲孝思祖宗。急於祠奉。初無奠居此邦之意。後二日。有詔汝嘉隨宜修蓋。不得過興工役。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

復詔在二月辛卯。

是日奉安濮安懿王神主於紹興府充孝寺之法堂。

庚寅。賜侍御史張致遠五品服。以其數言事也。嶺南編管人何大圭。放逐便。特復左承事郎。大圭建炎末爲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坐罪廢斥。及是宰相張浚爲之保救。故遂復舊官。詔樞密院幹辦官除扈從。

賞外更轉一官。減二年磨勘。尚書省戶房更轉一官。以本院言機速房晝夜專一行遣邊防軍機文字。利害至重。戶房應辦大臣錢糧激稿等。並無曠闕。故優賞之。

辛卯。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復正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明堂恩也。

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官程昌寓知江州。昌寓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至是就用之。後數月。新守程千秋始至鼎州。時湖北兵馬都監杜湛亦改爲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湛所將蔡兵捍賊。

小麻。載昌寓除參議官千秋知

鼎州在今年六月。案日曆。二人改除。並在去年十月。而昌寓以今年六月去官。克遂誤記也。

左朝奉大夫新知建州鄭彊特遷左朝請大夫。彊前守汀州。會寧

化縣案囚。當死者十人。知縣事楊耆年以獄上。彊案得寃狀。悉破械縱去。刑部侍郎胡交修言。縣令爲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徼幸進秩。不重寃典憲。無以塞天下之怒。詔重黜耆年。進彊二秩。左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張成憲進官一等。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本司駐劄江上。近二年。成憲應辦錢糧。並無闕誤。故也。福州言顯謨閣直學士辛炳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貧無以葬。特賜銀帛二百匹兩。

壬辰。詔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且賜諸路宣撫制置司手詔曰。朕以敵人遠遁。邊圉稍安。臨遣相臣。往行師壘。西連隴蜀。北泊江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域。既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機。咨爾多方。若

時統率欽承朕命咸使聞之

詔下在是月庚子

右司諫趙霈言安危治亂之機相爲倚伏今變輿言遠遠邇寧又

臣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晏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豈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凡所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凡所謂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臣於此當念扈蹕之勞殫報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馮異魏徵之所陳不勝至願詔霈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尙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

小麻載此事於五月辛卯蓋誤

(何倫彞鑑)曰善乎趙霈之言曰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此與馮異之勉光武者何異時矣帝亦曰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爲憂倫勿以事之緩急爲作緩凡下詔必務責己引對必令盡言此與陸贄之告德宗者又何異君臣上下警戒如此敵不可謂中國無備

侍御史張致遠言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庶民處心腹之中外國在皮膚之外故外國侵侮是謂皮

膚不仁儻善用藥石其去甚易庶民稔亂是謂心腹蓄毒若養而不治其愈實難今之洞庭郴虔廣東嘯脅者仍在此心腹之疾也洞庭阻固累年於茲招安之人屢遣而大半不還水陸之師每進而無敢深入臣嘗究訪曲折蓋其巢穴綿互甚廣軍民嘯聚甚衆鈔掠儲積甚富伏聞廟算已定臣不多言至如郴虔廣東乍起乍息略無寧歲往者岳飛至所遣徐慶日破一寨羣賊假息村落殄滅可期慶遠追還餘黨遂復熾矣吳錫至郴襲賊入韶州朱廣鄧晏等頗見窮促未幾而錫亦徑歸長沙責任不專無益於事詔連

南雄近爲郴寇所擾。雖韓京屢小捷。而軍威不振。循、梅、潮、惠又苦虔寇出沒。重以土豪殘暴。人不聊生。廣東州府十四。惟江西四郡。粗得安堵。其他蓋無日不聞賊報。千百爲羣。所至焚劫。而惠州河源縣凌竦。會襄二項。人數最多。袁嘗就招安。補官爲歸善巡檢。頃復歸河源。其徒居於水上。自惠至廣相屬也。帥守監司。幸其不入州縣。各僥倖罷去。無肯任其責者。故憚於上聞。一方閔閔。無所告訴。臣嘗爲陛下言之矣。繼以江淮有警。度朝廷未有餘力。今適可爲之時。更緩而不圖。是養心腹之疾。然帥守監司所以憚於任責者。亦有一說。諸郡素不儲糧。大兵難以持久。以臣愚慮。宜以此事付之諸帥。仍令委江湖、閩、廣諸漕使。各應付糧草。韓京一軍。并元通、黃進之黨。各四千餘人。見駐韶州。令湖南帥司遣任士安等入郴州。宜章與京相應。以經營郴。與北江數州。令江西帥司遣趙詳等由虔州安遠入循、梅。令福建帥司遣申世景由漳州入潮。惠相爲犄角。以經營虔。與東江數州。視賊所向。不以路分遠近。或分或合。且招且捕。招者刺其壯健。捕者釋其老弱。若委任得人。信賞必罰。不過歲月之間。可以平定。詔逐路提刑司體究有無上件賊。火申尙書省。又詔郴、虔、廣東諸盜。限兩月出首。內有材武之人。願赴都督府使喚。令帥司津遣前來。當議不次任使。

癸巳。左迪功郎成都府府學教授雷觀特改左承奉郎。觀。成都人。靖康初。以上書賜第爲太學博士。俄罷去。上聞其名。故召對而有是命。觀又獻蜀本資治通鑑。乃以觀通判潭州。

觀進通鑑。在三月甲戌。除件在丁丑。今刪書之。

賜荆襄制

置司統制官李道、崔邦弼、金束帶各一錄。襄漢之功也。飛承制以其將武功郎姚政、于鵬並爲武顯大夫。至是申命。

乙未。宰相趙鼎、張浚請鑄都督府印。應川陝荆襄都督府事務。見管官吏兵將官物等。併歸本府。行移依三省體式。其與三省樞密院往來文字。依從來體例。互關合行。事件待報不及者。聽一面施行。浚又乞神武中軍將官王存及本軍一百人騎。并昨江上措置日。有支使不盡激犒金帛等。並行取撥前去。又於左藏庫支撥空名文武官告三百道。皆從之。封太常博士陳確寡嫂楊氏爲孺人。確自言少養於楊氏。乞以明堂封妻恩回授。庶酬其平身撫養之恩。特許之。非常制也。和安大夫忠州刺史致仕樊彥端落致仕。判太醫局。詔臨安府曾得解舉人特免文解一次。以諸生授紹興明堂敕恩有請也。責授永州別駕潮州安置王以寧許自便。詔左朝奉大夫太常博士耿洵特與致仕恩澤一名。洵在揚州爲敵所執。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仍詔更有似此之人依此。

丙申。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薨於桐廬縣。賜庾告半月往視。詔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體訪捕盜。時已用張致遠言。命神武中軍將官趙詳、廣東兵馬鈐轄韓京、福建兵馬都監申世景、王進各率所部。不拘路分。會合招捕。樞密院言。尙慮詳等遷延。乃遣臺臣體訪。如監師帥臣不切措置。漕臣不爲應副錢糧。統兵官遷延玩寇。並令案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仍令樞密院各降黃榜。付詳等軍前招諭。又令福建安撫使張守遣官密訪進兵勤惰等事。遂旋開奏。僞齊成忠郎左恭特補秉義郎。恭爲劉豫部

糧至淮陰縣。遂以所部舟十五艘。米千五百斛來獻。故錄之。賜荆襄制置使岳飛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從飛請也。右朝請郎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公事韓寅。寅。琦曾孫也。金之入犯也。寅。自鄱陽挈家遁去。寓建州之崇安。至是爲殿中侍御史張絢所劾。故黜之。是日雷聲初發。

丁酉。詔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各進官一等。以措置防秋之功也。於是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與其子起居郎胡寅書曰。昔裴度平淮西。功亦大矣。制辭不過曰。燕弧載蕞。楚廣旋軫。錫階旌德。胙土執勤而已。李繼隆澶淵奇績。止進一階。比觀二揆制詞。四將賞典。頗未曉也。又曰。元鎮非大手。亦得一半。恨佐之者弱。元鎮。趙鼎字也。詔自今旬休日。令宰執摘案神武中軍事藝精熟人。量行激賞。令樞密院榜諭。吏部奏武臣陞朝官已上賞立戰功人。遇大禮並加勳。乞著爲令。用大理寺丞韓仲通奏也。事見去年七月辛未。後亦不果行。都督府奏改詳議官爲諮議軍事。又奏右朝議大夫知常州詹至。主管機宜文

字。司農寺丞蓋諒幹辦公事。皆從之。

戊戌。手詔監司守令勸農。左文林郎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左迪功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高閔。並改合入官。除祕書省正字。閔嘗從楊時學。至是爲趙鼎所薦。皆召對而命之。閔初見紹興元年四月。彌正初見三年六月。詔監

司州縣官吏公人。毋得收買官田。右武大夫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宋錢孫。以屬從恩。特轉遙郡一官。錢孫自陳係隨龍人。特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張絢言。錢孫特於遙郡上轉行。超躐衆人數等。彼身冒

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覲。況隨龍請給。同於軍功。若特轉如此。其祿廩合增兩倍。臣又謂朝廷綱紀。由乎三省。詔令所出。當從中書。審覆取正。當由門下。受而行之。當在尙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今錢孫所得聖旨。只云中書門下省閣門狀。則是不經由尙書省也。兼臣檢照比年以來。閣門自取特旨。作中書門下省閣門狀。降出指揮者。前後非一。賞失於僭。則啓僥倖之門。法失所守。則成紊亂之弊。二者之患。漸不可長。望速賜改正。只令依常格施行。仍令今後不許閣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今後亦不得妄有僥求。庶幾大公至正之道。可以克濟中興。不爲小補。輔臣進呈。上曰。絢所論極當。可卽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舊。輒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諫論列。

上語在閏月乙酉

詔神武中軍見入隊官兵。每五百人爲一指揮。選將校置兵籍。俟就緒日取旨賜軍

名。渡江以來。諸小將之兵。及招安羣盜。往往撥隸中軍。然無排置之法。至是始舉行焉。

己亥。手詔以中原未靖。介處一隅。令公卿百執事交修不逮。仍榜朝堂。賜信安郡王孟中厚兩浙官田三十頃。尙書左司員外郎徐杞直徽猷閣。提點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右司員外郎王綰直徽猷閣。知漳州。右朝散郎馮國泰知萬州。右朝請郎喻汝礪知普州。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綱。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賈安宅。右大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湯東野。並復徽猷閣待制。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復。集英殿修撰。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柳約。左通議大夫提舉

南京鴻慶宮馮溫舒並復祕閣修撰。皆用刑部檢舉也。既而言者論安宅明受閒不從葉夢得勤王之議。御史張絢論溫舒借勢於梁師成以得館職。並乞寢罷以俟後敕。從之。詔吳國長公主二子並補武節郎。賜名令中書舍人訓選。近歲公主子例補副使。一遷卽領遙郡。孫曾皆京秩云。故武翼大夫趙士遄特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士遄守官江州。爲馬進所殺。故錄之。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類職事官條具利害章疏。進入。初。上旣命羣臣條具。而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面對。謂天下之事。言之非難。而聽之爲難。聽之非難。而擇之爲難。臣伏見神宗皇帝治平中。詔內外官上封事者。委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學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於是方平等言。百官所上封事。其閒但陳箴諫之言。及泛論治體者。欲節略編寫成冊奏御。若指陳時務利害。有可行之事。卽具聞奏。乞降付二府施行。若大意可採。而文辭鄙俗。事理不盡者。臣等逐節別立看詳。冀文理稍備。其上封事人。開陳國體時務。文理詳明。才識出衆者。官員乞依詔書甄擢。其次賜敕書獎諭。布衣乞下有司召問。令逐一條對。委有可取。量才錄用。從之。臣竊爲中國無事之時。採納羣議。如此其至。況今內修外攘。建太平之基業。復文武之境土。時不可失。實資羣策之助。伏望陛下明詔有司。依倣治平故事。編類進呈。斷自聖意。擇而行之。故有是旨。左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王俟守尙書左司員外郎。直徽猷閣。湖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張宗元。守右司員外郎。後六日。詔俟暫權給事中。俟廖剛至日罷。左宣教郎何掄爲祕書郎。掄。青城人。張浚所引也。左朝請郎吳表臣。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劉

寧止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進士劉儼特補進勇副尉。以儼自雄州歸朝言利害也。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丹州鄧瓊。翊衛郎劉光輔來獻光州之捷。詔賜其軍錢二萬緡。以瓊領宣州觀察使。光輔遷拱衛大夫文州刺史。而統領官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孫琦亦宣右武大夫。

琦卽建炎初寶應縣

作亂者。

辛丑。尙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於臣爲外姻。願以授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廢祖宗故事。況史館非朝廷政令之地。可無辭。前二日。冲以史事入對。奏疏曰。臣竊惟神宗皇帝實錄。旣經刪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設若不當。稍涉私徇。則罪有所歸。何所逃刑。據史館所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從簡便。臣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字係刪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貼。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卽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方神宗皇帝在藩邸。及卽位之初。治平之際。未有大議論也。舊史成於元祐六年。而王安石日錄出於紹聖之後。新史專用安石之說。去取之際。各有可議。參照稽考。必求其當。此則見於熙寧之後也。臣衰病不才。誤膺付委。固不可避瀆煩之誅。然先朝大典。設官置局。上有監修。次有修撰。而臣妄愚進越。乃敢專達。止緣從便之日。輒爲此例。上稟聖訓。恐可如此修定。臣智識淺近。學業荒蕪。遣辭非工。敷敘不明。此臣不能勉強者也。其如議論之未精。考覈之未詳。前後有所抵牾。本

未或相乖違。伏望陛下貸臣之罪。容臣是正。當稽於衆論。資於官長。固非臣所得專也。其考異五卷。乞付史館。更憑衆議。刊定修立。從之。案宋史係已亥日。

左中奉大夫瀘州府路轉運副使陸彥欽爲川陝宣撫司參議官。用盧法原奏也。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妾許氏、寧氏、吳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時吏部勘當。自來特恩所得封號。許陳乞親屬。如遇赦封妻。亦召保官委係禮婚正室封贈。本部未曾行遣。過似此體例。合取朝旨。詔特從所乞。中興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壬寅。侍御史張致遠言。自古爲官擇人。故人勝其任。後世爲人擇官。故官失其職。比年以來。不復因任。號公選者。猶不量其能否。徇私意者。豈復計其賢愚。故天下之務。日以委靡。無所責成。而百官有司。亦寢失其職。監司守倅。皆按察官也。乃不責以糾劾。而別遣臺屬。諸路漕臣。正轉餉官也。乃不責以應副。而別遣郎曹。舉此二端。倒置已甚。欲革其弊。惟在於推公議以因任耳。臣願陛下。飭諭執政大臣。自今中外有闕。皆以公議能否。而進擬除授。仍令給舍臺省察其選用未當。亦以公議是非。而繳駁論列。如此則官惟其人。人勝其任。賢才彙進。朋比不作。中興之業。陛下垂拱仰成矣。詔三省樞密院遵守。左中奉大夫黎確復徹。徹開待制。右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程唐。左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方孟卿。並復集英殿修撰。既而言者論確嘗勸張邦昌罷東南貢獻。以收人心。論唐諂事童貫。不當敘命。遂寢。

確罷職在是月戊辰。唐罷職在己巳。

都督府奏改參謀參議官爲參謀參議軍事。從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爲嫌。更宜廣訪寒賤。上曰。朕亦面諭絢。苟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大臣以國家爲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爲久遠計。尙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充徵獄閣待制。知臨安府。以汝嘉言。心力有限。不能當兩處繁劇故也。後三日。陞徵獄閣直學士。

甲辰。申嚴吏部禁謁。應在部人整會文字。聽於食前具事。因見長貳郎官呈稟。任不接坐。著爲令。詔湖

南上供錢物及進奉。並免三年。

日曆無此。今於七月二十
五日本路運司狀修入。

是月。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薨於閬

州。初。宣撫副使吳玠言。法原以憾不濟師。不餽糧。不給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銓量。獲功將士。上手詔詰法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爲是。法原又上疏。開具自到任後。來應副玠軍馬等事。且言。人微望輕。無以塞責。乞一宮觀差遣。詔不允。時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行至達州之通明。而參議官范正己等。白以法原久病。乞致仕。卽日本司事無人與決。乞速降指揮。晨具以聞。有詔。法原委任非輕。義當體國。協濟事功。不可託疾引避。仍仰晨宣諭至意。令法原日下視事。而不知法原已卒矣。

盧法原卒。未見本日。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編。係於閏二月。

案日曆。閏二月二十二日丙寅。楊晨申。法原久病。乞致仕。以地理計之。自閬州申至通明。又自通明申至行在。非月餘不能。則法原之卒。當在前二月矣。日曆宣撫司奏。二月十五日秦州捍寨事。亦止是矣。玠軍銜無法原名。今且附此。當乞法原墓誌增入。

僞齊

將商元率衆千餘襲信陽軍。成忠郎閣門祇候知軍事舒繼明率麾下十三人轉戰。登師陽門。矢盡被擒。

賊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爲大宋鬼，豈污逆耶？汝速殺我，驅行至軍北史陂，竟不降。遂遇害。後贈修武郎官其家一人，荆襄制置使岳飛聞敵退，乃以忠訓郎閣門祇候權隨州李迪知軍事，就戍之。

舒繼明事以信陽圖經修

入日曆。繼明四月己巳贈官李迪三月乙未正差。

淮西宣撫司將官陳琳叛，琳者親兵統制官張琦之裨將也，勇力過人，屯於蕪湖。

縣劫琦以衆奔僞齊，統制官王德追至襄安鎮，屬無爲軍，獲琳而歸，失琦所在。

閏月甲子奏至，明年五月琦復歸。

劉豫罷

什一稅法，改行五等稅法。

著者(宋)李心傳撰

Author

625·2102

書碼 5425
Call No.

書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百卷：五

Title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07866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3 27	許月霞		

國立中央圖書館

625·2102

書碼 5425

登錄號碼 007866